

# 二零二三年~二零二四年 北美洲「文苑文學獎」得獎名單

## 短篇小說組

- 第一名 我不是個討人厭的人 劉頌恩(台灣·台北)
- 第二名 形魚地 石曉龍(中國·江西)
- 第三名 愛情終結者 周遠馨(美國·加州)
- 佳作 紙蛇 陸蔚青(加拿大·蒙特婁)
- 佳作 換盆 賴翠玲(台灣·台北)
- 佳作 灰塵 陳郅煒(中國·浙江)
- 佳作 老王的陳皮雞 牟 婧(美國·加州)
- 佳作 夏口最後玫瑰 鍾一萍(美國·加州)

## 小品文組

- 評審優選獎佳作十名(按收稿次序排列)
- 佳作 野櫻 徐滋好(台灣·桃園)
  - 佳作 偏鄉 鄭翔銳(美國·田納西州)
  - 佳作 提燈螻蟬 黃樂恩(美國·紐約)
  - 佳作 曼哈頓沙灘的細紋方蟹 鄭委晉(台灣·台南)
  - 佳作 密西西比河畔的夜半鳴笛聲 劉懿慧(德國·Mannheim)
  - 佳作 請問你從哪裡來 曾妙容(美國·加州)
  - 佳作 綠樹成蔭 邱瀟君(美國·加州)
  - 佳作 六人行的時代 蕭景紋(美國·加州)
  - 佳作 魚的天堂 薛亦綯(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 佳作 躲在鋼琴下的小女孩 宋久瑩(美國·加州)

## 散文組

- 第一名 Silence 徐滋好(台灣·桃園)
- 第二名 似識國限 鄭委晉(台灣·台南)
- 第三名 長廊 邱瀟君(美國·加州)
- 佳作 霧的練習 黃樂恩(美國·紐約)
- 佳作 遭遇虎鯨 王士躍(美國·加州)
- 佳作 另一種和解 孟繁露(美國·加州)
- 佳作 當狗老了 孫 彤(美國·加州)
- 佳作 波霸奶茶BC 林滋恩(美國·加州)



# 第二屆北美洲「文苑文學獎」贊助單位及個人

非常感謝贊助第二屆「北美洲文苑文學獎」徵文比賽的單位與個人，沒有大家的熱心支持，這項活動是無法圓滿舉辦的！

- 「鑽石贊助」：捐款五千元  
客家寫作廣場、  
意廬會所(郭健民、嚴筱意)

- 「白金贊助」：捐款二千~三千美元

Global Wells Investment Group、  
徐永泰暨夫人基金會、  
Green Rock Investment FundLLC、  
華美銀行

- 「黃金贊助」：捐款一千美元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1996~2023總會會長吳宗錦、  
林德憲、劉冰

- 「榮譽贊助」：捐款三百~五百美元  
世華婦女工商會大洛杉磯分會會長黃崇飛、  
郭宜靜與鄧紹隆、馮彩珍、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蕭景紋、



Renji Relief Inc.、劉俊民、譚世鳳、  
知名漫畫家——莫大軍、  
北美作協總會副會長彭南林、賴靜緣、  
北美作協總會會長游蓬丹、  
美芝秀醫美中心

- 「友誼贊助」：捐款一百~二百美元  
南加作協副會長宋久瑩、南加作協秘書長周述蓉、  
大洛杉磯旅館協會創會會長楊茂生、  
密西根州文友賀婉青、郭立人、樂沙醫美中心、  
孟繁露、權威保險李連連、地產經紀人程梅麗莎、  
亞太基金會會員Angel Chen、  
亞太基金會會員Claudia Lin、May Yen、鍾一萍、周遠馨

## 短篇小說組評審感言

### 花束的姿態

吳鈞堯——前幼獅文藝主編

**說**是小說「類」，事實上，小說類型繁多，長相殊異猶如眾生相，可為本次小說的驗證。

我以溝通、平衡以及主辦單位要求的「北美元素」作為我的徵選標準。「溝通」是書寫的本質之一，但作家在追求展現自我的同時，可能讓個性凌駕群體性，翻新、創造、找到殊異方式詮釋小說，是非常可喜的，但若忽略溝通，也就是與「更多」讀者的共鳴，便會曲高和寡。

因而我自己的「偏見」為軸，希望在創新與溝通兩頭上，找到平衡點。這是〈我不是個討人厭的人〉勝出的原因之一，該篇在論辯愛情的同時，也潛藏了中國與香港、中國與台灣等敏感議題，結構起落有致，男女之間描繪可愛生動，時有深刻的、讓人會心一笑的感情箋言，如「有時我的思路是很簡單的，或者說，不知變通」、「自我意識是親密感的殺手」。

於空間移動，卻隱含時間內容，緩慢情節中，有一股凝視生命的滲透力道，因而叫賣、移動，成為生命象徵。一篇視角特殊取材的作品。

〈老王的陳皮雞〉寫陳皮雞歷史沿

我聽得似懂非懂，卻彷彿得到天啓」、「越是緊閉，我越想要扯扯他的足絲。在這方面，我算是個女性主義者」。小說情節流暢豐富，詩意經常閃現。

〈形魚地〉探討正反兩元世界，比如自我與非自我、殺人與被殺、宰制與被宰制、愛以及不愛，文明與自由等等，構造世界的真相、假象。筆法穿越，魔幻感與意識流兼具，許多想說、想穿透的事實或者情節，都撒上海上，再形成一個七彩泡沫，從中反影人間的真善美。迷亂的同時，不乏「沒花金子的服務，好短暫啊」、「女人靠下海，男人靠搶劫」等諸多關照人間、觸動人心的警句。這是一個關於怎麼寫、與怎麼閱讀的小說了。

〈愛情終結者〉則以報導性的故事體獲得青睞，穿插血緣鑑定，與自身的身

革、疫情期間的緊張氣息，重新溫習了疫情期間的人間苦難，以及飲食對於人們的重要性。款款道來，古樸之美。

〈夏日最後玫瑰〉人情溫暖在傳統架構下中板敘述，雖然傳統幸而完整。

## 短篇小說組評審感言

### 歡迎光臨小說遊樂場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小說是故事的遊樂場，有人坐著咖啡杯高歌愛情；有人乘雲霄飛車大颯奇幻穿越，當然穩穩的跟著遊樂場的主題人物說時代說兩性也是沒問題的，這是讀小說帶給我們的樂趣，也是第二屆文苑文學獎小說類精彩內容帶來的閱讀感受。

愛情向來是小說作者最愛陳述的主題，但〈我不是個討人厭的人〉更高明一些，一個不知變通的人遇上一個乏味的人，卻能讓一杯白開水激起水花，「她這樣愛理不理，像極了一顆頑固的孔雀蛤，而他越是緊閉，我越想要扯扯他的足絲。」欠缺火花的愛情究竟如何勾引出滋

味？〈我不是個討人厭的人〉作者滿滿的情緒鋪陳，不落俗套，甚得評審賞識。

在這個小說遊樂場裡，有很魔幻的〈形魚地〉，通篇看似「瘋言瘋語」卻又時時出現金句及驚句，例如「災難再長，也沒有人的一生長。」又如「不要只看重金子，多看看生活，黑色的生活，從中看出黑色的美。」有〈愛情終結者〉提醒讀者，所有的親子關係都應該保持懷疑態度；有〈換盆〉娓娓譜出黃昏戀曲；還有疫情後大復活的〈老王的陳皮雞〉，此外，現代版《白蛇傳》的〈紙蛇〉令人好奇前緣究竟如何了結；〈夏日最後玫瑰〉

世，語言偏向流暢、流行，涉及的議題則非常勁爆，呈現男女百態。對於身世的追索，有了比較文學性的語言，尤其結尾，透過命運鑑定，追問「我是誰」？

比賽必須區分名次，實則它們的差距伯仲之間，〈紙蛇〉把白蛇傳錄進小說，意在尋覓、或也解釋宿緣，寫實帶著點魔幻、荒誕，指涉沒有找到生活目標的人。

〈換盆〉談赴美夫妻的種種難處，以及各自苦衷。主軸雖是家庭、愛情，但也是女性思維，如何安身立命，而不是犧牲跟認命。結尾的「蘭花」與「換盆」，也別有隱喻。尤其主角名字就叫「秀蘭」更具暗示了，更可以說明主角名字的重要性。

〈灰塵〉以三輪車叫賣，遊走童年水鄉歲月，以及當下的城市街衢。遊走屬

閱讀八篇得獎作品，依稀欣賞百花各自搖曳，我不能說百合姿態勝過玫瑰，只能把它們兜攏成爲一株花束，至於插花這事，本就該參差交織，於是不得已的，有了名次。

一幅畫的意外轉折；以及藉〈灰塵〉裡的雞毛禱子小販掃出的人生風景……等等，如此多元的題材，以及豐富的寫作風格，說明來參加文苑文學獎的作家皆非等閒之輩。

從萌生一篇小說的種子開始，作者必須有邏輯的、有紀律的、有創意的將人事物布置在章節中，不能虎頭蛇尾，且不過度故弄玄虛，即使「機關算盡」也要為讀者「編」出好故事，本屆得獎作品皆已顯露作者的企圖。未能得獎的作品或許存在某些缺點，相信再加修改，又是一篇好故事。



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 我不是個討人厭的人

量地喫風一文（台灣·台北）

【一】

「每天早晨將窗簾拉開，讓植物吸飽陽光」，那是房東嬌姐出門旅行前，寫在指示單上交代我們的房屋照護指南。

半個月過去，我日復一日地將窗簾拉至窗緣，沒想到加州遇上幾十年難得一見的熱浪，熱氣伺機從所有沒遮掩的窗鑽進木房子裡，升騰盤據直至午夜不散。

有時我的思路是很簡單的，或者說，不知變通。

「植物需要陽光」、「蛋炒至六分熟時加入番茄」、「在超音波芳香噴霧器裡滴入四滴葡萄柚、三滴薰衣草精油」，店員笑吟吟推薦的比例，我便不曾玩過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的遊戲。

說到這兒，忍不住想起姚擎峰說我是個話中有晦氣的人。在他眼中，我大概像個超音波噴霧器，滴入晦氣的精油，再緩緩吐出來。

我和姚擎峰相識在去年秋天，兩人拿了同一門星期二的課。

那是他的第一個學期，而我已經是研究所二年級的老鳥，摸清了教授的脾性，在教室裡也看到熟識的面孔，正打算用最少的力氣度過這門通識課。

那陣子，社交傳媒上滿是反送中的新聞。出了國才知道，面對中國學生，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勉強還有一點討論的餘地，香港的抗爭對他們來說，可就是傷害民族情感的嚴肅事情了。燒毀國旗的新聞看在中國同學眼裡，可比抗爭者失去眼球或被打破頭破血流都更讓人心碎，每次談論總要起爭執。

看姚擎峰的英文姓，我估計可能是中國人，本想刻意保持疏離，直到某天聽他在同學面前介紹自己來自香港，親切感油然而生。雖說心裡感到親切，我倆卻連續五周坐在彼此隔壁，除了課堂討論，一句寒暄的話也不說。每次下課，姚擎峰總是立刻低頭用手機，有什麼要事得馬上處理似的。

他越是淡漠，我對他越感到好奇。回去搜尋了他的臉書，發現他不但能用中文書寫，而且寫得不差。我感到很驚喜，打定主意要找機會跟這個人說話。

等我終於端起學姊的姿態問他下學期打算怎樣選課，學期已經過了一半。

那天教授在課堂上講了段若有深意的話，翻譯起來大約是「自我意識是親密感的殺手」。我聽得似懂非懂，卻彷彿得到天啓。

姚每次下課總愛往圖書館跑，那天一見他起身，我立刻用差不多的步伐同行。他問我有沒有推薦的課程，並問我對台灣總統候選人韓先生的看法？我發現這人原來有些趣味，便順道問他，對香港人講中文會不會像對法國人講英文那樣無禮？他用中文對我說不會，態度十分溫和。

後來姚擎峰告訴我，他中學三年每周都得上四十分鐘的國語課，中學畢業以後，直到遇上我才第一次派上用場。儘管理解

我一進教室便

撿了第二排偏左的位子坐下，剛好落在教授眼角餘光勉

強能掃到的範圍，而姚擎峰坐在我左後方，課堂間的討論打了聲招呼，隔一個禮拜，他就遷徙到我的左邊，從此搶走最靠牆的好位子。

姚擎峰有張嚴格定義下的鵝蛋臉，五官分明，臉上總是白淨得彷彿還能聞到刮鬍泡的味道。戴副黑色細框眼鏡，一副斯文書生的模樣。要不是額頭左方髮線向上退了幾步，你會以為他不過大學剛剛畢業。他身高雖有一米八，但身材清瘦又有些駝背，並不給人挺拔的印象。

姚擎峰對穿著毫不用心。我仔細觀察過，整個秋天，就黑白兩件素色上衣輪流掛在嶙峋的肩膀上，風吹起來，鎖骨以下空蕩蕩的，像蕭索的老街，唯有在冬天才會多出一件灰色的棉質厚T恤。他那兩條黑色運動褲在腳踝邊總是靦腆地束起口來，經年累月的塵土把他僅有的一雙白鞋染得有些疲憊。

姚第一次用他那鼻音濃厚而低沉的嗓音說話，坐在我後方的韓國人——傑，就拍拍我的肩，悄聲說，姚擎峰應該是個ncc。

起來有些費力，他那有些荒腔走板的中文聽在我耳裡卻是萬分可愛，像是年紀一下子倒退了很多。

我喜歡姚擎峰講起話來像個孩子，即使他講中文的時候，聲音還是一樣低沉，鼻音也還是那麼重。

「欸，我不是變態，只是偶然滑到你的臉書。我覺得你算是會寫的。」我緊張的時候，話就會講得飛快，但姚擎峰應該是聽懂了，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在姚的臉上看到笑容，他那對總是若有所思的眉宇忽然鬆開，飽滿的兩片唇瓣被拉得長長的。

【二】

最近早上醒來，眼睛總是異常乾澀。

我住的鎮與洛杉磯國家森林的山腳之間只隔了另一個小鎮，而山火已經連續燒了一個多禮拜。「二〇二〇年加州大火已燒毀近一百萬公頃的土地」、「奧多拉多山火燃燒面積超過一萬英畝」，新聞上的各種單位令人迷失，我只知道我們一整個禮拜沒有看見藍天了。

接獲可能須從小鎮撤離的通知以後，我和室友收拾好了隨身行李，每晚入睡前都得殷切關心濕度與風向預報：北北東風會將火勢帶往我們所在的西南方，風速減緩代表火勢擴張不致等比成長。而早上醒來除了看當天火勢範圍的空拍圖較昨晚擴大了多少，就是打開空氣品質報告，譬如昨天是「非常不健康」，今天則是「危害」。

即使在香港的新聞裡，加州的大火亦有聳動的標題，但姚擎峰不曾傳來隻字問候。這是姚不再和我說話的第二十二天。



姚擎峰不是個熱情的人，這我早就知道了。

他在香港原是中學教師，每年負責五、六個班級的英文與通識。從研究所畢業後就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姚從一名單科教師一步步升等至部門主任，薪水沒漲，繁瑣事倒是添了不少。

「姚老師，真不好意思，你還單身，就多擔待點。」每年的校務會議，校長和其他已婚的同事總愛拍拍姚擎峰的肩，幾雙笑彎了的眉眼有著差不多的弧度。於是姚教課之餘得帶話劇社、羽毛球社和學生團契，課後與周末則忙著批改作業。若因此發生幾段師生戀情倒還甘願點，但姚擎峰這人就是太過正經，說是死板也不為過，即使有過幾個女學生畢業後向他告白，他怎樣也是不肯的。這樣緊繃的日子過了十年，終究弄壞了身子也折彎了熱情。

這些資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從他口裡問出來的，難免要加上一點點自己的詮釋。

一年多前姚擎峰毅然向校長遞了辭呈，申請了半年的學程飛往美國，渴望再一次嚐嚐記憶中當學生的自由滋味。只是，為人師久了，竟忘了如何在課堂中鬆散下來。

姚的閱讀進度老是超前一周，報告也總是離死線還遠便悠然交卷，不像我，每到期中與期末都感覺自己正逆向奔馳在開最高速向前的平面手扶梯上，腳步若是一個踉蹌，就要被死線軋死。儘管看似狼狽，我以為自己對人生還有熱情；反觀姚，從期初到期末，從來沒有一件事能讓他心跳加快，日子實在很乏味。

依我看來，姚擎峰這人唯一有熱忱的事就是閱讀。事實上，姚讀很多書。我進研究所以後才認識的神學家，他幾乎都在書

等到我們越來越頻繁地在校園裡同行，身邊不免有人好奇地打探，「他是不是在追你？老是這樣跟上跟下的。」儘管究竟是誰跟著誰，總是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般難以釐清的事，但這樣的問句說明，至少在旁觀者眼裡，我應該是能作為君子好逑的那種窈窕淑女，他要是對我有意，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若我倆真的在一起，甚至要結婚，我還有把握別人的評語將不外乎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這類。當然，這樣的形容有一定的機率說明我外型還算可人而他稍有才氣，但更高的機率則說明了旁人詞彙之貧乏，或者對我們漠不關心，像對天底下所有平凡的爱情那樣。

關於姚擎峰請我喝倫敦雲霧的事，我又想要解釋一下。姚會知道我生日，其實是因為我在生日前一天，以請他幫忙校稿為由，把邁入新歲數的感懷寫成一篇文章為「三三來遲」的文章寄給他。你可以說我這樣未免有些算計，但那是因為，那時我已經發現姚擎峰是個相當可愛的人的緣故。

就拿在課堂上發言這件事來說吧。大部分的教授喜歡在課堂上穿插很多討論，學生自己對話與教授講課的時間往往差不多長。在美國，當教授似乎是一件很輕鬆的事。

雖然姚擎峰從不愛主動與人攀談，但每次大家圍成一圈就教授給的問題討論，只要見沒人接話的空檔，姚都會認份地開口，嘴巴開開闔闔，像個故事手偶那樣可愛。其實大家對國際學生，尤其其他還是個新生，是特別寬容的。每次別人問我有什麼想法，我就一直微笑，別人很快就當我是個傻子，不再要我說話。

本上打過照面。當然，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這樣的落差有一天會成為他看不起我的理由。

我從沒想過後來我和姚擎峰會變得那樣要好。

姚這樣愛理不理，像極了一顆頑固的孔雀蛤，而他越是緊閉，我越想要扯扯他的足絲。在這方面，我算是個女性主義者。我關心他報告選了什麼主題、買一整包紅蘿蔔的時候分三條給他、期末周傳簡訊問他要不要來圖書館吃免費的比薩、朋友圈裡有什麼飯局都不忘叫上他。

一開始，姚擎峰總是疏離而不失禮貌地拒絕。第二個學期都過了一半，他才終於能坦然接受別人的好意，並學我在句尾附上一個謎眼笑的表情貼圖。當姚在我生日隔天約我去咖啡店，還請我喝一杯名為「倫敦雲霧」的伯爵奶茶時，我覺得自己簡直功標青史。

說到這，你可能以為我生得一副無鹽之貌，或有什麼奇怪的癖性令人忍不住敬而遠之。事實上，我有一頭堪稱完美的自然捲髮，就算是台北東區的髮型設計師聽到我的大波浪是天生的，都忍不住要嘖嘖稱奇。我的五官算得上端正，雖然雙眼皮摺有些小家子氣，但嘴唇豐腴，像是小小兩片紅裡擠進了一身的性感，並且一雙眉毛生得很俊。總的來說，毛髮類在我身上表現特別突出。我的身材相當扁平，從正面看起來，於天於地都相當坦然的樣子，但若是從背面看，浪漫的捲髮披在肩上，露出算得上修長的四肢，那還真像個溫柔的妙麗女子。

如果你和我同班，一整個學期除了自我介紹以外，再也不會聽見我說話。你會想，我不是非常害羞，就是英文很差，而這兩者都屬實。此外，並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毛病。

你要是見過姚擎峰的襪子，一定也會同意他是個可愛的人。第一次看到姚的襪子，是在期末那堂討論課。助教邀請整組的學生去他家吃早餐，所有人都大辣辣地穿鞋踏上客廳那張米色的長毛地毯，就姚擎峰一個人堅持將自己的鞋脫在門外。我們同齡的人早就穿起船型襪，姚卻依然穿著長筒的襪子，就是我爸爸衣櫥裡塞的那些。

那兩個小時的討論，我都心不在焉，始終想著他那雙白襪，將染上多少鞋底的塵埃。

下課後走回宿舍的路上，我倆經過超市。我在每個特價的黃標前停下腳步，而姚就在後頭推著購物車，像隻小狗那樣跟上跟下，一句催促的話也沒有。

後來姚擎峰也常常這樣靜靜地等我。每次約了時間



見面，他都會提早幾分鐘到，也不傳訊息讓我知，只是仰頭盯著樓梯口前的窗子，一見著我下樓的身影，就轉過身去，假裝自己沒有在等，很是可愛。

那天在超市，姚把我買的藍莓與冰淇淋放進他的紙袋裡，彷彿我生得如此嬌弱，還送我回到宿舍，才折回自己的家。

姚擎峰是一個可愛的人。我喜歡這點只有我知道。

姚和我對許多事持不同的見解。他總是喝白開水，而我唯一不肯喝的就是白開水。他說自己很不容易生氣，人與人之間的事不大往心上放，我卻能把兩人相處的始末寫成一部編年史，說好聽點是很念舊。即使一起看著新聞裡，夜裡的香港理大校園變成了一片橘紅色的火海，我義憤填膺的程度可比他更像个香港人。「我沒有生氣，我只是很傷心。」姚的聲音微弱得像个犯了錯的孩子。

但我們也有共同的興致。他想要寫一本書，我也想要寫一本書，我們的書會被擺在架上不同的地方。

我倆談得最深入那次，恰好是二月的最後一天。

我分享自己的苦惱，覺得自己生在世上很無用，能賺錢的工作做得毫無熱情，喜歡的事情又看不出有沒有天分，畢業後不知何去何從。姚擎峰沒有對我說「每個人都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別妄自菲薄。」那類神學生的場面話，卻告訴我，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是要開間獨立書店，和裡頭來來往往的年輕人聊上幾句，並不著痕跡地向他們推薦些能解答疑惑或指引方向的好書。

「等我回香港開了書店，我就聘你，還會出版你寫的東西。」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盯著他眼裡冉冉升起的朝陽。

要是再有機會和姚擎峰一起躺在床上，我可不會這麼客氣地只親吻他的右邊臉頰了。不知道姚有沒有注意到我的嘴唇特別軟。我是這麼近看才發現他右臉頰上原來撒了好幾顆痣，像繁星點點，而左臉頰光溜溜的。

姚一直閉著眼睛，連眼皮也不試探性地微抬一下，但我從他的頸動脈脈搏知道他分明還醒著，就是任著我，可惜我這人有色無膽，至多就是繞著他的額頭、鼻樑還有唇瓣周圍輕啄，不敢冒然親吻他的嘴。我還是希望他當我是個有矜持的女人。

於是幾個月後他告訴我，自己一直視我如知己、如兄弟的時候，我一瞬間實在是羞憤得無地自容。難不成他當初在抗拒的，是自己喜歡我這個兄弟的同性戀傾向？

等到又熬過幾個足不出戶的月，我的懊惱終於遠遠超過羞憤。

當初要是知道疫情將讓世界如此停擺，那個下午我何必當一隻溫馴而知禮的小貓？矜持在這麼絕望的時代，實在是最無用的東西。

說到這裡，我想我需要解釋我倆之間的擁抱是怎麼一回事。姚擎峰這人抱起來很舒服，害我難以自制。我說過，在這方面，我算是個女性主義者。

我第一次從背後抱他的時候，姚嚇得跳了起來，還叫了一聲，但他沒有轉過身來，也沒有說話。幾分鐘後我又故技重施，這次他沒有嚇到了，卻一樣不說話。事實上，那次我們兩個久久都沒有說話，房間裡的空氣比剛泡完熱水澡、浴室裡蒸騰的水霧還要凝重。我以為他已經在腦中擬長長的稿要和我絕交了。

我們喝完了咖啡，他問我要不要一塊吃晚餐，我一口答應。事實上，那天我根本做足了約會的準備，臉上化了仔細的妝，穿了件膝上的米色連身裙，在還冷的冬末露出兩截剃得光滑無毛的小腿。

我們走進一間日本料理店，他點了餐、付了帳，還把自己那碗牛肉丼飯裡那顆婀娜多姿的水波蛋、一塊百頁豆腐與一些牛肉舀給我，自己的碗裡剩下的不過是些薑絲、肉末，卻還是吃得津津有味。

那顆水波蛋在我嘴裡爆開那一刻，我突然篤定了這就是愛情。

### 【三】

期末周一結束，洛杉磯那就發布了居家令，餐廳、健身房、電影院一夕之間全部停擺，感染人數卻依然直飆而上。姚擎峰的家人三番兩次打電話來，囑咐他儘快回香港。

那陣子，姚的身體似乎也染上緊張的氛圍，連著幾天喉嚨痛，每天維他命C、中藥粉輪流和水喝，怕在上飛機前就感冒了。

那天下午，他一臉病容，我鼓勵他到床上躺著休息，心裡卻癢癢的，有些迫切。

姚擎峰再過兩天就要回去香港，每天卻只是任著我抱他，沒有人將我們的關係帶上檯面談論。我真怕他回去就要忘了我。

那天我穿著白色寬領的上衣，兩條鎖骨直直地露在外頭。我這人最性感不過就這副德性。

姚擎峰終究沒有請我自重，也不會拒絕，只是偶爾將電動打輪怪罪於我的干擾，說的時候臉頰紅通通的。

我喜歡趁他打電動的時候，從背後抱他，將右手越過他的右頸部，左手鑽至他左邊腋下，像件斜肩剪裁的披風那樣把身體掛在他的背後。我的右臉頰貼著他的頸動脈，感受他難得奏起熱情的快板的脈搏，而下巴就安置在他鑿好的頸窩。有時候我會假裝轉頭，把兩片唇瓣靜悄悄地貼在他的脖子上。姚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香，暖烘烘的很好聞。後來我膽子大了起來，也會從正面抱他，這時候我的臉頰就會很燙。這應該算是我和姚擎峰之間最浪漫的事。

說到浪漫，我不會幻想和姚擎峰在星架下十指緊扣，或在海風裡漫步那類的事情。我不想說那是年輕時才會嚮往的東西，好像自己已經多老了一樣。我想，那是因為對象是姚擎峰的緣故。我們之間的浪漫，是我煮飯以後，他會洗碗。那些時候，我會想起曾阿姨最常掛在嘴上的，「再多的甜言蜜語也不比為你洗一輩子的碗！」

我想我該澄清，其實我一點都沒有煮飯的才能，也不會從烹調中找到樂趣。我煮，因為我是捨不得上館子的窮學生。

第一次煮飯給姚擎峰吃，純粹是鬧著玩兒，還以人生本來就是場冒險相比擬，想不到他說，「我從不覺得吃你煮的東西是在冒險。」眼神清澈得不可能是在撒謊，並低頭把桌上的飯菜吃得精光。

不知怎地，這句話聽在三十三歲的我耳裡，竟比二十幾歲時收到的任何情話都更教人怦然心動。

每次吃完飯，姚擎峰會一話不說地去洗碗，洗的時候不加清

潔劑，而是用有些燙手的水沖，指頭仔細撫摸過碗底與盤緣。他洗碗的時候，我會從他身後環抱住他的腰，把頭靠在他的背上。那樣的時候我會想，我們連廚房生活都如此和諧，其他領域怎麼能不水乳交融呢。

## 【四】

三月三十一號晚上十一點，姚擎峰搭上飛往香港的班機。「飛機一降落我就傳訊息給你。」這是他用美國的手機號碼傳給我的最後一則簡訊。

那天早上，我把來美國前友人送我的乳白色對杯之一，小心地包好，放入他的行李箱，並附上一張小卡片，囑咐他生日的早晨才能打開。卡片裡這樣寫：

杯子是用來摔碎的，心也是

我把杯子給你

我把心給你

我將字寫得冷靜而老練的樣子，一面寫一面想像他二十天後打開卡片，心臟將有多麼酥麻。我覺得自己簡直是個詩人，一點也不為這樣肉麻的內容感到羞恥。我從來不會像那天那樣篤定眼前這個人是愛我的。儘管姚擎峰說他需要一點時間獨自想想，但那也只是因為姚是個很謹慎的人。我很肯定，距離會讓他知道自己想要和我一起生活。

姚擎峰終究沒有打開那張卡片。

他在三十三歲前夕，確定自己對我的情感不是愛情。

了。他對我啊，就像是門牙顎側有個創口，平常吃飯喝水都不會留意，就是每次牙刷經過那邊，都得小心地越過。但我還是會說自己喜歡他啊。

我真不知道姚擎峰在感情上為什麼要這麼慎重，像是第一次談戀愛的少女，把自己的愛情視為世間最珍貴的禮物那樣捧在掌心。

關於姚擎峰，有許多事情我無法解釋。

像是，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回去香港以後，他的改變會如此巨大。我忍不住要把姚擎峰分為「美國時代」與「香港時代」。

回去香港那天，他對我說，他也會寫一封信，把想對我說的話都寫在裡頭。他看我的時候，一雙眼睛溫柔而濕潤得像小鹿。那時的我還有骨氣地申明，我寫信給他可不是為了收到回信。

怎樣也想不到，半年過去，我的信箱裡依然杳無他的來信。關於人與承諾，我不得不做很多聯想。到底是人要追著自己說過的話，不論此刻和給予承諾當時的心境與處境是怎樣迥然不同了，依然當一個言而有信的大丈夫，或者話語是一枝從繃緊的聲音筆直射出的箭，人卻不斷改變前行的方向，於是兩者最終不落在一處，原是最平常的事情？

其實不過就是一封信，這樣執著倒顯得我為人很沒有幽默感了。我想，我只是希望說服自己，姚擎峰並不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或者他對我說的不過是些無心的場面話。想到這裡，連我都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歡我。

我們最後一次對話中，姚擎峰說了三次他討厭我。

## 【五】

姚擎峰說，他回去以後沒有魂牽夢縈地想著我，所以他覺得自己對我，充其量就是深深的欣賞與感激，稱不上是愛情。

我不大同意。

對我來說，一旦對另一個人有了想要擁抱的衝動，就是能走過紅毯的愛情了。我的意思是，難道他以為紅毯那頭真有永遠不會禿頭的王子與早上醒來沒有口臭的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他形容愛情會有的症頭——日思夜想，我覺得也很不實際。如果他以為我對他是日思夜想，那真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當然，如果把對話框拉大，你也會讀到我說了一些不大動聽的話，像是，我說，天底下，他就對我講話最有口氣，一點也不和善。他就是在這裡提到我這個人講話有晦氣的。其他，我還提到，他每次想到我，都會對自己在美國的生活感到有些懊惱，因為我是他得體又成熟的人生中的一個汗點，於是看到我就覺得煩。講到這裡，姚擎峰終於得用三個討厭來抒發自己的心情。

說實話，我並不真是一個惹人討厭的人。我們談話前一天，我才剛讀完《圍城》，講起話來免不了要模仿最後孫柔嘉對丈夫說話尖酸的口氣，說是向偉大作品致敬也不為過，還實證了錢鍾書對人性刻畫至深，即使姚擎峰沒有讀過小說，惱羞成怒的反應卻和方鴻漸如出一轍。

姚擎峰曾經說自己很不容易生氣，而我讓他很生氣，氣到再也不跟我講話。

那天我非常傷心，想起小時候跟李婕一起去上游泳課，我和另外幾個女生在更衣間外等她，那個年紀的我還有些莽撞，等等得無聊，就信手拉開她的門簾，當時她已經脫得只剩下一件蘋果綠的內褲，兩顆碩大的乳房掛在光溜溜的身子上，顯得很突兀。誰想她發育得那樣早，我和身邊的女生都愣得說不出話來。猛然見到四、五張臉盯著她的身體，李婕一瞬間還反應不過來，隔了幾秒才蹲下身子，並大吼她討厭我。李婕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一刻我也感到非常傷心。

後來她一整個禮拜都不肯跟我講話，到現在我也想不起來我們怎樣和好的。

那是發生在我們小學四年級的事。姚擎峰三十三歲了，吵起

架來還用「討厭」這個詞，想起來其實很可愛。我想他這輩子應該很少跟人熱烈地吵架，於是吵架的詞彙還停留在小學的程度。

不善吵架自然也不善和好，到現在山火都緩和下來了，我住的小鎮又露出了藍天，姚擎峰還是對我不理不睬。

## 【六】

關於姚擎峰，有許多事情我無法解釋。關於我自己，我卻有更多事情無法解釋。

我還可以列出很多不該想念姚擎峰的理由，但我還是會想到他。我覺得自己很窩囊。但窩囊的事情可不只這件。我一輩子總想當個不輸給男生的女生，遇上喜歡的人，卻只想爲他洗手作羹湯。多麼窩囊。

姚喜歡海鮮，而我吃蝦子就要過敏，從喉頭沿著耳咽管一路癢到外耳道，卻爲他買過二十隻蝦，把解凍的蝦握在手裡，拿刀在蝦背上劃道長長的口子（多怕蝦子只是凍暈而未死去，一感受到痛，那些觸角和泳足就要對我張牙舞爪！），用小牙籤挑掉腸子，加上米酒、大蒜還有醬油清蒸。我把蒸熟的蝦子包在給他的便當裡，而那一整個禮拜，我都擁著棉被上濃濃的蝦子味入眠。

這類的事情我一點也不喜歡。但愛一個人，不就是爲對方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有時候，我的想法也是很矛盾的。我不喜歡說自己付出很多，而他辜負了我。那一點也不像

像鯊魚在海中偶然遇上傷口滲著鮮血的獵物，忍不住緊咬不放，在腦中反覆重播。

可惜重播片段帶來的欣快感並不長。

幾天過後，我覺得自己口中含的，不過是上頭滴了幾滴紅色顏料的塑膠玩偶，味如嚼蠟。

姚擎峰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就像我並不是一個討人厭的人。不知道姚擎峰會不會有天明白過來這一點。

關於我和姚擎峰，我曾經在想像中給我倆的樓閣點盞有氣氛的燈，還擺上白絲柏的蠟燭，遠看倒也還金碧輝煌，貼近看了，才發現牆面凹凸不平，水泡湧起，幾處油漆已經斑駁剝落，露出裡頭的建材，不過是些瓦楞紙與保麗龍。

姚身上那讓我想念的香味，原來只是最常見的多芬沐浴乳的味道。

拿掉了柔軟的香港腔的中文簡訊，就和剛取出來解凍的肉一樣冰涼。

不知道這樣形容，你能不能感受到失望掛在我心裡那朵雲上，沉重得恨不得下一場大雨。會感覺如此失望，說到底，是因爲我懷抱過希望。承認這個也不該是多難堪的事情。我三十三歲了，卻還對婚姻懷有期待。我要的並不多，像我和姚擎峰這樣平平淡淡的就可以，想不到連這樣也要失望。

失望固然難受，但比失望更難受的，其實是不知怎樣放棄盼望。

我偶爾還是會想起姚擎峰說過的話。像是，如果不跟我在一起，他應該會進修道院當個修士，或是叫我別背對著他哭，

一個女性主義者會說的話。但當他用疏離的語氣講話，彷彿這一切都是我自導自演的鬧劇，我其實很傷心，傷心得希望我們從來不曾遇見過。

但偶爾，想到姚擎峰待人這樣淡薄，竟能對我生出「討厭」這般強烈的情緒，忽然又有些得意起來。天底下還有誰能讓他這樣自在？這樣想的時候，我不得不

斷定我們其實挺適合的。

我前面提到姚擎峰讀過非常多神學著作。我倆最後一次對話，他問我有沒有讀神學家盧雲的書，我沒有讀過，「你讀完再找我！要談得深，得要在相近的點上，現在不行。」那姿態多麼高傲！那是爲人謙和的姚擎峰第一次露出這樣猙獰的面貌，震驚之餘，我倒也見獵心喜，甚至想過要給已故的盧雲神父寫封公開信，畢竟曾以基督捨己爲原型取了《向下的移動》這般謙卑的書名的他，要是知道他的讀者讀完自己的著作，竟會自視這般高，想必很辛苦吧！

即使他天性並不好笑，也要讓他嘗試逗我破涕爲笑。想起這些，我還是會覺得他真可愛。

我偶爾也會想，他會不會突然和我道歉，說失去了我他有多麼懊惱，像愛情喜劇裡那些回頭找女主角的男主角一樣。不知道那些等待浪子回頭的母親，是不是也和此刻的我一樣，想著孩子剛剛學會叫媽媽時，曾經是多麼可愛。

想到這裡，突然覺得身爲一個女人，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 【七】

從第一次見到姚擎峰到現在，已經一年過去。

我住的小鎮旁邊那座森林裡，能燒的地方都已經燒盡。天空又回復一片清澈無垠的藍，藍得像是從來不曾被煙霧籠罩過。我的身上不時能聞到棄婦的味道，像是自己曾經被愛過而後拋棄。但其實，我的愛情，根本還沒開始。

我還是像以前一樣，每天用那個乳白色的杯子泡咖啡，喝茶。有時候，握著它細細的杯柄，我會想起高樓鱗次櫛比的香港。

在某棟大廈的某個樓層，它的雙胞胎，被冷落在沉沉的木櫃裡。

## 關於作者

量地喫風，本名：劉頌恩，台灣桃園人。她說她來自小島，小鎮。有自己的房間，還有上帝養。最近剛成爲植物 Parent（父母），家裡目前住了小盼菩提、龜背芋、馬賽克竹芋、霜心合果芋、圓葉花燭等十餘盆，卻還老惦念著外頭的植物寶實。



## 形魚地

石曉龍一文（中國·江西）

## 【一】

我出生的時候是晚產，母親被我折磨得要死，醫生直接斷言：這孩子活不過十五。能救活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十，救活了也是癱瘓在床上。命運對我還不錯，不僅救活了我，還讓我遇見了趙初星。趙初星是我的初戀，她個子高，腿很長，擅長畫畫，喜歡乘坐蝴蝶環繞的綠皮火車去很遠很遠的遠方。父親也會乘坐綠皮火車，他拎著大包小包去下礦井，掙錢給我治病。父親讓我聽話，聽母親的話，尿尿的時候不要濺得到處都是。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帶有極其濃厚的尿騷味。這不是我本意，我十三歲，我不想連尿個尿都要母親來脫褲子。我更不想母親幫我脫褲子之後，我只能沒處使勁地渾身抖動。

趙初星給我畫了一幅畫，她說一靠近我，就像身處一片被廢棄的海。畫裡的海是藍色的。藍色是趙初星最喜歡的顏色，萬古不變的藍天上有一座玄之又玄的宮殿，宮殿裡有位髮鬚全白的老頭，老頭有鼎大火爐以及數不盡的仙丹靈藥。趙初星希望我能被靈藥治癒，我母親也是，我父親更是。父親在我十五歲病發的時候連夜趕回，同時帶回了一摺又一摺黑色的紅錢，用黑色的手將黑色的紅錢交給潔白的醫院，祈禱給我來一場絕對成功的開顱手術。我這時候昏迷在重症病室，睡了一個我也不知道多長時間的覺，在夢裡，我感覺有一群醫生把我圍住，用電鋸把我的後腦勺切開，擇菜葉般對我的腦子挑挑揀揀，把影響我身體協調和智力的肉瘤切除。從重症室出來，在普通病房又睡了一段時間，我醒了。清醒後，我一直在想我不是真的醒了，是不是還在做夢，這是不是我一個永遠也醒不來的噩夢。這世上沒多少東西是真的，我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後來，在我父親要死的前一晚，我跟迴光返照的父親說：「我當時要是第一時間接受了我被開顱的事實，我可能會從這個神經科的病房，也就是醫院的九樓，從九樓直接跳下去了。」四肢無法動彈的日子裡我覺得受傷最嚴重的是我的眼睛，醫生在手術室用一種奇特的方式把我的眼睛給蒙蔽住了，我什麼都看不見。看不見我那光彩奪目的未來。父親絕對不允許我輕生，他榨乾自己最後一滴精血就是為了讓我活下去，災難再長，也沒有人的一生長。醫生在手術室裡給我創造出了第二人生。「不要死，還很年輕，剛剛二十歲的年紀不要想著一死了之。」父親說這話時肯定沒想到自己會死，他長時間下礦井，肺黑成了煤礦。我生活在比父親好上幾十幾百倍的年代，卻支撐不起父親支撐起的這片藍天，我無法像父親治療我一樣救治父親的肺。那時候我從醫院回來，回到農村老家，我第一次嘗試著下床獨自行動，將自己的身軀完全貼合地面，在承載我這麼多年的土地上好好看一看我眼前的藍天。藍天，白雲，長河。我看見水牛躺在河裡，看見水牛在粼粼的河裡游泳，我驚呆了，它那麼肥，又沒翅膀，居然也能自在地游泳。父親怕我出事，匆匆趕來，和巨人一樣矗立在我身後。一股連我這副身軀都能抵抗的微風吹來，父親一個勁咳嗽，他不知道自己會在四年六個月零八天後死去，他只是感歎自己不能抽煙。父親失魂般說話，「兒子，我也能理解你，你實話實說，在這個家裡，你是喜歡你媽多一點，還是喜歡我多一點。」我沒有自作聰明地說兩個都喜歡，我看著父親的眼睛，說：「我喜歡爸爸多一點。」父母經常吵架，經常不和睦，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反正他們倆對自己的婚姻持否定的態度，覺得很失望，揚言人這輩子不可能會遇到什麼所謂的真愛。他們這一輩人，平平無奇過一生，什麼時間段就做什麼時間段的事，上學、畢業、娶親、勞動、掙錢、生孩子、供孩子上學，讓孩子過上他們已過了一遍的人生。我說我相信有真愛，我爲了趙初星，用兩年時間來鍛煉，從只能稍微站立變成活蹦亂跳，從什麼都不能做變成什麼都能做。我還去上學，讀了大專，我和趙初星一起前往形魚地的火車站，去看她最喜歡的藍蝴蝶到底要飛往哪一朵紅花。我的心和蝴蝶一樣躁動，我這時候是文藝青年，熱衷電影、音樂、文學，我衝到趙初星前方，提議來猜火車。猜火車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途經哪些站點。趙初星搖頭，她說不用猜，我的後腦勺是一個旋轉的空洞，她可以從洞裡看即將到來的火車資訊。難不成醫生把我頭顱鋸開的時候沒將其縫合？趙初星又說她知道火車是從北方來，她離開家鄉很多年，翻山跨海，想去北方最有名氣的大學深造，她想上岸。我好像只能待在水裡。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還是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像一頭淹沒在河裡的牛，淹又淹不死，飛又飛不起，一直被泡著。考試、考試，選拔、選拔。一個個發了瘋在尋找能夠上岸的階梯。無法猜測的火車呼風而來，趙初星毫不猶豫地上車找座，車廂啞啞啞地壓死蝴蝶，漸行漸遠，火車已經被高鐵取代，我被遺棄在這再也不會藍得毫無意義卻又美感環生的形魚地火車站臺。



## 【一】

在那個離恨盛似枯草的夜晚，我把我的煩惱說給水牛聽，我沒事，水牛頂不住了。水牛在城鎮逐漸消亡。或者又以另種形式出現，比如我，我就是只泡在水裡的牛，我去翻垃圾桶相當於牛在荒地裡覓尋維持身體機能能草。這是我第一次見肖遙遠。見我過來，肖遙遠禮貌地站在那裡不動，我當著他的面找到一份吃剩下的盒飯。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今天的垃圾桶沒什麼好東西，嬰兒用過的一袋又一袋的尿不濕堆積成山。我沒趕上好時候，要知道有尿不濕這樣的好東西，我也不會依靠母親這麼多年。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個月滿大街發瘋，母親不喜歡我父親卻又離不開我父親，她發瘋時大喊大叫，她說她真是活夠了。我總能在垃圾桶裡找到食物，這是母親教給我的方法，只要坐落在餐館附近，一定有的吃。母親教我這些技巧時絕對是清醒的，她說以後不管怎樣都要吃早飯，不能餓肚子，早飯不吃會把胃餓壞。可惜母親執意要撇下我離去的那天早上她大小便失禁，在我心中最偉大的母親和條狗一樣，我只能無奈目睹她渾身上下所有的孔洞都在流出液體。人除了紫外線就是泔水。母親有很多話要交代，可她上氣不接下氣，上半身是一顆抽搐的心臟，她再也不抽搐之時也是她再也不會開口之日。父親離開後是母親操辦的後事，母親也走了，我的第一想法是把她扔進垃圾桶。肖遙遠阻攔我，我懷疑他是怕別人翻垃圾桶時吃了我母親。從不主動稱讚任何景物的肖遙遠讓我不要勉強，任何事都不要勉強，他告訴我他發現了一棟比我家的房子更好的房子，坐落在形魚地的繁華地段，他一個人住有些奢侈，想邀請我一起，房租是每月給他一個沒有被折過角的紙盒子。我欣然前往，穿過碎石磚塊的小路，肖遙遠種的紅色北美洲菊傲立在路中央。有一天雨下得很大，肖遙遠擔心他種的大紅色北美洲菊會被大雨澆死，隻身在雨裡給這朵紅色太陽花擋了一整天的雨水。後來我問他既然你這麼擔心花會被澆死，何不把花種到山裡？山林大樹的遮擋下就沒有這般的苦難。肖遙遠圈養會讓自由變得那麼美麗。我說這也是勉強，花就該是生活在山林，你把它帶到這缺水的城市裡，是害了它。城市和荒漠一樣沒有水源，廁所的水龍頭是最容易癱瘓的物件。肖遙遠笑了，山林不是荒漠？城市不是山林？好像是這樣，人和野生動物沒什麼兩樣，兩腳羊罷了。來到這棟廢棄的爛尾樓，青苔和蛛網成了原住民，我和肖遙遠成了烈火，強行霸佔了兩間房。我住在二樓，肖遙遠在三樓，他說住在一起但不要靠得太近，好比建築的支柱總是彼此分離，紅花不在大樹的陰影下生長。除此之外，肖遙遠很喜歡收集方方正正的東西，相比於我亂七八糟的傢俱，他會在紙板上寫上奇怪的詩句，會把自己鎖在沒有門的房間裡寫上一整天。我總覺得肖遙遠是來自大洋彼岸的紀伯倫。我這個人是不喜歡問別人過去的，人的記憶有時候和做夢一樣，只有閃回的靜止畫面，沒

有由來也沒有去處，以為記得，其實無從記得。我很想嚎啕大哭一場的那晚，我實在好奇，問過肖遙遠一次，你為什麼流浪？肖遙遠沒有正面回答，他只神秘秘地說，就像北美洲菊並不是來自北美洲。北美洲，我說北美洲是不是在南方？肖遙遠不正面回答，他喜歡彎彎繞繞，說，看你怎麼想了。往大了說，其實哪里都是南方，往小了說，哪個地方都算不上南方。北美洲，我記得北美洲有一個地方的人把水稻種在自己頭上，水稻生根發芽，他們認為這樣才能保證一批又一批的人不受饑餓之害。肖遙遠否定了，他說這不是北美洲，北美洲沒有水稻，北美洲是香蕉的樂園。高大的香蕉林盛產黃金，一捆又一捆的香蕉被老式自行車以七十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運往黃金城。黃金城的城主有著極黑的皮膚，好像他們以黑為美，和月亮一樣一夫多妻制。一大批工人為了人間最美的黑而夜以繼日地運金。我說，如果把這金子占為己有，那不是人人都能幸福快樂？肖遙遠說我瘋了，他說我腦袋肯定有個大肉瘤，普通人怎麼能擁有金子呢？普通人有金子是有罪。不要只看重金子，多看看生活，黑色的生活，從中看出黑色的美。看肖遙遠自鳴得意說完這句話，我哭了，我嚎啕大哭。可能是我的大哭讓肖遙遠對我產生了間隙，和所有的人際關係一樣，蜜月期過了只剩厭倦。我一開始覺得肖遙遠跑到很遠的地方尋找食物去了，他有一回這樣的經歷，我一人在浩瀚如宇宙的大建築裡睡了七個夜晚，肖遙遠興奮地跑到我跟前，從懷裡拿出一個大玻璃瓶。我問裡面稠狀的東西是什麼，肖遙遠說是羊油，從火車站搞來的。火車站，好熟悉的地方。肖遙遠說火車站那裡有很多人，該和別人打打交道了，人是群居野



獸。我說你臉上的傷就是打交道弄的吧，和野獸打交道，不管怎樣都受傷。肖遙遠摸了摸臉頰上的淤青，否認與人爭奪羊油時打架，他說他只是看不慣那些穿著光鮮亮麗的人罵他是臭要飯的畜牲。我看著他破爛骯髒的短褲，用紙盒和廢品架起火焰，我讓他睡在我旁邊，我練過絕世武功，明天去火車站去找回我們本就沒有的尊嚴。肖遙遠不作聲，他睡在我旁邊時居然不老實，夜深時居然從後面抱住我，在我後背哭出了一整個江河的眼淚。肖遙遠眼淚流乾後就下雨了，他把我弄醒，我感歎下雨就灰濛濛一片，不好尋找食物，肖遙遠則是說火滅了。火滅了那就重新燃燒。看我把本應該拿去賣錢的塑膠瓶燃燒出噏人的黑煙，肖遙遠如同擰了發條一般跑開，很快又回來，他遞給我一盒香煙。我不抽煙，我總覺得抽煙的人像乞丐。肖遙遠說這是他寫詩的秘訣，每抽一口煙就讓他多留戀一下生命。留戀生命？他也瘋了。見我不抽煙的肖遙遠點燃一根香煙，猛吸一口，全身痙攣後肖遙遠洪水破堤般說話，他說他父親酷愛煙酒，喝醉了一口氣連抽五根香煙，煙入肺，劇烈咳嗽之後就會發酒瘋。肖遙遠父親發起酒瘋來老婆孩子一起打，母親受不了毒打便離家出走，沒想到途中遇到人販子，被拐賣到了形魚地。肖遙遠的父親又連續娶了兩個老婆，婚姻是一場又一場，肖遙遠成了家裡唯一的外人。這次的酗酒是連抽了六根香煙，煙滅後，肖遙遠的父親打傷了工友，丟下他根本不在乎的妻兒老小，跑了。走之前只給肖遙遠留了半袋子麥子外加二十斤麵，就當是盡了自己當父親的全部職責。再長大一點，肖遙遠跑來尋找親生母親，這時的母親已經和形魚地的男人結了婚。繼父肖遙遠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不添麻煩，肖遙遠再次離家出走。本想出來打工自食其力，賺點錢，養活自己。事與願違，沒有學歷，沒有人脈，沒有門路，這世界是一座金子鑄的城，可與普通人無關。看清楚事實後，肖遙遠只能以紙盒為家。家不就是方方正正的盒子麼，有稜有角，住在裡面遮風又避雨。後來有一天，肖遙遠不知道從哪里搬回來一個很漂亮的塑膠盒子，他說是他撿回來的，箱子有一個蛋糕，那天是他生日。我問他多少歲了，他說不知道，他忘了，有吃的就不要記那麼多事。肖遙遠這個人，也不單單是他吧，我後來才發覺，人都是說一套忘一套。我吃的最多，我必須如此，不吃飽我沒力氣幫他打架。一覺醒來，肖遙遠果然沒有記住很多事，我詢問打他的那個衣鮮亮麗的男人在何處，肖遙遠卻說在他家裡。他繼父是一個酷愛打扮的男人，穿衣必須顏色鮮亮，必須有稜有角平順無褶皺。我好像明白一些什麼，當我準備放棄為他報仇的時候，肖遙遠消失了。肖遙遠將我給他的紙盒搭成了一個封閉式的房間，紙盒鋪的床很乾燥，我守著這一片區域守了一個月。應該是一個月，畢竟沒有日曆也沒有手錶，不怎麼有時間觀念。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反應過來了，裝生日蛋糕的塑膠盒子是和肖遙遠一起消失的。我真蠢，我這時候才明白過來，人只能陪人一段時間，有些人出現的目的只不過是為湊足一個故事的字數。我也要走了，我要去火車站。花阻擋我的去路，停下腳步，盯著這株遠離

北美洲十萬八千里的花，我參透有些流浪不需要理由。肖遙遠走了，花走不了。沒了肖遙遠，花死了，被一群嗜水的雜草團團圍住，乾死了。這讓我想起我父親被各種藥水澆灌得要死的慘樣。瓶瓶袋袋的是藥水還是什麼水，一天吊到晚，父親卻一天比一天枯瘦。我就納悶了，澆灌進父親身體的水難道成了腐蝕父親肉體的真凶？醫生告訴我，要害我父親的是他已經黑透了的肺，如果能來一場絕對成功的換肺手術，父親大有可能獲得第二人生。

我問多少錢，醫生比劃出一個數字，「六……要六十萬。」

五雷轟頂，我才二十歲，父親為了治我，為了一個活不過十五的癱子續命，付出了一切。這個家裡恐怕六千塊都難以拿出。我當時就想，我要是能值六十萬就好了，我用我自己換我父親。母親不同意，母親說我父親該死，人到了一定年紀就該死。聽到這話，父親破天荒般好了，連哀嚎都沒力氣的他居然口齒伶俐，他什麼都知道，甚至能自己大轉身，父親說不用治他，把這筆錢留著一家人生活，他要出院。

我天真地以為是奇跡，我趕緊去辦手續，一向喜歡和他爭吵的母親也安靜得出奇，和雕像般坐在床頭，緊緊握住父親的手。我懊惱地回來，主治醫師已經下班，出院要等到明天。父親說沒事，他讓我坐到另外一頭，同樣握住他的手，父親說都有這麼一回，做人都有這麼一回，能把自己的價值全部發揮出來，不虧！我讓他別發瘋，好好休息，回家之後病自然會好的。父親真的聽進我的建議，微笑著閉上了眼。母親讓我也去陪護床上睡一覺，發了一天瘋，也夠累的。我疑惑地看著母親，母親似乎是有點不耐煩，總是這樣，爺倆一個臭毛病。妄想症真是遺傳！都怪我當初瞎了眼，看上這個倒八輩子霉的男人。你要說瘋就瘋了吧，馬上都要死了，生了兒子也隨了他的種。一發病就拿那個要死不活的疑惑眼神看著我，病一來就沒完沒了，嘴裡不說不盡，一次比一次話多。總得讓人喘息一下吧！不體諒我，也體諒看這些文字的讀者吧，看你這一大堆不分段的文字是很累的，癌症一樣讓人疼得停不下來。別睡了，你個臭崽子乾脆別睡了，你接著瘋。等你這該死的父親一死，我也不想活了，隨你去瘋，但願你不會像你老子一樣說瘋話把自己說死。我被母親沒理由的指責搞得一夜沒睡，可能是家庭的重擔讓母親無從釋放，又或者是為她後面發瘋做點鋪墊。父親在沉睡一段時間後睜開眼，睡前還好好的他居然說話都費勁。「幾……點了……」父親問我幾點了，我趕緊看了鐘，很有時間觀念地說：「六點，剛好六點。」清晨的這個時間節點似乎很符合父親的心意，父親泛白的乾裂嘴巴塌陷般發出嘶啞之聲：「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 【三】

以爲夜色迷離，卻是光朗朗的午後。置身白晝，卻是燈光黑暗的歌劇舞臺。大型歌舞連續劇，卻是數萬萬民眾的獨角戲。

## 【四】

「父親死了，對吧？確認無疑。」  
「不止，你老娘我也要死。」  
「你們把我帶到這個世界是爲了什麼？」  
「有些東西沒理由，生育，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可我要問你，對麼？」  
「對對對，從來如此便是對。」  
「那我怎麼失去了一個我本來擁有卻從未有過的叫快樂的東西？」  
「你太年輕。」  
「你到我這個年齡就懂了。」  
「我就是從你這年齡長起來的。」  
「所以你對？」  
「我就是對。」  
「你一直對，你總是對，你完全對，怎麼你也這麼不快樂？」  
「還不是因爲……行了，別說了，你再說下去我也要瘋。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們是不是中了月光的毒？母親啊，不知從哪天起，我感覺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毒疫時代。街道上沒有一個

人，也沒有人說話，都在家裡，在家裡也要戴著口罩，人類的話語被捅死在這時代的病毒肚子裡。」

「我想起你十五歲之前沒發瘋的下午，那是最平常的一個下午，家裡買了一頭水牛，水牛還沒有被你無休止的語言迫害的臉上全是笑容。」

「是不是人類毀滅之前需要來一場絕無僅有的大瘟疫？不對。人類是不是就從一場又一場疫病紀元中倖存者下來的？那毀滅人類的只有爆炎了。真正的絞肉機是戰爭，動物的本性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戰爭，就連牛和牛之間也會發生無法調和的戰爭。」

「你應該從水牛的口中得到了答案。」

「能讓牛開口的方法是給它吃不完的野草。」

「這世界遍佈野草。」

「我作爲野草城的主人要是不想給牛吃草，怎麼辦？」

「牛需要黃金。」

「我給過黃金，我真給過牛一捆又一捆黃金做的香蕉，牛也說話了，可拿了黃金香蕉的牛說的不是真話。」

「拿不拿沒什麼區別。」

「區別在於有了金子的牛在替我悲傷。」

「是風吹出了牛的眼淚。」

「牛應該替我高興，我應該很快樂，可是當我們都有黃金之後，一切就變了樣。我擁有的越多，我好像越不快樂。我看別人手裡有快樂，我去搶，我們之間的戰爭就開始了。他們要戳死我，用鞋踩住我的腦袋，我跑回家，我拿鐵鍬架在他脖子上。流血了。很多人的腦袋流血了，只要戰爭打響，戰爭的結局都是輸，我和他們都輸了。我在昏過去的那一瞬間，我搶到了他們手裡的快樂，但是我鬆開拳頭，我模糊視線裡看到的是一把枯草。我到底想要什麼？我是要快樂。什麼是快樂？我不知道。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那些人說還要來打我，我好像從這場戰爭中感覺到一絲快樂，能征服另外一個人也是有快樂的吧？」

「你在家裡瘋就瘋了，何必要在外面惹事生非，人家找上門來打你，我想攔也攔不住。」

「讓他們來。」

「你父親發瘋陪他說話就治住了，你是說話也攔不住，你想死在人與人的鬥爭中。」

「不是我想，是我沒有選擇。」

「你有選擇。」

「我選擇主動出擊。」

「下雨天也留不住你？」

「我好像答應別人要為他報仇。」

「現在看來，你十三歲就開始發瘋了，那時候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文字。是吧？我都會背了。若不是因為有些人是黑的話，有些人就成了啞巴；若不是因為有些人是白的話，有些人只成了瞎子。你把它們寫在牆上，寫在盒子上，寫在紙上。隨便你怎麼寫，隨便你寫在哪，就是不要出去了，我求你老實待在房裡。」

「有很多人死在我面前。」

「你鐵了心要走？」

「我不想現在這時代還是人吃人。」

「你走了就別回來。」

「人吃人或許是比爆炎的戰爭還可怕的絞肉機。」

## 【五】

太陽還未出。我知道，這世上只有一個太陽，可我不明白人為什麼有兩個自己。一個像我不是我，一個是我不像我。眼前這個繫紅色領帶穿藍色牛仔外套的男人，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人，他原本是想去北美洲，八〇年代的人都說北美洲的金子是一捆又一捆的。飽受饑餓折磨的他聯繫到一個老闆，老闆保證，一定幫他。人的保證沒用，地方沒去成，所有錢財連同身份證一起被騙走。那時候沒有身份證哪都去不了，身無分文的他被人送進收容所。臨近春節，本該被遣送回家，卻被摺在形魚地，被迫開啓流浪生活。他說只要掙點錢，不要多，兩千，兩千塊錢他就有辦法乘坐飛機前往北美洲。在他訴說時發現他是火車站這些人中最乾淨的，會時不時注意自己的髮型，估計認為自己遲早會擺脫這樣的生活。我說我能造飛機，只要能找夠足夠的鋼鐵，再弄個柴油發動機，多備點柴油，螺旋槳嗡嗡，直升飛機能飛往任何想去的地方。這人當即表示願意負責我的一日三餐，前提是我要答應在一年內造出我說的柴油驅動的直升飛機，要是造不出來，造不出來，那要削下我半個腦袋。我本不想答應，哪曉

得那些從垃圾堆撿來的食材，在他的操作下，成了絕美之味。大鐵鍋裡飄香四溢，我保證我一定會造出飛機，然後餓死鬼投胎似的從鍋裡掏一塊骨頭來啃。向我們靠近的人越來越多，我知道爲了吃喝打架是常有的事，只要是食物，就會帶著鮮血。最先來找我們麻煩的人叫肖遙遠，年紀不大，架子很足。肖遙遠滿臉寫著少年老成，走起路來雙手揣兜，站在我們面前，抬頭盯著我，點燃一根香煙，說，規矩不懂？人不能吃人。我認識的這人啐出口痰，將鐵鍋裡的湯倒掉，他說下次不會了。肖遙遠不依不饒，人身上有艾滋，爲了防止大面積的傷亡，必須禁止，這是一個流浪漢的底線。又啐一口，這人將鐵鍋背在他西裝的後面，他陰笑地表示，別假惺惺了，有種你就捅死我。肖遙遠從口袋掏出一把長約十釐米的尖刀，兩人愈演愈烈，我立馬站出來打斷，沒有人吃人，不必這樣，都是爲了活下去。肖遙遠讓我不要來說教，他在這裡待了三年，他比我更清楚這人是個什麼東西。前些天瘋死了一個年輕的女士，腿很長，屍體在垃圾箱，成了世上最美的兩腳羊。這人最擅長的事是煉油，將肥肉塊擲入鍋中，滿是艾滋的羊油咕嚕咕嚕冒泡。一個成年人能煉一瓶羊油，將拾來的垃圾蘸羊油，一口下去，能讓人留戀生命。原來大鍋裡絕美之味是人，我還以爲是水牛，我在無意中啃了一位姑娘的骨頭。肖遙遠說，不可否認，在火車站流浪的或多或少吃過一點人，這感覺像起飛。結果呢？一個個不去想著找吃的想著殺人，一個個還沒飛起來就墜落。已經是過去時了，文明局定下死規矩，人只能從除了人之外的地方謀生存。肖遙遠是火車站主管文明的文明局局長。只有文明了，才變成成人，變成真的人。那些不文明的，變成了魚鳥猴子，至今是野獸。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肖遙遠的發言中向我們這邊靠近，這人的架勢消失，他悲傷地伏在我褲腿，他說他時常挨打，就連做夢也是被人打。上次夢見被人打得頭破血流是昨天，昨天是他生日，他知道自己要被人打開頭顱，腦漿和豆腐花一樣散落。他只是想從死人身上找點當人的快樂罷了。再說，文明，文明能填飽肚子？文明是草，是拿來讓牛開口說話，再讓牛爲它累死累活的毒。人都是自己想吃人，又擔心被別人吃。他只是不想餓死。他沒殺人，他也不會拿刀殺人。他最文明了，他文明得衣著亮麗，他還要飛往北美洲。肖遙遠過來，指著我，說，你也吃了人肉，這遙遠的將來不容許吃的人活在世上。將來，肖遙遠感歎，等原本的文明局局長回來，這裡就文明了。我跟在文明的肖遙遠身後，我感覺跟他走才是正確的。這人朝我喊，不造飛機了嗎？我表示，造，一定造，一年，給我一年時間。這人知道我要跟肖遙遠走，從懷裡拿出一個大玻璃瓶，稠狀的羊油在瓶中黃中透黑，黑中又透白。把玻璃瓶交到我手裡，這人表示，若是找不到柴油，羊油也能用，沒准羊油比柴油更好用。走了很遠之後，我將羊油高舉過頭頂，我說，是這吧？我將羊油從拘禁中釋放。肖遙遠不表態，看著他那張少年老成的臉，我隱約覺得他想將羊油保留下來。我沒有給他選擇的權利，「啪」一聲，玻璃和冰塊一樣碎滿一地，肖遙遠想彎腰，我趕緊填上

土塊，人的最終儀式該是埋入土地。肖遙遠眼睛一閉，讓我離他遠點，不要和他在一個地方睡。一個月後，羊油被埋葬的地方長出一朵紅花，紅得像血。肖遙遠一點也不在意，太普遍了，這種花太普遍了，和人一樣普遍。肖遙遠出自教師家庭，母親是教師，他見過太多太多美麗的花。他父親是農民，好像就是因為這些美麗惹人的花讓他父母的感情存在芥蒂。肖遙遠在學校因為母親的緣故，總是被幾個小痞子欺負，加上成績不好，經常被女老師辱罵。這女老師估計也看不慣肖遙遠美豔動人的母親，總是在辱罵時將其捎帶進來，騷貨狐狸精生下的就是一無是處的畜牲。肖遙遠實在是氣不過，抄起凳子，把女老師砸趴在地。從這以後，肖遙遠就再也沒回去，家裡到處托人找他，告訴他，他走後，他父親整天沉溺煙酒，醉酒後還打人，母親也跑了，到形魚地來了。沒有母子相聚，只有一個人在夜晚捱過的無數個似冰的黑。這個世界是冰塊做的，外表堅硬，其實易碎。黑夜是滾燙的鍋。我們被至臻的黑熬練出卑微的油。還好這段日子裡結識了一位大哥，這位大哥就是文明局真正的局長，局長對肖遙遠很是照顧，肖遙遠之所以得知母親的行蹤還堅持留在火車站，就是要等這局長出獄。局長因為搶劫被抓，搶了路人三塊八毛錢，被判兩年。我跟隨肖遙遠一起執行了很多次的文明局任務，除了阻止一次又一次的人吃人，還要阻止偷。不僅偷來往的路人，偷附近的房客，連自己同伴也偷。我只是因為多看了別人兩眼，懷疑我要偷，就被同伴大打出手。我沒有偷，只是被懷疑，然後就挨了打。我當然也不懼，和他對打，一個悶拳打中他胸口，我讓他知道知道什麼叫文明。後來的事情居然就簡單起來，我靠拳頭出了名，有人說我練過絕世武功，他們尊崇我為第一把交椅，願意跟隨我一起替天行道。肖遙遠卻指責我，不該動武，野蠻只會滋養野蠻。我和一朵花似的立在原地，大腦在飛速旋轉，思考半天後我還是沒想明白，我說，不對啊！我記得你最開始是二話不說直接掏刀子逼對方服從的啊。肖遙遠這個人可能喜歡忘事。肖遙遠磕磕絆絆地說，對啊，正是因為這樣，文明局才重要啊，還是不夠文明，只要個個文明了，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又問肖遙遠，我們文明局只能讓火車站的這些沒有住所的人文明，但是火車站進進出出的人，他們有去處，有來路，有住所，他們的文明誰來負責？肖遙遠說，善於觀察的人就會發現，蒼蠅會無意識地把自己的頭擰下來，為什麼？小腦袋瓜子想問題想太多轉不過彎。個人的力量太過有限。事實說，人能把自己管理好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更何況文明局能管火車站這一大片人的文明。我想想也對，這時有人建議我去隔壁的大觀園宣揚文明，大觀園位於火車站東南方兩公里的樹林，裡面住著一群遊魂。我本來不願意去，後來也不知怎麼了，答應去看看。途經一間正在修建的小木屋，鋁製的大門緊閉，門上紅色油漆寫著兩個字「按摩」。木屋屬於一個女人，只服務有金子的顧客。我沒怎麼在意，再眼前，往日在火車站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拳頭不管用了，這裡人手一件武器，我們在武器的威脅下逃得這麼狼狽。肖遙遠見

我們吃了敗仗，沒有過來安慰我們，而是拿出一個四方方塑膠盒，一邊拆盒子一邊說，大哥還有兩個月零三天就回來了。大哥回來了就能帶來真正的文明了。我和我麾下這批人只注意到塑膠盒裡面美豔動人的蛋糕。肖遙遠說今天是他生日，應該是二十歲吧，他希望他以後就不要這麼累了。肖遙遠樂呵呵地分蛋糕，他今天請客，請大家吃快樂，祝大家今天活得要比明天精彩。今天比明天精彩？我承認，我樂了，我讓麾下給我留了最大的一份快樂。西洋人的玩意就是這麼甜膩，一口就能完。大觀園那群人拿著武器找上門來，敵我展開對峙，我站在最前頭。敵方讓開一個道，有一個故人緩緩走到我的面前，這人問我，能帶人飛往任何地方的直升飛機在哪？我後腦勺一涼。我看著他的眼睛，他左眼下有一顆淚痣。我還想拖延，想說再寬限幾天時間，誰知他二話不說就動刀子，一把菜刀直劈下來。這一擊我是躲掉的，退後好幾個身位，立馬組織反擊。兩撥人纏鬥在一起，來往的旅人和離弦弓箭般靠近，他們是來見證從勝利者中誕生的文明的。我手忙腳亂中被人砍中一刀，菜刀繼續攻擊，勢必要削開我的腦袋。啊！痛徹地嘶喊，本應砍我頭顱的菜刀砍中了肖遙遠的後背。肖遙遠為我擋下致命一擊，刀卡在肩胛骨裡拔不出。這人嘴裡還在大罵，不是因為你們這些臭要飯的畜牲，我早就離開形魚地了！我內心的恐懼被殺意填滿，可以砍我腦袋，但是不能罵我是臭要飯的畜牲。我從未如此地想要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也不知道拿了什麼，隨手拾起一塊硬物，朝這人砸去。我想復仇，我想殺了這人，我用我手中的硬物砸向這人的腦袋。這人扛不住一擊，直接昏死過去。一旁的肖遙遠呼吸困難地大喘息，殺紅眼的我一抽搐，停下動作，我急忙將肖遙遠攬在懷裡。肖遙遠已經不行了，眼睛怎麼也睜不開，而我的眼睛卻在利尿。我讓肖遙遠別睡，還不能走，大哥馬上回來，你們還要交接班。肖遙遠在我劇烈搖晃下吊著一口氣，手高高舉過頭頂，我順著手指看去，烏雲密佈，要下雨了。我猜測是太陽，手指的是太陽，太陽太遙遠了，肖遙遠想將自己埋葬在那無法企及的太陽裡。可能我想錯了，抬起的手垂下，指的是腳上的鞋。吊著的最後一口氣隨著永遠不會停止流淌的血液噴發：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 【六】

從此，我是自由局局長。偶爾自由到火車站，我看見高高的鐵皮包裹住一切，蝴蝶死去，這裡空無一人。我看了兩眼就匆匆離去，火車站已經是過去式，形魚地正在興建高鐵站。趙初星感歎，高鐵要是能跨海就好了，人不用飛也能去北美洲。我躲在趙初星的按摩店也有些時日了。之前兩夥流浪漢火拼，激戰不到十分鐘員警就趕來

驅散，卻還是出了事故。最後結案聲明，肖某與石某因為羊油的分配不勻互毆，肖某失血過多而死，石某腦部重創，成了癱子。醫生下達病危通知，能夠救活的概率百分之三十，救活了也要躺一輩子。石某的父母不相信已經成事實的真相，窮盡一生積蓄，懸賞六十萬，勢必要傷人者血債血償。趙初星一眼就將我看透，她知道我紅色的領帶是血液匯成的腥氣的海，裡面住著一位死去的人。我用手指了指我左眼下方的淚痣，我告訴趙初星，遠不止一位。不知道吧？人在不同情感下流出的眼淚形狀不一樣，悲傷的眼淚有鋒利的角，而我的眼睛總是不受控制地利尿，流出的眼淚形似魚，一條魚就是一個人。趙初星不說話了，估計認為我說謊，自顧自畫著她心中的藝術。她來自美國，母親早逝，按理說她不應該出現在此。趙初星不認同我說的話，她認為沒有規定說誰必須要出現在某個位置，人可以任何形式出現在任何地方。這我認同，人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哪怕是已經死去的人。我就出現在這個死人才出現的按摩店，荒郊野嶺按摩店，不按活人按死人。我沒被趙初星按過，我沒金子。連死人都需要金子才能享受生活的服務，那些已死僵直的軀體在按摩的作用下放鬆癱軟，最後再舒服服地搭乘前往黃泉站的火車。我只看見有人走，沒看見有人回來，據說黃泉站那裡有一望無垠的大紅色花海，比人間美，去過那裡的人永遠不會想回來。我總是懇求趙初星畫一幅黃泉，我想提前看一看那邊的世界，再仔細考量我值不值得留在現在這個人間。我不滿家裡的包辦婚姻，跑出來三年了。本想著出來賺點錢，家庭裡誰掌握了經濟權誰就掌握了話語權，只要我有錢了，我就有選擇了，我能選擇我的婚姻。我低估了世界的殘酷，該死就該死在我大專學的是工商管理，學經濟，學行銷，學戰略，我曾經以為我會金融圈裡意氣風發，現實是拿著大專學歷只能賣勞力賺錢。和一個黑心老闆發生爭執之後，我發現人和人的溝通沒有用，沒有任何作用。人只有面臨生命威脅時才會願意做出妥協。說一千道一萬不肯退一步，亮出拳頭，只一拳打在腦袋上，再兇狠的人也會流出眼淚。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到了一個我本該如此的結果。我拿到我本該如此的結果，居然還成了進看守所的壞種，世界容不下我了，只能去垃圾堆裡流浪。可垃圾堆裡只有垃圾，沒有金子，我吃垃圾活到現在，這麼多年，我好像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趙初星不知道是不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她給我畫的黃泉是一處骨山血河，森白的頭骨全是破碎的窟窿，鮮紅的血液蛇般蜿蜒，和現實一個樣。我頓時就不想去黃泉了，我活著，也許還能找到一個沒有鬥爭的淨土。我問趙初星，北美洲是不是一個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趙初星居然沒有回答。我也想對，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世界是一個無比龐大的澤國，一個又一個的形魚地，美國也是。人是吞金魚。金子做餌，無魚不上鉤。趙初星說這需要看問這話的人的慾望，如果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需要世界以自己為主，哪里都是困在沼澤出不去的形魚地。如果沒什麼慾望，不需要世界圍著自己轉，哪里都是淨土。我指了自己的腦袋，問趙初星，

你覺得我是一個有慾望的人嗎？趙初星笑了，對我說，一個激動而漫無目的的慾望，正如你的慾望。我不同意，我流浪，不代表我的慾望也是漫無目的，我的慾望從始至終只有一個——「留」，一個能留我的處所。高聳入雲的大樓，光鮮亮麗的精英，霓虹閃爍的夜晚，就連一只流浪狗都能得到人的救助。髒兮兮的流浪狗畏縮在角落，吃不完的食物就來了。我不明白，連一個小動物都能被救助，為什麼人就不能被別人救助呢？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金子變多了，我們卻生活在一個人不會憐惜人的時代。趙初星在我的這句話之後停下畫筆，像是打開了話匣子，她接著我的話說，不是人不會憐惜人，是我們生活在沒有愛的世界。世上的年輕人不知道自己這條命怎麼辦，低層次的就是想活下去，高層次的什麼都有了，然後不知怎麼辦。太多無聊的事了，吃喝拉撒睡，忽然發現自己老了，要死了。人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許多被認為的例外都不例外。這些反復無趣的事情一部分是責任，一部分是一個命運。此外能怎麼辦呢？人如果不馬上死掉，總得活下去，總得把人類這個種族延續下去。我看著趙初星的眼睛，我說，你覺得人和人之間真的沒有愛麼？趙初星那好看的臉龐好像滑落一滴淚。或許每個都需要尿不濕，把自己不受控制的眼睛包起來，讓那該死的鹹水無處可逃。趙初星說她母親很早就離世，父親把她拉扯長大的。年紀的增大，女性的身體發育，父與女之間的關係越發微妙。父親總是以醉酒的名義手腳不老實，離開妻子二十年，男人不安分的下體越發膨脹。趙初星一心想要離開原生家庭，發憤讀書，終於爭取到了交換生的名額。在北方最有名的大學，趙初星第一次感受到愛，感覺到活著。趙初星愛上的這個男人也是一名留學生，一個黃頭髮說外國語的人。我羨慕趙初星，我沒能考上高等學府，我只知道襯衫的價格是九磅十五便士，我羨慕她有看得見的未來。趙初星卻說她的留學生男朋友的家被火箭炮擊中。他的父親躲在房子裡，弟弟睡在那裡，他們渾身是血，他們沒有窗戶，什麼都沒有。我渾身一激，在嗜血的火箭炮面前，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啊。不管學歷，不論出生，不看人脈，只要不是鋼鐵，肉體凡胎扛不住轟擊。趙初星說那天她穿著一件紅色的裙子，她男朋友來搭訕，他們來到了一個房間，脫掉了衣服，在床上鬥爭幾百個回合。鬥爭結束，趙初星想要再來一次，她男朋友卻搖搖頭，他說他的家庭需要他立馬回去救援。趙初星並沒有因為說起私密事而羞澀，大方承認男女熱乎，女人的下面長著一雙慾望的眼睛。我說男人也一樣，誰都一樣，只要是人，有生殖器，就會這樣。從來如此。趙初星和她男朋友走出房間，兩人眼裡充滿了失落和不捨，趙初星不知怎麼了，有種窒息如死亡般的感覺。在人類火箭炮戰爭最激烈的那幾個月，趙初星心懸一線，不計其數的死亡，她生怕自己心愛之人殞命其中。戰火稍微平靜下來的那天，趙初星發現她心愛的男人是一個滿嘴謊言的騙子，沒有火箭炮，沒有戰爭，都是假的，他是一個無恥的獵豔者，自己只是他的一個泄慾工具。趙初星咬牙切齒，她說她得了艾滋，她恨不得生吃了她男

友。人想吃人。趙初星死了，心死了，搭乘蝴蝶環繞的火車前往紅如末日夕陽的黃泉終點站。從黃泉站下車，走進詭譎奇變的鬼門關，有一座橫跨一百里血河的石橋，橋邊有位黑衣黑髮的老太，老太那口大鐵鍋裡有喝不完的羊油湯汁。原來喝了羊油湯就會忘記前塵。趙初星希望自己能夠忘記一些事，我叫她別忘，在這薄情的世界，深情活著。趙初星看傻子似的看我，她問我是不是瘋了，記憶是痛苦的根源，越深情，越受傷。人們說出愛這個字的時候就埋下了伏筆，總有一天，人們會帶著愛的幻覺死去。趙初星說她看過一部電影，五百年沒結果的愛，輪輪迴迴，到底誰愛誰，誰又能和誰在一起？想在大觀園找愛，除非是絳珠仙草。即便是絳珠仙草，可通靈寶玉終究是和寶釵在一起。我告訴她，愛不僅是愛情，父母之愛，朋友之愛，還有你對別人的愛。趙初星搖搖頭，她說，我得不到愛，你也得不到自由。我說如果會有呢？她卻問我，如果有一天能讓你離開形魚地，你願不願意離開？我沒有立刻回答，我是能將自由管控起來的管理局的管理者，我是自由局局長，我想到哪去到哪去。可真要問我離開不離開，我頓時覺得去哪裡都不自由。趙初星讓我躺在按摩床上，她免費給我捏捏腳，大腦放空的輕鬆之下，或許能夠到達一塊自由之淨土。在趙初星玉手揉按之下，我被磨出厚繭的髒腳，像是穿上的第一雙鞋。我好喜歡這種被包容的感覺，舒服得眯上眼，難怪人哪怕死了也要花金子買服務。哦，愛也是一種服務，沒有契約的服務。人需要的不是愛，人需要的是被無條件的服務。按摩結束，回到現實，我坐在這按摩床上黯然神傷，沒花金子的服務，好短暫啊。我問趙初星，用金子買服務，那提供服務的人得到金子之後，也是去購買服務嗎？趙初星點頭，她就是想通過金子買服務。給死人按摩掙不了多少金子，她畫的藝術畫也掙不了金子，她說她是一朵從未綻放過卻被雨水澆灌至枯萎的紅花，她想下海。容納萬千的大海裡或許有金子吧。我說，我覺得你不需要購買服務啊，如果你想買的是愛的話，我可以給的，我愛多得像是我的貧窮。趙初星笑了，她說這世上真正的愛是需要雙方同時擁有大量的金子，愛是物質，愛需要旗鼓相當。我或許也要去下海，我必須考慮這會不會是我此生僅有的機會，能和趙初星好好愛一場。趙初星說，想快速獲得一座黃金城，女人靠下海，男人靠搶劫。我這才明白趙初星說的下海是什麼意思。我當文藝青年的那些年，寫過網貸，寫被肉體慾望折磨下海的邊緣青年。我們當代這些活在野草城迷茫無主的男男女女啊，從降生下來，唯一能仰仗就是自己這副肉體，只能用這副肉體來淘金。可能是尺度太大了吧，故事並不美麗，沒一個出版社願意出版。又或許我只是個賤命，低如塵埃的一生，只配在垃圾堆的墳裡吃著活人不吃的祭品。我看清了自己，或許我沒看清。趙初星讓我別動，她要給我畫一幅畫。畫筆反復比對，顏料在畫布上暈開，趙初星說，別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別人才是你。一股酥麻之感從我天靈蓋向下，全身發抖，我好像懂了，再也坐不住，我站起來，大聲質問趙初星，你是不是也要走了？趙初星露

出一個甜美的笑，這幅畫結束，她要回美國。我告訴趙初星，我不想你走！我是掌管自由的自由局局長，我要管束你的自由，我不准你走。你走了，這個形魚地只剩下藍色的風。趙初星畫筆不停抖動，她看畫布不看我，說，星星就是會閃爍離去的。我不甘，我還是想爭取她留下。趙初星將筆放下，她畫完了，將畫布從架子上取下來，她說，初星是最容易丟失的。故事不管如何複雜漫長，實際上只反映一個瞬間，那就是我徹底醒悟自己究竟是誰這一刻。我從未如此地想要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拿出一把長約十釐米的尖刀，我捅碎了趙初星的心。初心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將趙初星的長腿扔進我隨身攜帶的大鐵鍋，趙初星這個渾身艾滋的人啊，煉出的羊油劈裡啪啦作響。將羊油倒進玻璃瓶容器，再加水，熬至香味四溢，我掏一塊骨頭出來吃。美味，我吃了很多，邊吃邊笑。裝有羊油的玻璃瓶高高吊起，用一根細管子注入我身體，一點一滴地遺忘，我太快樂了。螺旋槳嗡嗡，一股無比龐大的風將我的鐵鍋掀翻，我也抵擋不住，吹躺在地上。好多架直升飛機出現在我面前。直升飛機上有員警，他們手上拿著六十萬的懸賞令，要把我這個殺人犯緝拿歸案。我承諾的柴油發動機的直升飛機造成了，哦，好像除了我也沒人在乎不直升飛機了。我窮極這短短二十多年的一生，創作出了這一篇能夠去任何地方的文字經典，我希望它們代替我飛到世界的最頂端。圍著我的員警讓出一條通道，走出幾個人，一個穿白大褂的好像是醫生，一個走一步就喘一步的中年男人，一個嘴裡喳喳個不停地中年女人。男人說這孩子和他媽強了幾句嘴，說走了就別回來，誰知道這孩子真就缺心眼地離家流浪了。中年男人俯視躺著的我，抓住我的手，他咳嗽得眼睛胡亂撒尿了，女人攔他，尿液被弄得到處都是。這個男人是父親。我正擔心這問題，是他抓住我就好，是父親就好，他就可以用我的人頭去領六十萬的懸賞金了。父親的肺壞了，他需要我這個六十萬做手術。父親將手抽回，再從我懷裡抽出一張畫，將畫鋪展。這張畫是趙初星給我畫的，畫的是一堆不停波動的線條。醫生指著這幅畫，他說，停止吊水，決定用腦電圖持續監測病人病情那一刻起，腦電波就一直記錄。實驗證明，人瀕死的時候，腦電波異常活躍，大腦會一刻不歇地想事情，就是類似於迴光返照。病人的思緒逐漸活躍，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不可挽回。你們看，現在這個線條，波動個不停，應該是救不活了。我突然大悟，這條波浪線就是真正的黃泉！一波多折，有進無退，直至深淵。安靜了。魂兮幻兮，虎飲龍泉上趕天，鸞翔鳳舞登仙界。

關於作者

石曉龍，青年作家，男，安徽宿松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水利水電建築工程專業畢業。曾獲「青春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鯤鵬科幻文學獎」長篇小說獎入圍獎。已出版長篇小說《鬼才》。現居中國江蘇省九江市。

## 愛情終結者

## 【一】

刺眼的陽光從布幕窗射入洛城東區診所，辦公室浸浴在燒烤式的照耀中，彷彿能把這個吸盡人世黑白秘密的斗室洗滌乾淨。我拉開呈馬蹄型的簾幕，HOLLYWOOD的標誌牌經風雨、見世面一個世紀，卻因好萊塢演員工會和編劇工會大罷工進入第一百一十五天而黯然失色，無數影視作品停滯不能上架亦無法開工；市長像是竊賊在作案現場吹蠟燭慶祝標誌牌百歲生日。

充滿例行工作的世界，像河水流向大海的自然生成；而大海中波浪壯闊，時時充滿驚濤駭浪。對我而言，兩個世界都是真實又平行的存在，在我的世界裡，臣服於命運的規律；在另一個眾生芸芸五花八門的現實中，我如一個巨人掌握著與我無關的人的命運，科學檢測結果經過我的權威認證，如手中握著雖鳥左右他們的人生。

手機傳來大哥沉重的宣告：醫生發出母親病危通知，我耳朵裡轟然一聲，大腦頓時失去指揮自己行動的能力，焦慮像一張網覆蓋著我，我想到了尚未完成的對話，想要告訴她的感謝和愛意。這些擔憂和遺憾在我心中翻江倒海，多年的職業訓練，

我手握科學鐵證闖入一個犯案現場，梳理四個嫌疑人的關係：女教練與非裔男友發生性行為，卻又在很短時間內和湯姆發生關係。

這一連串的偶然，彷彿輪鍊般有序地發生在這四個人身上。滯留在女教練輸卵管內的非裔精子附著在艾莉丈夫的身上，頑強的精子透過湯姆媒介，開小差地找上了艾莉的卵。儘管這機率不到十萬分之一，科學證據不容懷疑。

離婚案件在死角絕處逢生，艾莉得到一筆賠償，然而黑嬰的存在如白瓷上滿佈的裂痕，越來越擴散，她最終放棄嬰兒送回收養。

這案例上了全國新聞雜誌節目，自此，我被冠以「親子鑑定專家」頭銜，也被貼上不同的標籤，「婚姻終結者」、「愛情粉碎機」，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聆聽他們不可說的秘密，目睹成千男人被戴綠帽子，一格方室內，沒有你想像不到的狗血劇情，只有你碰不到人生百態。

## 【二】

克莉絲汀推門而入，她身上Jo Malone當季最新款「聞起來像英國貴婦氣」的牡丹胭紅絲絨，瞬間侵入我的嗅覺，引起鼻子一陣不適瘙癢，像氧氣爆炸似的打了噴嚏。我的目光掃過她略微寬鬆的衣服，唇邊不帶笑意地宣告：「親子關係確定。」

精緻的妝容遮掩不住她臉上的驚愕，飽滿的蘋果肌彷彿被一場突發的巨大地心引力拉扯下垂，玲瓏的身板墜入椅背裡。

她緩緩吐出「我……已經結婚了！」一個「已」字，界定了

周遠馨一文（美國·加州）

我摒除雜念，機械化地抓起桌上的案例檔案。

若不是艾莉，我可能在某個實驗室和古生物遺骨共度此生，或在大學裡年復一年地教進化或遺傳學之類的理論。

當年，我在芝加哥市法務部實習做法醫鑑定，從骨頭特徵分析死者的種族、性別、年齡、身高及面相復原等資訊，了解死者生前可能患的疾病或傷害，提供給警方以協助破案。

一名律師委託我以專家證人出庭協助一民事案件：白人女性產下了黑膚嬰兒，她的白人丈夫以她出軌而要求離婚。

當事人艾莉陷入「肚子蹦出黑嬰」的驚恐泥沼之中，一頭雜亂棕髮，多夜無眠，耗盡了身體裡最後一絲氣息，彷彿褪色的水藍瞳孔散漫著雜亂無章的情緒。

我不禁心生同情，換了我，該怎麼辦？

我向導師貝爾教授求救，他凝神聽完我的糾結，只淡聲道，「被欺騙的人，有權知道真相。」

我同意協助艾莉以研究基因突變對象無償幫助她，查出白人父母生出黑膚嬰兒的真相。透過艾莉身邊的非裔友人抽絲剝繭，發現艾莉的丈夫湯姆在她受精期間二十四小時內，和女健身教練發生性行為。沿著白人女教練線索仿如大象穿針般追查她的非洲裔男友，嬰兒比對基因。Bingo！符合親子關係。

女人的該還是不該。

兩週前，她 and 一身腱子肉的L先生搭著手來到診所，要求絨毛採樣做產前胎兒基因鑑定。

她眉梢微揚，明眼人說亮話，「我想和醫生打個商量……鑑定結果可以……調整嗎？」

我面色平淡，盡力控制眼中可能射出的鄙夷之光，維持專業不帶溫度的表情拒絕了這令人嫌棄的要求。

她睫毛微顫，眼神在辦公室內掃了一圈，傾身低語，「我一定會重酬您的！」話音落在「重」字上。

「如果親緣指數不足，可以加做更進階的鑑定方式，譬如Cplex體鑑定，」我明知這不是她要的答案，卻只能委婉的維持



彼此的基本尊嚴，「鑑定報告具有法證效力，無法更改。」

她表情瞬間變得羞惱交加，撇嘴嗔怨道，「我……不過是犯了一個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女人就要受懲罰嗎？八成是我丈夫的兒子在遺囑搞的鬼，婚前協議裡並沒有這一條……」

我定定的看著她，在腦子加了一層濾網嘗試梳理她的邏輯。「妳這樣做就是毀了我的婚姻！」她大圓圈耳環隨著頭搖晃不已。

貴婦香水味隨著她的耳環層層推近，濃郁的發酸，我緩緩將椅子往後移，淡淡地看著她，「毀了妳婚姻的不是我，我只是一个把真相告訴妳的鑑定專家。」

她的巴掌臉霎時被面色流露出的慌亂搗成一片混淆的彩盤，失神地沙啞聲，「我該怎麼辦？」

從那扇門走進來的委託人，多半會問同樣的問題。我從來沒有一個圓滿的答案，我只能是科學數據的覆讀機，無法滲入自己的道德觀和情感，在幾千件案例後，我凍結了自己的價值觀和情感，慢慢成了一個冷血的「殺手」，偶爾必須扮演心理輔導師或者提供法律援助，更多時候只能在心裡默默的祝福：自己的人生後果自己承擔。

人性，在我眼裡早已失去了溫度和色彩。

### 【三】

我趕到醫院時，母親已彌留多時，五個子女圍繞床邊輪流握著她滿佈針孔瘀青皺褶卻修剪精緻塗著寇丹的手，一一向她道別。臥床多年，這雙手是媽咪僅剩可以展示她貴麗的領地。

他對著檢驗結果沉默良久，肩頭垂墜，像是個洩氣悲傷的孩子，卻穿著水泥塑成的護鐵向醫生求救。

他咬牙過度臉部肌肉幾乎變了型，口裡緩緩呼出幾盡哀求的聲音，「檢測結果不會錯吧？」

我的沉默粉碎了他最後一線希望，或許他可以原諒癌症晚期的妻子的過往出軌，但是絕對不能放過他們最信任的人。

他和妻子在俄勒岡州人煙稀少的濱海小漁村天主教寄宿學校唸書。她完成受洗前的輔導課，神情飄乎不定，好像又扭到腳一樣走路怪怪的，突然改變主意不去海邊放風。

她雙手捧著他在紅樹林裡採集黃花，四花瓣中心突起像皇冠的花蕊，眼光避開彼得的凝視，「神父是上帝的代言人，對吧？」

鹹濕的海風夾雜著一股海苔腥味吹來，彼得扎在卡其褲裡的白襯衫被風吹的鼓脹，他伸出寬大的手掌從女孩的後腦勺輕拍一下，「當然啊，神父代表神傳達赦罪的訊息，不然我們告解是假的？」

當住校四年的大兒子返家出現門口，一頭奶黃色的捲髮彷彿當年神父再現，十幾年來侵蝕他內心的疙瘩如毒瘤般擴散，滲透身體的血液、神經和細胞。多年來浮蕩在他們之間的疑雲匯聚在他胸口，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滴，滲透在每一個轉彎的拐角，成年兒子的長相終於引發了傾盆大雨。

背叛是一個更沉重的字眼，被愛情辜負，被最信任的人背叛，彷彿被自己的血噎死般悲屈。愧疚更像一根鋒利的針，不停地在心尖上戳弄，它殺不死你，卻讓你活在它的陰影之下。

他花了四年找到神父，已升為樞機主教，只熱絡的詢問他近

母親臨終前臉上留下的笑痕浮現腦海，她形體枯槁卻面容安詳，一抹微笑仍在唇角。

克莉絲汀打電話再三確認報告的保密性，她決定放棄肚子裡的孩子以保住她的婚姻和靠她肚子爭取而來的財產。

一絲歉疚劃過我心頭，我輕閉雙眼，心中向那個剛成型的胚胎默念「對不起！」

### 【四】

彼得五指緊捏著袋口，僵硬的臉肌彷彿是他內心的糾結，既苦澀又忐忑。

我的委託人一半以上是男性，鑑定結果三分之一是沒有親子關係，比知道妻子出軌更難接受的事實，是他養大的孩子不是親生的。

每一個從門外走進的人，都有個不可告人的故事，面臨著背叛、謊言、懷疑的煎熬，希望從我這裡得到能夠解脫他們於苦海的良藥。

每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檢物，譬如彼得費盡苦心得來的水杯和煙頭，都關乎一個生命、一段關係、一個謊言或一個真相。

彼得泛著傷痕的目光避開我的詢問，含糊不清的話陷在他的嘴裡，證物是他兒子「生父嫌疑人」的檢體。

彼得臉上擠出的笑凍結在唇上，自己看不到這表情多麼的難看淒慘，「我們教堂的神父，為我們證婚，為孩子施洗。」他終於吐出像卡在喉頭裡的一條蛔蟲，深深散了一口氣，佈滿青筋的臉被漲成的豬肝色而更明顯。

況，彷彿和過去種種毫無牽連。

彼得臨走前回首，思索半晌，嘴唇動了幾動，卻什麼也沒說。

我拉開窗簾，讓窗外的陽光衝散浮游在室內逆光而行背叛的腐朽。

### 【五】

艷麗的陽光映在馬賽克瓷磚上，「天空玫瑰禮堂」飄浮著來自天國的彩光，既聖潔又有些魅惑。在這堪比完美油畫中無與倫比鬱鬱蔥蔥的玫瑰園區，眺望聖蓋博谷壯闊的景色，卻將長眠異鄉的母親襯托的更加孤獨。

大哥奔波治喪，深紫色的眼袋像是被毆打過地浮腫，他抵了一口茶，神色不動也不知是悲傷還是鎮靜，說媽咪在意識清醒時交代了一句話，他的目光依序停在四個弟妹的臉上，我們四人探究的回望。

大哥片刻靜默，緩緩吐出如失了節奏的音符，「我的孩子都是訂製的。」

三哥看著姐姐，小哥看著我，我看著二哥，最後將好奇的眼神聚集在大哥身上。

他一面講一面凝神思索著，媽咪說，她的五個孩子都是愛的結晶，五個心愛的男人。

二哥嗤的一聲，「胡說什麼！媽咪病糊塗了。」繼續滑手機。

「你是說，我們有五個不同的父親？」刺耳的話從我口中淡

淡釋出，四人的目光劃地如千斤壓頂地朝我射來。

「難怪！」姐姐雙手一拍，「我從小就覺得自己和你們不一樣，我們的外型、個性，少有相似。」姐姐從小和母親爭吵不斷，大人們都說她倆命中犯沖。

三哥震撼般地愣了很久。

大哥視線堅定如鐵，仰起下巴掃視在座的弟妹，我們知道這不是開玩笑。

我們老家是印尼富商，父親的原配和獨子，在排華內亂的逃難途中相繼去世。父親輾轉來到台北，集結了老關係重振旗鼓從事大宗貿易，老會計四十出頭得了肝癌，臨終前將獨生女托給少公子，就成了我們的父親與母親。

記憶中的父親沉默寡言，鮮有笑容，一雙修長的手勻稱秀氣。他的存在是個輕飄瘦長的影子，對我們若即若離，即使他嘴裡從未吐出一句偏心的話，我們從小都感受到在他心中的分量遠遠不及夭折的大哥，好似大哥才夠格做他的骨肉。

即便如此，身為老公的我，在五個孩子中是大家公認他最寵愛的。

父親在我念中學時過世，在那個比婚禮還熱鬧風光的葬禮，母親身穿黑緞金邊旗袍胸口插支小白花戴墨鏡，領我們向僑商各界名人答禮。我千金小姐的待遇也在那一刻填上了休止符。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我們隨著移民潮來到加州。剛到此地，我便愛上了衝浪，無視母親的對我曬成巧克力一樣的皮膚的嘮叨，整個夏天泡在亨廷頓海邊的水裡。

此時我們五個兄妹像是浮在水中的衝浪者，任全身在海水中皺縮，耐心等待一波接一波的浪花，在自己的空間經歷著猝不

姐姐雙腳蜷縮在沙發上，像隻懶洋洋的貓咪，夕陽的光線灑在她臉上，淡褐色的瞳孔一會兒放大，一會兒縮小，毫無抗拒地等著對她的宣判。

大哥瞟了姐姐一眼，「記得幫媽咪做旗袍的一個上海師傅？華僑大舞廳裡的小姐們的旗袍都是找他定做的。」

姐的下唇顫動一下，微仰著頭視線穿過一串回憶，彷彿在數著掛在空中的葡萄，許久才慢慢的收回來彷彿陷入蠱惑的恍惚中：畢業謝師宴穿的旗袍，是一個稀疏頭髮抹的油亮亮的老頭子，「他幫我量身時，說他閱人無數，一摸我肩胛骨就斷言我很固執，還說胸部太小了，穿旗袍不好看，要媽咪買墊胸的海綿。」

媽咪帶著大女兒去見老情人，而雙方都不知彼此的存在，秘密全掌在她手中，她的眼神在女兒和老相好之間游移，而兩者都不知彼此的存在，那是什麼感覺？得意？報復？或是掌舵命運的自豪？

從小就是優等生，進名校、門當戶對的結婚生子，人生彷彿一帆風順，那抹不去的油膩江湖味會為她童話般的記憶塗鴉什麼樣的顏色？她自主地翻白眼。

「父親和媽咪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他對她就是情義上的照顧吧？」

「她錯把恩情當愛情，高中畢業就嫁給他，她崇拜他，卻走不進他的精神世界。」

「他在外面應該有小老婆吧，或許幾個，媽咪才會這樣……」

大哥沉穩聲打斷我們對一個影子的臆想，積極地捍衛母親的

及防的震驚和疑慮，直到捲起像一面牆的巨浪……

二哥打破了尷尬的沉默，回憶起媽咪會有個英文家教，台大外文系，白淨斯文，是公司會計介紹的學生。他的目光凝聚在我身上，接下來三哥，小哥哥，姐姐也朝我看來，我盯著他們微愣了一瞬，媽咪生我已是四十二歲，她抱著我的照片，在今日看來只有三十出頭的樣子，面容燦笑，眉間唇畔浮滿令人魅惑的韻味，課本中讀到的「慈母」形象和她自帶光芒從來搭配不起來。她教我，「不帶鋒芒的善良就是『爛好人』，千萬不要無底線的幫助他人。」

難道他們口中的英文家教，就是我的生父？眼前出現一個身著白襯衫牛仔褲，袖子捲到手腕上的大學生，端正青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對這個花花世界充滿著萬分好奇。

三哥不安地更換坐姿，翹起二郎腿像癲癩發作般地抖抖抖。我眼角的餘光嫌棄地瞟向他抖動的腳，他停了幾秒，又不自覺的抖抖抖。

大哥說我們在濟南路上的老宅子翻修時，媽咪請了一個建築師來設計，前前後後整了一年多。他的眼神不時飄向三哥，「建築師應該是媽咪的最愛，儒雅帥氣又溫柔，曾經想私奔，但沒有勇氣離開我們，更離不開奶奶養尊處優的好日子。」

「媽咪最疼老三，挨打挨罵的事都怪到我們三個大的，把老三當小祖宗一樣供著。」二哥酸溜溜不放過任何和老三槓架的機會。

三哥薄唇緊抿，沉浸在紊亂的思緒裡，他心中獨一無二的媽咪怎麼會做如此出格之事？他自幼被認為個性最像父親的孩子，把他當成英雄，難道他的人生記憶要重新啟動？

愛情，媽咪對每一個情人都是真心的，愛戀的，炙熱的。

她看著自己的孩子，就像是欣賞自己的作品，她是個容易懷孕的女子，駕馭著每一次訂製的孩子過程，每愛一個人，就留下一個印記。

她應該是像川島芳子一樣優秀的間諜，不動聲色瞞天過海，淫浸在自己繽紛的世界中，她不是那種任勞任怨的模範母親，但卻從來不失職不缺席；我突然對這個嬌小的女人感到一絲畏懼的同時，又有點欽佩，尤其是那個年代，貞潔是女人的美德和最有價值的嫁妝。

「那個年代」是個傳奇，又像個禁忌，大家活的心裡有數，卻礙於高於一切的禮教，承托了不能說的秘密。

二哥開始顯得局促不安，喝完一杯茶，跑了三趟廁所，他的身世即將揭曉。

媽咪嫁進門後，和初戀仍藕斷絲連，直到他服完兵役後，才一點一滴地淡去。

我的眼前浮上絲雨綿綿的梅季，滴滴答答的潮氣滯空中纏綿著。兩個青春戀人被命運分開，卻頑抗地向命運挑戰，鬥不過財富勢力，只能用炙熱的身體來燃燒他們的憤怒和愛情。分開時的思念、在相見一霎那點燃對命運的抗議，他們不要妥協，不要昇華，只求燃燒和爆裂。

「或許就是這樣，二哥脾氣才這麼火爆！」姐似笑非笑，涼颼颼的語音令人神經緊繃，「因為他們不服氣活生生的被拆散。」

二哥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再把目光投向大哥。老管家老楊微駝，一身寒苦，下巴長了個長毛痣，見人總是畢恭畢敬，「媽

咪的眼光……太差了吧！」三哥語罷才驚覺失言，畢竟是大哥生父，我們怎麼有權利論斷？

老楊一家四口住在我們家的後院小屋裡。剛入門時，父親常不在家，媽咪便到後院和楊家一起吃飯，楊家成了她的娘家 and 溫暖的磐石。

新進門的少奶奶每到下課時間，便守在後院的木棉樹下等楊家念五專的長子，他在學校的點點滴滴，門外的繽紛世界，都是她嚮往的天堂。

三哥連續乾笑了幾聲呵呵，說老楊不知道他伺候的小少爺，就是他的親孫子。二哥斜斜的投去一個不認同的眼神，比他的靜默不語更令人畏懼。

三哥的腳停止了抖動，他雙手交叉在腦後，語音寒意森森，為父親戴綠帽子感到不平，「她有表示懺悔之意嗎？」

我彷彿聽到天邊傳來悶悶的轟隆聲，白色浪花加速推進，五個衝浪者爬上浪板，蓄勢待發，乘著最兇猛最堅固的浪牆被推向不知方向的駭浪中，儘管不知何時會被大海吞噬仍奮不顧身地前仆後繼追逐千變萬化的巨浪……

她屈服於命運的安排，但又不甘，要向命運挑戰，嫁給了不愛她的人，而她手中握有選孩子父親的權力。

「不信的話，問問專家，」四人犀利期待的目光同時投向我，「可以做同母異父的鑑定嗎？」

我每日處理著家庭和個人的秘密，除了捍衛這些秘密，也有義務提供真相和正義。我掌握著他人的命運，無論我做出什麼決定，道德和倫理在天秤的一邊無聲的蠶食我的良知，而我也從未想到有一天這個決定會出現在我自己身上。

機並未完全關閉。

他聽到叮叮叮電梯開關聲，之後是門卡刷門聲……一分鐘後，開門，開門，男人的聲音……」大衛停頓一下，像是回憶電影情節，「……還有熟悉的呻吟聲……」

大衛打電話給酒店保安，謊稱他妻子癲癇症發作，要求保安去黨比房間對她進行急救。

大衛指示保安把他的手機交給應門的馬丁，黨比的同事。電話裡一片死寂，黨比不可置信地從皮包裡取出手機，通話記錄五十三分仍像計時器一樣滴答滴答地跳動著。

電梯裡的叮叮敲起了他們婚姻的喪鐘，正當大衛以為他已經掌握全部真相和證據時，黨比竟然發現自己懷孕八週，孩子順利生下後不久，離婚手續也正式生效。然而他不知是否能否再次相信她嗎？那個深夜的場景仍然在他腦海中回放。他親眼看著護士用棉籤在嬰兒口腔來回輕刮，取了唾液樣本，因為他對前妻子的信任喪失殆盡。

「當初我們想終止這孩子，但萬一是我，那該怎麼辦？而生下後又暗自希望這孩子不是我的，這樣我們可以斷的乾淨。」滄桑倦怠縱橫交錯在他曾經帥氣風發的臉上。

我默默聽著，臉上浮起一個和客戶道別的職業表情。「我想……以後還可以約妳出來吃飯嗎？」臨走前他轉身望著我，眼神閃過一絲飄忽，「孩子喜歡妳呢！」

大衛對前的信任幾乎消失殆盡，而我不知是否能介入這混亂矛盾中。伴隨禮貌的微笑，我將檢驗報告遞給他，終結了這段糾結的關係。

我抿唇不語，胸口卻如被千軍萬馬般的撞擊，一時間氣息翻湧，一面凝神思索一面解說一種遺傳聯繫單位centimorgan，通常手足會有2500個分摩，同母異父或同父異母的分摩通常會小於2500，譬如1700，1800。

我們就像是豆莢裡的豆兒，做了一輩子的家人，擁有共同的胎包，共同的回憶，無論我們基因組合是否為同胞手足，永遠是家人。

處理客戶案例，我總能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然而，面對友人家人的難題，我能夠如往常的揮灑自如、保持心理距離嗎？

## 【六】

這天，大衛帶著四個月大的嬰兒到診所做測試。坐四望五的老爸爸，他厚背微駝，一手提著嬰兒籃子，另一手中咖啡杯溢出的香味混合著嬰兒發出天使般的嚶嚶聲，和充滿科學數據的冷峻撞擊出一種麻亂糾結，刺激著我的神經，即使再專業也不得不同情他的境遇。

一年前我們在展會偶遇，目光互扣時點燃了火花，共進一餐後，他坦白正在離婚當中。我對在婚姻中的男人有一定原則，如果要真心交往，首先要與前任斷的乾淨。

他再度邀請我吃飯時，胖了些許，遞上離婚證書，卻難掩滄桑，道出這一年多來的經歷。他和妻子黨比結婚七年養育了一個兒子，她是人工智能公司的業務經理，常年出差。

那一晚，他邊收拾廚房，邊打電話向妻子黨比道晚安。黨比匆匆說了幾句便急忙掛了電話，放進手提包，卻不知手

## 【七】

面對客戶，我該展示什麼表情？冷若冰霜？無動於衷？還是麻木不仁？

狹小的接待室擠滿了一群人，大肩包磨蹭著小肩包，扯著啞嗓說話的聲音。兩名河濱縣的女社工陪同祖父、兒子和媳婦進城，白人社工圓乎乎的臉龐上透著幹練自信，一邊登記一邊盯著唐氏症小夫妻，另一名個子矮小戴眼鏡社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嬰兒車裡七個月大的孫子。

「我今天就是來討個公道！」五十出頭的祖父彷彿一隻露著黃板牙的公鴨子嘎嘎嘎地到處告狀，「明明就是我的孫子，你們這些社工聽信謠言誣陷我。我要告你們！」

兩年前唐寶兒和青梅竹馬的唐寶症女孩結婚後一年平安產下了孫子。而翁媳亂倫的謠言卻在村子裡滿天飛，縣裡派來社工人員介入調查。

「那個女人十幾年前就跑了，我一個人辛辛苦苦把這傻兒子拉拔大，給他安個家，社區的人看我不順眼，居然造謠，妳是專家，一定要幫我洗清冤情。」祖父義正辭嚴，黝黑的雙手撐在腿上，下巴翹的向天高。

嬰兒的父母無辜不安的眼神投向陌生環境，重複喃喃，「怎麼了！怎麼了！」兩人緊握著手，癡緩純真此時成了最好的保護衣。

祖父對著檢驗結果，滿嘴髒話開始威脅社工人員，「孩子是我們的，都是我的，休想把他們帶走！一個都不能少。」

我無法不同情這家人的窘迫，生活必是相當辛苦又見不到盼

望，我只是不明白：明明做了醜態事，卻裝出一付清高的皮囊。

祖父是個賭徒，賭的是機率是僥倖，卻不知遺傳概率不長眼睛，不辨人臉。再聰明精算的賭徒也算不過「凡走過之處，必留痕跡」的自然法則。

年輕醫生們嘆息望著我，問小貝比該怎麼辦？十幾年前我因白父母黑嬰兒的案例，向貝爾教授求助時，也是同樣的仰望眼神嗎？

被欺騙的人，有權知道真相。然而，被侵犯的弱者呢？

「有人調查過近親繁衍對這封閉社區的影響嗎？」我的問題如一把利劍刺破一張張遮羞報告。

「我事前查過，榆開帕小鎮有上百個有機蘋果園，先人們在一百多年前在篷車西進潮中來到雪山下的山谷紮根經營農莊，然而這世外桃源的農場圈卻出現比例驚人的學習障礙和智障兒童，過去二十年專家對環境污染、農藥、水源進行調研，卻沒有突破。」

兩名社工欲言又止地看著我，接下來的工作牽涉的遠遠超出社會福利的範圍。難道蘋果樹上結的是受詛咒的蘋果？

基因檢測師的職業道德和責任界限在哪兒？

這難以理清的情緒該如何歸檔？我在基因檢測的世界裡呼風喚雨，也面對面地試探了人性的真實面貌：不可言，不可研，不可驗。

為百分之九十九。

沃倫突然憶起每每想和妻子相好時，她兒子總是適時出現。

他覺得胸口一滯，彷彿全身的血液冷冷的一凝，面色突轉蒼白，磕磕巴巴，乾澀的喉嚨裡發出細小的沙啞聲，臉上溝紋瞬間被驚慌刻的更深。

真相在實驗室是不容被挑戰的，我找不出任何語言安慰當事人，因堅守職業操守而凝固的血液卻因此沸騰起來，難道人性的底線再次受到挑戰？

幾個月後，沃倫獨自來找我，刻在臉上的戾氣褪去，像是被燙平的平坦，無處安放的雙手緊搓著，說出一個彷彿天方夜譚的故事。

菲菲和傑瑞在哥倫比亞和巴拿馬邊界偷渡時相識，同樣都來自中國，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選擇破斧沉舟地從中南美洲「走線\*①」到美國。

傑瑞跪在地上的懺悔如同寄生在水塘裡見不到日光的鴨跖草，慢慢侵蝕沃倫的防衛牆，「我們踏上下南美洲難民的腳步穿越沼澤，水蛭爬滿我吸我的血，」他伸出手肘上如蜘蛛網佈滿的疤痕，「最後經過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跟著蛇頭冒死攀岩高山……」

「一出原始雨林就遇到搶匪，拿著槍對著我們……逼我們脫光衣服，若不是傑瑞，我早就被糟蹋死了……」菲菲的五官像

註①：「走線」是近兩年中國網路流行用語，徒步穿越位於中美洲的巴拿馬和哥倫比亞之間的達連隘口（Darién Gap），北上經墨西哥，無證偷渡進入美國境內申請庇護。



## 【八】

年過花甲的老父親沃倫不甘受流言蜚語的騷擾，帶著半歲兒子來鑑定。

他摘下污痕點點的棒球帽，被烈日和酒精浸泡的臉龐如同一張老舊鬆垮卻扯不破的牛皮，搔抓稀疏的禿頂，「幹！怎麼會出錯？」

他透過華人「老兵相親群」，和一個叫吳夫人的群主兼仲介搭上線，操著濃厚的口音卻句句說到他心坎裡，「你身邊沒有親人，生病了誰照顧你？菲菲有個現成的兒子，不但能幫你打點農場，她兒子過幾年也會成家，說不定很快你就做爺爺呢！」

靠著印第安保留區賭場給族人的分紅和老兵的終生福利，他在「內陸帝國」的荒地種植大麻。他厭倦了獨居的人生，因酒駕記錄連連失去駕照資格，急需一個能幫他開車的人，代價是幫她辦綠卡，就可以得到一個他渴望的「家」和農場幫手。他想，上帝終於用幸福彌補他悲慘的人生。

沃倫從佈滿污漬的布袋掏出迷你記事本，記錄著老婆可能接觸的人，「我咽不下這口氣，一定要抓到讓我帶綠帽子的人，幹！」

他像是著魔似地要找到「兇手」，她除了上英語課、買菜，平日極少出門，接觸的男人都在他監控下，身邊的人除了他就是她兒子傑瑞，難道……

他悻悻地帶來了大兒子的檢物，誰敢再質疑我石頭堆裡種出棉花？結果令人不可思議：菲菲的大兒子與她小兒子基因比對

蚯蚓般在蒼白的臉上扭曲，哽咽道。

「我交出手機和所有的現金，才換來我們的性命。一路上我們兩人成爲彼此的支撐……才活下來。」

「我們走了六、七天才到美墨邊界，一踏入美國國土，我內心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激動，好像在空中像陀螺一樣旋轉，突然雙腳落地，安全地踏上夢想的土地。好像回到家一樣！」

「爸爸，」傑瑞聲音顫抖地在空氣中漂浮，「你知道嗎，一進入移民局臨時安置所時，我被裡面的情景震撼到全身發抖。」傑瑞眼睛泛紅，斷斷續續的聲音在空中飄浮，「眼前各種餅乾、水果、牛奶、礦泉水堆積如山，爲我們這些偷渡客準備的，爸爸，我哭了，難道我真的到了美國嗎？爸爸，我來了，用我的命換來的，不要把我趕走，我們錯了，不該欺騙你！你懲罰我吧，求你，我寧願在美國坐牢，也不要回去，我在農場幫你幹活，照顧你一輩子。」

傑瑞手肘的傷痕刺激了沃倫戰爭的創傷，沃倫捲起袖子，手肘上佈滿了紅白相間的斑點，「這是在越南叢林感染的皮膚腐爛留下的疤痕。」戰爭的傷痛像巨浪襲來淹沒了眼前的憤恨，他抽蓄的臉平靜下來，「我曾經被越共逮捕囚禁了一個月，至今都不知道那個年輕的士兵爲什麼冒險把我放了，我想是因爲我長的像亞洲人，他不相信我是萬惡的美國人。我能活到今天，是老天賜給我的……」

一股悠長的氣息從沃倫寬扁鼻腔瀉出，「我該怎麼辦？」

我竟然一時慌亂的找不到抽離的出口，原來我的工作是個照妖鏡，每個委託人都是鏡子裡的人，而我透過一個測試，看到了森羅萬象的人性。

窗外烏雲高懸是陣雨的前奏，突然一抹陽光衝破了厚積的雲層，彷彿將天空打開了一個洞口，銀色的光芒傾瀉下大地。

「我相信在你心裡有了答案，只是你還不知道如何面對，沃倫，聆聽自己的心。」

### 【九】

媽咪沒有癡呆，也沒有糊塗。我們家的手足鑑定結果證實了這一點：五組分摩都在1500至1700之間。

這是她一生的計劃，為自己訂製了五個孩子。

大哥搖晃手中的紅酒，舉起酒杯觀察杯壁頂部留下的長短不齊的酒腿，淺啜一口，唇邊閃過一縷淡淡的似笑非笑，微微將臉側向一邊，掩去自己眸底微閃的告白。他見過自己的生父，老楊帶著定居美國的兒子來家裡，向父親致謝當年父親的資助。那一陣子父親身體不好，沒有留他吃飯。媽咪懷著老三，請他們一家到外面下館子。

「那時聯考為大，我匆匆打了聲招呼就進房唸書，錯失了一生唯一和生父交集的機會。」

「你後悔嗎？」

他繼續搖晃著酒杯，千金難買早知道。如果大哥有心尋找生父，有名有姓有關係，尚有跡可尋，而我呢？

電影「畢業生」的畫面浮在眼前，引誘達斯丁霍夫曼的羅賓森太太。「你在勾引我嗎？」男孩一步步的走進她設下的網中。

一夜情、兩夜情、一個暑假，她擁有了一切，強勢的外表，

的生活，對他可能是一個傷害……」大哥的話如一把雙刃劍，直直向我劈來，真相，能保護自己亦能傷人損己。

原來，十餘年專業解剖真相的偷子手，並沒有一門課程教導如何面對破解自己家族的密碼。

天空開了一個洞，銀光衝破雲層的景象經常莫名的閃現腦海。我倚窗而坐，突然好奇玻璃帷幕大樓的窗，能夠被推開嗎？在每只窗櫺的下縫處，都安有暗扣，撬開暗扣，窗戶向外推出幾寸，車流聲、風聲上竄。

所以，父親只是不會去按開，窗外劇情一一可見，他把自己隔開，作為遠距離的觀眾？而一個模糊的影子從對父親的記憶中逐漸清晰起來，貼身秘書龔叔叔清瘦的身板，總是掛著一件隨時被風吹鼓滿的西裝，修長皙白的手指，提著佈滿歲月痕跡的小牛皮公事包，像個影子般隨著父親進進出出，父親大大小小的事無一不經過他的手，包括為家人買生日禮物。寡言，臉上卻總是掛著一副斯文合宜的笑。

母親臨終前對這龔叔叔的事有什麼交代嗎？我問大哥。

葬禮後，龔叔叔來整理父親書房，門後傳來玻璃撞碎聲，和母親如狂風般的咆哮和歇斯底里的哀嚎。我和哥哥、姐姐僵立在客廳，面面相覷，彷彿這場風暴不是一天造成的。龔叔叔在父親病重時和我們輪流守護，我們都把他當成家人一樣，但母親總是冷眼相待，甚至極少正面看他。

不久，龔叔叔雙手捧著一些文卷和父親的筆墨畫，蒼白的臉尷尬不失禮貌的點頭致意。彷彿行走在水霧中，全身上下佈滿了潮氣，卻擦拭不乾也擰不出水來。

內心的脆弱，從來沒有得到丈夫的認可，到中年，她寂寞得彷彿每根骨頭被慾

望侵蝕空蕩蕩的，霸道的勾引，愛慾的沉淪，禁忌的偷情，她需要個孩子，讓她永久

記住靦腆青嫩的英文家教，永遠記住曾經是那霸氣又妖媚的羅賓森太太。

而母親更相信愛，每一個胚胎都能感受到受精時有多少愛注入那長而曲折的管子裡，最終，母親瘋狂的愛，愛自己，愛她的情人，愛她的人生。在她的體溫上升零點六度時，她早已準備好，和她的情人用炙熱的愛製造一個生命的延續。

應該是同一個年代，越戰、性革命、女權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而在亞熱帶小島上，我的母親，也是一個為自己命運抗爭的革命家，一個訂製自己孩子的叛逆少婦。

在我腦海洋溢著萌動的青春畫面，醞釀著尋找生父的念頭引起了心中不安分的波動。

當我陷入一個幻想的血緣關係中，幻想著年僅二十歲的親生父親，我在鏡子面前左顧右盼，試圖想像我們是否在某個地方不經意地擦身而過，或者在我過了不惑之年，對青春無敵的他能說些什麼……

我沈默了一瞬，我到底想證明什麼？

「妳有沒有想過，他有自己的家庭，妳這樣冒失地闖入他的，往下探究，極可能驚滔駭浪。

是這樣子嗎？爸爸，你喜歡龔叔叔也同時疼愛著你的孩子，你又用甚麼樣的基礎，讓我從來不曾懷疑你給我的愛？

我是誰？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從不曾懷疑過。我的工作向來都在釐清你是誰、他究竟是誰？而今箭頭轉向我的母親，以及身影、氣味仍穿梭在記憶中的父親們。

在法務部實習時，我與遺骸共處，透過教授講解，一一復原死者的種種特徵，就連細微的顴角高低、寬窄，都是驗證的眉目。那一回課後我欣喜回家，特地對著鏡子審看我的眉骨。父親已經辭世多年，但他的眉骨依然被我繼承，成為觀看世界的出口。

我舒嘆了口氣，HOLLYWOOD標誌牌數以千計的燈驟然亮起，經風歷雨，九個巨型字母斑斑銹銹翻新了又刷新，粉飾了多少輝煌又骯髒的歷史，而它在世人的眼中依然是夢想彩虹橋的盡頭。而每當我認證檢驗數據，就是刺破一個個滿載希望的彩虹泡沫。

該工作了，我拄著下巴，不自覺地移動右手，輕揉太陽穴以及眉骨。在仔細感受自己的眉骨處，驚訝地發現那裡有和父親眉骨一模一樣的隙縫。我翻開新案例的封面，進入他人的，又彷彿是自己的故事。



關於作者

周遠聲，畢業於美國蒙大拿大學人類系。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副秘書長，曾任鑽石吧市(Diamond Bar)華人協會理事。服務州政府及企業界二十餘年，現專任小說創作，曾獲星雲全球華人文學獎、僑聯文藝基金小說創作獎、北美洲文苑文學獎。

## 紙蛇

【一】

許仙從唐人街的另一端走出來，穿過牌匾，牌匾上寫著「踵事增華」。他從不認為踵事會增華，相反，他認為好事之後就是壞事，壞事之後也許有好事，但也許還是壞事。但這些好壞，他也說不清楚。比如說退休這件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呢？他不知道。還有三天就是端午節，也是他的生日。這個節讓他也說不出是好事還是壞事。人人都說「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真的快樂嗎？每次過生日，他都惴惴不安。

清晨起來，耳邊就會響起老爹的嘆息聲。老爹早就在天上了，但他的嘆息聲卻一直在許仙的耳畔響起。許仙的生日是他母親的忌日。每次老爹凝視他的時候，他都看到老爹複雜的眼神。懷疑，失落，煩惱，甚至恨，但是沒有愛。他反覆問自己，在一遍一遍的觀察中，斷定說沒有。

了洋蔥味，他就分辨不出燒鵝的配比。

【二】

許仙從唐人街走出來，等街燈上變成小綠人，然後慢慢吞過了麗娃斯克大街，走到對面去，在那條長椅上坐著一會兒。與唐人街相比，這裡安靜很多。對面是加拿大電影局，櫥窗裡掛著一些照片，照片下面有簡短說明。許仙將頭臉靠在玻璃上，反覆的看，看到上面寫著製片人、導演、化粧、燈光、後期製作等。他忍不住看了好幾遍。他們看上去鏡頭感十足。頭髮，衣著，笑容，尺寸恰當，也有風格，自由風格。比如這個中年女人，穿雪白襯衫，好像雲一樣，一頭捲曲的長髮，自然如海浪。她的身體微側，只能看見一個肩膀。她微笑，笑得簡潔明快。她絕不嬌弱，甚至是有力量的。許仙仔細看了她的名字，她叫伊莎貝拉。

伊莎貝拉。許仙想。真是個好名字。許仙喜歡電影。他喜歡看電影。他在玻璃街買了很多老電影。過時的CD，如今沒人看了，一塊錢買回來，他逐一的看。玻璃街那個店叫白夜，老闆是個華

他的存在，只是提醒老爹，他搶走了他最愛的女人的生命。

今天老闆娘領了一個年輕人來，消瘦，臉色蒼白，身材矮小，就像多年前的自己。老闆娘說：「這是他徒弟。」

你徒弟。老闆娘說。你教他剝燒鵝。許仙在李記燒臘幹了三十年多了，不知道剝了多少隻燒鵝。開始時他茫然無知，只管每天剝。剝了鵝頭剝鵝腳，將翅膀和鵝腿斬了，只有圓滾滾的鵝身子。他先將鵝身切成兩半，然後再橫著剝成長條形。那個木墩都剝得凹進去，像一個常年積水的坑。燒鵝肚子裡的湯水流出來，流到坑裡，油膩粘稠。有時是金黃色，有時是暗棕色，像中藥的顏色。這讓許仙恍惚想起，前世自己好像是做過郎中。他用鼻子嗅一嗅，嗅出八角、桂皮、胡椒、辣椒等不同的芳香。許仙能準確地說出這些調料在每隻燒鵝中的比例。這也是他能在這個燒臘店幹了三十年原因。

人，梳中分，養兩條大狼狗，一條黑色，一條棕色，都是四眼狗。老闆對狗比對客人好。許仙從沒有見過老闆的眼睛，他總是低著眼。有一天他看了一個電影，叫《白蛇傳》，用一種他從未聽過的語言唱。他用翻譯器翻譯了一下，叫越劇。他沒聽過，但他覺得很好聽。第二天早晨他出門時哼著兩句。老爹疑慮地望了他一眼，他看到老爺子的耳朵尖上下抖動。

你在哪裡學的？破天荒的，老爹很溫

陸蔚青一文（加拿大·蒙特婁）

每次配料時，老闆都會大聲叫他去聞一聞。他一聞，就知道什麼配比不對。有一段時間，老闆很提防他，害怕他自己獨立開一家店，搶他的生意，於是告訴他，其實他的鼻子也沒有那麼靈敏，他家的燒鵝有另一種不為人知的秘方，就像可口可樂一樣，是祖先們鎖在自己櫃子裡的。老闆這樣說的時候，好像不經意，許仙就笑一笑。許仙的笑容有些痴傻。老闆就看出許仙沒有要獨立起家的意思。許仙的頭腦一根筋，打工就打工，剝燒鵝就剝燒鵝，開店就開店，剝燒鵝就不開店。開店是老闆的事情。他把人角色分得很分明。

老闆給他加了工錢，許仙也不感謝。反正是剝燒鵝，他想。你不給我錢，我也可以去別家店剝。只是許仙懶得挪動。他的住處離燒鵝店不遠。他喜歡這種步行的距離。他不喜歡坐地鐵和巴士。他不喜歡車裡西人身上散發的洋蔥味兒，尤其是冬天。他覺得洋蔥味兒與燒鵝味兒犯沖，聞

和的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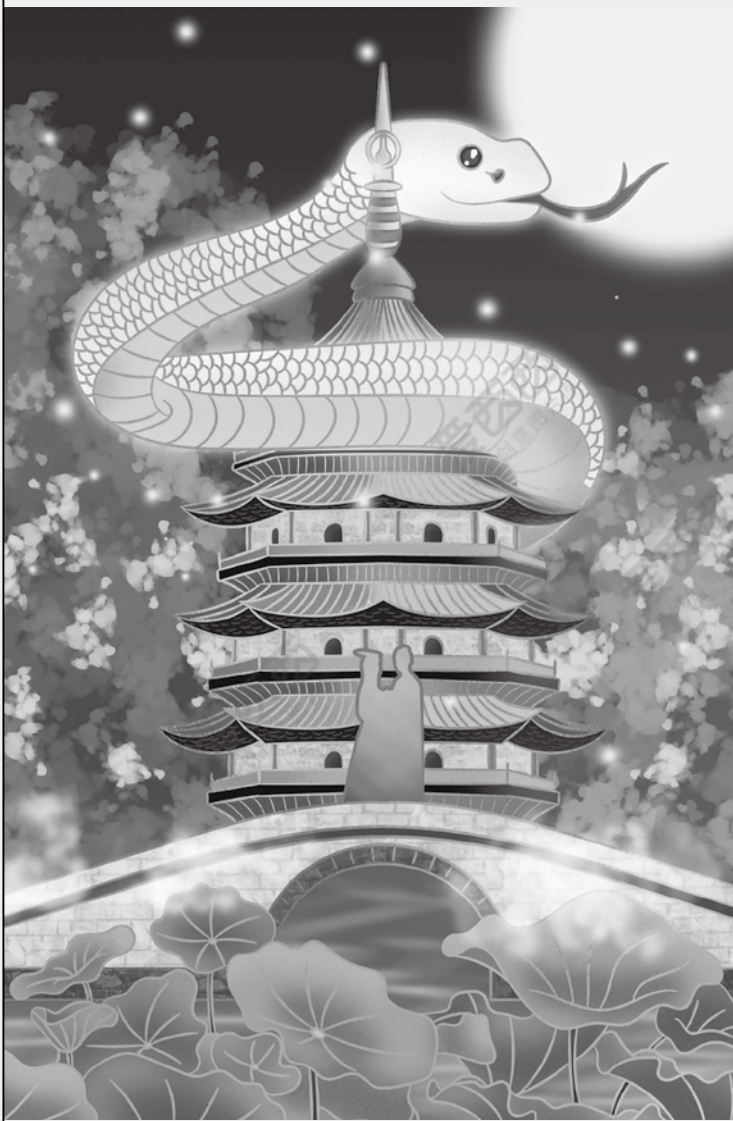
「電影」他說。

「拿來給我看。」老爹說。

老爹說他鼻子很好，耳朵很好，只是腦子不好。

「如果這個鼻子和這個耳朵長在好使的腦袋上，早就發財了。」老爹搖搖頭不屑地說。可惜這個鼻子和耳朵，長在了尿壺上。

也許在這個世界上，只要老爹知道他



的鼻子爲什麼這麼好。老爹說：「你以爲你自己就能長一個好鼻子？憑你的本事？當然不是。那是因爲遺傳。」老爹說他的父親，也就是許仙的爺爺，是早年來加拿大修鐵路的華工，後來在溫哥華開了一間燒臘店。

「生意好得很呢。」老爹說，一邊啣啞嘴。後來破產了。

「怎麼破產了？」他問。

「因爲燒臘風波嘛。」老爹白了他一眼，有些厭煩地說。

老爹很少跟他說話，更多的時候，老爹自言自語，尤其是喝醉之後，他會目視前方，眼望虛空，說上三五小時，直到嘟囔著睡去。

對於家史，許仙大都是在老爹酒後睡前的自言自語中了解的。

「老爹說這些的時候，好像在演獨角戲。」里昂的老婆說。她叫碧昂西，她喜歡站在門外聽老爹講古。許仙開門時不知撞過她多少次，看到她臉上掛著笑，奇怪的笑，喜氣洋洋的。

「你能聽懂嗎？」他好奇的問。

「聽著好玩就好了。」碧昂西說。聽歌劇，能聽懂嗎？很多人還不是去聽。

後來許仙意識到琴師不是法海。神算子才是。因爲神算子說讓他不要剃鵝頭，可是不剃鵝頭他吃什麼。許仙搖搖頭。

「你可以幹別的，去打其他工。」神算子說。「比如扛大包。」

許仙搖搖頭。許仙只會剃鵝頭。許仙說「要麼我跟你學算命？」

神算子說：「別開玩笑。你英語好嗎？法語靈光嗎？」

許仙又搖搖頭。

「那不就行了。」神算子歪歪頭說。「我學過中醫。」許仙說。「我好像還學過《易經》。你知道，中醫是東方哲學。」

「那也沒有用。」神算子說。「易經、奇門遁甲、莊周解夢、哲學、佛學、八字、稱骨術，這些是講給中國人的。我在這裡算命，多是給西人算。你只需要看看掌紋面相，說幾句就行。關鍵是你會說法語和英語。」

「那你不是糊弄他們嗎？」

「那你糊弄一個試試。」神算子有些不高興。

許仙就沒話說。

「你要搞清楚自己是什麼人。在哪個時

一個流浪漢走過來，端著空咖啡杯，胳膊下夾著一個本子。他還不辭，大概行乞的時間不長，臉上有些恍惚不定的表情，眼神迷離。

許仙給咖啡杯裡投了一塊錢鋼鏰。

「謝謝！」流浪漢說。

「我想寫本小說。你有什麼好故事告訴我嗎？」

「沒有」許仙說。「我還不知道我是誰呢。」

「我也是。」流浪漢說。「如果你想起來了，請告訴我。」

許仙坐了一會兒，感到冷。這兩個大樓之間有風穿過時，冷颼颼的，碧昂西管它叫地獄之風。許仙年輕時喝了酒，能穿襯衫在冬天的街上跑，現在不行了。

也許這就是他要退休的原因。年輕時他不知道人爲什麼要退休，現在他懂。他幹不動了。

退休也許是一件好事，他想，可以不去剃鵝頭，可以積陰德。自從神算子給他算命之後，他就有些害怕。這幾年，每年剃鵝頭他都會唸一聲「阿彌陀佛」，神算子說這樣他就能得神赦免。

「並不是想剃鵝頭，是沒辦法。我也

空裡。」神算子說。「六道輪迴不一定在六個空間，有可能只在一個空間，不同之處是內心。」

「我是什麼人？我在哪個空間？」許仙問。

「你是許仙。你前世有孽緣。你要去找白素貞。」

「白素貞是誰？」許仙不明白。

「就是白蛇」。哎，真不知道你爹想的什麼，給你起了這個名字。

### 【三】

許仙認準的白素貞，是電影局櫥窗裡的那個女人。捲頭髮，穿一件白襯衫，白得像雲一樣。那天許仙在剃鵝頭，來買燒鵝的人講一口東北話。

「我要鴨子，這一隻。」他說。「要燒得顏色深的。」

許仙不明白他爲什麼管燒鵝叫鴨子。

不過他也不會問。這幾年唐人街不像以前了。以前人們都說粵語，現在的客人都說普通話。許仙現在會說幾句普通話，他對語言不敏感。他學不好語言。這些話是他聽了上百遍才記住的。

要吃飯嘛。」他說。

「去三寶山，做一個法事。」神算子說。「求阿彌陀佛赦免你的罪。」

神算子在聖勞倫街和聖厄本街交界的地方擺攤。那裡離李記燒臘不遠，是唐人街最繁華的地方。許仙休息時，過一條馬路就到了神算子的地界。他把一張紙鋪在地上，上面畫著一個方頭大臉的人，臉上點著些黑斑點，好像中醫點穴。神算子旁邊坐著一個賣藝人，他拉手風琴。開始時許仙對他很感興趣，那時他還沒有去電影局對面的長椅上休息，而是去看拉手風琴。琴師的十個手指頭很靈巧，他坐在椅子上，一隻腳著地，一隻腳踩著凳子的橫梁，他趴在手風琴上，看不到脖子，只有一個小小的頭，就好像是一個螃蟹在用十個爪子做工。他穿白襯衫，小平頭，臉上帶著笑。那手風琴很大，上面全是扣子。他按下一個，另一個就彈起來。有時他同時按好幾個扣子，手風琴就發出轟的一聲，把許仙嚇一跳。琴師的頭靠在電影廣告上，那上面還有一個人頭，在許仙看來，琴師好像有兩個頭。

開始許仙以爲琴師是法海。既然他叫許仙，他相信法海也會在這個空間輪迴。

「語言」他裂開嘴唇，期期艾艾地說。「一種就可以啦。爲什麼非要那麼多種。」

「這個你不懂。這是因爲上帝要把人類分開。」小徒弟站在旁邊說。他的眼神斜視著許仙，好像看不起一樣。小徒弟是新移民，半工半讀，在麥吉爾大學讀書，讀心理學。

「巴別塔你聽說過嗎？」

「什麼塔？」許仙問。

「巴別塔！」很久以前，人類原本是說一種語言的，而且還是雌雄一體，就是男人和女人是一個身體。有一天他們想挑戰上帝，就建了一個塔，叫巴別塔，想登上這個塔到天上去。上帝看見了，動了雷霆之怒，毀了這個塔，並且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他把這一個身體分開，一半男人，一半女人，隨意扔到海裡，讓他們用一生互相找。

「他們能找到嗎？」許仙問。

「誰知道。也許有人能找到，也許有人找不到。」

許仙看過《白蛇傳》。他想白素貞被上帝扔到不知什麼地方了，也不知此生能不能找到她。

他看了小徒弟一眼，眼神中滿是祈求。

「你說，我能找到另一個我嗎？」

「那要問你自己。」小徒弟說。手裡拎著五斤重的鑄鐵刀。刀越沉，斬鴨子才越鋒利。這把刀是老闆家祖傳的，許仙拎了三十年。

這時候他看到了白素貞，就是那個伊莎貝拉。她站在街邊，燒鵝店的門窗是落地的，方便客人走動，許仙很容易就看到街上的人。伊莎貝拉那天穿一件白衣裙，她站在街邊，和一個黑人說話。她一邊說一邊笑，身材婀娜，像蛇一樣扭動。她看起來比照片還漂亮。她皮膚雪白。但鼻子沒有西人那麼高挺，眼睛也不很凹陷。她平平的臉龐，讓許仙有一種感覺，覺得她像一個亞洲人。

或者她就是一個亞洲人。許仙想。這樣想時他差點拿了一隻走地雞。

「是烤鴨，不是雞。」北方客人說。你的腦子還在嗎？」

這些年他每年都會看到白素貞幾次。有時她停在路邊與人說話，有時路過。她走路帶風。許仙知道她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伊莎貝拉喜歡李記燒臘店對面的泰國

麵包。很多西人喜歡那種麵包，長短是法棍的一半，麵包夾著火腿和蔬果，還有一種奇特的香料。許仙一嚐就知道那香料的配比，裡面有薄荷葉和香草、咖哩、搗成稀碎的醬汁，淋在麵包裡。也許還有一點罌粟，一點點，不是常有。有時有。這讓那麵包有很奇特的味道。

許仙從電影局回到李記燒臘時，帶回來一條蛇，不是真蛇，是一條紙蛇。他在長椅子下面撿到的。他不知道是誰丟在那裡。那可真是一條美麗的蛇，青色，上面有紅綠條紋，是V型，條紋很精巧，紙蛇只有一尺多長，還有幾個關節可以活動。許仙不知道是誰放在那裡。他撿起來玩弄了一會兒。這時流浪漢又走了回來。

「好玩具。」他說。

「是你的嗎？」許仙問。

「誰撿到就是誰的。」流浪漢說。

許仙將小花蛇帶回李記，放在雙肩包裡。下午他教小徒弟剝燒鵝，就像當年師父教他一樣。燒鵝剝成兩半時，他將鵝肚子裡的湯汁倒在下面的水桶裡。木墩上的小坑裡湯汁就少些。但都剝完後，他還是用力滑一下，將湯汁滑進小桶。以前他只做這兩個動作中的一個，但現在他做兩

會兒。他突然覺得，小青蛇那兩隻綠豆眼很亮。

#### 【四】

還有幾天就退休了。從李記燒臘店走出來，許仙還是很捨不得。雖然說這三十年也有不開心的時候，但總的講，老闆還是拿他當家人看。店裡也沒有什麼人。但老闆去年去天上了，他生了癌症。癌症從腿上生出來，後來到了肺和肝，然後到了大腦。本來老闆生得滿面紅光，油頭油腦，就是腿腳不太好。沒有人覺得腿腳不好是個病，也不耽誤說笑，也不耽誤吃飯。但有一天就什麼都耽誤了。老闆閉眼睛時，許仙不在。老闆娘說老闆還唸叨過他。葬禮時許仙去了，偌大的告別廳，沒有什麼人。豆腐西施來了。本來玫瑰花一樣的臉，如今皮也耷拉了，頭髮稀疏，用一塊三角巾蓋著。老闆娘貼著耳朵告訴他：「豆腐西施也生了癌症，在化療。」

「頭髮都掉沒了，好可憐。」老闆娘說。

老闆死了，她倒可憐別人。

許仙對豆腐西施有過好感。那時他每

次。他刻意將剝燒鵝這件事複雜化。

如果每隻燒鵝動作多一下，他每天就多了幾十個動作。其實沒有必要。當年師父教他時，他就心裡盤算過。到他獨立工作時，就省略了一個步驟。這些年他偷懶很多，老闆不知道，客人也沒提意見。如今他當了師傅，他還是要循規蹈矩。反正也幹不了幾天了。

小徒弟看了他一眼。一眼就看穿他。他們誰也沒說話。

昨晚他把小紙蛇帶回家，放在桌上。他吃了飯，看了一遍越劇，在網上，那個CD早就被老爹看爛了。老爹說越劇是他家鄉劇。老爹年輕時是大戶人家的公子，母親是小姐，據說是一見鍾情。後來到了香港。雖然落了難，架子不倒，母親下廚，親手做羹湯。如果不是他出生，母親也許還活著。

「先是兩條腿出來，這個孽障。」他聽到老爹說。鄭莊公再世。所以他母親才走了。

他睡得很晚，沒關窗子。這樓裡有各色人等。隔壁鄰居是個大鬍子法國人，一直在唐人街謀生，喜歡吃蛋撻和龍蝦，會說廣東話，唐人街的人都叫他老廣。他養

星期都去豆腐廠買豆腐，就是壓成豆塊之後的邊角料，長短不一，形狀各異，價格便宜，不過滋味都是一樣的，豆子香。他見過西施穿一身雨衣，踏著長雨靴，頭上帶著浴帽，從豆腐車間走出來，臉是月光一樣的雪白。

豆腐西施有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細長條，卻精靈。許仙每次都帶一個盒子去，將豆腐裝在裡面帶回來。一週去兩次。他每次都想看見豆腐西施，但能看見她時很少。有一次他在外面等時，看見旁邊的小房間裡有些書，有一本《中國民間故事大全》，他隨手翻，翻到《白蛇傳》，心中若有所思。他就把書放在雙肩背包裡。豆腐盒子送出來時，他就走了。回到家，把書放在枕邊。之後他再也沒有去過豆腐廠了。

老闆娘說：「豆腐西施將工廠賣了，如今住在唐人街那邊的老人公寓裡養病。」

許仙在前排兩個人的腦袋中間，望見躺在棺中的老闆，又望望站在對面的豆腐西施。一朵花凋零了。

他想起來豆腐西施比他大二十歲。如今也是快八十的人了。

「真的有女人來過嗎？」許仙問自己。大概只是夢而已。房裡和平時一樣，只有一條小青蛇是新來的。

許仙起身，將小青蛇放在手裡玩了一

第二天是端午節。許仙來到唐人街，滿街飄著粽子香。許仙喜歡吃肉粽子。竹葉裹著臘肉和香米，散發出獨特的香味。

許仙走在街上，猶豫了一下，看對面的金豐早茶已經開了門。門外的涼台上坐著些吃早點的人，有附近老人院的老人，也有獨身的年輕人。有一個年輕家庭，五個人，小孩子只有三四歲大，腦袋後留著一條小辮子，額頭蓋著一層厚劉海，孩子面前放著一個白色塑料盒，埋著頭，大口吃著蝦餃。許仙初時認為是五兄妹，聽那個半大女孩叫「媽咪」，才意識到年長的是一對夫妻。夫婦倆都是圓圓的臉，看著還像大孩子。許仙站在那裡望了一會兒。自從有了年紀，許仙看誰都年輕。許仙看他們的眼神直勾勾的，引得那女人用胳膊肘捅了年輕男人一下，那男人就抬起頭來看許仙，眼神中有戒備，冷冷的光。許仙就訕訕地抬起腳，慢騰騰挪步。許仙一生沒結過婚，並不喜歡小孩子。對他來說，小孩子是又奇怪又神秘的動物。

又剝了一天鵝頭。如今他倒是清閒很多。示範完了，就抄著手看小徒弟幹活。老闆娘說小徒弟如今剝得有點樣子了，讓他到後廚去洗鴨子，再將調料調好，將鵝

醃上，準備下一爐。許仙雖然有些不情願，倒也不說什麼。他是剝鵝師傅，洗鵝醃製是別人的事，分工不同。再說他也不情願做，嫌水大。許仙不喜歡水。他從來不去游泳。就是洗澡，也是蓮蓬頭下沖沖。洗澡的感覺像要溺斃，許仙想，讓他想起洪水。他也不喜歡雨，尤其是暴雨的時候，他都關門閉戶，躺在床上發抖。他爹說他有前世記憶，孟婆湯沒喝夠。

「要不然怎麼解釋呢？」他爹說。「這個孽障。」

他爹老的時候，什麼也不幹，就喜歡坐在唐人街外面的長椅上一天天發呆。冬天沒地方去，就去聯邦大樓地下一層的過道裡，有幾個老人也在那裡，佝僂著身子坐著，手裡拄著拐杖，頭上帶著黑線帽，滿臉的老年人班。許仙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能幹什麼。一直到有一次，他爹昏倒在地下通道裡，有人叫他趕快去。他

一去，才知道自己那點事老頭們都知道。首先呢，一個眼睛散光的老頭說。「你要給他洗澡。你不能自己不洗澡就不給他洗。他有尿騷味。」

許仙吸吸鼻子。他聞到那老頭身上的尿騷味。

他坐在桌邊，一邊吃，一邊數，看有沒有八樣神仙。數了一遍，沒記住，再數一遍。又口渴，去拿白水，回頭卻看見一桌的宴席，有雞蛋有燒鵝、小青菜、還有一壺酒。許仙伸長一雙筷子，吃了個腦滿腸肥。酒也喝了，辛辣香甜，似曾相識，好像以前喝過。許仙不知不覺就醉了，抬眼見對面的小紙蛇，眼睛明亮，宛若活物，就說「你若是女人，就變了身，和我一起吃吧。這裡沒有人，也沒有什麼害羞的。」

小紙蛇就動一動，眼睛也眨一眨。許仙有些痴，痴痴的看了一會兒，將酒杯端過來，給小紙蛇放在嘴邊。小紙蛇就閉上眼睛。許仙又將酒杯舉起來，小紙蛇就張開口，居然喝了，一喝就喝了小半杯。許仙忍不住想笑，又將粽子遞過去，給小紙蛇吃。兩個正吃著，聽見門響，原來是碧昂西。

「你帶了好吃的回來。」碧昂西抽抽鼻子。

「沒有。」許仙說。平素他都給碧昂西一些食物，她喜歡那些吃的，她說上輩子她是中國人。

但今天許仙有些惱。他只想與小紙蛇

許仙的爹臨死之前，在床上躺了小半年，天天叫著罵。他說他是鄭莊王，只有在地下才能見到母親。

「黃泉見了。」爹躺在床上大聲說。要不然就說他被法海下了蠱，這一輩子沒找到白素貞，一男半女也沒生下，許家就這樣斷子絕孫了。

「也好也好。」爹躺在床上說，「生下來個許仕林，也是造孽。」

爹叫的時候喘不上來氣。臉憋得通紅，脖子只剩下三根筋了。

「姓許的到處都有，起什麼名不好，你為什麼給我起名叫許仙。」許仙問老爹。

「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老爹渾濁著眼睛說。「是老天爺讓你叫許仙，關我屁事。」

「那你說說燒臘風波。」許仙說。

「有什麼好說。」老爹說。「你爺爺開燒臘店，在溫哥華，顧客盈門。」

「這個你說過了。」

「有一天來了一個洋人監督，他穿著白洋裝戴著禮帽，手指像白蠟做的。他戴上手套，摸一下剝鴨頭的案板，皺皺眉頭，然後又摸摸稱燒臘的秤，又皺皺

呆著。

「你撒謊。」碧昂西說，她跳著走進來，拿走了一個鹹粽子。她跳得如此輕盈，一點不像兩百磅。

許仙關上房門，回頭對小紙蛇說「別管她，我們繼續喝酒。」他坐下，卻沒有看見女人。他眨一眨眼，一桌飯菜都不見了，只有手中的粽葉瑟瑟地抖。許仙有些心慌，大聲咳嗽兩聲。

天氣預報說晚上有暴風雨。許仙早早睡下了，關門閉戶。房間裡有些悶熱。許仙依然將被子裹在身上，夜裡覺得口渴，起身去如廁，等回來，見床上躺著一個赤裸裸的女人，身上紋著些紅綠花紋，一雙黑眼睛溜溜轉。

許仙說：「你別嚇我，你是白素貞呢，還是隔壁的女人？」

女人不說話，只摟緊他，摟得緊緊的，兩條胳膊像兩條橡皮筋，又柔軟又有彈性，勒得他喘不過氣，他掙扎，卻越來越緊，好像要勒死他。許仙掙扎著坐起身，急忙打開燈，床上只有白床單，扭得七七八八，並沒有什麼女人。

早晨起來，許仙眼眶都是烏青的。去上班時薦頭昏腦。正巧遇到神算子，神算

「後來我們就開洗衣店。」老爹說，我去收衣服，冬天雪大，那些白孩子用雪團打我，打我。

老爹的眼睛閉上了，他的聲音越來越小，他睡著了，嘴還在嘟囔著。

## 【五】

許仙回到家，帶了兩個鹹肉粽。是老闆娘給他的。老闆娘每年只做一次，裡面有燒臘、蛋黃、花生和鹹菜。還有什麼，許仙不知道，老闆娘說她的鹹肉粽有八種材料，叫做「八仙過海」。許仙從沒有好奇過，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突然好奇起來，

子嚇了一跳，他說「你得了病？還是中了邪？」

許仙說「不知道，總是做夢，夢見有女人纏著我，像一條蛇。」

神算子說「你這是心中有慾望。」

許仙說「什麼叫慾望？」

神算子說「你沒找到白素貞，這一世願望還沒有還上。」

許仙說「我才不信。你也信我上輩子是許仙？」神算子咯咯一笑，說「我哪裡知道，我只知道這一世你叫許仙。」

「那你這一世可有女人？」神算子說。

許仙想起豆腐西施和依莎貝拉，都是腦子裡的幻象，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她們也不知道他愛過她們。

許仙搖搖頭。

「那事兒你幹過沒有？」神算子又悄聲問。

許仙搖搖頭。「也沒有。」

神算子睜大眼睛說：「你還是個處男，那可不是有慾望。」許仙說「那倒也沒有。」神算子就笑說：「那你夜裡被蛇纏住，是怎麼回事？」許仙瞪大眼睛說怎麼回事？神算子說「就是慾望。」周公解

夢有云「蛇就是慾望。」許仙說也不止是蛇，「還有皮帶。」神算子說：「皮帶動也不動？」許仙說：「動。」

「那就是一樣的。」神算子說。皮帶也是蛇，蛇也是皮帶。

兩個人站著說話，說著說著就餓了。

神算子說：「吃飯沒，我帶你去吃早茶。」

兩個人進了早茶店，見一個女人正忙著將蝦餃燒賣從籠裡撿出來，放在玻璃櫃子裡。一張蒼白的臉，低著頭，烏雲一樣的頭髮，站在櫃台後面，睡眼惺忪。兩個人叫了兩碗炒麵，相對著坐下吃。許仙看見窗外，一家五口又來了，這次男孩坐在父母中間，年輕父親正剝蝦，剝好了就往男孩嘴裡塞。神算子見他痴痴看著，便問他可想成家。許仙點點頭，又搖搖頭。神算子就示意他看櫃台裡的黑髮女人說：「叫小青，網名叫『一頭青絲』，偷渡來的，還沒身份。可好？」

許仙不說話。

神算子說：「有慾望就要順從慾望。你娶個女人，成個家，慾望就沒了。慾望是火，要用水來澆滅。女人是水。」

許仙懵懂的望著他。神算子說：「你

想被蛇勒死嗎？」

許仙不想被蛇勒死。他伸手摸摸脖頸，還疼著，有一圈若隱若現的粉紅色。

神算子說：「看不見」，但許仙看得

見。許仙不該給小白蛇喝雄黃酒，惹得她發怒。神算子說：「只有忘記前世，才能有今世，不然你一直都是許仙。」許仙就抬頭，望一眼一頭青絲，見她睜著眼，盈盈的笑，許仙就點點頭。

神算子給許仙占了一卦，說：「結婚前要先把紙蛇請走，因為它有妖氣。」神算子去請紙蛇那天，場面很莊嚴。他進了房門，就撒五彩豆子，撒得滿地都是，溜溜的滾。撒完了，到小紙蛇那裡鞠躬，口中唸唸有詞。搖頭晃腦地唸完了，用一塊黃布將小紙蛇裹起來，放在帶來的紙盒中。臨走又撒了一地豆子，才算大功告成。

一頭青絲進許仙家的時候，許仙已經將家中漆得嶄新，一色白，雪洞一樣。添了些宜家的家具。老闆娘讓他將剝鴨子時的衣服都收起來，專門送了一個塑料桶來，放在平台上。許仙回到家，換了衣服，收在桶裡，蓋上蓋子，竟沒有燒臘店的氣味兒。這讓許仙有些不習慣，好像這

家不是他家了一樣。

許仙問老闆娘，說「將八仙過海數了好幾遍，哪裡有八仙。」老闆娘咯咯笑，說「你說來我看」。許仙就說，「說來說去只有七樣」，老闆娘說「那一樣最重要，是米。」

## 【六】

晚上兩個人躺在床上，一頭青絲緊挨著許仙，小小的，柔弱無骨，讓許仙生出些許憐愛。黑夜漫長，兩個人慢慢說著話兒。許仙問她是怎麼偷渡來的，一頭青絲說她不是偷渡，是正兒八經移民，坐飛機來的。一頭青絲問「那你怎麼移來的呢？」許仙說「不知道，我爺爺是交過人頭稅的。」

一頭青絲說「那你家是老華僑了，怎麼什麼家底也沒有？」許仙說「有的」，一頭青絲問是什麼，許仙就說「我是許仙」。

一頭青絲說她是技術移民，許仙問是什麼技術，她說她會剪紙。許仙說「剪紙也可以移民？」一頭青絲有些得意，說那當然，是藝術科，她剪紙尤其好，在北京

面試時，那個白人面試官都嘆為觀止，活靈活現的，那天她剪一條紙蛇。許仙嚇了一跳，身上肌肉立刻僵直，一動也不敢動。一頭青絲環顧四週，說「你這房裡什麼都好，只是不喜慶。改天我剪些紅紙，貼在床上和牆上，這才像個家的樣子。」許仙問她為什麼喜歡剪紙蛇，一頭青絲說因為她屬蛇。

早晨一頭青絲去上班。許仙說「你剪纸不能活人？」一頭青絲說沒人買。許仙說改天我們去老港賣，賣給西人，說不定行。一頭青絲就說「好」，但是今天還是要去賣燒賣。許仙將一頭青絲送去上班，自己無事可做，在李記燒臘窗外看了一會，見小徒弟在剝鴨頭，手起刀落，乾淨利落，就放下心，信步從牌樓走出來。

許仙走到電影局對面去，裡面一群人很熱鬧，一個亞裔男子正在和伊莎貝拉說話。他在報紙上看到過那個男人，是一個作家，要拍一個移民電影。許仙想什麼電影最好？當然是《白蛇傳》最好，只是他

不知道如今他身邊躺著的是白蛇還是青蛇？若是白蛇，就了了今生的夙願，下輩子可以做別人了。按著他的想像，可以做個詩人，他喜歡李商隱，但不想做牛郎。但是如果是青蛇，豈不是找錯了人，下輩子還要接著還願。這讓許仙有些苦惱。他正想著，看見了流浪漢，這會兒他頭髮也長了，身上也骯髒，好像已經很資深。不過他現在不再到處走著要錢，而是坐在地上，咖啡杯放在他旁邊，他手裡拿著本子，一直在寫什麼。許仙走過去，說你還認得我嗎？流浪漢說認得，小紙蛇在你家還好吧。許仙說我正要跟你說這件事。你不是要寫小說嗎？寫個我的前世怎麼樣？你寫好了，我們就去找那個女人，他指著窗子裡的伊莎貝拉說，我們就去找她，拍個電影。

「那你的故事要說什麼呢？」流浪漢問。

「要說慾望。」許仙說。「我還有沒還完的前緣。」神算子說的。

## 關於作者

陸蔚青，現居加拿大蒙特婁。作品廣泛發表於大陸文學期刊如《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亦多在《世界日報》小說世界及副刊發表。曾獲「第二屆全球華文散文大賽二等獎」，「第五屆都市小說雙年展優秀獎」，首屆加華文學小說第二名，漢新文學獎小說佳作獎等。出版有小說集《漂泊中的溫柔》，散文集《曾經有過的好時光》，長篇童話小說《帕皮昂的道路》等。作品入選多種文學選本。

## 換盆

## 學

校的已婚宿舍樓屋規劃成兩房一廳，租給已有小孩的國際研究生和家人。一樓是打通成開放空間的客廳、餐廳與廚房，前後門相對打開，美國中西部的風就像淘氣的孩子一溜煙地竄進竄出，擋都擋不住。前門面對著大片草坪，體格粗壯的校工開著大型除草機將它修剪得像青綠色毛毯，舒適得讓人想在上面打滾；後門與另一棟宿舍的後門相對，中間隔著小片綠地，多半拿來曬衣服或放置三輪車、小推車。學齡前的幼童也像頑皮的風一樣穿梭在前院和後院尖叫嬉鬧，直到幾個台灣來的留學生太太受不了他們的充沛活力，決定自組托兒班，一個禮拜碰面兩次，輪流當主持人準備繪畫勞作課、團體遊戲、故事時間，在家中一起互相幫忙照顧孩子，讓彼此有機會暫時去放空或是出門辦雜務。

某項傳言一如樹梢的小鳥吱吱喳喳聲響，飄進了大家的耳裡，這日聚在秀蘭家上課的太太們，心裡七上八下，想到眼前的孩子和自己可能吸入了無數的病菌，感覺體內細胞已經開始呻吟起來，喉嚨似乎有點發癢想咳，秀蘭端出的檸檬紅茶也無心品嚐，任憑玻璃杯外的冰涼水珠滴滴垂落，弄濕了杯墊。

「肺結核是會傳染的，她怎麼可以不告訴我們？」惠惠咬牙低聲說，盯著散落在孩子面前的那一堆紅、白、藍色 Lego 零件，一雙雙的小手忙著組裝自己喜歡的造型。角落坐的是玉華的女兒，抱著自己帶來的布娃娃，跟它說著大人聽不懂的話。

秀蘭趕緊接腔：「她老公應該有服藥控制，我想，不至於會傳染給我們吧？」腦中浮現玉華夫婦手牽手在宿舍區散步時他臉上那溫煦的笑容，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有健康問題呀。

托兒班在玉華家上過好幾回，孩子在她家朗誦李白的《靜夜思》、孟郊的《遊子吟》，擠在她跟前聽她講述虎姑婆、七仙女的故事，玉華的先生從實驗室回來時，瘦高的身子彎下腰來摸摸孩子們的頭，跟活潑的小男生擊掌，厚重黑框眼鏡後方掩不住疲憊的眼神。原以為是研究所課業太傷神所致，沒料到背後還有不欲人知的緣由。

秀蘭自認和玉華走得近，怎麼連她也被蒙在鼓裡？喉嚨一陣乾涸，伸手去拿紅茶，杯壁滑手、差點掉落，啊！驚呼一聲，沒事、沒事，她連忙道歉。涼飲喝下肚，原來的一絲氣惱冷卻了下來。

「重點不是有沒有治療，是玉……」惠惠猛然打住，瞄了玉華的女兒一眼，然後繼續：「是她不應該隱瞞此事，這攸關我們大家的健康耶！」那語氣急躁得像是有人在後追趕。

那該怎麼辦？告訴她課程不繼續了？有人低聲發問。

還是我們先旁敲側擊，聽聽玉華怎麼說？秀蘭提出了建議。兒子突然轉頭拿給她看他剛拼裝好的紅色 Lego 小車，她伸出大拇指比了個讚。

「哼，她竟還敢打電話來質問我……」惠惠眼底閃著劍光，答非所問後緊急煞車似地停下。大夥兒不明就裡，一臉疑惑望著她。惠惠薄薄的雙唇，拉上拉鍊不再打開，她的女兒猛然伸出手去搶那台紅色小車，抓著奪來的戰利品，耶！回頭向媽媽炫耀。

秀蘭的兒子哇聲大哭，戶外蒼鬱茂密的大樹上，一隻北美紅雀啾啾鳴叫，倏地從窗邊咻一聲飛過。

數枚兩毛五銅板塞進投幣孔，洗衣槽開始注水，秀蘭灑入兩匙 Tides 洗衣粉先讓機器打出泡泡，骯髒衣物一件件鬆開丟進去，接著啟動按鈕，重型洗衣機強力的馬達轟隆隆作響。衣服在漩渦裡上上下下轉動，心情也跟著波湧起伏。有形之物有得清洗，無形的東西又該如何潔淨？深深吸了口氣，轉頭望出宿舍附設洗衣房的大片窗戶，沉沉的烏雲厚重棉被似地鋪蓋天空，雪花像是不小心掉出來的棉絮輕輕飄飄地落了下來，連顏色也是灰撲撲的。

大門「刷」一聲推開，惠惠提著空籃子進來，準備收拾烘乾的衣物，她拍了拍落在羽絨衣上的雪片，迎面見到一雙浮腫發紅的眼睛。妳怎麼了？還好嗎？

秀蘭起先低頭咬唇，再抬頭時臉上有不同的神情。

「看他在我們面前好好先生的模樣，怎會做出這種事？真是混蛋！」惠惠聽完，語氣激動，鼻孔裡快要噴出火。數個月前女兒騎著小二輪車，無頭蒼蠅般地在社區路上搖搖晃晃，她在後頭還來不及追上，車子龍頭就「咚」一聲卡進路邊小水溝。秀蘭的先生路過見狀，趕緊跑來幫忙拉起，調整好稍微歪斜的車頭，蹲下來安撫孩子受驚的情緒。也曾經從窗戶望出房舍後方的停車場，見這位高壯的男子幫老婆開後座的車門，等她把孩子放進安全座椅，再打開副駕駛座位的門讓秀蘭進去，最後才斜身塞入駕駛座。等自家老公回來，惠惠叨叨絮絮嫌他沒有別人的老公體貼，念他只會讀書都不幫忙。在朋友聚會的場合誇讚秀蘭丈夫的優良事蹟，繼續數落家裡的書呆子，秀蘭幾乎都要替惠惠的先生感到抱歉了。



此刻卻聽到惠惠重話批評她老公，秀蘭急忙替他辯解，說應該是工作壓力太大沒出口，只好對最親近的人發洩。這事其實她有責任，熱心開車載著隔壁新搬來的大陸母子去城郊最大的購物中心逛逛，回程時公路塞車，隆冬不到五點天色已昏暗，到家時赫然以為門口倚著一隻面目猙獰的大棕熊。老公雙手插進深褐色雪衣口袋裡，肩膀往前縮，兩眼射出冷光，臉上的寒氣比融雪時的低溫更刺骨，一進家門就把她手腕扭得像在扭毛巾，低啞的嗓音水銀般沉沉灌進耳裡：

「以後不准讓我站在冷風裡挨餓受凍！」不用問也知道他又忘記帶鑰匙了。他畢業後繼續做博士後研究，幫忙指導教授承接業界的案子，經常忙到丟三落四，回到家時不是當沙發馬鈴薯攤成大字形看電視上的球賽轉播，就是開冰箱找零嘴喝飲料，繼續在電腦桌上打字，越是疲累越是朝食物裡頭尋求慰藉，老婆的好手藝熱飯菜成了他最大的救贖。

秀蘭打量已經消腫的纖細手腕，苦笑說身子必須鍛鍊一下，免得下回真被他扭斷。惠惠捏了捏她的手臂，拉起一層皮，罵她傻瓜，還有下一次呀？要懂得愛護照顧自己，別總是忍氣吞聲，多吃點營養的東西養壯一點，啊？！

原本就是不易胖的體質老是被友人提醒要多吃一點，來到美國幾年攝取了高脂、高糖的食物也才長出兩磅肉，秀蘭望著惠惠皺眉疼惜的表情，鼻頭差點又酸了，哪還敢提數周前發生的事？只是買錯了老公指定的啤酒牌子來佐餐，就被他踹一下小腿肚，隔日肌肉痠痛，她拿藥膏來回推拿，背上掠過涼涼的眼神，傳來兩句：走路撞到啊？自己當心點。

她手上那一小罐萬金油恨不得要脫手而出丟過去。

過兩天惠惠送來一罐W牌的高蛋白飲品，說是她剛加入的直銷公司產品，可補充蛋白質來幫助增長肌肉，大人小孩都適合。試喝看看，喜歡的話，下一罐再跟你收錢喔，她俏皮地眨眨眼。

明明不是很大的這一罐，擺在心頭的份量沉甸甸。水果口味香甜可口，兒子午覺起來經常嚷著要一杯當點心，她順便在自己的馬克杯裡加上兩小匙，注入半杯溫水，慢慢攪動，小口小口品嚐，想像那標榜的諸多營養成份為體內細胞增添了能量與元氣，大力水手吞下菠菜大概也就是這般的期待吧。但看那標價比市面上類似的沖泡飲料高出將近一倍，光是費用問題就讓她猶豫。

要喝上多少罐才會見到一點成效？老公那嗤之以鼻的模樣已經在她眼前浮現。她念的是吊車尾的私立大學，功課保持班上前三名，可是在台灣頂大出身的老公面前，他時不時擺出的優越姿態比直吐「笨」字更是令她氣餒，原本此許的自信心是窗外常見的晨霧，旭日東升即飄散無影。

擔心他在走去實驗室的路上給雪地凍著，買了雙標榜超級保暖的羊毛襪，他看了看那價格標籤，皺著眉頭說，搶錢喔，厚棉襪穿兩雙效果相同啦。她伸手去拿貨架上電視廣告品牌的蛋糕粉、麵包或是牛奶、果汁，他會把它放回去，說買超市自有品牌的就好。哼，拉出來的還不都一樣？秀蘭暗想：上回我自己來買的，你不就覺得特別香濃美味？類似的體貼好意，經常給踐踏在腳底，她覺得自己連Walmart、Target放在花車上的廉價打折品還不如。

他那雙黑色室內拖鞋經常隨意脫，東一隻西一隻，還一正一反。她提醒過幾次，他總不耐地回應：「反正妳在家閒著沒事，幫我擺好不會嗎？」秀蘭只得嘆口氣，走過去拾起鞋子，兩手突然有了自己的想法，在半空中停下來，鬆開指頭，鞋子趴、趴掉落，她套著暗紅色拖鞋的腳，踩在黑鞋上，發洩似地摠壓兩下讓鞋面凹陷，然後才將它們撿起來擱在窗戶下方的鞋架上。

窗邊突然「碰」的一聲，一隻棕色松鼠跳到室外架在窗台下的空調機上方，黑漆漆的大眼睛好奇地往屋內張望，楞頭楞腦的，模樣極可愛，秀蘭忍不住朝牠招招手，那毛茸茸的大尾巴，在身後勾起一個斜置的S型，像個問號般抖動了一下。松鼠的臉貼在玻璃上探進來，圓滾滾的黑眼珠對上了她迷惑又有點悲哀的雙眸。

秀蘭從家政系畢業時，藉由熟悉雙方家庭的長輩介紹，認識了回國度假的留美學生。男子長她五歲，方臉大耳，看來誠懇實在，高壯的身材讓嬌小的秀蘭有安全感，深沉篤定的眼神看著她，像是在自家閣樓裡尋獲寶物般欣喜。雙方父母都樂觀其成，尤其男子的母親，欣賞掌上珠玉的眼神打量著她，秀蘭長久以來沉寂的芳心開始浮動。家中三千金，姊妹意見多、妹妹主觀強，每次有爭論，她都成為雙方爭取的對象，從小聽父母的話認真念書，對異性的好奇只能在腦中想像。剛進大學就被別系的學長相中，熱呼呼地給捧在手心一年後，親眼目睹男友和新進的學妹在社團辦公室親密相擁，她神情恍惚走出校門，還沒綠燈就踏上斑馬線，差點被急駛而來的公車撞

上。

母親心疼她的情傷，要她別再亂交男朋友，保證會替她找到好婆家。這允諾讓她把對愛情的期待，認分地鎖進保險箱，後來又有幾位異性試圖敲門，她已不再輕啓心扉。剛出校門就獲得師長推薦找到五星級飯店餐飲管理部門的工作機會，羨煞周圍一堆同學，但越洋而來看似完美的緣分，思量之下似乎是更好的選擇。

閃電結婚後和夫婿飛來美國，秀蘭擅長的廚藝隱身在宿舍小小的廚房裡。周圍一群陪著先生求學的友人們，各個看來能幹賢慧，麵食類、粽子、肉圓、家常料理無一難得倒，本考慮私下開個烹飪班授課的念頭自然打消。為家人洗手作羹湯是責任也心甘情願，只是數載春秋下來，在每日切切洗洗、炒菜燉湯、收拾清理的重覆過程中，

思緒滾動一如熱鍋上快速翻炒的食材。如果當年沒那麼早嫁為人婦，這時候的她會不會比較快樂自在？別人的婚姻滋味，和自己的有何不同？平底鍋裡滋滋作響、由紅轉白的肉排，怎麼那麼像她那已變了色的夫妻關係？那曾經全心信賴相依為命的另一半何時變得如此陌生？

剛到美國水土不服，整日昏睡，老公特地載著去一小時車程外的東方雜貨店採買中式食材，見到台灣熟悉的調味料、米粉、蔬菜、零嘴，她眼睛一亮，想起身負重要任務，精神都來了。老公任她大筆採購把推車塞滿，掏出個人支票簿簽名時痛快瀟灑，擦！聲撕下一張交給店員，像是豪爽送出別人口袋的大鈔。她身體微恙時，他自動接手洗衣服倒垃圾，讓她感動在心，慶幸自己下對了賭注。怎知迎面而來的異鄉重重生活考驗，讓幸福的保鮮期縮短到令人措手不及。

在大多修過整個學年的英語會話，來到美國，發現本地人講話速度根本是視聽教室耳機聽到的數倍快轉；很多人耐性不足，見她支支吾吾或是尷尬傻笑，馬上皺眉撇嘴或是轉頭望向老公，熱門速食店的點餐人員，甚至斜身對著她後面排隊的長長人龍大喊「Next」！學校裡教的實用句型不敷使用，單字背得再多，腦子裡還是搜索不到張口想說出的那個字。上郵局或銀行辦理業務、到賣場超市做退貨事宜，老公剛開始還耐著性子在旁翻譯，幾次之後就冷眼看著她一臉著急出糗。

幸好她大四時聽父母的建議去學了開車，出國前換成國際駕照。

「在美國不會開車，一雙腿跑不遠，等於沒自由。」

和玉華兩人帶著孩子到市郊的玫瑰公園賞花時，開著車的玉華自言自語、更像有所感慨。她一手放方向盤上，左彎右轉輕鬆熟練，另一手架在駕駛座的窗緣。五月的風，帶著清新但冷冽的氣息，呼呼從敞開的窗戶灌進車內，秀蘭的身體微微一顫。

自由有很多種，玉華說的僅僅是形體上的吧？她同樣會開車，但是她有真的自由嗎？看著玉華那似乎充滿信心和悠閒的神態，秀蘭猜想她的生活一定沒什麼煩惱。

玉華老公的博士學位唸了五年多，論文題目改過一次，看來畢業時間還遙遙無期，留學貸款不知何年何月可償還。他帶大學部的實驗課程，幫忙批改作業，另外接個大學部的數學家教，回家後告訴玉華，這傢伙的程度，給妳去教都綽綽有餘。

再怎麼搖頭嘆息，爲了增加收入，他還是一周去家教三個小時。幾個月前因爲傍晚時分感覺倦怠不已且微微發燒，在玉華強迫之下去學校附設醫院檢查。得知檢驗結果的傍晚，玉華的思緒紊亂又膨脹，幾乎要把頭撐破，大

同電鍋要壓按開關之前，忘了米和水的比例是否正確，懊惱得把溼答答的米舀出來重新丈量；幫女兒洗頭，沖過泡泡後又再把洗髮精倒在她細軟的髮絲上，女兒直嚷著：媽咪，洗過了啦！忙完一天躺在老公身旁時，輕輕撫摸他的肩膀，什麼時候骨頭突出得那麼厲害？那覆蓋著棉被的背影逐漸在眼前模糊成一片。

憂心老公的疾病與茫茫前途，還得思考該如何未雨綢繆，夜裡如何睡得好？失眠數日下來形成的黑眼圈，讓路上碰見的秀蘭嚇一跳，玉華只得胡亂編了個理由，說圖書館借來的小說太精彩了，讀到半夜還捨不得睡，很快就把話題岔開。

友人從別州打電話來，聊起美國一家老字號的W公司正在招收會員，加入後可用五折價買到清潔用品或健康食品，拉幾個下線進來，可以抽成增加收入。

玉華盤算之下覺得入會一舉兩得。健康食品未必人人接受，可是有孩子的留學生家庭，誰家少得了清潔用品？潔面、沐浴、刷牙，外加洗碗、洗衣、打掃，三、四口之家的每日用量驚人，宿舍區的太太加上她在教會的人脈，只要找到幾個願意加入，她們再各自拉進數人，她可以抽到的佣金就成等比級數成長。

於是開始分批邀請幾位留學生配偶和教友們來家裡potluck聚餐，結束後大家幫忙收拾，秀蘭捲起袖子洗碗，驚呼洗碗精的去油效果好，雙手也不覺乾澀。托兒班在自家舉辦時，孩子弄倒果汁、打翻點心，玉華笑說沒關係，我有好用又環保的法寶，輕輕一抹就清潔溜溜。

惠惠去廁所洗手，見那瓷磚縫隙一點黑斑污垢都沒有，不像一般舊房舍常見的陳年積垢，水龍頭與浴缸亮閃閃地有如新裝上去，擱置馬桶箱上頭的一大罐清潔劑，大大的W字邀功似地向她眨了眨眼。置物架上的洗髮精、沐浴乳和牙膏，W的商標或斜躺、或側身，曖昧地朝她笑了笑，惠惠的嘴角撇了撇。

隔壁小秦帶著兒子和一碟自製的醬牛肉來秀蘭家串門子，感謝她那日開車帶她母子倆認識新環境，聊起自己在大陸老家自營小生意，從工廠批此美妝保養品到自家小店賣，收入頗豐，感嘆到了異鄉領到留學生配偶身分，無法外出工作成了廢人，幸好還有帶出來的積蓄，否則她愛人的微薄獎學金哪夠用？

輕啜一口熱茶，小秦說，女人哪，還是得自個兒掙錢才實在，免得被牽著鼻子走，是吧？她看著彩色地墊上玩著恐龍玩偶的兩個同齡男孩，長長一句話還有後續似地，是問人、更是問自己。握著馬克杯的纖細指頭輕敲杯壁，塗了蔻丹的指甲發出咯、咯、咯的聲音，隨著屋內放送的高溫暖氣迴盪在客廳的空間。冬末在室內只須穿件T恤，秀蘭卻突然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一時不知如何回應，輕吐一聲只有自己聽得到的嘆息，起身去把角落茶几上的加濕機打開，水氣呼嚕嚕地冒了出來，眼前升起一片片的煙霧，熏得兩眼濕潤潤的。

隔壁這家大陸人剛搬來時，彼此碰了面都會點頭打招呼，秀蘭有次煮菜臨時欠缺爆香料，想到老公嘴挑，鼓起勇氣前去敲門試運氣借兩根青蔥。小秦豪爽，拿出一大把說盡量用，甯客氣。那晚的爆蔥味從秀蘭家飄散出去，一家炒菜鄰舍香，她想了想，遞一小盤蔥爆肉過去，此後兩人逐漸有了往來。

此刻的小秦眼神裡閃動著對過往成功事業的懷念，那晶瑩的光芒像是極度乾燥時去觸碰門把，「啪」聲電到秀蘭。藉故要去加熱茶，秀蘭移步走進廚房，把藏在櫃子角落裡惠惠送的高蛋白飲品取出，將最後剩下的粉末倒出來，沖泡一杯遞給小秦。

社區遊樂場邊的長椅上，坐著膚色不同的女子以各自的母語聊天，不時盯著孩子們盪鞦韆、溜滑梯、或在攀爬架上鑽來鑽去。寬廣的國際學生宿舍區一到春天，枯黃半年的大片草坪換上綠油油的新裝，杏樹、桃樹與西印度櫻桃樹上綴滿粉嫩與白皙的小花迎風招搖，漫天飛舞著翩翩蝴蝶，松鼠跳上跳下互相追逐，偶見棕黑條紋相間的小花栗鼠一溜煙地跑走，兒童輕盈嬉笑聲是活潑的背景配樂。遠處的社區活動中心，有人借用此地舉辦慶生會，屋外綁了好幾顆彩色氣球，紅、黃、藍、綠圓滾滾的，在屋簷邊緣擠成一大團隨風上下擺動起伏。

秀蘭望著那一團鮮豔色彩，覺得自己的一顆心也掛在氣球上面。耳邊傳來玉華對惠惠的一連串批評，她腦袋裡單純的幾條線路吱吱喳喳短路了。

「小秦是我們教會的會友，W公司是我先介紹給她的耶！惠惠竟然偷偷把她拉為下線，怎麼有這種朋友？太過分了！」玉華那口氣，火柴棒放前頭肯定燒起來。

原來那日在秀蘭家辦的托兒班，惠惠話講一半的原因在此。秀蘭暗地喊了聲糟糕，怪自己太多事，只記得在玉華家看到的是清潔用品，高蛋白飲品卻是惠惠拿給她喝的，以為兩人經營的產品線路不一樣，不會有衝突，怎知道同一家公司裡，業務員彼此競爭激烈。

「我想她不是故意的啦，應該不知道妳和小秦早就認識了。」秀蘭安撫之餘，心頭也嘀咕：華人留學生圈子這麼大，哪知妳們會有交集呀？瞧玉華氣到一臉漲紅，原本腦子裡擬好的一套婉轉說詞，瞬間給忘在某個角落。討論玉華老公罹病一事那日，後來達成的決議是托兒班要暫停兩個月放假。

「妳跟她比較熟，由妳去轉達吧，」惠惠停頓一下，歪著頭加上一句：「我怕她會跟我吵起來。」

秀蘭長長噓了口氣，看來這燙手山芋勢必推不掉。學校位在美國內陸，歸鄉路遙，轉機加候機需要近一天的時間，得知玉華因娘家有要事須返台，厚著臉皮拜託她代購幾項在台灣慣用的家庭常備良藥。去取貨付款時，玉華按台幣原價換算成美金收費，不肯多拿一毛。

「都是出外人，同鄉要互相照顧，不用計較啦！」她邊說邊塞回幾個兩毛五的找零。

玉華比秀蘭早到美國兩年陪讀，在宿舍區打照面聊到娘家所在地，驚喜發現兩人都來自中台灣，自然多了分親切感。代購藥品一事過後兩周，秀蘭在超市見到波士頓龍蝦難得促銷，買了兩隻送一隻過去，玉華眼睛乍亮，給她一個大大的熊抱。主持托兒課程時教唱兒歌《小毛驢》，秀蘭突然忘詞，孩子一雙雙好奇晶亮的大眼睛盯著滿臉通紅的她，玉華趕緊跳出來幫忙接唱下去。團購的牛肉有人臨時退掉兩包，負責人玉華正煩惱沒去處，打電話四處詢問，只有秀蘭願意加碼，說她老公正是肉食主義者。

異鄉生活的寶貴經驗，許多也是玉華提供的，例如哪家超市可以免費索取剩下將丟棄的鮭魚頭，回來煮豆腐味噌湯是老美所不懂的佳餚；懷孕時，玉華告訴她如何申請由政府補助的孕婦營養品和拉梅茲呼吸法課程；更重要的是與當地人交涉時，身材再是矮小瘦弱、英語再是不好，也要裝出自信和氣勢。

「態度決定一切，華人的溫良恭儉讓在老美面前行不通。」玉華直視她的眼睛，認真的語氣令她想起高中時期嚴肅但教學嚴謹的班導。家裡的窗簾是玉華帶她去認識的布店剪料子自製的，替她省了一大筆費用。知道她剛來時英文溝通有困難，玉華介紹她去教會的白人牧師太太開設的慕道友班，教友們多半友善有耐性，願意為她放緩速度講話、讓她慢慢湊字成句表達意思。

對於這位長她幾歲的老鄉前輩，秀蘭除了佩服、更多是感激之情。可是面對熟人，才真有道不出口的話。琢磨了好久的一套滑順藉口，在氣呼呼的玉華面前全都長出細刺，卡在喉嚨吐不出來；感覺自己成了童謠裡的那隻小毛驢，不知怎麼摔了一身泥，腦子一片混亂之中，莫名其妙冒出一句：

「妳先生的咳嗽好些了嗎？」吐完這幾個字，像是被附身後邪靈脫離，全身沒了氣。

玉華愕然的表情有如瞬間被人從後方猛然拍打在背上，飄出的火藥味兒頓時消散。有定時吃藥，沒問題了。音調陡然降了八度，力道全失，眉頭微蹙，轉頭望向鞦韆上的女兒。一座冰牆條地聳立在秀蘭和玉華之間，遊樂場上嬉鬧玩耍的孩子們，原來悅耳清脆的咯咯笑聲，此刻卻是琴弦上毫無章法的亂撥曲調，聽來格外擾亂心神。

禮拜一的上午，玉華將周末夾在一大疊報紙中的商品折價券整理歸類，食物的、家用品的各一疊，上超市或商店採購拿出來用，可省下十



幾二十元美金。整理折價券的手，速度緩了下來，胸臆間突然一波波浪潮襲來，坐著也感覺一陣暈。在台灣，生活哪需要這麼錙銖必較？她在大專院校服裝設計系擔任講師，立體剪裁手藝是系上第一把交椅。爲了幫助老公實現進修的夢想，忍痛放棄深愛的工作來到美國大學陪讀。徒擁精湛的一身技藝，卻無法外出覓職，只能待在家裡從事她以往雇請的鐘點幫傭所做的繁瑣家務，還淪落到剪裁折價券？盯著桌上殘餘的紙屑，彷彿看到的是她人生精華歲月的碎片。

這日的聚會是由某位留學生太太舉辦的，義務指導大家插花，只需負擔花材費用。講師示範最簡單的對稱三角形樣式，說它看來穩定平衡，適合放在桌面牆邊或角落。大家邊去除粉紅玫瑰的刺、剪掉過長的莖、整理滿天星與羊齒蕨的枝與葉，邊聽講師談起以前在台北的里民中心開過插花班，頗受學生歡迎，那張圓圓的大臉幾乎盛不住滿滿的驕傲神情。那妳們呢？在台灣都做甚麼？

玉華看準了吸飽水分海綿上方靠中央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把玫瑰插進去，往下直線布置兩朵，再將其他的花枝左右對稱一一插入。輪到她開口時，兩隻手沒休息，臉上眉眼不挑，平靜的語氣宛如講述遠逝親人的故事。

秀蘭的一雙大眼眨了眨，握著剪刀的手停下來。

「哇嗚！玉華真是厲害耶，哪像我，都還沒進入社會歷練就傻傻結婚了。」

她手上那枝玫瑰有點垂著頭，插進海綿裡，怎麼喬看起來就是沒精神，秀蘭長長嘆了口氣。

玉華拍拍秀蘭的肩頭安慰：「嫁對了人就好啦！」

玉華回想起那時刻，秀蘭臉上游移山雨欲來的烏雲與濕氣，令她有點詫異。在座人多口雜，不方便進一步詢問，後來更因爲承受老公學業與健康問題的壓力，她自顧不暇，選擇沒去過度關心。

多年後，秀蘭與回台省親的玉華相約走象山步道，爬到最高點的涼亭坐下休息時，玉華問秀蘭還記得這一段嗎？兩人相視而笑沒說話，轉頭望向台北盆地，櫛比高樓林立，馬路錯縱交織，車輛如蟻往來移動，人群小得幾乎看不見，湛藍天空裡飄浮著絲線狀薄薄的白雲，不知不覺被微風輕輕吹散了……

異國生活有新奇愉快的面相，好比一起探索學習新事物、相約到州立公園烤肉、觀看美國國慶煙火、去高級社區欣賞屋主費心裝置的戶外聖誕燈飾；但不爲人知的辛苦時刻更多，無須把自家的煩惱主動丟給他人，也沒有責任替別人背負不必要的重擔。她們都是這個大學城的過客，數年之後就會揮揮衣袖各分東西。有緣在此短暫相聚，就像晒衣場上迎風飄搖接受陽光親吻的，都是體面的外衣長褲，難以見人的貼身衣物，晾在家裡就好了。

插花聚會中的其他人聽到玉華赴美前的成就，狀似艷羨崇拜的誇張表情，在玉華看來卻隱約摻雜著一絲嘲笑。

即使她得過校內最佳教師獎、指導的學生屢獲國內新秀設計獎，這些豐功偉業，在這裡有何用處？現在還不是跟她們一樣守在家裡帶孩子？那些她引以爲傲的事蹟，還不如會開車出門採購辦事、會用英語溝通無礙、專心照顧教養小孩，還有打理她不得不做的家務事，好讓另一半專心做研究拿學位。原本的計畫是她只須犧牲幾年的時光就可以達到目標，意外的變化卻讓有限的等待變成似無盡頭的隧道。玉華頭一次感到人生失去掌控權，內心惶惶然、更有些微的憤怒。

玉華母女沒再參加托兒班，這群友人都鬆口氣，想是秀蘭圓滿達成任務。大夥兒在宿舍區裡遇見玉華，避不開時就寒暄著天氣：今年的夏天感覺特別長呢！她笑答，是呀，氣溫已經好幾天超過九十五度（華氏）了呦；要不就逕自對著她的孩子驚呼，哇，小美女更漂亮了耶！玉華則應說，妳家帥哥（美女）也長高囉！快速招呼之後，彼此點頭欠身，拜拜，下次再聊。

再度聚集上課時，惠惠私下塞給秀蘭公司新出品的維他命軟糖，說是給成長中的孩子當零嘴最好。秀蘭丟一顆在嘴裡試吃，甜甜香香的軟糖嚼久了，不知怎地釋出些微的苦澀。玉華母女退了班，秀蘭覺得是她的無心之過絆了好友一腳，她爲何沒問問玉華、聽聽她的說法？以爲同鄉兩人可以彼此信任，可是玉華隱瞞病情在先，以至於開會時想替她說話沒著力點，秀蘭宛如踩進表面是一片青綠草地的軟爛泥潭，望著骯髒的鞋子，說不盡的無奈與懊惱。

爲了大夥兒的健康著想，避免讓孩子暴露在潛在的風險之中，婉拒玉華母女上課是不得已的做法吧！？經過玉華住的那棟宿舍時，秀蘭放慢了腳步，望著她家窗戶飄出那熟悉的布簾，耳邊彷彿響起了玉華爽朗的笑聲。

托兒班後來又維持了一個月就嘎然停止，惠惠把女兒送去大學附設的幼兒園，然後一一打電話解釋，說直銷的工作業務量大增，沒法自己帶孩子了，對好友們連聲道歉，掛電話前匆匆附上一句，要大家改天去她家喝咖啡。初秋時節接到她從溫州寄來的明信片，說小秦返鄉之旅邀她同行，觀光兼考察商機。

「這裡的市場很大呢！」那雀躍的情緒幾乎要從字句裡彈跳出來。秀蘭一時遲鈍，以爲她指的是露天市場或是超市之類的。那肯定是，秀蘭忖度，否則小秦全家不會幾個月後搬出宿舍區，在校外找到更寬敞的三房公寓居住。

惠惠後來的消息是從其他友人口中得知的，據說她離了婚，帶著孩子搬到西岸的娘家去。她太強勢了、他們夫妻個性根本不合、兩人對金錢的價值觀差異很大……等等以往在留學生太太圈裡蠢蠢欲動的流言，很快傳開了，更快被淡忘。

雙十國慶之後，台灣欒樹劈哩啪啦鞭炮似地炸開一樹的磚紅色蒴果，與美國大學城燦紅的楓葉相較，這裡是大自然畫師呈現多重角度的立體派畫作，後者則是光與影點綴的印象派作品，各自展示獨特迷人的姿態與風情。秀蘭騎著淑女腳踏車，前面籃子裡放了一袋她做的幾盒便當，後面置物架上夾著另一袋，緩緩滑向附近的國中去送給訂餐的學生。兒子多年前在這裡就學，當時替他送便當，有同學見到色香味俱全的飯盒直流水，詢問訂購餐盒的可能性，從此打開知名度，替她打造了小小的事業。生意曾經一度好到她必須每日限量，開著汽車放在後車廂送貨。

在寬敞的人行道上吱聲煞了車，她仰頭觀看路邊高大的欒樹。聽說這種喬木從滿株綠葉到開花共呈四色：綠、黃、磚紅、褐，然後掉落，觀察期特長，又稱四色樹。如果人的生命階段也可以如此區分，她目前是屬於磚紅色、還是褐色？

無論身處哪個階段，目前的心境安適自在，才是最重要的。過去那段艱辛的日子是一場長夜惡夢，置身夢境想要逃離卻手腳動彈不得，醒來之後根本不願再去回顧。兒子已入社會工作，每個月交給她一筆孝親費，她的伴侶也分享薪資所得，讓她目前可以把餐飲事業縮減規模輕鬆做。當年回到台灣重新起步，娘家和婆家都給予精神與實質幫助，大學時期的導師熱心再度拉她一把，推薦去大餐廳從二廚做起，升到大廚數年後決定離職休息，過兩年開了間家庭餐坊。

辭職的主要原因，是她又懷孕了。

秋天的氣息一派爽利清朗，無論是在台灣或在美國都是如此。秀蘭右手捧著裝滿雜貨的紙袋，左手牽著兒子經過國際學生宿舍旁的大樹下，地上已散佈著大量枯黃的落葉，手掌大的北國楓葉乾乾脆脆，兒子踩上去發出嚓、嚓、嚓聲響，小腳丫子興奮了起來，掙脫她的手，來來回回又跳又踏，秀蘭只得停下等他。

「媽咪，look，我在play music耶！」兒子胖嘟嘟的臉頰因空氣過於乾燥而紅通通，發亮的眼神裡盡是得意，似乎已經忘了昨夜發生的事。才過完三歲生日的他衝進她懷裡大叫Daddy No！老公高舉的右手只得凍結在半空中，那張油亮的方形臉臉脹成豬肝色，瞳孔裡一盆猛火熊熊燃燒，如果不是兒子，那粗壯的拳頭就要落在她身上了。

老公這一年多來的性情越來越難以忍受，從背後猛然抱她、親她的臉頰，沒刮乾淨的鬚鬚渣宛如粗礪石頭磨蹭著她的頸部，身體像是未閹割的小狗抓住飼主的小腿猛做抽搐動作。夜間將她猛然扳過身子，讓熟睡中的她駭然驚醒，他發洩的撞擊力道使得她隔天走路下部隱隱作痛。下班後他會帶回半打Dunkin Donuts或一盒See's Candy，

哪，給妳的，放桌上喔！以為甜食能夠安撫她的心、彌補他的粗魯莽行。工作上日增的壓力和挫折在她面前毫不遮掩，經常藉由日常小事發洩釋放出來，襯衫背後沒幫他燙出三直線、襪子沒對稱、他要用的東西一時找不到，大呼小叫喚她趕緊處理。他言詞神色中不經意流露出的急躁與不屑，鈍刀似地在她心上來回割割淺淺的疤痕，反覆下來，疤痕加深加大足以傷筋刺骨。

能告訴台灣的家人嗎？拿起話筒的手千斤重，抑鬱的心情越過廣袤無邊的深藍太平洋化為淡雲輕風，提高音調裝出的愉悅語氣，讓父母為她的幸福生活感到欣慰。婆婆多次主動來電，詢問兩人相處的情況，謹慎又客氣的語氣就怕刺破了一張衛生紙。婚前，大學閨蜜要她考慮清楚再出嫁，導師嘆說她未免孤注一擲，她睜著大眼，不明瞭美好的姻緣來到為什麼要讓它錯過？沒嘗試怎麼知道會不會成功？

出事的那天下午，秀蘭正在爐火上滷一鍋紅燒牛肉，五香滷包和大蒜的香氣從鍋子裡飄出，濃烈氣息直衝鼻腔，拿筷子在醬汁裡翻轉肉塊，讓每一塊都均勻上色，已經染得深紅的油脂部分，讓她想起老公喝完啤酒後的臉色。她可以看到老公大口咬下這道他的最愛那滿足的表情，嘴角還流出肉汁，每次他都拿拇指用力一揩，放進嘴裡吸吮。

「妳沒甚麼本事，就廚藝十分了得，哈哈！」上回他嘴裡塞得滿滿的還硬要擠出這兩句。秀蘭夾了較嫩的肉塊放在兒子碗裡，淋上一匙滷汁，輕輕地哼了一聲說，你愛吃就盡量吃吧！心裡邊嘀咕：少講前一句會怎樣啊！

廚藝十分了得。這話從另外一個人口中聽到時，進入她的耳膜卻似一股暖流注入全身，嘴角的線條不由得往上揚起。老公的白人老闆在自家舉辦potluck聚餐，邀請國際學生及其家人一起聯絡感情。首次見到老公的學弟同事、也是台灣來的博士班學生阿坤，他個子不高，體型精瘦，目光炯炯，劍眉濃濃，樸實的笑容讓人自然卸下心防，乍看與秀蘭的初戀男友有三分神似，當下令她的心跳猛然增加好幾拍。單身的阿坤在校外租房子，三餐隨便打點，Burger King、Wendy's、KFC、Taco Bell輪流買，許久沒吃到正港家鄉味，看到秀蘭帶去的台式蘿蔔糕和獅子頭，兩眼閃爍著灼灼光芒。

「嫂子的廚藝真是了得呀！」他蹭到秀蘭身旁，指著盤子裡咬了一半、油蔥香濃郁的蘿蔔糕，腮幫子鼓鼓的咀嚼著，讓她想起滿嘴咬著橡木果的松鼠。台灣同鄉社團舉辦的春節聯誼會裡再度碰到阿坤，秀蘭口頭教導幾道方便簡易的家常速食料理，阿坤聽得興味盎然，掏出紙筆記下來。講到一半，老公走了過來低聲說肚子疼，要趕回家吃張國周強胃散。到了家，秀蘭急急忙忙翻抽屜、拿胃散、倒溫水，卻見他坐在電視機前盯著情境喜劇哈哈笑，手握剛從冰箱取出的汽水，大口咕嚕嚕灌下肚。

後來又和阿坤在超市巧遇，遠遠見她彎腰要搬起兩箱七喜和可口可樂，他小跑步過來接手，秀蘭笑說老公愛把飲料當水喝，要他少喝還會生氣。

「學長好福氣呀！」想起阿坤那豔羨的眼神，翻攪著牛肉塊的秀蘭，臉頰給鍋裡升起的霧氣熏得更加酡紅了。春節聯誼會愉快的交談被老公藉故打斷，令她憤憤不平。上回在他老闆家的聚餐，老公和豐臀巨乳的紅髮女同事側身在樓梯角落，兩人耳朵靠著嘴巴說笑，洋女濃長睫毛下嫵媚眼神傳遞的電波，觸到無意間經過附近的秀蘭，讓她臉紅心跳趕緊躲開像是自己被逮到。平平都是和異性說話，他避開人群，她正大光明，為什麼卻是她犯了錯的感覺？

她這咬牙切齒的模樣，老公沒能見到。他在辦公室裡突然心肌梗塞，同事一個多小時後才發現他倒在椅子邊，趕緊打911送醫。

玉華把借來的小蒸籠拿過去歸還秀蘭，在門口聞到燉牛肉飄出的濃郁香氣，聽到電話鈴聲響起，透過窗口看到秀蘭接起了話筒，幾秒鐘的時間，臉色轉為青白，雙脣顫抖，無助地望著窗外的玉華。

玉華趕緊回家抓了車鑰匙，載著她一起去醫院。

夏末，托兒班結束後，秀蘭原本打算告訴玉華，想試試直銷事業。早先玉華探問她的意願時，她腦袋裡浮起老公必然提出的各式反對理由：妳把家庭顧好比較重要啦、我們又不缺錢用、那些產品貴森森誰要買、妳沒有數學頭腦怎麼賺錢……等等。這些說法似乎言之有理，爾後深思，或許是她沒勇氣去反駁去爭取而替自己找出的種種藉口吧？

除了對玉華的愧疚感，秀蘭還想給尚未滅頂的自己留條後路，學習掙錢為自己爭取尊嚴，給老公瞧瞧她有其他的本領。女人願意放棄大有可為的職場機會來成就婚姻，並不意味她沒能力；她當年並非沒有其他選項，而她最後的抉擇，他不該視為理所當然。

正打算展現本事給老公瞧瞧的時候，他卻沒機會目睹了。

曾經對老公心懷怨懟，沒想到上天當真把他帶走。處理後事的那段混沌日子是怎麼度過的，現在回想已經模糊一片，只記得她像是被無邊無際的黑洞吸了進去，彷彿將永遠困在裡面。或許是刻意選擇遺忘那段記憶，或許是瑣碎紛亂的事件難以在昏沉浮躁的腦海定錨，只有少數片段的印象還算鮮明。玉華來家裡走動，幫她看家、帶孩子或採買她需要的食物用品，托兒班的友人輪流帶來熟食，安撫她的心情，還有在第一時間陪老公送醫急救的阿坤，主動開車載她出門辦理各項繁雜手續，也帶來他自製的熱檸檬茶。

「嫂子身體要顧好，天氣涼了，補充一點維他命C。」

秀蘭整理著老公遺物的手暫停下來，紅著眼眶抬起頭來對上他暗黑的瞳孔，看到裡面一圈圈深沉的漩渦，接過來冒著熱氣的馬克杯，酸中帶甜又飄著一絲特殊香氣的飲料入口，暖暖的溫潤了她慌亂無主的心。

送完國中生的便當，秀蘭彎進一條靜巷，把腳踏車停在種滿花草的店門口小院子，褐色漁夫帽折起來放入包包，推開玻璃門。小小的木頭招牌掛在門上，「秀蘭家庭廚坊」的下方一行字寫著「歡迎訂餐外送」，並附上手機號碼。這棟位於郊區的舊公寓一二樓內部上下打通，是她和伴侶努力打拼多年買下來的，樓上當住家，一樓是店面和廚房，裝潢擺設帶著美國鄉村風，溫馨休閒的氣氛吸引了附近住宅區的雙薪小家庭與單身者，他們懶得開伙時會上門來，更多的是外帶或是訂購餐盒的顧客。吃起來有媽媽的味道，健康美味又安心。想到來客經常這麼說，秀蘭做得更起勁了。

「能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是幸運，還能同時得到別人的肯定則是幸福。」

久別重逢時，玉華看到秀蘭指頭上突出小繭，手背也有燙傷的痕跡，好奇詢問長年委身於廚房是否有倦怠感，她給了這樣的回答。那堅定的語氣和自信的神態是玉華以往在美國時從未見過的，心裡不禁為她暗暗喝采。

一聽到腳踏車停在店門口的聲音，櫃檯後方的男子從電腦銀幕前抬起頭來。頭髮花白的阿坤露出一貫的溫暖笑容，接過秀蘭的兩個空提袋，說女兒傳來訊息，放學後要帶同校男友回家吃飯然後一起溫書準備考試。念高中的女兒一如現今的年輕人，青少年時期開始結交異性朋友，今天這位聽說是她的第二任。

「哪像我們以前，大學之前看異性就像看外星人。」

「對呀，交了男友就完全死會，對其他的追求者再也不敢多瞧一眼。」

阿坤手裡邊倒水、邊笑問她當年有多少追求者呀？

她嘴角一揚沒回答，接過那水杯，腦裡回想她大學那個年代，哪一個女孩子不是這麼傻呼呼死心眼的？

「那麼，現在的追求者，妳有看上眼嗎？」阿坤突然把握住水壺的左手伸出去，越過早餐台握住秀蘭的右手，拇指在她柔軟的掌心輕撫摩娑，黝黑的瞳孔深深地探照著她有點遙遠又迷濛的雙眼，秀蘭恍惚又感受到與阿坤初識當下的微微悸動。

手心搔癢難耐，秀蘭被拉回了現實，眨了眨眼。

「我們這樣過不是很好嗎？兩個人都很快樂就夠了，哪需要一張紙來證明？」珍惜感恩阿坤多年來的陪伴，並不表示要再背負一次婚姻的枷鎖。在當今的年代，女性有本事就無需依附在丈夫羽翼之下，可以享有比以往更多

的自由度與獨立性。

秀蘭母子返台後，阿坤繼續保持聯絡，他信中提到以往學長在系上幫他很多忙，在研究領域給他指點與建議，他去外地開研討會時替他代班實驗課，有一次在他急需用錢時還幫他度過難關。字裡行間感受到阿坤對這位學長的感激之情以及對她們母子的真誠關懷。

讀著阿坤的信，秀蘭訝異又感慨，老公的這一面她竟是如此陌生。阿坤學成歸國後，任教的大學就在她住的城市附近，這一切，會是老公冥冥中安排來彌補對她的愧疚嗎？

二十多年的時光彷彿當年秀蘭窗前的那隻北美紅雀，啾的一聲飛逝消失。伊媚兒開始廣泛使用後，秀蘭和玉華以電郵往來聯繫。玉華的老公最後決定放棄博士學位，經指導教授介紹找到別州的小型科技公司從基本主管做起，她則申請到社區大學改念程式設計，最後考進公家機構任職，雙薪生活平實穩定，偶爾帶著孩子返台探親。

「有時候適時轉個彎，才會發現人生還是有其他不錯的機會與選擇。」  
坐在秀蘭家庭廚坊的靠窗位子上，玉華分享這些年來的感觸。剛講完，手機叮叮傳來兩聲Line訊息，她瞄了一眼就收起來。

「不好意思，是女兒想確定我們等會兒碰面的地方，要一起去採購返美需要的東西。」她捧起據說是阿坤特調的芳香萬壽菊花草熱茶，輕啜一口，驚嘆：好香呀。

「阿坤種的，妳別看他理工博士，這院子裡的植物都是他一手照顧的呢。」秀蘭望著窗外，帶著大草帽的阿坤正捧起一盆蘭花，上上下下打量，葉子長得太密集，氣根也都外露下垂。那張黝黑的臉上，兩頰流淌的大顆汗珠被陽光一照，對著秀蘭閃閃發光。

發現自己成爲注視的焦點，阿坤對著室內的兩人咧嘴露出白牙，隔著玻璃窗指指地上的空盆子，嘴型說著：該換盆囉。

秀蘭眯著眼睛，對他笑了笑。

#### 關於作者

賴翠玲，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教育碩士，前半生從事英語教學、翻譯、及編寫教材工作，人生下半場開始學習創作，期盼寫出各種耐人尋味、反映現實的文學作品。小說是最愛，它給我機會來體驗不同的人生、揣摩他人的心理。曾獲林榮三小品文獎、新北市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文章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 短篇小說組 佳作

## 灰塵

陳到煒一文（中國·浙江）

**當**風拂過時他才意識到，不只清晨和應正飄落著的家鄉的黃葉，就連他自己老朽了的身體都已尋著進入了秋日的畫裡。

在這樣的早晨，空氣明淨而冷清，若無城市裡樓宇的阻礙，必定可以望見遠山上一塊塊的紅黃與綠色。他本不會憶起那些色彩，可當迎面而來的風中夾雜著一粒粒綿密而輕柔的水珠擁在他的睫毛、耳廓、衣領和袖口處時，久遠的記憶便如這些像是融化在了空氣中的秋露一樣，這極難看清的細小水滴輕柔地漂浮著出現了。於是他憶起那條早被重修過的，長著青苔與翠蔓的小徑。小徑中央是被行人與自行車壓得平整而光禿禿的黑土，兩邊毛茸茸地織著各樣的圖案，那圖案像是母親用自行車載著他時的繁絮而溫柔的話語。在春夏而不是這樣的秋日，有些青黃的細絲向中央探來，若無人踩到它便會慢慢形成一個尖角，不然它就又尋回泥裡。小徑一直向西伸去，銀杏、竹子、桃樹……爬上小山，到了山腰又遇到栗子樹，再向上就是大片的松樹。

在這樣的時節，山上的綠色多是蒙了一層白霜似的蒼綠，也有墨綠存在但已不多。至於黃色就不同了，有發紅的，有發白的，稍帶些紫色的，凍傷了一樣的藍色，還有許多夾雜著綠斑的發皺的葉子。

他正想著又將車子向右拐入了一條稍小些的道路，路旁有許多的商店，大多關著門。最後的叫賣了，他的思緒又回到今天。他希望能有賣衣服的商家，或者那種擺放著各類鐘錶盜器的店也是很好的。大約一周前，他把擴音器收了起來，他同從前的商販一樣用嗓子叫賣。他還想用擔子挑著沿街售賣，他喜歡那樣輕巧的擔子，在肩上輕輕微微



的擺動著，若有人挑著這樣的擔子從他面前經過時，他就覺出像是躺在搖籃裡的愜意，而擔子在自己的肩上市，又覺得掌握著許多遼闊的自在。可他的妻兒不允許，何況他的腿膝似乎也不怎樣贊同，他就只好仍舊騎著他的三輪。好在他還有嗓子，雖然這幾日也有些沙啞了，但他仍感到痛快，他為他的手藝感到驕傲。

看來並不是叫賣的時機，兩邊的店不僅閉著門，而且多是些建材店。他又咽了咽口水，好使嗓子更濕潤些。穿行著，當他將到這條小路的盡頭時，視野逐漸開闊起來，一家花店出現在了他的右側，女店主正將一盆花搬至街邊。這樣的店也不是他的生意物件，可也是這條街最後的希望了，至少要象徵性的停一停。在短而輕的汽車聲後，他把頭轉向有著熱鬧聲音的花叢中喊道：「雞毛掸子咯……賣雞毛掸子……」那聲音就靜默地在晨風裡微微擺動著它們的形狀，他看清了那些層層疊疊的，墜在細枝間的笑語。店主聽到遊蕩者的鄉音，不語，只是望著他身後立著的，高高低低繁花一般的雞毛掸子，笑了一下。他將那花後的笑容收下，又轉出街去，那花仍雜發而絮語，冷華而清嗅。

他想起奶奶人在世時的樣子，也許在更多的程度上是那時自己的樣子，也許都不是。

那時的家門還未上漆，是木材原本的黃棕色，又因在日月的光暗中立了久了，漸漸有些發白。門上一道道豎直的紋理都在失水後形成了長長的凹槽，也沒有了新劈成時的毛刺，他喜歡用他的小手去開合或撫個不停。當時，他只覺得那門上的凹槽是一道道行不完的路，似乎還有些顏色，也許是藍色的。如果他攀附在門門上，又將門自開到關或由閉到啓時發出了吱呀的鳴聲，那時奶奶便會將他抱下門來。二人坐在紅褐色的砂石與青碧的溪石製成的門檻上，恰好一人一個顏色，家門則躲入略顯昏暗的堂內，也成了模糊的黑色。接著他便聽奶奶講一些稀奇的事，又常常把故事當做了真實發生的事。有時故事只講了一半，二人又上了樓，在沒有人使用的床沿上坐著，一面望著南邊的近山，一面續上之前的故事。小山只遮住了一角的視線卻使故事生出了一股空闊明朗的味道，那時他便會覺得故事已換作遙遠的地方上演了。當一個故事完後另一個又未接上，奶奶就把一旁棄置了的露出了白絮的被子攏到腿邊，他們的身邊就有了一股不知是日頭



曬出的還是發霉了的氣味，又有些像是樟木箱的味道，輕微的刺激，親切而難以說上是否好聞，有時會令人打個暢快的噴嚏。若是沒有，他便在靜謐的間隙裡望著下邊圍牆上坍塌出的缺口，那缺口的大小恰可以將他容下。

一日，已記不清是上午還是傍晚，總之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奶奶將屋邊美人蕉的花葉折下，把肥大的葉片順著葉脈的走向撕成一條一條的，又似將仍舊卷成柔軟長條的嫩葉取來揉得更軟了，然後編出了一個小小的裝飾用的籃子。今已記不起奶奶為何要做那個小籃，只有那紅色的花瓣，那時他並不認得許多植物，只把美人蕉也當成了雞冠花。當時似乎還認得出太陽花與向日葵，可並不多見，人家菜地裡陰背的角落常常藏有幾株花草，可那類細葉也並不怎麼引人注意，只是很少得開起一二朵白花。他把美人蕉的花瓣由中央分成兩層，正是他腦海中雞冠的樣子，他便把花瓣戴在鼻尖，又向著東邊彎彎的小徑學公雞打鳴時的聲音。

前邊轉彎處的銀杏樹下忽然地現出一個人來。先是一隻像是綁著一大束繁花或一叢小樹的擔子，然後才出現一個矮瘦的老頭與另一邊更為茂盛的擔子，頂上幾枝細花上下顛顛著，有若京劇裡知縣的帽子。小徑有許多清嫩的野草點綴著，偶爾有些細弱又堅韌的竹子生在正是稱手的地方，兒童經過後多是留下了一地的狼藉，像是他們自己編出的雜亂的曲調。當這個挑夫經過後，兩邊的竹枝與草莖猶有許多尚未止住晃動。

晚飯後，回家了的爺爺對擺鐘邊插著的雞毛掸子頗感不滿。雖不怎樣激烈，可那樣的苛責更使人有了一種內疚似的情緒。好在雞毛掸子上的羽毛照舊像在公雞身上時一樣的威風，抖擻出了一股生氣，紅而黑的，又在燭光裡映出些別的色彩。還有旁邊的幾根孔雀的羽毛像是雞毛裡生出的異果，是那個手藝人送給他的。

他又憶起白天那個挑著雞毛掸子的手藝人的神態。十分憔悴的樣子，又像是失了什麼希望似的，只是茫然地走。當他走過自己家的大門後，才猛地想起什麼，於是向著門口的奶奶喊道：「雞毛掸子咯……賣雞毛掸子……」起初奶奶並沒有回應，他便重新喊了多遍，當東邊的幼童一跌一跌地跑向奶奶時，他就立著並現出一個笑臉來。

在這個深秋的早晨，當他由花店旁的轉角折出後就輕鬆似地喊道：「賣雞毛掸子喲，賣雞毛掸子。」也不顧那邊的人是否聽得懂他的語言。

他已經在這個城市，這個陌生國家的陌生城市裡穿行了近三年。每當從一條狹窄的小道轉向少有遮住天空的建築或樹冠的街道時，他就感到無比的真切，仿佛這樣的的城市已是觸手可及。而若是真的想起自己在這裡的生活時，便又生出了虛無的感覺，他便會疑惑起自己為何出現在這個城市。只有在想起阿剛和他的妻子時，他的妻兒，他的親人在這兒與他共有的房子時，他才會將自己重新擺到這個國家裡，又突然地想到雞毛掸子的英文是

“feather duster”然後，一切便又重新鮮活起來。

最後的叫賣，在藍色的大衣底下，胸膛內卻遺存著些許快意輕鬆。他環顧四周後，決心轉向他處，就如剛來到這邊時的那樣，在陌生中擇出條親切的道路來。這便是生活的計劃，亦是生意的計畫。

這邊的街道與國內不同，至少是與他所出生的水鄉極為不同。最大的不同，並非街道上的行人或道旁的文字，是氣味。家鄉的氣味在於水土，不論是城市還是鄉下，都可以感到的水與土生長時的氣味。大塊的，小片的，盆中的，間隙裡探出的，由時蔬或當季的花卉中極易覺出的鄉愁般的味道，這些味道就隨著水土一同擠在各個有人的角落。而這邊則不同，這樣的味道並不會或濃或淡地到處分佈著，城市的，鄉村的，各樣顏色都劃分成了邊界清晰的團塊，像是各個整理得十分乾淨的抽屜。

經過地鐵口時他略停了一會，有音樂正演奏著，是一曲溫和平柔的歌。若在以前，他斷不會相信這類音樂會自其他民族的手中出現，他把他們都當做狂亂之徒，而如今他卻漸漸喜歡上了異國的這些曲調。音樂在上演，他感到對方也是同自己一樣的人，雖然他仍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也不覺得他們與自己是全然的相像。

雞毛撢子與畫筆又何不相像呢？有一回，他看見有人在街邊的牆上繪一株樹，並不是濃重的顏色，反倒如水墨畫般淡雅。他呆了許久卻不能前，若在國內他必定要上前去攀談一番，而在這裡，他只能在心中與自己進行對話。許多紛亂而零碎的思考後，他大略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畫筆而言或許說是創作出美麗的形象更為貼切，雞毛撢子則是將蒙了塵的事物滌乾淨後再次顯現出其原本的樣子來，而若是又這樣的角度來看，那麼畫筆也是將畫家所見過的美麗者由著筆頭訴的清晰爾。那人繪得十分精細，頗用了許多的時間，他也在那賞了那樣多的時間。回到家時遭家裡人好一通埋怨，他卻越發地喜歡起那株樹來，還有他的雞毛撢子。

再往前，一大片草坪出現在他的眼前。不像國內常是細碎卻精緻的草地，草的氣味直直地溢來，土地修整，黑色的路燈與白色的靠椅，那邊又有一蓋濃傘立在中央，沒有花壇與磚石的隔擋，到正午前後便在樹冠下生出大大小小許多人來，遮不下的又支起幾把小傘，有的不用，就像在日光裡沐浴著的碧樹般自在。若由遠處望去，只覺得樹下昏暗陰沉，而要是走入那柄巨傘下，才會發現地面上與頭頂都佈滿了金色的亮光，有時樹之間沒有縫隙，地上竟比上方更明亮了，兒童們就光著腳丫在落葉間奔跑，跑去外邊的陽光下，淺淺的兜上一圈，又回到同伴的身邊。在那樣的時候，偶爾有三兩個或一小撮人好奇的擁來，而後有二三支來自東方的feather duster去往西方家庭的花瓶裡也並不奇怪了。他會用圖片和手勢極力推薦同樣來自中國的瓷瓶，棕黑色的，像爺爺常用的櫥櫃一樣的顏色，那時他家的花瓶就藏在同樣的顏色間，或者，與顧客家傢俱一樣的颜色也是不失於和諧的選擇。可不是

現在，這時他並不會停下。

一份標準的西式速食，行過的許多散漫的路，這時的午後易使人困倦，他在樹下略駐了一會。視物盡去而幽聲音初起，這是個明亮的居民區，多的是安靜的草坪，齊整的欄杆，或是週末的緣故，這邊那邊偶有些人聲傳來，卻是含糊的音調。這樣是否堪懂的語言已不重要，朦朧的話語兼著昏倦的耳朵，哪怕是從前，他也不會在這時去捕捉愜意中的一字一句。忽輕忽重，方起又伏，不是那褪色紗簾外的所在，只是一棵飄著金色葉片的樹。

正欲濃睡，又響起雞鳴了，可那在城郊。當他睜開眼，思緒便與光暗之明滅相若，那些輕盈的絨毛羽毛會在鳴聲間騰起，他更望見了那些低低飛起圓滾滾的身影，紅色的，黃色的，斑點的，那恐怕也不怎樣遠。於是因一時之起意，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放棄了最後的任務，轉身向城郊去探望那些同在異鄉的故人。

他本未深入這個居民區，只是挨排著淺淺地行過，這時便駛得迅速了。氣是種頗為神秘卻實為真切的東西，有時在己，有時又在彼，既可像江上的波紋一樣來去，又能似深潭般冷靜。平日裡原不足以使人注意到的



事或人，若是一個遠來的遊訪者或一個愛慕著伊的人便會覺察到，彼者的氣息已經溢滿那樣一個地方，一個巨大的城市，一個繁忙的小鎮，一個晨光裡的村落，一隻吵鬧著的小小的貓兒似的屋子。而在這時，那些食槽邊的群體竟將其氣息散佈滿了所有屬於故鄉以外的大地。

經過最後兩個路口時，他再次感到了乘飛機來這邊時的心情，急迫的欲與親人相見的心情。橫膈下邊一股熱氣正向上方頂著，這時斷不會在意那些微弱的秋日裡的涼意。他向左邊一撇，一個女孩與她父親對著門前的什麼事物無奈地擺著手，另一邊一對老年夫婦正由外邊歸來。隨即，如飛機起飛那樣，他將這邊的所有都丟在了身後。

兩側裡，季節本來的色彩漸漸顯露出來。北美喬松頗為矮小的綠著，上邊不知是銀白槭還是河樺，也許是榆樹，他已辨不清楚，總之那高大而細枝的樹木已成了金黃的。青黃俱化作霧色向後閃躲，偶爾可以望見幾塊棕色的長條，還有收穫時的顏色。水果大都是紅色的，柿子、蘋果、橘子，這些不論是家鄉還是在這邊都極為常見。而雖說這三者都不是梨子與葡萄那類青黃或紫色的，可它們的味道卻也不可統說。柿子之味不只在口，亦在於眼，紅得熱烈而光潔，成熟時更是極易視出的柔軟。另外二者的味道則歸功於鼻。各類橘子柳丁都富於汁液，莫論紡錘狀的白衣包裹著的果粒，單是外皮上星星點點細小的圓形顆粒在剝取時便可以將自身的味道融進各個方位的空氣裡，那味道進入空氣時又化成微雨，然後慢慢下沉。蘋果則是一種含蓄的氣味了，只是暗暗地散發出些許的甘味，如柔軟的晨露，稍迅疾些的風只是經過那味便已不可復得。蘋果的味道也如它的模樣一般，外表有著短條的彩色紅而微粉，背面則是黃色的，像是臉上有著微斑的女孩，這便是蘋果最常見的樣子，是一種樸實的面貌。

要說這樣的女孩，剛才離開那些房屋時不好遇上了一個嗎？這時他才發覺那個草坪上的女孩子竟與小玲是如此相像。還有那堆雜物，不知是由車庫中還是書房內翻出的舊物，看那時光攀附上而褪了色的外表，應是其父親所有的物品。而那個女孩又正在舊物前垂著棕色的長髮，兩頰上方，為微小的雀斑簇擁著的眼眸裡流露出的光彩，正是那般的模樣，可小玲又是從何時起就再未尋見的呢？

家鄉的夏日雨多而短，常在一陣晴雨後，天愈藍了，也見不到秋日苦雨所出處的那類陰雲，白雲少少地拂過東邊的山巒或北方的竹林，整個天空常常只有一、兩朵雲。美人蕉的花瓣仍在稻穗狀的包裹中蜷縮著，偶有一個蓓蕾逸出了半片紅色，也尚帶著沉默的黑色。殘存的雨水則在美人蕉的葉片上滾作大滴大滴的水珠，這樣的水珠一時並不會和著碎葉間的日光照枯乾，行人走過時若偶然撞上了，葉尖便傾欹著將之瀉下，有的又像竹枝，在行將傾覆之時又再度斟回了，雨水便如杯樽裡的美酒一樣被醒香。

夏雨但歇，不需多久便又是個炎炎的天氣，那時戲水便是絕不可少的，夏日又長，地上找不到涼意就只有尋入水中了。可他家附近男童不多，加之他又不會水，就只有徒羨西邊溪水裡的那些人了。早些家中的長輩絕少與他去溪水間戲水，哥哥與父親不知正忙些什麼，奶奶與母親更不許他獨自往水邊去玩耍。轉機的出現是在一個尋常的夏日。同村的有個漢子住在距他家不遠的小房子裡，年紀比他父親稍大些，與他的伯父似是來往不少。那人頗為善水，常去溪河裡捉些小魚小蝦的。那日他正在伯父家門前逗那只灰色的狗兒，那個男子，大人也令自己稱呼他為伯伯，帶了一袋螺螄交給伯父家的堂哥。那是個紅色的網袋，他抬頭看了一眼。

「怎麼，沒地方玩？」伯伯正要走時又扭頭來問。

他不言語，只是點了點頭。

「去玩水啊，會晝水嗎？」

「大人不讓我自己去。」

「走啊，我帶你去。」

……

「到水的邊上玩，不要去深的地方，早些……」

與伯伯同去前又跑回家告訴奶奶，急匆匆的，奶奶在後邊這樣喊道。

連著兩周，他幾乎每天都同伯伯去水邊，雖然還未能游多遠，但笨拙地跟在李伯伯身後已無問題。此時他與這個李伯伯已經頗為親近了，也十分願意往他家跑。

李伯有個女兒，頭髮生得與常人不同，既黃又卷，皮膚雖白卻臉上多斑，在學校時沒有許多的夥伴，這下他也同小玲十分相熟了。菜園裡繞著竹架結出的甜甜的苦瓜籽，同學間流通的小人畫和各樣的笑話，他都願意同小玲分享，甚至是瓷瓶裡的那只雞毛撢子，他也可以拿給她使用而不必有別種的擔心。

日子並未過多久，卻眼見得二人間要生出一些柔軟而堅實的感情來。這時學校裡的那夥同伴也已接納了這個稍顯怪樣的女生，可小玲並不喜歡男孩子的活動，仍顯得有些冷清但絕不至於孤單。同學家梨樹上的果子也就看要熟，他們已嘗過多遍，這下只有略微的澀口而已。

河流是什麼？是有形的時間，是無形的滋養？是流動的生命，是凝滯的氣息？是浮雲之鏡，是遊鱗之鑒？總是文人之意，又常是畫人之志，終究非是一時可以詮解者。而在那時，河流將動與靜分作了兩處，就如其劃分兩岸，切割土地一般，動者給了他們這許多人，而靜則唯獨留給了李伯。李伯沉靜在那條河內了。小玲隨母親離開

了這邊，先時還有些或真或假的謠說，其後漸如晨霧般散逸而不見了，可那樣的頭髮卻一直記在了他的心間。到了這個國家，黃色的頭髮已是常見，於是他又覺得小玲的頭髮似乎又成了黑色的。

像往常一樣，他告訴自己，剛才那對父女一定會買他的雞毛撚子，那定是生意所在之處。而這時胸中卻要催促得到更急促些，於是他趁著還沒有走遠，立即扭轉車頭向回趕去。

他未把三輪直接停到那家的屋邊，而是先像中午一樣，找了一株稍遠些的楓樹將小車在樹下停妥，他取了一支中等大小的雞毛撚子，將它放在坐凳上又去取了一支略小些的。將兩支雞毛撚子都持在了右手後，他不急不徐地向那個草坪走去。他正思考這個女生在學校的境遇是否會與小玲相似，又想到這邊大多都是這樣的女孩，忽然，他在路邊停下了，在那支小小的雞毛撚子上摩挲了一陣，若有所思似的，又折回車邊將它放回了原處。那實在是件精緻的手藝品。

門前已不見了人影，若在以前，他必定會暗中責怪自己使機會給溜走了，可這時卻多了幾分別樣的心情。他在附近徘徊了一陣，不時地看向自己的三輪車，又或者望向那對父女仍留在草坪上的物件。當他正猶豫著並將離去時，那個女孩的父親又從屋內走出，手中正擦拭著一台小巧玲瓏的鬧鐘。當那個女生與鬧鐘表面濕布留下的水痕一同出現時，當父女二人的爭吵傳來時，當女孩的父親將他的怒氣還有那許多的他所未能聽懂的言語丟向他同他手中的雞毛撚子時，他絕沒有忘記自己所預想的開場。

雞毛撚子上的羽毛光滑而涼爽，但這只是在起初才可以感覺到，光滑的觸感哪怕再過上數十載也不會消失，可那涼意會在轉瞬間就變得溫暖起來，如同仍舊生在活物上一樣。

回到三輪車邊，他將雞毛撚子插回木架上。秋風，秋日午後的風，不久前甚至還有些熏人的暖風已然轉涼了，又一陣緊似一陣。像是從溫暖的浴室中走出時那樣，他打了個寒戰，又往城郊行去。

日頭雖然無力，但也照舊懸得頗高。鼻尖似乎有些辛酸而尖銳的味道，如同害了傷寒時若有若無地出現著的倦之感。不知中午前後的困意是否又重新襲來，或許是單調的草色不斷的重複著，恍然間他覺得脫離了自己的身體，情緒與氣力都留在了三輪車的坐墊上，一種淡然而又透明的視線則與之同往。胸膛與脊骨，涼風與涼風，若說有什麼仍遺留在其間，除卻那支稍小些的，極類自己所擁有的那支雞毛撚子外絕無其他了。

安靜地顛簸著，紅色與黃色逐漸褪去，道路被秋日的涼意染的蒼白了，枯草也似霜打，遠處的山丘上倒是紅的黃的熱鬧非常。那家小小的養殖場緊閉著鐵門。也許是食槽內裝滿了食糧，或許已空上了大段的时间，不知是飽食的滿意還是饑餓的無奈，他的老友並未知道他的到來，雞鳴只是偶爾而倦懶地出現。他又繞著欄杆走了半圈，

一個更小的紅棕色的小屋露出了半個牆角，一株肥大的圓形杉樹遮住了白色的窗子還有絕大部分的聲音，稀稀疏疏，不知是楓葉在地面滑行還是爪子的聲音，總之那是為它預備著的小屋。當時兒子為他跑了多趟後農場的主人才答應了這門利潤極高的生意。

他在外邊望著，仿佛那屋內的一切即刻就要消失不見了，好一陣，直到起了一陣北風，地上的樹葉都翻卷著換了個位置。濕了的塵土只是略略的起身，隨後又附在了殘存的青草上。他來到一個角落，那兒三面都有樹木列成的高牆。在一顆紅楓下，一個矮矮的燈柱立著，燈罩已破的只剩若有若無的尖角，燈泡已不見，裡面灰塵已堆積了多時。在這樣一個角落，時間或季節恐怕如這兒本應有的燈光一般無甚緊要。他輕輕拍了幾遍燈柱，金屬的寒涼透過薄薄的舊得剝落了了的漆面傳來既輕又低沉的聲音。微微的震動傳到泥土裡，腳下也有了回饋，仿佛是地心間傳來的哀聲。這才發現，寂寥已籠著他多時了，又辨不清是否夾雜著鄉愁。

「噯，噯，噯……」他拍得愈緊了，好似要這路燈再度亮起，亮起後向他說出存在於這個寂寞星球背後的鄉音。遠處的語言，遠處的土地。只有這些嗎？不，還有遠處的時間，遠處的自己。



↑ 過去的年代，陳舊的故事，說著藏著多年的心情。

眼前忽然的明亮起來，殘破的水泥，黃色青色草根處的白莖，各樣的落葉，一切可以望見的，前方的，餘光裡的，悉數融進這光亮裡了。他分不出這是什麼，直到各樣的顏色聚成一顆清亮的小球，滾落了，破碎了，又再度回到大地上了。他感到了這個燈柱的孤詣，那是一種遺留在塵野裡的，留在了角落裡的，卻又望著熱鬧的孤詣，外邊的，過往裡的。

他將三輪車推至燈柱下，取下那支雞毛撢子，又踏上車，可這位朋友太高了，他彎曲了的背已無法如他的朋友一般挺直。於是又踩上車凳，終於，他也與這位朋友一般高了。斑駁的，結成了黑色的塵土的遮蓋之後，他望見了自己蒼老了的的面孔。歎了一口氣後，他要為他的朋友拂拭去這麼多的塵土，可自己太老了，真的太老了。但年輕著，就像八歲的自己一樣，那時他爬上高處那個土牆上缺失了的口子，正要做出回望的動作時，他跌落了，就像現在。他伸出手，想要向他的朋友尋求援助，可小玲呢，還有那麼多的玩伴和同學呢？他跌到了地上。

當他從醫院中搬回自己與妻子共有的房間時，兒子已經將所有的雞毛撢子盡數分給了鄰居和同事。那日，他家裡，雖然確是他與親人的家，可他仍不那樣以為，那房子太華麗，太漂亮了，更重要的是，太遠了。家裡多出了許多鄰居送來的餡餅之類的東西，像是因為得到了那支精緻的手藝品，feather dustet的回禮。一支不剩了。兒子曾向他詢問過了多遍是否留下部分，他俱是簡單地搖搖頭。晚飯時，他不住地向兒子道歉，而當他看到兒子臉上惶恐的表情時才始想起，從前不論犯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錯誤後，自己竟未有一次這樣懇切而徹底的向父親道歉。

夜裡，他有了一個真切的夢。那是個昏暗的房間，窗外卻亮得發白，屋中有一張小床，只是他一個人。他猛地醒來，接著吱呀一聲，他打開屋門向外邊的喊聲跑去。那聲音喊道：

阿明，去摘梨子啊。

關於作者  
陳郵輝，浙江杭州人氏。常有文章發表於副刊及雜誌。喜自然山水，有感輒記。現居浙江省臨安市昌化鎮。

短篇小說組 佳作

## 老王的陳皮雞

牟婧一文（美國·加州）

老王在聖蓋博一帶是有點兒名氣的。他在老李兩口子開的小飯店裡已工作多年。一般的炒鍋很少有機會讓客人熟知，但老王做出不一樣的陳皮雞，被客人發現、認可、喜愛。每每品嚐，讚不絕口。在外場的李太樂得樹立小店的品牌。每當有客人誇獎，她就衝著廚房喊一聲「老王」。

在廚房裡煙熏火燎的老王，停了火，抹一把汗，從門簾後探頭出來，笑容也立刻浮上臉頰，迎接客人們的溢美之詞。這些溢美之詞帶來更多慕名而來的食客，品嚐陳皮雞，實至名歸。老李這一片小店也因老王的陳皮雞，生意一直不錯。

陳皮雞成了招牌菜，老王總被熱情地詢問諸如此類的問題：你的陳皮汁為啥陳皮的味那麼厚重而醇香？裏雞肉的芡粉加了什麼輔料？為什麼雞肉經過兩道油炸，一道煎炒，還外焦裡嫩，咬上去那麼酥脆？

店裡不忙的時候，老王樂得和客人多聊幾句，介紹王氏獨門秘籍的陳皮雞和這道菜的源遠的歷史。

老王的祖父是民國時代天津的名中醫。據說年輕時曾跟著師傅進宮，給晚年的慈禧太后會診。太后賜宴給全國招來的名郎中，當時隆重推薦的菜就是陳皮雞。因為陳皮是一味中藥材，老佛爺屬意讓郎中們把中藥的苦湯，變成可口的膳食。那時還是小徒弟的王老爺子，在眾多名郎中的席間，靦腆出筷，夾了一塊陳皮雞吃，美味迴盪久久，終生難忘。後來自己掛牌行醫，成了名郎中，也一直要找回年輕時宮裡菜餚的美味，苦苦探尋美味的由來。那時沒有味精和雞精這些化學調味品，可能也很少用醬油，做出來的菜怎麼那麼香呢？



陳皮是種受歡迎的養生食品。

王老爺子因為是中醫名家，他懂得如何使用中草藥裡那些自然的香料，特別是陳皮，做得一手好菜。但他總是覺得，還沒有做出當年宮廷御宴那滿口難忘的香。老王的父輩們，生長在名醫之家，錦衣玉食。吃可以，做沒興趣。王老爺子在孫輩裡發現了老王。他自幼就對爺爺在廚房做美食，饒有興趣。圍前圍後喜歡搭幫手。本來王老爺子完美設計是，先把中醫知識在孫子身上夯實，不成名醫，至少可承家學淵源，有基礎自主研發做菜汁。哪知趕上「文革」的老王，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後代，十五歲就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去了。懸壺濟世的王老爺子，那時連自己的命都救不了。

歲月荏苒，老王輾轉來到了美國，落腳洛杉磯。發現華人的出路有限。特別是英語讓很多華人變成無語。老王仗著幼年爺爺的耳濡目染，端起炒勺，躲進不用英語的中餐館廚房。憑著爺爺傳授的陳皮雞，站住腳跟，炒出異國他鄉不一樣的人生。買房、有車，這些夢想中的生活，都在美國實現了。已經滿頭白髮的老王，忙碌勞累中，心中有說不出的充實感和滿足感。

一個月前，老伴和兒子回大陸，探望年邁、疾病纏身的岳母。家中只剩下老王，他都沒有寂寞。一進餐館，他精神煥發。那些關於陳皮雞的傳說，經老王的嘴說出爺爺的畢生追求，最後已經傳成老王持有宮廷秘方，我們吃的陳皮雞是當年老佛爺的口福。老王做的菜那是御宴的水平。

家住天普市的老黃，在柔似蜜市開牙醫診所。經常診所關門後，先開車到聖蓋博，來吃老王的陳皮雞。以牙醫的權威告訴他身邊的食客。雖然油炸，但是酥脆的陳皮雞，對護齒有作用。他成了老王的鐵粉和好朋友。老黃幾天不來吃陳皮雞，就有種數典忘祖的失落。

老伴幾天前，微信來告知，大陸有新冠疫情爆發。她和兒子恐怕不能如期回來。老王有餐館客人的簇擁，也不覺得太失落。老伴問他，要不要給他寄些N95口罩和消毒液。老王笑著說：「跨著太平洋，沒事！」老伴緊張兮兮地說：「好多人都給外國的親屬寄了。」老王不以為然：「你當美國是鄉下呀！N95、N96、97都沒問題。」一笑而過。

初春的大洛杉磯地區，陰冷潮濕漸退，暖意變濃。

老王開車上班，感到了陰鬱後的晴朗。進了店裡，早晨來開檔的是老李的女兒。李太太昨晚咳嗽一夜，本來不愛去醫院，挺著要來上班。臨出門，咳嗽得喘不上來氣。老李只好叫女兒來替工，他帶李太太去醫院了。這老兩口子多年以來從未歇工，老王知道明天他們就會來上工。有一口氣他們也要來自己苦心經營的小店裡來喘，說不定趕在晚餐忙碌時段，他們就會衝進店裡做工了。

可是晚上打烊關店，老李兩口子也沒有音訊。

第二天早上，做餐館的人都起得晚。老王被電話吵醒了。是老李！他艱難地告訴老王：李太太已確診是新冠肺炎。他自己也毫無疑問地會染上或已經染上了。店不能開了。他告訴老王開始採取一些預防措施，或先去查查。畢竟他們一起工作。

老李在電話裡對關店的戀戀不捨，老王給他信誓旦旦的安慰，隨著電話掛斷的盲音，歸於了室內的沉寂。老王怔怔地坐在床上。再躺下已無睡意，起身也覺得無目的。平時店裡星期二關門，他早早地籌劃好一周內要辦的事。大清早出門趕著辦事，爭取一天內完成預定的計劃。現在突然一整天擺在面前，腦中一片空白，不知幹什麼呢？

老王是不願意去醫院的。心中的僥倖不是原因，關鍵是沒事去醫院幹啥？多少年都不去醫院了。管他什麼「新冠」還是「舊帽」的。好像很久沒時間上街逛逛了，老王終於想到一件可做的事。

南加州和煦的陽光，伴著早春的清風，格外宜人。老王沒開車，信步走上街頭。街對面的小學停車場上，停滿車輛。孩子們還在上學。轉彎走上聖蓋博大街，華人超市門庭若市。老王欣然進去閒逛。以前他從不願意陪老伴去超市，現在他自己卻饒有興致地在一條條的貨架間穿行。超市裡邊人並不多，更添了老王的興致。

迎面走來一個推購物車的人，戴著口罩。老王不屑一顧：「小題大做！」

從來沒有時間這麼細緻地點貨，老王感慨貨



品的豐富，覺得生活真是美好。想到老李兩口子不知哪天痊癒，才能開店，老王撿了幾樣生活必需品，走到收銀處，靠近出口。自動門開關，帶進外邊的溫暖。老王不禁打了個噴嚏。讓他沒想到的是，站在他後後的顧客，馬上警覺地閃出一定距離，收銀員順勢拉上掛在脖子上的口罩。老王掏出紙巾擦鼻子，看看環繞自己空蕩蕩的隔離帶。「至於嗎？」老王心裡看不起這些人的敏感。

馬路對面有一個外賣盒飯快餐店，亮著開門的燈箱。老王進去，面對琳瑯滿目的選擇，買了一個便當。店內臨窗擺放了一溜兒小桌。他選了一張，面對窗外坐下。心滿意足地看著環繞的遠山，準備享用午餐。

櫃檯裡的分菜員走出來。「老先生，坐外邊吧。」她指指窗外，「空氣好，有涼篷。」她眼睛變細長，老王猜口罩後邊的嘴一定咧開笑了。

這客客氣氣看不見的笑容，並沒有讓老王減少心中的不快。他感覺，在餐館裡被客人們追捧的名廚，今天卻屢遭嫌棄。鬱悶的老王索性提著便當回家了。

不抽煙、不喝酒、不會打麻將、更不能去賭場，這些名醫之後的良好家訓，讓老王此時百無聊賴，更加鬱悶。在自己三室兩廳的房子裡，他煎熬著孤獨；在〇·二三英畝的院落中，他形單影隻。這所浸透著自己汗水、曾經自豪地擁有的聖蓋博好地點的房子，在豐富的社會生活裡，給了老王每天拼搏後，良好的休憩。如今社會生活被抽掉了，老王一天天待在家中，像一隻困獸，無奈地衝不出去牢籠。

想到自己多年披星帶月，夜深收工，子夜才上床，老王此時終於有時間可以休息了。拉過一條毯子，老王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倒頭便睡，藉以忘掉不快。不知幾點，老王醒了。天已經黑了，那就接著睡。一直睡到老王餓醒了。起身一看，怎麼又是黃昏？

名廚甚至無心為自己下廚。老王出去買回三份便當，冰箱里存兩盒。他沒有忘記爺爺的良醫祖訓，少吃剩飯。只是出去已經看到有人在街上戴口罩，外賣快餐店還是少去一趟是一趟。

客廳裡，超大超薄的電視，也曾經是老王辛苦換來的自豪。他卻沒有時間享受。現在老王手捧便當，斜倚沙發，腳蹬茶几，看著大屏幕展現出世界各地的社會生活，他立刻覺得整個家沒有那麼冷清了。況且老伴和兒子身處大陸，那裡的疫情牽動著老王的心。對遠方親人的牽掛，讓他忘記自己的煩惱。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老王安營扎寨。躺著看電視、睡覺，醒了坐起來，在茶几上吃飯。吃完就勢躺下來平食。茶几上擺滿剩飯和髒碗，沒人看見沒人管。老王有一種年輕時單身漢的快樂。

口罩令在大洛杉磯地區、乃至加州及全美下達了。N95口罩成了奇缺貨。老王後悔沒讓老伴寄來些，只好隨便買些一次性天藍色的口罩。雖然標註了沒有醫學用途，可人們以前看到這種藍口罩，大多是手術室的醫護人員佩戴。因為普通的醫護人員戴的是白色的。現在滿街一片藍口罩，彷彿置身一個大手術室裡，給人一種異樣的恐怖。加上電視裡每天都頭條播報疫情的現狀，全世界的慘狀，時時刻刻都震撼老王脆弱的神經。

本來以為老李過幾天就會通知重新開店；本來以為老伴和兒子耽擱那麼十天半個月，也就回來了；本來以為在中國大陸爆發的疫情，會停留在彼岸。這麼多的意料之外，讓老王焦慮、困惑，無視眼前的狼藉。客廳已經變成破爛市。配上白髮幾乎及肩、絡腮鬍子蓋臉的老王，瞪著一雙無神的眼睛，死死盯著電視屏幕，真是相得益彰。

電話鈴聲罕見地響了。除了老伴用微信聯絡過，最近電話始終保持沉默。老王從呆呆的狀態裡，回過神來，驚異地看著手機。是陌生號碼。管他呢，就算打錯電話，也有個人說句話。

竟然是牙醫老黃！聽到老王的聲音，他在電話裡大呼小叫，慶幸彼此都還活著，可以說說話。老王被這人間煙火感動得一時流下淚水。「老王啊！」老黃的吳儂軟語格外親切。「我找到老李，才要到你的電話呀！」老黃在電話那端唏噓不已，「我這麼久吃不到你的陳皮雞，像得了新冠肺炎一樣難受哇！」

老黃的一通嘮嘮叨叨，像一劑強心劑注入老王的全身。他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和老李兩口子一起工作，竟然沒有染上新冠肺炎。看看自己的樣子，還有客廳的樣子，自己哪裡對得起這份幸運？哪裡對得起讓他成身立命的陳皮雞？哪裡對得起曾經寄託家學於他的爺爺？

據老黃說，老李也染疫了。儘管已經治癒了，但後遺症頗多。咳嗽不止。李太更是咳得喘不過氣來，整夜整夜地難以入睡。人已瘦得不像樣子。

老王一直不願給老李打電話，怕他聽見店裡老員工的聲音，更上火關店這麼長時間。事已至此，老王覺得無論如何也要打電話，問候一下合作多年的老東家。

電話接通後，老王居然先聽到老李劇烈的咳嗽聲。氣喘吁吁的老李，不待老王說話寒暄，藉著一口喘上來，語氣沒有停頓地告訴老王：「李太現在剩下半條命，我們倆喘氣都費勁，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到老家台山？」老李又深吸一口氣，不容老王出語安慰，趕緊說他的話：「店我們經營了半輩子了。幸好以前把店買下來了，現在沒有房租的壓力。」老李的粗氣透過話筒喘進老王的耳朵裡。「現在關閉堂食，可以做外賣。」老李長出一口氣。「你要是願意，帶著店裡的人開張吧！」老李的聲音哽咽，「我不願意出讓給別人。」

「好哇！」老王急著安慰老李。「叫你女兒守前台、聽電話，我把廚房搞定。」

老李這次是長嘆一口氣：「外孫和外孫女還小。我女兒不敢出去工作，怕自己染疫帶給孩子。」老李口氣轉急

切，「你想辦法，一定要開店！」最後一句話，因為氣息用盡，老李的聲音細弱含糊，卻一點兒沒有掩蓋掉老李的堅定。

老東家在美國打拼半生的心血經營，不忍又不捨。卻慷慨地託付給了非親無故的老王。老王一下子感到了沉重。他告訴自己，要想盡一切辦法，把店開起來！

心願很美好，現實更嚴酷。老王真的想不出辦法找個人來，負責外場。店不大，以前經常是李太一個人做服務員。忙時老李幫著出餐、收拾桌子。何況外場牽扯到收銀、結帳，也要找個知根底的人，最好是自家人，才能放手外場的財務。

老王此時想到自己的兒子。這個三十幾歲不成家、不就業的公子哥。自己和老伴拼死拼活做餐館工作，獨獨清閒了這個兒子。書也供他念出來了，他不屑老爸掄大勺，要找一份輕鬆體面、還要賺錢多的工作。號稱要進入主流社會，覺得華人埋頭苦幹一輩子，誰在乎呀？在美國永遠被邊緣化。看人家黑人，爭取權益的抗議活動，如火如荼。華人寧可背上挨幾老拳，也要彎腰護住捧在胸前的飯碗。太窩囊！兒子就這麼高不成、低不就地悠閒混人生。蘋果手機更新產品，他能腆著臉跟媽媽伸手，還撒嬌賣萌：「人家還是個寶寶呢。」氣得老王恨不得抽他一個大嘴巴。老伴卻被兒子這一套哄得心花怒放，掏錢解囊。

看看人家老李的女兒，關鍵時刻總能衝上來幫襯家裡。想到自己的兒子，這個什麼都指望不上的東西，老王感覺無顏站在老中醫爺爺的面前。

眼下招聘是不可能的。招進一個染疫的怎麼辦？何況誰會這個時候輕易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工作呢？

老王還是買了一份《世界日報》，主要看招聘。發現招聘依舊，只是附加了注射疫苗證明的條件。

雖然是醫生的後代，老王卻不信那套邪！他在電視裡看到好多人打完疫苗，還要昏睡一天。中醫講究調理陰陽平衡；西醫那套頭痛醫治頭、腳痛醫治腳的辦法，嚴重打破了身體的內在平衡，損害了天然的免疫系統。老王一針也不打。卻捨得花錢買N95口罩。

老王注意到有一則招聘廣告，沒提疫苗證明的條件，而且要炒鍋。店在離家兩小時車程的東邊棕櫚泉，包吃住。八個月沒有工作的老王，禁不住內心的渴望。老李的店，目前自己也想不出辦法來。不如先找個地方幹起來。

沒有多少人願意離家去就職，何況疫情的警報還沒有解除。老王馬上被邀去試工。收拾簡單的行李，老王開車上了十號高速公路。

這家餐館疫情以來，收入大減，可房租卻一分沒減。關閉堂食後，因為集體染疫，又關店一個月。好不容易重開外賣，染疫被放倒的老師傅來不了。面對漸漸回升的外賣生意，不得不找人來上工。

老王不禁倒吸一口涼氣。沒想到自己再次走進了疫情高發人群。他想轉身回家，可是賦閒在家的八個月滋味不好受。看著菜單上有陳皮雞，老王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可就是這裡的陳皮雞，很快讓老王心灰意冷了。

餐館裡循常規：老闆有自己的配方做陳皮汁；打雜的切肉備料；油鍋炸出雞塊備用。廚師只是拿出雞塊，過油加熱，兌上配好的汁，炒炒出鍋。老王嘗了一口，絕不想吃第二口。雞肉裹著芡粉，經過兩道油炸，外邊芡粉變硬殼，裡邊的雞肉成肉乾。再加汁爆炒，出鍋簡直成了陳皮雞乾，嚼不動，更別提滋味了。晚上下工以後，老王找時間和老闆說起自己的陳皮雞的過往經歷。坦言他自己要親手操作陳皮雞的全部製作過程的想法。

老闆皺著眉頭聽完老王的激情講述，他淡淡地說：「陳皮雞在我的店裡，只是一道菜而已。我僱一個廚師來做好一道菜，其他的菜怎麼辦？又不是陳皮雞的專賣店。這幾個月，我們餐館生意虧得很厲害，做好每一個訂單就可以了。」

老王此時意識到，老李對自己有多麼重要的知遇之恩！不到一星期，老王就捲行李回家了。繳羽而歸的老王，似困獸又回到牢籠。他覺得自己有滿腦的想法、渾身的能量，無處施展、無法釋放，沮喪地囚在家中。

老伴帶給老王更加令人沮喪的消息：岳母離世了！

本來年邁多病的岳母，最近突然發病。在疫情籠罩接近兩年的大陸，此時街上連出租車都找不到。打120求助救護車，全部的醫療資源都在應對撲不滅的疫情，根本打破了正常的醫療救助。情急之下，老王的兒子衝出去，找來一輛三輪車，拉著老人去醫院。醫院裡連走廊都躺著染疫的病人，根本走不進去，更別想看到醫護人員。老王的兒子蹬著三輪來到另一家醫院。情形也是一樣的。他拼命踩三輪到了第三家醫院，依舊人滿為患。

看著痛苦中抽搐、經一路顛簸奄奄一息的姥姥，老



↑在一個世紀疫情中，每個人都有著他自己的故事。

王的兒子被逼出全部男兒的血氣。他不顧一切地衝進人群，一邊大聲叫喊：「救命啊！我姥姥快不行了。」

只戴著一個普通口罩的兒子，馬上被一個「大白」攔住，並迅速扯出人群。「你不要命了！」說著，他狠命把老王的兒子往外拖。兒子畢竟年輕，而且看著此時命懸一線的姥姥，「大白」哪裡拖得住拼命的人。兒子依舊大喊不止：「我姥姥病重啊！」可除了這個「大白」，旁邊無人關注。

「大白」突然停止拉扯。「孩子，你看這裡，哪個病得輕？」他趁勢又往外推。「你不趕快走，明天也得躺在走廊裡呀！」

老王的兒子環顧四周，等待就醫的人滿目皆是。很多人躺在地上，靠在牆上，對他的喊叫沒有反應，不是睡著了，而是奄奄一息。他無望地掉下眼淚，帶著哭腔：「那我姥姥不是等死嗎？」

「孩子，」「大白」接口道，「你不趕快帶她離開這裡，老人家染疫了，那就是找死！」「大白」推著老王的兒子。「快走吧！」他揮手一指長長的走廊，「你看得見醫護人員嗎？都在處理染疫的人。」

老王的岳母，就在親人們的無奈和無能注視下，眼睜睜地咽了氣。況且人走了，出殯都難。老人家的遺體停在家裡兩天，最後還是老王的兒子踩三輪送姥姥，在火葬場排隊，才送走了老人家。

聽了這一切，老王長出一口氣，心裡沒有哀傷。老人家這時候離開，是解脫了！

沒多久，王太從機場打來電話。說她和兒子已經回到洛杉磯。因為從疫區歸來，要隔離至少半個月。「老頭子，你在網上把我們住的酒店隔離的費用付一下賬。」王太的聲音裡充滿了疲憊。

「怎麼一下子就回來了？」老王吃驚不小。

「一下子？」王太立刻語帶哭腔。「媽住的那個小區，出現了染疫病例，馬上就要封樓、封小區了。我弟弟讓我們趕快走，不然就走不了啦。」王太嘆了一口氣。「出小區，測體溫；去機場，測體溫；上飛機，測體溫；下了飛機，還要測體溫！」王太的語氣裡，說不出有多少不耐煩。「我和兒子穿成『大白』，一路擔驚受怕，好不容易活著回來了！」

「我也還活著。」老王此時聽見老伴嘮嘮叨叨、悲詞泣訴，竟然沒有以前的煩躁，卻從心底裡升起了無盡的平靜。

半個月後，老王迫不及待地接老伴和兒子。

站在酒店門外的母子倆，腳邊堆放著大包小裹，遠遠地就嵌入老王的視線。老伴瘦了，看上去憔悴而顯老。兒子怎麼好像長高了？不是！老王心裡馬上否定了自己的錯覺。是挺直了。

老伴從老王出現在視線裡，淚水就止不住地流下來。兒子不待老王走近，就喊了一聲「爸」。曾想躲得遠遠地這個碎嘴子老伴；還有巴不得他死在外邊的不成器的兒子，老王此刻竟熱淚盈眶地把他們擁在懷裡。

老伴一進門就開始數落老王，把家造得不像樣子。雖然老王在接母子之前，已經突擊大掃除，他知道自己永遠也不能達到老伴的標準。看著老伴邊抱怨，邊任勞任怨地開始收拾整理，老王奇怪自己沒有任何不快。來回走動的老伴，裡出外進的兒子，老王覺得自己終於在家裡。他不由自主走進廚房，給家人燒飯去了。

沒想到的是，老王一轉身，看見兒子跟著自己進了廚房。兒子見父親有些驚異，就主動上前。「爸，我給你打個下手吧。」接著，先洗了手。「大陸的親人都說你做的菜好吃。特別是爺爺，他說自己沒有口福吃到你做的陳皮雞。說你的陳皮雞是太爺爺的真傳。」兒子說得漫不經心，卻句句都深入了老王的心。「對啦，」兒子忽然想起來什麼。「這次爺爺讓我帶回太爺爺的手稿給你。」

「什麼手稿？」老王立刻來了精神。

「也不是什麼手稿。」兒子皺了一下眉頭。「爺爺說，『文革』抄家的時候，太爺爺的書稿大都被燒了。剩下這些散篇單張，紅衛兵走後，被收集起來。太爺爺離世後，家裡沒人感興趣。以前太爺爺只和你說他的東西，爺爺就讓我帶給你。」兒子抬眼看見父親專注傾聽的樣子。「等一下我拿給你。現在我們做陳皮雞吧。」老王留意兒子用「我們」說道做陳皮雞。

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是多麼普通的生活場景。現在成了老王盼望的時刻。他喜歡做好飯菜，妻兒享用。哪怕老伴挑挑揀揀、說鹹怨淡，他感覺到有回饋，不是一拳打進棉花裡。

「吃飯啦，兒子！」今天王太這是第三次喊兒子。滿桌子的飯菜早擺好，兒子只是答應，卻不見人影。老王坐在飯桌前，忍不住走過去，推門而入。心想抓他一個三十多歲大男人痴迷遊戲的現形。

兒子靜靜地坐在書桌前，面前擺放了三疊紙。他還從旁邊的紙箱裡，一張一張地往外拿，放在不同的三疊紙上。看見父親進來，兒子歉意地笑笑：「馬上好。」手也沒停。

老王看著兒子桌上的三疊紙，竟然都是發黃的宣紙，上面是用毛筆寫的豎排蠅頭小楷。「這是什麼？」老王沒想到兒子玩的是古典遊戲。

「就是我帶回來的太爺爺的零散書稿。」兒子還在手不停地分揀著。「我把它們分好三類：這是中藥的處方，」兒子指著一疊說。「這是草藥和香料的用途介紹。」兒子指著最後一疊，「這些是太爺爺烹調的筆記。我看到幾頁他寫的陳皮雞配方。」兒子笑一笑，「我也看不懂。」

老王馬上坐下來。雙手捧起一張，面帶欣喜地看起來。那一刻，兒子彷彿從身邊消失了。老王心隨意念，穿越回少年的自己，伏在爺爺的書桌上……

重新開店被正式提到日程上。

這一天，老王在飯桌上，又動員老伴去做前台。老伴依舊不鬆口：「跟你說了多少遍了。我這點兒英語，接電話不行。」

「練練就好了。」老王仍在鼓勵著。

「練什麼練？我這把年紀還能練出來嗎？」王太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你不去，現在也找不到人。關店都快兩年了，一家人坐吃山空。」老王閒了這麼長時間，快憋出毛病了。

「我沒說不跟你去開店，只是前台我幹不了。」王太急急地解釋。

「前台最好是自家人。幹不了也得幹！」老王顯然急了，有點兒耍橫。

王太眉毛上挑，火氣也上來了。「幹不了怎麼幹啊？」

眼看著硝煙在飯桌上升起，一直捧碗吃飯的兒子，抬眼看著父母：「媽，我和你一起幹前台。」

一時驚愕的老兩口，半天回不過神來。老王平靜地說：「我們可不是主流。」

兒子不理會父親的揶揄。「但是華人的主流是勤勞苦幹，我是華人！」

王太立刻眉開眼笑：「我大兒子沒問題！」

兒子感激地看著母親，眼裡噙著淚水：「爲了姥姥，我們要好好活著。」

重新開店的頭天晚上，激動的老王撥通了老黃的電話。老黃立刻叫道：「我要點陳皮雞！」

老王興奮地說：「沒問題！我還要白送你一盒我兒子做的陳皮雞。」

聽筒那端沉默片刻，傳來老黃哽咽的聲音：「太好了！」

短篇小說組 佳作

## 夏日最後玫瑰

我第一次見到利文斯頓太太時，她已是九十四歲高齡，混身是病，心律不整，腎臟結石，肺功能衰退，呼吸不暢，隨時得靠氧氣筒輔助呼吸，醫生診斷她是病入膏肓，無能爲力了。但是，她手腳仍健全，移動無慮。利文斯頓太太是安寧療養院（Hospice）的病人，我是安寧療養院的義工，她是我服務的對象，我的工作就是定期拜訪利文斯頓太太，陪她聊天解悶。

美國得重病或絕症的老人，可以簽約做隨心所欲的臨終治療，稱爲安寧治療。老人仍住在家裡，醫生到老人家中，爲老人看病診斷開藥，安寧療養院的護理人員則定期到老人家中，爲其量血壓、打針、送藥等等。老人住在自己家裡，有充分自由，還能享受醫護人員定期到家的服務。

安寧療養院的義工管理員黛安告訴我，因爲我在嗜好欄裡，填寫了愛好古典音樂，利文斯頓太太喜愛彈風琴，所以把我們配在一起。黛安第一次帶我去拜訪利文斯頓太太時，利文斯頓太太穿著正式，上下一套的淡粉紅色長褲套裝，臉上薄施胭脂，滿頭銀色白髮剛從美容院整飾出來，衣服貼貼的，配上金耳環及首飾，裝扮高貴典雅，外表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耄耋老人，彷彿才六十多歲。我們坐著閒聊，利文斯頓太太告訴我，她曾是服裝店的設計師，教導客人如何穿著，幫客人挑選

時裝打扮，還提到當地某某貴夫人是她的客戶等等……

「利文斯頓太太，妳不是說有一櫥子的衣服，需要整理分類嗎？莉莉可以幫妳忙，莉莉，是不是？」黛安把談話轉入正題，回頭徵詢我的意見，我馬上點頭。

「我自己可以慢慢做，不用幫忙。」利文斯頓太太搖頭拒絕。

「妳不是說妳四肢無力，需要義工幫忙做點事嗎？莉莉願意幫忙，妳就別客氣了。」黛安再接再厲。

「是啊！我手腳無力，無法使用吸塵器吸地板，你們給我的清潔工，用吸塵器隨便吸兩下就完工了。」談話氣氛頓時僵硬難堪，看顧利文斯頓太太的護士，在旁馬上轉移話題。

「莉莉，聽說妳是學中國文學的？怎麼會來美國呢？」大夥轉頭看我，我有點緊張。

「我是隨丈夫來美國的，在家沒事，就順便修了個東方哲學的博士學位。利文斯頓太太，妳喜歡散步嗎？我可以陪妳繞著社區散步，或者幫妳溜狗。」我把話題轉回到利文斯頓太太身上。

「我的狗怕出門，不用溜狗……」利文斯頓太太又拒絕，護士馬上接口。



鍾一萍一文（美國·加州）

「好主意！利文斯頓太太，散步對妳身體有益，讓莉莉陪妳在附近散步吧！」利文斯頓太太輕輕一笑，不置可否。

會後，黛安開車載我回家，我們一路閒聊。

「剛剛利文斯頓太太提到的清潔工，其實是我們幫她跟社會福利處申請的，她嫌清潔工吸地毯沒搬動桌椅，桌下地毯沒清掃，不高興，就把人給趕走了，妳別介意。我個人覺得利文斯頓太太好像蠻喜歡妳的，妳知道，有些老人家脾氣古怪，我們做義工的，只能儘量配合，妳若不習慣或不喜歡利文斯頓太太，隨時告訴我，我幫妳另外配對。」我點頭。

然後，她語氣一轉，告訴我照顧老人時，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些甚麼，雖是善心當義工，也要懂得保護自己，別把自己陷入了尷尬局面，我點頭稱是。

依照約定，週六，我先打電話給利文斯頓太太，確定她接受我的造訪，才開車前往。第一天的拜訪，我們相處融洽，我攙扶著她，在她住家附近散步，她身體真是虛弱，走不到五分鐘，就喊累要往回走。我就陪著她，坐在屋前廊下，曬太陽聊天。美國中西部小鎮，氣候四季分明，春季滿城花飛舞，夏季綠意盎然，秋季遍佈黃金甲，冬季白雪皚皚，各有風情。我一到美國，就愛上了這樸實的小鎮。

利文斯頓太太戴著太陽眼鏡，舒服地享受著陽光的溫煦。隔一會兒，隔壁鄰居夫婦開車回來，利文斯頓太太把我介紹給我們，稱我是張博士，不過，她忘了我的姓，還得靠我提醒，我和鄰居夫婦握手問好。鄰居進屋後，利文斯頓太太告訴我，鄰居夫婦有時會載她去沃爾瑪買菜，有時還會帶她去附近的教堂作禮拜。

我不懂，為何一定要去某個教堂作禮拜？我沒問，既然她這麼迫切想去自己的教堂，何不好人做到底？我答應明早開車來接她，她高興地與我道別。

週日，我準時到利文斯頓太太家門口，她已打扮妥當，全新的灰米色長褲套裝，外加同色的漂亮毛線外套，珍珠耳環，鑽石戒指，白金鑲鑽手錶，灰米色平底鞋，頭上戴著同布料的小裝飾帽，臉上刻意濃妝，非常隆重典雅，渾身香噴噴。

「哇！利文斯頓太太，妳好漂亮！」我稱讚她。

「謝謝！我手腳不靈活，必須一大早就起床，費了將近兩個多小時才裝扮妥當。」她興奮地說，慢慢走向車子。車內，她顯得很緊張，手微顫，腳也不時抖動。

「我可能會碰到很多老友，對了，我該怎麼介紹妳？」路上，她問。

「莉莉嘛！」我說。

「不，妳不是博士嗎？妳的姓怎麼唸？」我聽到她一直在重複練習唸我的姓。轉入教堂的停車場，已停滿了滿山滿海的車子，她從皮包裡拿出殘障停車證，囑咐我往前找最近的殘障停車位。然後，嘴裡唸唸有詞地禱告：

「神啊！萬能的神，讓我找到最近的停車位！讓我找到最近的停車位……」

「利文斯頓太太，不用擔心，如果找不到靠近的車位，我可以先把妳在門口放下，再去找車位。」我告訴她。

「不要，我要妳隨時在我身旁。」我想，她大概很緊張，需要我扶持吧？幸運地，我們找到了一處很不錯的車位。



「妳信教嗎？」

她轉頭問我。

「我還在找適合自己的宗教。」我回答。

「鄰居他們會載我去附近的教堂，但那不是我

的教堂，我很想去自己以前常去的教堂。然而，身體不好，無法開長途車，妳能否開車送我去教堂？」利文斯頓太太問我。

「教堂在何處？」我問。原來，她的教堂是全市最有名、信徒最多、最豪華的大教堂，位於城西南角，她家在城的東北角，需橫跨全城，離她住處開車大約一個鐘頭。

「我不會讓別人陪我上教堂，只讓妳陪。」她強調，拿下墨鏡，熱切地望著我。「去大教堂對我意義很深遠！」再次強

「今天運氣真不錯！」我高興說。

「不，你沒聽到嗎？是我禱告神，神回應了我！」我無語。

教堂非常大，大概可以容納五千人以上，絲絨座椅軟硬適中，舞台寬闊豪華，任何角度座位都能看清楚舞台中心的表演。利文斯頓太太顧盼四周，似乎在找尋老友，突然，她緊張地抓住我手，手掌微濕，低聲說：「前面走來那位女士，是老朋友。」再次問我：「妳的姓怎麼唸？」利文斯頓太太舉手與女士打招呼，女士跟利文斯頓太太點頭微笑，然後，停在數排前的座位，與人交談。談完話後，就逕自轉身往舞台方向走去，離開了，未曾跟利文斯頓太太交談一句話，利文斯頓太太有點失望，沒出聲。

不久，佈道會開始，一位年輕人上台用舞台劇的口吻，宣佈佈道會將以搖滾樂團表演，歌頌讚美耶穌開始。樂團一開始，利文斯頓太太轉頭皺眉說，她不欣賞這些吵雜的年輕人音樂，比較喜歡古典的唱詩班，我點頭表示與她同感。音樂一曲接一曲，彷彿樂團演奏會，頗有看頭，與我想像的一般嚴肅的教堂佈道會，大不相同。音樂結束後，禱告讚頌。然後，牧師開始佈道。佈道到一半，利文斯頓太太低聲告訴我，她累了，要我送她回家。

隔日，我打電話跟黛安報告週末拜訪的經過，黛安在電話另一頭，沉默良久。「莉莉，妳不應該開車載送利文斯頓太太出門，倘若在路上發生車禍或其他意外，安寧療養院和妳都會吃不完兜著走，麻煩無數。」我驟然想起，那天在車上，黛安曾警告我，不能開車載送病人，因為唯恐病人在途中發生緊急事故，義工正在開車，難以應付。我怎麼忘了？我跟黛安道歉。

「沒事，以後別再載送利文斯頓太太去教堂即是。」黛安安慰我。

「利文斯頓太太似乎非常渴望上教堂，我們能否想別的辦法，滿足她的願望？」我提問。

「我跟教堂聯繫，大教堂有交通車，利文斯頓太太可以搭教堂的交通車去。還有，我會跟利文斯頓太太解釋，這是安寧療養院的規定，安寧療養院不准妳開車載送她，與妳無關，妳繼續跟利文斯頓太太保持良好關係。」聽黛安如是說，我如釋重負。

下次，與利文斯頓太太見面，她又要求我帶她上教堂。

「安寧療養院沒跟妳解釋嗎？他們不准義工開車載送病人。」我驚訝問。

「安寧療養院沒跟我提。」她一口否認。我把黛安說的話，重複一遍。

「妳能不能不要告訴安寧療養院，載我去教堂？」我沒有答應。我沒說出口，黛安跟我解釋，如果在半途出了車禍，病人可以提告我和安寧療養院，我們都要付巨額賠償。

「妳能不能辭去安寧療養院義工的職務？這樣，她們就管不著妳，妳就可以載我去教堂了。」她仍不死心。

「我想，我們最好遵守安寧療養院的規定。」我回答。

然後，接著幾次我打電話給利文斯頓太太，問她是否讓我去拜訪，她都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我束手無策，打電話問黛安怎麼辦？

「我已經跟教堂談好交通車接送利文斯頓太太，但利文斯頓太太拒絕搭交通車，她覺得交通車要繞路接送其他教友，太花

時間，太累，不願接受。我又聯絡其他教友給她搭便車，利文斯頓太太也拒絕，因為教友們上完教堂後，都會順道一塊外出吃午餐，利文斯頓太太也不願跟大夥一起吃餐廳。」黛安跟我解釋。

「她若嫌這嫌那，就應該去她家附近的教堂作禮拜，無需跑到那麼遠的教堂，基督徒在任何教堂都可以作禮拜。」黛安很高興說。

「她若再拒絕妳，我另外替妳配對，我會讓護士轉達這個訊息給她。莉莉，妳已經盡力做得很好了，我非常感謝妳的善心。」黛安下了結論。我於心不忍，替利文斯頓太太擔心，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太太，沒人說話聊天，多可憐。

「我再試一次看看，說不定最近她真是身體不舒服。」我告訴黛安。

果然，下一次打電話，利文斯頓太太開始接受我的拜訪了，我不知是黛安的威脅發酵了，還是利文斯頓太太真的身體不再不適了。

慢慢，我瞭解，利文斯頓太太寡居了三十多年，丈夫生前是個牧師，心臟病發，驟然離去，她就開始在服裝店工作。他們夫婦膝下無子，曾經試圖領養過一個七歲男孩，男孩到她家與她一起渡週末，竟口出不遜，大喊：「我恨妳！」讓她心碎，從此不再考慮領養任何小孩。我安慰她：「小孩說話有口無心，其實不用去計較。」她點頭同意，幽幽說：「或許我當時應該再嘗試領養別個小孩，今日就不會如此孤苦無依吧？」我不敢接口，暗忖，自己親生養的孩子也不一定會待在身邊，我沒有說話。

聖誕節將近，我知道利文斯頓太太注重外表，就選購了一對紫色珍珠耳環和一瓶高級法國香水當聖誕禮物，又製作了一張古典聖誕樂曲碟片，希望美妙的音樂能陪伴她渡過孤寂的節日。禮物送給利文斯頓太太，她面無表情，沒打開禮物，對音樂碟片也沒啥興趣。我有點失望，原以為我倆有共同的音樂喜好，可是與她交往這麼久，話題從未觸及一點音樂，她對這張音樂碟片更是毫不關心，黛安和我恐怕都會錯意了。

過完年，再見到利文斯頓太太時，她很高興，一見面就謝謝我的聖誕禮物，還說，她的鄰居也認為珍珠耳環很漂亮。我一頭霧水，我的禮物怎麼扯上她的鄰居了？然後，說：「與妳的禮物相比，安寧療養院送我的禮物簡直是給小孩子的玩具！」她一邊說一邊從垃圾桶裡，揀起禮物給我看，然後又忿忿丟回桶內。我有點困惑，安寧療養院怎麼從未跟我提起這事？是誰送禮物來的？

一年初始，安寧療養院辦了一個義工聚餐會，邀請所有義工參加。聚會時，遇到黛安的主管安娜，我藉機要求。「安娜，妳能否問問安寧療養院律師？有沒有甚麼折衷辦法，讓我能合法送利文斯頓太太去大教堂？她非常期望去大教堂作禮拜，一直懇求我開車送她去大教堂。」

「莉莉，謝謝妳這麼關心利文斯頓太太，我也知道利文斯頓太太渴望去大教堂，我早就問過律師，但律師堅決不准，我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聖誕節時，我知道她很想去大教堂，還私下和丈夫開車，偷偷接送她去大教堂渡聖誕呢！」安娜非常友善。

「啊！原來是妳在聖誕節拜訪她！」我恍然大悟，安娜笑

笑，作手勢要我別張聲。安娜背著安寧療養院偷偷給利文斯頓太太一個驚喜愉快的聖誕節，那份利文斯頓太太不屑一顧的小禮物，恐怕也是她自己出錢買的吧？安娜為善不與人知，從未提起此事，直到今日聚餐，才無意間透露出來。利文斯頓太太卻從未跟我提起聖誕節去大教堂的事，也從未表示過感謝安娜。

我漸漸發現，自己與她無啥事可談，每次的拜訪變得非常無聊。我問她平時做些甚麼事？她就抱怨晚上睡不好，所以三更半夜起來看電視，白天則睡醒醒。我很少看電視，無法跟她討論電視節目，而且，三更半夜的電視節目，我也不可能看。我就問她看甚麼書？希望能引導她談論書的內容，她卻一句：「沒甚麼好書。」就結束了談話，拒我於千里之外。我知道她唯一有興趣的，就



是讓我開車送她上教堂，但，我無法辦到。我絞盡腦汁，希望能為她做點事，最後，靈光一閃，何不到餐廳訂購午餐，拿到她家與她共享？終於，笑容躍上了她的面龐。

第一次送午餐到她住處，她高興地像個小女孩，在廚房角落的早餐小圓桌上，仿照外面正式餐廳的擺設，擺上餐墊和餐巾束環。餐桌上，她告訴我，她有三個兄弟，她是家中獨女，排行老三，兄弟們都在數十年前，陸續得癌症逝去。我小心翼翼問：「侄子姪女呢？」利文斯頓太太搖搖頭，三兄弟中，與她較親近的弟弟，事業非常成功，賺了大錢，不幸，中年還未婚，即得癌症去世。他死後，倒是留了一點遺產給她，她手上的白金鑲鑽手錶，就是他送的。另外兩個兄弟，比較疏遠，也相繼得了癌症去世，她跟他們的遺孀和家人都很少來往，侄子姪女都很久沒見面了。我問：「他們現在住哪兒？」她表情冷漠，說：「一個在堪薩斯州，另一個在密蘇里州。」

飯後，她指著客廳牆上掛的一幅油畫，告訴我，那是她弟弟留給她的。我走近欣賞，是一幅西洋古典油畫，兩個衣衫襤褸的小男孩，坐在石階上吃糕點。左邊赤腳的男孩，衣褲破舊，右手舉起一塊糕點，仰頭送到嘴邊。旁邊另一同年齡的男孩，右手伸出抓盤中的糕點，轉頭帶笑，看著旁邊男孩仰頭張口吃東西。男孩腿邊還坐著一隻黃狗，仰頭眼巴巴地看著兩個男孩吃東西。男孩們的腳邊，堆著一籃水果和一團紙包裹的瓜果。油畫色彩線柔和，構圖美妙，人物描繪生動，我雖不懂西洋畫，也能感覺出此畫似乎出自名家之手。

「我弟弟告訴我，這是西班牙畫家畫的。」利文斯頓太太解釋。

一個瘦弱老人，不知如何自保？「要不要把房子賣了，搬到治安較好的南區公寓住？妳房子值多少錢？」她既堅持不住療養院，我只好如此建議她。

「大概五萬多吧？」她說。

「最近美國經濟不景氣，房市低迷，房子恐怕難賣到好價錢，不划算。而且，縱使妳的房子能賣到五萬，能付多久的房租？我以前住過南區的公寓，一房一廳的公寓，房租每個月至少也要七、八百，屆時存款用罄，如何是好？」我分析給她聽。

「是啊，我的身體狀況，也不能住一般公寓，應該住輔助公寓（Assisted Living Apartment）比較好。」她不提房租事。

回家後，我幫她找輔助公寓的資料。原來，輔助公寓是專為行動不便老人設計的，設施很完善，有餐廳、活動中心等，可謂高級老人公寓，房租不菲，每月至少要二、三千，我給她看搜尋的結果，她只是聳肩不語。無奈，我建議她安裝保全警鈴，她搖頭嫌貴，我愛莫能助，於是事情又不了了之。接著好幾件事，都是她主動要求我幫忙，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好不容易找到不錯的結果，供她選擇，她又改變心意不要了，讓我摸不著她的心思。

漸漸，我與利文斯頓太太的談話愈來愈枯燥無味，她講話的內容都是負面的指責，不是抱怨安寧療養院想賺她的醫療保險費，就是批評新換護士偷懶，或者指責附近鄰居偷雞摸狗幹壞事。我原本以為她身為牧師太太，對聖經應有超人的詮釋，可是除了迷信神蹟外，我聽不到任何有智慧的基督教教理。我想跟她談論佛教或中國文化，她一點都沒興趣，甚至對中國文

「畫得真好！是現代畫家嗎？」我稱讚。

「不知道。我堪薩斯州的姪女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跟她開玩笑說，這是古董，等我死了，送給她。」她詭譎一笑，一邊用手拂拭畫框上的塵埃。

「噢！這兒怎麼傷了一小塊？我從沒移動過這畫啊！」她手停在畫框一角，我隨她的手指看去，果然，像是小刀刮傷了一小塊，我笑著稱讚：「利文斯頓太太，妳的眼睛真厲害！」她若有所思，搖頭不語。

以後，我就遵行同樣模式，每次拜訪，都購買午餐與她同享，希望能在她最後的生命裡，帶給她一點歡樂。我嘗試購買不同餐廳的菜，也試著變換不同口味，譬如，美國菜、義大利菜、墨西哥菜、中國菜、越南菜等等。

斷斷續續，利文斯頓太太提出幾件事，要我幫忙。譬如，她原本是Medicare的健康保險，聽說Medicaid的保險比較便宜，就要我替她打聽怎麼轉換到Medicaid保險。Medicaid是政府專為貧窮人士設的健康保險，我想，利文斯頓太太說不定符合資格。於是，到網路上找資料研究，列印成表給她參考。利文斯頓太太各項要求都符合，唯獨銀行的定期存款稍稍超出。

「妳何不減少銀行的存款？」我建議她。

「這筆存款是我的葬儀費，我已經跟隔壁鄰居說好了，寫在遺囑中。我死後，這筆錢由他們全權處理，支付我的棺材費和埋葬費。」她回答。

我不想干預她的財產，就把資料留給她，由她自己決定。隔一陣，她告訴我，她不算轉換健保了。

另一回，利文斯頓太太跟我訴苦，住家附近治安不良，她

字，或者我的出生地，也絲毫不想瞭解。我感覺跟她相處，自己的心情愈來愈低沉，我無法振奮她對人生的看法，也無能力轉變她對別人負面懷疑的態度。我沮喪無力，不知如何脫救她跳出這負面憤世忌俗的泥淖。其實，我反而怕自己缺乏堅強定力，會被利文斯頓太太影響，變得跟她一樣。想了幾天幾夜，我終於下決心，不再當安寧療養院的義工，不想再與利文斯頓太太接觸。

終於，秋天時，我以忙碌為由，跟安寧療養院辭去了義工的工作。安寧療養院聽說我不繼續做義工，很是失望。我決定之後，心情平靜，週末早上，開始有閒情逸致，捧著果汁慢慢啜飲，觀賞後院窗外的玫瑰。看到秋風中微顫的紅玫瑰，我輕輕哼唱〈夏日最後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這首民謠是十八世紀愛爾蘭詩人摩爾（Thomas Moore）作的詩，史帝文生（Sir John Stevenson）譜的曲。詩，是感歎夏日最後一朵玫瑰，在同伴紛紛凋謝零落後，還兀自孤寂開花，猶若眾友都已凋逝，自己還孤獨苟活，寂寥悽愴萬分。突然，我想起了利文斯頓太太，她總是裝扮的光鮮亮麗，高貴豔麗如玫瑰，然而，渾身卻充滿了傷人的尖刺，不就是那夏日的最後玫瑰？

日子回復到以往，數月後，我突然接到黛安的電話，告訴我，利文斯頓太太非常想念我，希望我再去拜訪她，陪她解悶說話。我猶豫不決，她一直鼓勵說服我，並熱心為我與利文斯頓太太約好了拜訪的時間，告訴我不需預先打電話，直接去她家即可。我心軟，答應了。

週六中午，我提著菜盒，敲利文斯頓太太的門，隔著上鎖的紗門，敲不出響聲，無人回應。利文斯頓太太的家，至今仍

無電鈴，我每次造訪，敲的手都發痛。我繞到後門廚房，隔著紗門用力敲門，聲音仍是悶悶的，不夠響。我知道利文斯頓太太耳朵不靈，但只要讓狗兒聽到聲音，狗兒一吠叫，利文斯頓太太就知道有人來訪了。我走到她臥房窗外，隔著紗窗，用力敲玻璃，終於狗兒吠叫了！我回到前門，等利文斯頓太太來開門，等了許久，終於聽到利文斯頓太太的走路聲，我大聲呼喊利文斯頓太太的名字，免得她以為是陌生人，心生害怕。過了許久，才聽到開鎖聲，這非常不尋常。

門一開，我嚇一跳，利文斯頓太太面色蒼白，蓬頭垢面，捧著胸口，搖搖欲墜，我立即上前接住她，扶她回床上。我告訴她：「我現在就打九一一，叫救護車。」她拼命搖手，我知道她不願去急診室，她曾告訴我，以前坐救護車去急診室，受罪受苦，因此寧死也不願再坐救護車。我馬上打電話給安寧療養院，聯絡護士出勤。在利文斯頓太太的指導下，我幫她戴上氧氣罩，等待護士到來。護士到達後，打針、聽診，忙的不可開交，我退出臥房等候。隔一陣，護士出來告訴我，利文斯頓太太安靜睡下了，我可以先回去，不用擔心，她會妥善照顧她。

隔日，我再去利文斯頓太太家拜訪，護士已離去，她判若兩人，竟然可以下床走路了。她說：「心臟老毛病，過了就沒事了。」我看她身體仍虛弱，就打算早點離去，讓她多休息。此時，恰好鄰居太太過來問候，身上飄著一股熟悉的香水味，我猛然醒覺，這不是我送給利文斯頓太太的法國香水嗎？我和鄰居太太再次相互自我介紹，鄰居太太說：「我叫艾美，我知道妳是博士，利文斯頓太太總記不得妳的姓！」我重覆了我的姓，笑說：「叫我莉莉就好！」突然瞥見，艾美戴著我送利文

斯頓太太的紫色珍珠耳環。原來，利文斯頓太太把我送她的聖誕禮物，都轉送給鄰居太太了！真怪她說鄰居也喜歡，我心中暗笑，並不介意，禮物送給了她，她有權隨意處置。

臨離去前，利文斯頓太太指著那幅男孩吃糕點的油畫，要我帶回去。

「妳姪女不是喜歡這畫嗎？留著送她吧！」我回頭望著利文斯頓太太。故出現在我面前，我一直想不到為什麼。那天，看到畫框上的刮痕，我才恍然大悟。這勢利女人，一定是她，刮下畫框的材料，去鑑定是否古董。哼！大概鑑定不出是古董，所以沒再來打擾我了。我看得出，妳喜歡這畫，所以決定送給妳。」既然不是古董，艾美也



在旁幫忙遊說，我就收下了。

我和艾美結伴離開利文斯頓太太家，艾美一路跟我說話：「利文斯頓太太不喜歡她的親戚。當年，她那單身弟弟得了癌症，需要照顧，其他兄弟都不管，是利文斯頓太太接他住到自家，照顧他到死的。弟弟死後，兩個哥哥的家人卻又都跳出來，爭著要分他的遺產，親戚間鬧的很不愉快。」原來如此，真怪她與親戚間互不往來。

經過艾美家門……艾美客氣地邀請我進屋：「我丈夫不在家，要不要進來坐坐？」我看著自己手提的餐廳菜盒，想到利文斯頓太太跟我提過，每次跟鄰居去小教堂作完禮拜後，她們都是在速食店吃炸雞或漢堡，讓她倒盡胃口。我暗忖，艾美恐怕也很難得上大餐廳，利文斯頓太太因為昨天的菜盒未吃完，要我把今天的菜盒帶回。這菜盒，其實是我特地到城內高級意大利餐館訂購的，何不與艾美共享？我舉起菜盒問：「艾美，妳還沒吃飯吧？利文斯頓太太沒胃口吃這餐廳菜，妳要不要跟我一起分享這意大利午餐？」艾美高興稱好。

艾美家比利文斯頓太太家簡樸多了，利文斯頓太太很懂得佈置，家裡擺設得非常溫馨典雅，艾美的家，略遜一籌。餐桌上，我找話題。

「利文斯頓太太真是個堅強的女性，獨居了這麼久，難為她了！」我說。

「是啊！我看著她從傷心欲絕的失敗婚姻裡，堅強挺住……」我一驚，忙插嘴。

「利文斯頓太太告訴我，她丈夫是心臟病去世的，哪來的失敗婚姻？」我問。

「她丈夫心臟病發，驟然去世後，利文斯頓太太驚然發現，銀行裡，竟沒有多少存款。後來慢慢追查，從蛛絲馬跡中，才發現丈夫生前曾跟一位女教友曖昧來往，家裡的錢都花在那女人身上了，傷心欲絕。當年，為了生活，六十多歲高齡的她，還每天穿著高跟鞋出外工作賺錢。」沒錯，利文斯頓太太曾經跟我誇耀，她七十多歲時，還穿三吋高跟鞋上服裝店工作，我當時認為她誇大其辭，笑笑未語。

「難怪她家裡都沒有一張丈夫的照片，我還以為，她是怕觸景生情，故意不擺放呢！」我頓悟，艾美搖頭。

「後來，利文斯頓太太在教會裡認識了另一位男士，他太太病重，利文斯頓太太一直在財務和精神上支持這個男的，幫他渡過太太生病時期的難關。原以為在他太太病死後，兩人可以結婚作伴。沒想到，男的竟娶了另外一位較年輕的女教友，利文斯頓太太非常傷心。她一直要我們帶她去大教堂作禮拜，我不瞭解，她是對男的舊情難忘呢？還是故意要跟他太太比美？所以，我就是故意不帶她去，何必呢？」原來，她刻意隆重打扮上大教堂，是有原因的。

隔幾日，安寧療養院打電話告訴我，利文斯頓太太去世了，我雖已有預感她即將離世，但沒想到如此快，心中一陣悵然。也慶幸，當時接受了黛安的忠告，見了她最後一面，可以說無所遺憾了。

依照利文斯頓太太遺囑的託付，艾美在她自己作禮拜的小教堂裡，為利文斯頓太太舉行了告別儀式。葬禮辦得莊嚴肅穆，祭悼者寥寥可數，只有幾位安寧療養院的員工出現。儀式結束後，艾美領著一位五十多歲的貴婦人朝我走來。

「這位是哈金生太太，利文斯頓太太的姪女，從堪薩斯州遠道而來的。這位是張博士，曾經善心照顧過利文斯頓太太。」艾美為我們介紹。

哈金生太太跟利文斯頓太太長得有點貌似，個子比利文斯頓太太高大，穿著打扮跟利文斯頓太太一樣華貴講究。我們三人客套地寒暄交談，相互追述利文斯頓太太生前的事跡。中國人都說人死為大，美國人也差不多，我們只挑利文斯頓太太生前的好事來講，絕口不提其他。艾美寒暄完後，隨即離去招呼其他客人。哈金生太太見鄰居太太離去，語氣突然一轉。

「聽艾美說，姑媽有一幅油畫，送給了你？」我一聽，愣住，點頭。

「五年前，姑媽曾答允我，要把油畫留給我。那幅油畫，是比爾叔叔留給姑媽的，經過這兩個親人的手，意義不凡，我希望這件遺物能留在我們家，你不介意還給我吧？」她高傲地講話。

畫，的確是美畫，我很欣賞。但，也並非一定要擁有，我本就抱著可有可無的心情，無所謂。我還在考慮如何回答，哈金生太太已不耐煩，語氣突轉。

「報章雜誌報導過，很多照顧老人的，都會佔老人便宜，趁老人意識不清時，侵占老人財產。」她冷峻說，我睜大眼睛，不敢相信她對我說出如此無人性的話語，我一股傲氣沖上腦門。

「利文斯頓太太跟我提過，原本要把畫留給你。但這幾年來，妳都未探望過她，她改變心意，決定轉送給我了。利文斯頓太太送給我時，意識清楚的很，鄰居太太艾美也在旁，她可

畫家的手筆。利文斯頓太太告訴過我不是古董，但，那只是她的猜測，難道她姪女刮下畫框材料，測出是古董，故意不讓利文斯頓太太知道？

我突然想起，公共電視台曾播放一個節目，講述仿造者如何仿製西洋名畫。仿造者用同一時期默默無聞的畫，刮去原畫的油彩，用該古畫布，畫上名畫家遺失的畫，因為畫框和畫布都是古物，讓古物鑑定者，掉入科學儀器的陷阱。仿古畫當然不能畫得跟已知的名畫一模一樣。畫，需模仿名畫家的構圖和筆觸，但不能完全一樣，才像是遺失的古董。利文斯頓太太送我的畫，會不會就是這種仿古畫？

隔幾日，哈金生太太打電話來，問我考慮的結果。

「這幅畫有甚麼值錢？妳為什麼這麼迫切想要回去？」我問她。

「我不是跟妳說過了嗎？畫不值錢，我只是思念家人，要留做紀念。」她不耐煩回答。我知道她在胡扯，欺我無知，我頑心頓起，故意跟她周旋。

「哈金生太太，妳太小看我了！我查過網路了，該油畫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畫家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的手筆。他有一幅非常有名的油畫，題目是《乞丐男孩吃葡萄和甜瓜》，與這幅油畫的構圖非常相似，幾乎是異曲同工。這兩幅畫恐怕用的是同樣的模特兒，只不

以作證。那幅油畫，又不是甚麼價值連城的古董名畫，我連利文斯頓太太的金銀首飾都不碰，怎麼會貪這一幅畫？」我不客氣回嘴。

「是啊！畫一點都不值錢，重要的是思人之情，妳若不介意，我願出點錢，補償妳的損失，怎麼樣？」她臉色一陣晴雨，最後轉為諂媚笑。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她怎麼變臉像翻書一樣？這位姪女，生前從不與姑媽來往，死了會有思念之情？豈不怪哉？

「我考慮考慮。」隨即轉身離去。回到家中，跟外子詳訴原委，外子正在看電視，敷衍我：「她要油畫，就給她吧！何必跟她爭？」我一聽，火氣上沖：「我在跟你討論商量，你就搪塞敷衍。問題是，她一會兒晴一會兒雨的，到底怎麼回事？」外子眼睛仍盯著電視上的球賽：「去查查網路嘛！看看油畫是誰畫的？」對啊！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上網查尋，毫無所獲，卻找出另一幅名畫，是十七世紀西班牙名畫家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的畫，題目是《乞丐男孩吃葡萄和甜瓜》(Beggars Boys Eating Grapes and Melon)。兩個男孩坐著吃葡萄和甜瓜，左邊男孩右手舉起葡萄，仰頭張口吃葡萄；右邊男孩則右手持刀，已切開的甜瓜放在腿上，左手則抓著一片咬過的甜瓜，轉頭笑看同伴，臉頰鼓脹，顯然嘴裡塞滿了甜瓜。兩幅油畫異曲同工，構圖如此相似，只不過一幅是吃水果，另一幅是吃糕點。難道利文斯頓太太的畫，也是這位名畫家的作品？我拿出利文斯頓太太送的畫，仔細端詳，這是一幅真正的油畫，不是印刷品，筆觸熟練，越看越像是出自同一

過一幅是吃水果，另一幅是吃糕點。利文斯頓太太跟我提過，她弟弟生前事業很成功，有錢弟弟收藏的畫，不會是便宜貨吧？……我話未說完，哈金生太太立刻打斷。

「好吧！廢話少說，我願意出一萬美元買回來，妳願不願割愛？」

我張口結舌，想不到，她竟出如此高價！我根本不知該油畫是否為名畫，只因兩張畫，構圖相似，顏色筆觸也相仿，才胡謔亂語。我腦中一團混亂，嘴巴不知不覺，胡言亂語。

「利文斯頓太太說，妳曾刮下畫框材料去鑑定……」哈金生



↑十七世紀西班牙畫家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畫作《乞丐男孩吃葡萄和甜瓜》。

太太急急打斷。

「妳在胡說甚麼啊？姑媽不是怪我幾年來都沒探望她嗎？我連畫都沒碰過，鑑定甚麼？這樣好了，我給妳最後價格，兩萬美金，不能再多了！」

我一聽，不得了，難道這畫真是古董名畫？我不知該如何回答，若真是古董，我該如何處置？給博物館？還是給哈金生太太？

「哈囉！妳還在嗎？妳到底要多少？開價吧！」哈金生太太在電話另一頭，聽我久久不語，更急了。

「我……不知道，我……要考慮考慮……」我不知如何回答。

「妳還考慮甚麼？東西是我們家的，本來就該還給我們，妳太貪心了……」哈金生太太不耐煩了。

「我不是貪心……我是覺得古董名畫應該交給博物館保管……」

「妳瘋了嗎？要不要給博物館，也不該由妳來決定。妳應該物歸原主……」她說的沒錯，我怎麼能夠替利文斯頓太太決定遺物？

「好吧！畫還給妳，妳明天來取。」我嘆一口氣。

「真的？妳不是開玩笑吧？妳要多少錢？」哈金生太太不敢相信。

「就照妳原來開價的兩萬美元，用利文斯頓太太名義，捐給慈善機構……」我想了一想。

「沒問題！沒問題！我馬上開支票，

妳告訴我抬頭寫給誰。」哈金生太太忙說。電話中，我們決定，把錢捐給老人院。

掛斷電話後，我深深為利文斯頓太太惋惜，若早作研究，替利文斯頓太太賺一大筆錢，幫她搬到輔助老人公寓，讓她享受舒適的餘年，多好！想來，利文斯頓太太，真是沒這個命，冥冥之中，似乎有雙萬能的眼和萬能的手，在觀看和操縱。

我的生活，回復到往常，種花澆草，看書寫文章。一年後，外子出差德國，我藉機跟著去德國觀光。我倆在慕尼黑，參觀當地最有名的「老繪畫陳列館（Alte Pinakothek）」，該館收藏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繪畫。西班牙繪畫陳列館內，我看到了那幅有名的《乞丐男孩吃葡萄和甜瓜》的名畫，名家之手，果然不凡。我矗立畫前，欣賞良久。轉過身，驚的我差點跌倒，面前竟是另一幅兩個男孩吃糕點的畫，題目為《吃派者》（The Pie Eater），畫家也是Barolome Esteban Murillo。所以，我當時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竟是事實！這幅畫果真是名畫！如果，博物館展示了真跡名畫，利文斯頓太太的油畫算甚麼？豈非贗品？贗品值什麼錢？我想大笑，美術館內，豈容我放肆？我忍住笑，到處找外子，強拉他到西班牙繪畫陳列館，指給他看名畫家的真跡油畫。外子看著我，滿臉滑稽，說：「利文斯頓太太姪女豈非白花了兩萬美金？」我笑：「她哪有白花錢？她做了大善事！」

關於作者

鍾一萍，筆名：萍萍，畢業於臺灣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航太工程博士。雖為專業工程師，從小對寫作有興趣。任職美國企業數十年，工作業餘之際，經常投稿北美世界日報，僥倖得青睞刊登。退休後，仍筆耕不輟，曾在北美世界日報登過上百篇散文，以及三篇短篇小說於小說版。二〇一八年，收集整理十幾年來刊登過的散文，出版過一本散文集《播種者》。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 文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感言

### 豐收一切細膩

散 文重視內心國度的開疆闢土，有時候為了展現新奇面貌，不惜跟小說以及新詩「出位」，以「混血」方式改造散作品種。推陳出新在散文文類上，造成不少「混亂」，比如虛構情節或者假借他人身世等，常常引起討論。然則，散文在其自身疆界上，仍有可以著墨的空間、深度，本次徵文觸碰內在，我看到了散文在文字、情感與靈魂上的「滲透」。

〈Silence〉以沉默、寂靜，解釋與男友、男友母親，以及感情世界的沉默，透露一股辛酸。帶有客觀的說服力道，悲涼也有了戲劇性，利用數理的詮釋，直截扼要的描繪「她所做的一切，理所當然的都出自於愛」。言簡意賅，滲透力深。

〈Liminal Deja vu (意識閩限)〉，以就診聽到的語音、語言，展開文化異旅，觀點獨到。從外而內的探索，以及互為表裡，很有味道，思考特質突出。〈長廊〉以尋常能見的樓、廊，解釋人生過往與逢遇，看見一般人所不能見。敘事與抒情兼具，有些用語非常扼要地勾勒人間轉換，娓娓道來也是無限憂傷。

〈霧的練習〉以霧作為象徵，霧裡霧外，探究人生滋味，「寫程式和當工程師，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每當快要碰觸能夠改變一切的核心，霧便悄聲從角落竄起」，結尾再開放性些會更有餘韻。〈遭遇虎鯨〉記海上虎鯨與帝王鮭魚之旅。偏向傳統敘事，但虎鯨那段非常精彩，是一個好看

的、發人深省的好故事。〈另一種和解〉母女互動非常生動，看似日常，卻有溝壑在其中，結尾

「媽若先爬不動，就跟我留在樓下吧」，讀來頭皮發麻，感人肺腑。〈當狗老了〉，談家狗的啓發，切入點特別，談諧趣味以外，以萬物萬事為師，不

## 展現寫作潛力和生活厚度

郝譽翔—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及創作系教授

這 次評審真是一次愉快的經驗，不但多能展現出作者個人的巧思與慧心，而且尤其有別於

一般文學獎的是，這批作品更能展現出海外華人生活的多元視野，譬如關於大自然風景的描寫，便多能反映北美特殊的地理景觀、森林植物，乃至動物，如〈遭遇虎鯨〉點出太平洋西北地區印地安人部落一直將虎鯨奉若神明，頂禮膜拜等等，都在在讓人感到身歷其境，而見識到了尋常無法得見的珍貴風景。通過這些參賽的散文，我們也看到離鄉背井異鄉人內心的幽微情愫，譬如首獎〈Silence〉，便是以靜默無聲來書寫自我在離開與回歸之間，情感的掙扎和拉扯，然而最終這一切都被壓抑到心底最深處，化為無言。

〈意識閩限〉以操西班牙口音的醫師開始，層層揭示出不同族裔之間的互動，乃至於特殊的人

乏人生省思。〈波霸奶茶ABC〉，奶茶是奇趣切入點，以飲食交代文化認同，用意良深。

細數得獎作品各種殊異，當知散文的疆界不單只有空間，還有深度問題，在完整故事之餘，我以「滲透力」作為閱讀的檢驗，亦即在表象之外，能否甚深一層去解釋人類生存的各種境地，而且故事的發生地，未必得在大江大海，而見證只要有心，一葉一世界，作家職責便在洞悉光影，特別是烏雲遮光、橫石擋路時。欣喜見證文苑散文獎，在華文境外，豐收一切細膩。

情、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而作者以「閩限」此一概念，巧妙比擬世界之遼闊無邊，人雖在北美卻又彷彿是在不斷跨界，生命如同公路無止盡延伸。

〈長廊〉通過辦公大樓的一條「樓梯」，寫盡了多年來工作所見到的人事滄桑，乃至多元族裔卻皆懷抱夢想，來到此地的命運交會。〈波霸奶茶ABC〉透過波霸奶茶寫亞裔美國人如何尋找身分認同，也寫尋常生活之中的心情點滴。〈另一種和解〉寫親情的糾結，複雜難捨的矛盾。〈當狗老了〉寫人與狗的感情，細膩動人，真情自然流露於字裡行間。這些作品都揭示出北美華人所思、所想、所生活，也為當代華文散文書寫開拓出新的多元文化面相，篇篇都有可觀之處，可謂是一次文學獎的大豐收，也展現出北美華人的寫作潛力和生活的厚度，引人共鳴。

## Silence

徐滋好一文（台灣·桃園）

我將臉頰貼在玻璃車窗上，巴望著繁星滿點的無垠深夜。一月下旬，氣候還冷的時候，高速公路，杳無車跡，風聲在窗外急速的駛過，車廂裏迴盪著巨大的低鳴。

C在後座沉睡。畢竟夜深，道途顛簸，車身搖晃如搖籃般催眠恍惚，一路上只有我和李醒著。我們低聲交談，他開了至少三個小時的車。我們的假期，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以休士頓為起點，先往達拉斯邁進，途經奧斯汀，再到聖安東尼奧，最後回到原點。

我茫然聽著李敘述行程，但還是難以想像等腰三角形，是什麼樣的概念。白星閃動著金光，星宿在夜裏排列，萬星眨眼，擁有組成無盡形狀的可能性。如果我們之間，也將排列成三角形，那麼，第三點必將落於李母身上。他們是平行而短邊的連結，而我身處遙遠，在最邊陲的三十度角。

這張床，就是汪洋之間，我唯一能仰仗的高聳石臺。臥躺，我感受著想像之中，創世的快樂，如果這裏只有我，只有他，只有我們。

我感受著夢境裏的愉悅，攀索著窗外僅有的綠意，蟬鳴以及豐湧的蒼鬱。

潮濕的水氣懸在空中，濕黏的觸感讓我蹙起眉頭。

我在下沉，身旁的礦石在融化。我知道，他已邁出門檻，於床邊撐起雙手，端詳我的睡顏。

巨大而沉厚的溼熱，朝我鋪面襲來，窗外的雨神，透過白色紗簾，伺機穿透我們之間的縫隙。細碎的水霧，像下起一場纖密的針雨，整傷空間裏的每一處，而我無法辨別，我的傷痕，哪裏對，哪裏錯。

打勾，畫線，新增，刪除。我反覆確認出國的備品與注意事項。

ESTA、起飛日期、藥物、現金、護照本。

李從晴朗的彼端傳訊，就在出發的前一天，他跟我說：「妳可以再斟酌一下要不要來」。他說：「這是來自母親的關心，關心我是否能夠隻身前往，關心我的成就與學業。關心我，為何要急於一時奔

兩周以前，繁複的上機手續已然辦妥，我們在訊息裏爭論，「妳可以斟酌一下要不要來」這句話，究竟是拒絕的暗示，還是溫柔的著想。她的關心，經常出現在我們的對話之中。

起初，我總是替她設想，設身處地的思考，如果我終將成爲一位母親，那麼身爲人母，應該會有什麼作爲。我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在腦海裏替她說話。但有什麼不可言說的部份，在我心底滋長、發芽。

她所做的一切，理所當然的都出自於愛。

就像李日日擁有豐盛的餐食，早點、午食與晚膳，而我無法穿進他在餐與餐之間所有的縫隙。

周末，我們乘車，思索著晴日該去踏浪，抑或親近林巒，他的訊息則不時傳來「不要浪費時間，你要在未來規劃上好好努力。」

在熱辣的夏季，我們約好一日一夜，赴他鄉。」

我們在訊息中爭論，這究竟是拒絕，還是歡迎。我尖銳反駁他所有辯詞，像是失控的潑婦；而他高唱著母愛與抱負。我們看似對話，卻身處不同語境，在對立的場域，各自表述，孤言獨語，猶如自我安慰。但我們仍舊和好，我搭上班機，設想著擁抱與會面，能夠讓殘畸的語句恢復如初。

一月下旬，仍充滿冷意，李打了呵欠，重新整肅身軀，直盯盯的往前注視。高速公路除了風的狂語，便只剩偌大的死寂。

Silence，唸起來很輕盈，尤其是尾音，悠然的寧靜，無邊的寂寥。

我問李，還有多久會到達拉斯的旅店，他轉了轉肩頭，漫不經心地說，再半個小時吧。

下車以後，我看了看手機，已經凌晨三點。雖然零下四度，但由於氣候乾燥，並不感覺特別冷，唯鼻尖泛紅。唇瓣微張，冒出溫熱的白煙，搓了搓手，再放入口袋。我們仨拖著自己的行囊，在頂樓空盪的室外停車場走著，按下電梯，往樓下的大廳前去。

在綠意盎然的山間民宿，度日慢活。他的螢幕不斷叮咚作響，幾乎要蓋住蟲鳴的共振，綠黯的螢幕上跳出無數則未讀，要他珍視名譽，切勿虛度日常，把握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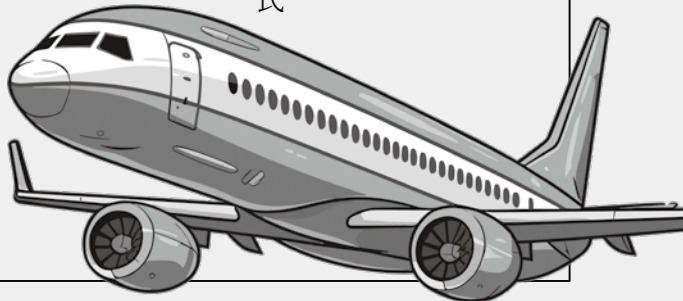
我在陰暗的房間裏，等他沐浴更衣，浴室裏傳來稀哩嘩啦的淋浴聲。

山間的霧氣，在玻璃窗上凝結成露，臥室內開始有了凝重的濕氣。窗外的枝桠，層層疊疊，充滿綠意的葉，在日光的浸潤下，更顯深沉黯淡。林間的風呼呼叫熄，我眼中熾熱的焰光。

陰鬱的幽魂彷彿在門外徘徊，等著結界裂出缺口之時，將我生猛吞噬。

窗外的大地，充滿啞暗之綠，遠處的灰雲，厚重而緩慢的朝我們徙來，半陰半晴的下起了太陽雨。

床沿像是岸邊，足下有無垠的海水，



C和我待在大廳的沙發，等著李在櫃台check in，她瞟了我一眼，睡眼惺忪地說「謝謝妳帶我一起來」。

倘若沉靜是一門專業，C將會是其中的佼佼者。當我不甘於靜默，她既如往常地承接，淡澈的神色如水一般柔順，將我的洶湧與波濤，溫吞覆蓋，直至灣流平息。她看著一切的發生，而並未給我過多的評價，只是安靜地傾聽。

在無邊的寂靜裏，安靜地聽。

到下一個景點的時候，我們各自穿上畢業服，兌現在異國留下畢業照的承諾。照片裏，李穿著藍色的碩士服，而我和C穿著學士服，背景是聖安東尼奧的心臟——聖費爾南多主教座堂。仿古的石碑上，閃爍黯淡的流光，銀輝低啞的拉長身子，像隻慵懶的銀貓。上頭刻畫著它們的歷史，據說深邃的密洞裏，尚存放著先人的遺骨，守護著這金流光流淌的小古城。

走訪美術館，在現代藝術館，有著前衛的雕琢與鮮明的色塊，整座建築以純白爲基底，與館外的綠茵形成靜雅的和諧。館地大得可以駛車入內，零落的散客在作品前竊語，鞋跟喀拉作響，與喃喃細聲低迴在每一隅。

李與我走過玻璃落地窗，大片陽光如天使的被褥，輕盈灑落地面，透入室內，熠熠生輝。他說，下一個假期，他計畫帶他的父母遊歷此地，想讓他們也看看，兒子看過的風景。

「我也好久沒有見到他們了」他說。金光直射，我僅能望見他幽暗的側顏，身後無盡的光芒，遮蓋住他所有神情。

「她真的沒有不喜歡妳，只是求好心切而已」。

他的口吻真像神父，溫柔的開示和輕嘆，我們彷彿置身肅穆的教堂，有聖歌的烘托，還有天使在祝禱，而低頭告解的我，是犯下竊盜的罪者。

我們都沒有再說話，只是靜佇在窗邊，品讀時光的流動。斜陽的切角與光暈，緩慢地隔出我們的邊界，即使並肩佇立，濃稠的時光彷彿靜止，可是無盡的雨仍然澆淋在某處。我知道有什麼一直在熄滅，不斷不斷地熄滅，黑色燭芯上，僅存的橘紅，也即將消逝。

在回休士頓的家以前，我們到NASA參觀，火箭、太空，寂靜的宇宙。我們坐在觀眾席，看著太空座艙內的設置，灰白、巨大，充滿精密的裝置，我走在後

頭，看他興奮得像是孩童。

隔著互動裝置的玻璃，他的面容有著飄忽的光影。我想起視訊的時候，他總是倉促的掛上電話。

我聽出他的焦慮，期末考將近，他將奮博獎學金。鑽研知識的苦悶在他的生活裏發酵，而我也知曉，當晴空綻暖陽，天藍無雲之際，他只能窩在圖書館裏，徹夜無眠；解題窒礙時，呆坐在開著空調的小討論室苦思，抬頭卻望見，窗外的樹梢被微風吹動。

群鳥飛翔，蝴蝶輕舞，流水潺潺。



因此，他願意撥冗，點擊鍵盤，與遠

在他方的我說上幾句話，就該心滿意足。我們分享日常的碎語，將等待的過程，雕塑成長情的典範。有時我會看向月光，想像著他房外的陽光，正是如何熱辣的打在屋簷上。偶爾我也會想起，他再度返校念書時，我被慰留在家的隻字片語。

「我家人會來，所以妳待在家就好」上機前留下的訊息，通常要再過了十五個小時以後，才會有已讀的顯示。

關上螢幕，我躺在昏暗的臥室，默默著時間。

此刻，他應該已經坐入機艙，閉上雙眼，當警示聲響起，緊緊安全帶，等待起飛。

一秒，一分，一刻鐘。

飛機在夜空中滑過，我在地面上也能聽見引擎的迴音，它像一尾自由的大魚，直直朝往那壯麗而富裕的國度奔去，游回他嚮往的處所。

明朗的月夜，開始雲霧瀰漫，機身在霧裏翻騰，於夜光閃動。

我們的會面，從來都無法見光，不可明說，不能明示，像是公開的秘密。我能擁有的，只有無盡的謊話。

有時，我是他的大學同事；有時，則是家教學生，更多的時候，我只是個沒有名字的人，或者是「你朋友」。

Silence，我擅長寧靜，安靜的尾音輕盈而迤邐。當李接起電話，同時伸起他的食指，轉向我，Silence，請保持安靜，噓。我微笑，而我噤聲。無名之女，據理，而無法力爭。

Silence，博物館內，請保持禮儀，壓低聲音。

參訪的尾聲，我們進入紀念品區，在李的堅持下，我買下自己從來就不喜歡穿的帽T。他笑著說，那是我們的情侶衣。在往後的日子裏，我經常看見他穿著那件衣服，藍灰色底，紅字繁星，穿得陳舊，衣料磨損，有了褪色的模樣。而他經常追問，我為什麼不穿，為何不將它從衣架上拿下。

我曾嘗試過幾次，穿上它，卻又覺得渾身不對勁，材質太厚，帽T總是設計成讓使用者不需再加外套的厚薄，可是我想穿外套，我喜歡在單薄的襯衣外再加上一件防曬外衣。我跟李辯論過幾回，但他總是疑惑，那只是一件衣服，讓我們看起來相襯的衣服。

但我穿來總是不適，遂將它掛在架上，不再身穿，不再留意，挑選時總是略過。

我們還買了精緻而沉重的吊墜，沉甸甸地捧在手心，極具份量。土星被做成鏤空的樣式，拎在手上，可見滾金邊的星環，與溫潤的銀相互映襯，在燈照下映出和藹的色澤。

結完帳後，我們返回轎車，往住所的方向開去。到家後，我與C立刻整頓自己的行囊，再過不久，我們的班機即將起飛。時間壓得剛好，一刻都不能懈怠。

桌沿的機票上，印著返家的日期。除夕夜當晚，三人笑鬧，同時猜想著，除夕當夜的班機，是否會有特別的餐點，或是喜慶的布置。在前往機場之前，我沐浴更衣，盤算著在雲中迎度新的年節。

李提議，不如他到浴室裏，隔著浴簾陪我說話。

闔上木門，他坐在澡缸邊緣。浴簾映透著他的身影，頹然地駝著背，默然啞靜。

關於作者

徐滋好，台灣桃園人，作品曾獲若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幼獅文藝》等。

## Liminal Deja vu似識闕限

鄭委晉一文（台灣·台南）

【一】  
醫生操著西班牙口音的英語問我這是幾，搖擺的手指裹著pvc手套外衣。

我嘟囔著連自己都不清楚的話音，他則好像說了什麼，又好像什麼都沒說，像我初次踏上外國國度時，所遇到的每個人。

一向迴避與他人目光交接的我，此時也不得不全神注視對方的眼睛。

醫生有著琥珀色的眼珠，周遭的細紋凸顯他的年紀，當我搭上他眼神，濃厚南歐口音的英語霎時變得簡單順耳，我忽然想起初次學習牛頓運動定理的那天，書生氣質的物理老師突然揮打黑板，「各位未來四十年的生活品質就看能否學好物理了」，黑板的沈重哀鳴震鑠青澀的胸膛，也常伴我未來的人生。

「你的名字？來自哪裡？家人呢？」

「你別一直亂想，腦震盪忌諱過度用腦，藥劑有鎮靜效果，你可能會很想睡，就先休息一下吧，我們將你送往鳳凰城內的醫院進一步檢查。」

我覺得詫異，方才仍瀰漫濃郁海鮮飯氣息的醫生，此時英語為何帶有字正腔圓的英國口音？我奮力扭頭，口罩上的眼珠子就變成天藍色，周圍的魚尾紋也都消散。

「Way liminal……way liminal」

我徒呼著近來學到的新詞，舌尖重得難以捲起，護理師貼心地問是否想喝礦泉水，但醫療站只提供純水。

「沒關係，妳就幫我做一杯 saline cocktail。」

他們都笑了，醫生說你講英式英文？你的生理食鹽水發音在美國很突兀，但跟他習醫之初聽到的一樣。

「很久沒聽人這樣說生理食鹽水了，真懷念啊。」

我確定他不是拉丁裔，那位西班牙口音的醫生不知行蹤，但也不重要，我與醫生聊口音的趣事，一個來自西南太平洋小島的科技廠工程師卻能分析英美澳口音的背後脈絡，似乎讓他思鄉的情懷也高漲，

耳朵嗡嗡轟轟鳴減低許多，我終於聽出醫生一連串問題，我想起為何置身在這簡陋鋼架和矽酸鈣板建置的臨時醫療站，十多分鐘前我被吊起的鋼樑敲擊頭部，當場倒地，但我沒有昏厥，眼睛仍頑強地睜開，看著建廠時期交錯的管線逕自延伸十幾樓高，我好像漂浮亞利桑那沙漠的雲，一動也不動地等待長日將盡。

「我家人都在台灣。」

醫生和護理師驚呼，從反應看來已問我多次，他請我躺好，叫護理師幫我上點滴。我清



他說很思念英國爺爺說話時濃到化不開的鼻音，以及餐桌上抑揚頓挫，遠比英國食物有滋有味的英式聲腔。

「Deja vu, from a foreigner.」

我們相視而笑，笑兩彼此故鄉相距萬里，卻在另一個大陸，大陸沙漠中央的高科技廠房相遇，喚起彼此的，是平時沒事我們都不會輕易釋放的聲腔，那是在苦悶盛夏轉換自然組跑道的高三生涯裡少數慰藉，是他在灰色調的蘭開斯特帶走的回憶細雨。

隨著跳出唇緣的鏗鏘咬字，我似乎無法察覺唇齒摩擦的觸感了，我發現炫光不斷放大，上揚的嘴角也像滿弓的弦遲遲不放，意識像酸麻的手臂，漸次失去它的存在感……

【二】

曾看過幾許揭示闕限尾巴的文字，讀時像檢到皮夾，翻開夾層，唸出證件上的姓名地址，摺好的發票串起一張地圖，進出自動門的身影是皮夾的擁有者，但他此刻卻像困在肖像畫裏的人們，擺出淑世的嫻熟微笑，我闔上它，手指還殘留小牛皮

革軟糯的觸感，內心卻在一念之間角質化。

「我們幾乎每個人每一天，都在經歷無數的liminality。」

我生來不喜壟斷式的指稱，「我們」，出自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在開放的平台推播圖文，他不能掌握閱讀這段文字的對象，又何以自信地用力攬住別人肩膀，彷彿多年不見的老友，彷彿老友是他手中的一杯吟釀。

但我無法克制繼續讀下去的衝動，他說Liminal space有很多翻譯，如「似曾熟識之地」、「建築中的過渡空間」，如人來人往的地下道、車流繁忙的陸橋、深夜無人的公車總站等。我心裡浮現高中模擬考後在車站一帶的書局閒晃，隨手從架上抽出一本藍黑封面的書，翻開，「負空間」一詞觸身球般砸來，我沒有閃躲的想法，迅速套用作者的闡述自行組建的理解，原來我是一個極為熱愛負空間的人。

我忘記作者如何定義負空間，只記得他給的例子：電梯、天橋、地下道、門廊、樓梯轉角、任何強光暫照不到的鄰近角落，大型主建物一旁的錯落小廟、超商、卡拉OK、二手書店，我在那一刻明

瞭自己為何總喜歡坐在舊式公車陰暗的最後，一排高起的座位，下方的人無法直接看到乘坐者的眼睛，只能看見他們的雙腿及至腰帶，在解體似的破公車上絞刑發顫的四肢。

高中生只能以自己的雙腳改換實體闕限，模擬考午後，走得汗流浹背，小葉欖仁的人行道上，看著自己不斷扭曲的影子，開始懷疑昨天的影子和今天的有何不同，精確地說，是有何相同。

考完一個考試，將電子推向大腦神經突觸幾百萬次，結束時我有種證道的感受，我想像頓悟者最先說出的話語，是背離這喧囂紅塵，抑或直探俗世的核心，都不是吧，頓悟者應該穿越了無數正負空間，進入一個只有他才知曉的闕限，一間只有他擁有鑰匙的閣樓。

往後我在科幻電影裡接觸闕限一詞，主角想描述介於兩顆行星間的朦朧地帶，他說得一派輕鬆，我卻聽得耳膜疼痛欲裂。我試著用滿佈乙太、充斥逆物質之地稱呼那片沒人認領的無主之地，我發現這詞是爲了我這類總懸浮於群體之外的人生。在社交場合我常常感到窒息，與不熟的人交換視線，這種非等價交易的試探往往

這，遠方等著我的是公司積木般的廠房，它在巨壩附近，遠離所有生活機能之處，鄰近的設施只有靶場。帶隊來的前輩主管說，竹科和南科剛設立時，連綿的農田，挖出五千年大量古文物的土地，美國新廠儼然是當時的Deja vu。

當然他沒使用這詞，是我心中同步口譯，「也許這就是公司答應設廠的原因吧。」我自言自語，第一次聽到內部會議，亞利桑那，不正是那聞名的鳳凰城所在地？台灣男孩通常因職業籃球聽聞此城，能取得工作簽證，又可在繁華的鳳凰城生活，辦公室與無塵室溢流的耳語如雨水，由高層的旨意降下，在層層階級間不斷流傳後，最終那顆水珠滲入了無數雜質。

美國西南部之間的路線極其單純，景色是影展紀錄片無限輸出的長鏡頭。在台灣，管制的部分山區才保有純然之靜，只在日出前，八方挑染湖水藍之時刻，與日暮萬籟即將撞擊漆黑之際，能體驗外在難得全然的寧靜。寧靜如超高速攝影中的水滴，撞擊水面刹那尚未破碎灑濺，水面卻已因積蓄的力量而起皺。這樣的利那，在台灣極其奢侈，但在新墨西哥到亞利桑那

讓我辛苦建立的闕限瞬間崩塌。交際，朋友的朋友堂而皇之一屁股坐入同桌，客套地打招呼，我感到任何的自我揭露都是一個冒險，非指物質，而是揭露的本身將斬傷我爲自己樹立的雕像，天空下起鳥糞之雨，蓋住了銅像真正的面目，雙方只能以淺假的微笑掩飾，或許這樣的微笑才是此種場合最佳的象徵。

有作家說，在廉價旅館昏睡整天，直到日暮醒來，恍惚間記不得身在何處、自己是誰的那刻，就是一種Liminality。

我很失望，所以闕限只是大腦開機未完成，僅需要一杯濃咖啡或高山茶就能驅離的生理反應？身體也是空間，微醺時刻、冗長午睡剛醒之初、體能臨界的奔跑後、一次攝取過多熱量的餐桌，這些溢散出原始設定的自我，也許都是某些闕限。但畢竟是暫時的，酒能退，喘能緩，生理的感受來去得快，心理的烙印卻是歷久而彌新。

高中時從社會組毅然轉到自然組，一夜之間身處不同教室，還未適應兩邊原本就認識的同學看待自己的態度轉換，我攤開物理化學課本，腦袋由文史地的巍峨殿堂瞬間替換理工科綿密媾結的方程式、化

這段路卻比一元硬幣還要廉價。

我的闕限在公路無盡延伸，延伸到有天窗在廉價公路旅館的床上，我突然不想待在陰暗的房間角落，想去酒吧，看看那些有生氣的眼眸，聽聽眼眸深處的聲腔，歡迎的，歧視的，瑣碎的，怎樣都好，我只覺得再不抓點聲音氣味塗在我的臉頰，我的闕限之堡反而將出現多道裂縫。

看著行事曆，假期將要結束，我彷彿又聽到無塵室的闕限裏，機台在層層隔離下運轉。只看表面，晶片廠是多麼平靜，也許因而更適合美國遼闊的大沙漠。那顆凝結於西南太平洋高空的水珠降下，經過冰河子遺蝶螈，箭竹，水庫，自來水管，逆滲透，水珠篩濾無數雜質，主管胸有成竹地說，清洗晶圓的用水比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人類的飲用水還純淨。

多年發展，台灣的科學園區逐漸與民宅比鄰，吞噬了巨量的水電能源，吐出來的是一片報價僅三千元的超精密工藝，盯著公司配發筆電螢幕七彩標示的

學式、力學演算，台上老師要求所有人需從大量的算式證明一個又一個「真理」，理科的假設法無比理想化，棄絕時間軸和人性變因的行爲，本質上與人文學科將線性時間和人物身分奉爲圭臬背離；我習慣解讀世界的方式一瞬間於焉重構，放在文史脈絡的牛頓，與放在理工脈絡裡的牛頓竟有著迥異的面貌，一位是悲痛鉅額股票損失的皇家鑄幣局長，另一位則是站在泰坦巨人肩膀的數物奇才。

那麼，我自己呢？往往最切身的問題都是最難以回答，我順從台灣社會排定的大小考試，一路理工研究所畢業，進入了這家世界聞名的公司。

### 【三】

州際公路開了近一小時才遇到迎面而來的車，讓我想起在台灣北橫背包之旅，朋友也剛好以反方向騎行，我們不確定何時能遇到彼此，只知兩人會在這條路的某處交會。

美國，一個舉目無親的廣袤天地，在這裡不再會有故人與我不期而遇，蒼茫的景色有點像堅硬岩石形成的百岳峰頂。在

OC Flow，我常常想，晶片的效率如此驚人，但藉由它，人類能拓荒幾何知識與情感的闕限？

遠離充斥金權遊戲的東岸，逡巡美國西南部的草莽，摩撫著Adobe的粗礪土屋牆面，內心瞬間昭然，我還懷有七匹狼那般的拓荒精神，幻想自己的靴子後方仍有亮晃晃的馬刺，即使實際上我的座騎是輛自排的喜美皮卡。

想像中的美國生活：由必備的獨棟庭園別墅展開，駛離如茵的綠草，到碩大的豪華體育館享受刺激籃球賽，結束後去大賣場扛回便宜美味的牛肉和豬肋排，同事們一起烤肉野宴。我又聽到熱切討論的主管微笑經過，用力拍我肩膀表示喜歡就要從速。

我躺在窗明几淨的醫院，似乎仍然經歷了某種不得不麻醉的手術或檢驗，我的退麻幻覺強烈到難以分清楚，眼前一切是純然闕限或似曾相識。

### 關於作者

鄭委晉，曾任駐廠翻譯、皮革業人資，現爲創作者、英文教師，近三年陸續文學創作：二〇二三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散文組首獎、第十四屆桃城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二〇二二年屏東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二〇二二年吳濁流文學獎現代詩參獎（無花）。近兩年開始音樂創作，詞曲、編曲與演唱，都自己撓起袖子。

## 長廊

隔了三年六個月，我再次踏上了長廊。

說是長廊，其實只是辦公大樓裡上下樓的梯階。

這座大樓坐落於洛杉磯東區的一個小城市。就在兩條繁鬧街道的交錯之間，巧妙地隔出了市區少見的四畝綠野園地。三棟三層樓高的辦公大樓，連成一線，標誌著城市繁榮向上，軟紅十丈的氣象。轉進停車場，卻見滿眼綠樹蔥蔥，風吹過，枝葉揚曳飛舞，隔著窗戶，都可以感覺到清風的寫意自在，身處其中，不覺得是在洛杉磯鬧區，更像置身在卡片上美麗的東部鄉鎮。

我總是把車停在最邊遠處，享受著從詩意寧靜慢慢走向城市繁忙的步調。走進自動門，辦公大樓的大廳像個熱鬧的舞臺，日復一日的上演著相同又不同的劇目，上班族在駢肩疊跡的電梯和安靜的樓

梯間上場退場，演盡人生百態。我的公司在三樓。相較於電梯，我更習慣走樓梯，倚著扶手拾步而上。那時，我給這個轉折四次的樓梯，取了個漂亮的名字：長廊。

好久不曾再來，我的心思和腳步如吟唱詩人，在時間的密碼中遊蕩。一步一步往上走，仔細數著梯階的數目，原來我的長廊共有四十二個台階，走了八年，居然從未仔細算過，一如那些漫不經心的時光和交情，總以為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這些小事，那些瑣瑣碎碎的當下，比起忙碌的工作業績，都不重要。

步上第四十二級階梯，來到長廊的盡頭，踏上小平台，對眼望去，是一面落地大窗，窗外樹影招搖地迎賓。這些三層樓高的樹木，歲月已深，以往還以為我們可以日日相見，直到長遠。如今，梢頭的片片老友仍如過往般在窗外向我招手，並不明白我們曾有一千多個日出日落的睽離。

走過平台向右轉，我彷彿踩在時間的邊緣，面對著一長排走道，兩旁的八間辦公室沐浴在歲月的微光下，一種遙遠且模糊的回憶在空氣中緩緩飄舞。乍眼看過去，竟然有些疑夢似幻地陌生。我停在右手第一道的木門前，輕撫門上那堅固又熟悉的紋理，手指在冷冰的不鏽鋼門鎖上徘徊。閉上眼睛，用力吸口氣，想著也許輕輕轉動門鎖，推開大門，裡面一切人事如舊？一如大疫「禁制令」未曾執行的三年半前，那些再尋常不過的、吵鬧喧嘩的時光。

轉動門鎖的手勢，成了一個永恆的躊躇。終究放開了手。

在這裡上了八年的班，公司做的是房地產貸款生意，碰上景氣好，生意是春天的初苞，次第綻放，端的是花團錦簇，這麼說來，那時來來往往的訪客，倒像綠葉般隨風搖曳，訴說著不盡的詩語。

每次和來客談事開會，總如夏日與雲

朵的對話，輕緩且充滿著希望，就算有時不著邊際，有時急風暴雨，不論結果如何，我總習慣親自送客，知道送走的不只是一位談生意的客人，更是一段日常生活交軌的印記。

一般性的客人，送到小平台電梯口，尷尬地等著電梯開門，不熟不悉，連寒暄的話都難說出口，只待客人踏入電梯，躬身道別，知道在閉合的鐵門之間，我們的相遇已經封存。也許不會再見，彼此的相會，只在電梯的一開一闔之間。

我返身走向長廊，踏著過往的回憶。那些與我漸漸熟悉的客戶朋友，我們總是有默契地並肩走向長廊，一步一步往下走，像是相伴從桃花源慢慢走回人間。往下走。

雷蒙是我們最長久的一位客戶，向我抵押借款買屋已有三十多年。他是墨西哥人，初識時，因為自己沒有和外國人交易的經驗，心裡沒底，我找了好多朋友來幫忙審視這位借款人。第一次見面，和我年紀相仿的他，西裝筆挺，混身古龍水味道，金錶金項鍊，硬生生把我這個一身家常服的貸款業主對比成了外勞。在朋友的

哄笑聲中，我們開始了長遠的借貸關係。

雷蒙習慣每個月親自把利息送來，一月一會，如同老友般的拜訪。我們一起度過了三次房地產界的起伏洪流。景氣好時，他借我們的錢去買屋，裝修，轉賣賺轉手錢。一個不小心，房價跌落，他握在手上的房子賣不出去，就直接認賠過戶還給我們。我們之間，從不需要經過漫長的法庭認證手續。幾次看著他跌倒仆身，放手一切，又翻身再起。就像我們一再地走

下長廊，走上長廊。

那一次，他突然如同深秋的落葉，消失在生活視野中。員工日日討論著要不要開始法定程序，將他用來抵押貸款的房子進行拍賣。我內心遊走在焦慮和對朋友的信念間，把程序一拖再拖，就在正要定案執行時，瘦了許多的他出現在公司門口，原來他得了急性糖尿病，因為負擔不起加州的高額醫療費，所以家人帶著他開車到墨西哥去醫治，三個月後才搶回一條命。



我鐘擺般搖動的掛慮定了下來，鬆了一口氣。收下他補交的利息，伴著他從長廊往下走了，剛踏下第一個台階，突然悲怒交集，指著他大罵：「你下次這麼久不來付錢，一定要打電話通知我們，不可以無聲無息，不然我一定把你房子沒收回來。」

看著突然暴怒掉淚的我，雷蒙有些不知所措，一再道歉，保證他此後一定會準時還錢。反倒是我，不知道自己為何會突然落淚失態，前一刻不是才剛鬆了一口氣？是擔心他的身體？是因為他爲了醫藥費長途奔波，在生死之間徘徊而難受？還是，真的害怕這麼長期忠誠的客戶終要失信於我，瓦解了我們之間的互相信任？

那之後，我們又恢復了一月一會，他也不再缺席。

疫情閉關後，各自在家上班，我每月一次地在家中信箱收到信封裝著的利息，上面沒有郵戳，雷蒙仍然沒有郵寄的習慣，我想像著他西裝筆挺，正襟端坐開車到我們家，把信封放進郵箱，轉身離去。沒有了長廊的絮絮家常，只留下銀錢的流轉。每回收到支票的瞬間，我彷彿撫摸著斷裂的情感和乍然而止的交流，我們的故

別再爲我們擔心。

抹一抹臉，我站起身再往下走。

樓梯轉角處，我曾經用匆忙的步伐追趕同事美齡的先生——寧。美齡是我工作中的護航者，是公司的守門人。那個星期五，她去亞利桑那照顧病父，我正一個人在公司忙著，寧敲門進來，當時他到底是來代轉言語或傳達物件，早已經被遺忘在時光的角落，只記得我一邊忙著說電話，一邊點頭道謝揮手道別。

看著他關門走出去，不知怎的，那個轉去的背影，好像暴雨中抖顫不服輸的一片黃葉。我心一動，草草掛了手中電話追出去，在長廊第三個轉角，第三十階的地方追上了爽然自失的他。原來他父親剛離世，而美齡不在身旁，他的情緒無處排解，不自覺地到了公司門前。

我陪著他，兩人向下走到長廊最底處，轉身往上，走到三樓最高處，又反身往下走，上上下下，來回不止。我們沒有說什麼，我也說不上什麼，我們在沈默中一起感受著一位資深大學教授失怙時的孤單恐懼無助。

疫情的第二年，美齡身體不適，辭職在家休養。我們沒有機會並肩再走一次會

事仍然繼續，但是已被重新寫過，手中的支票，好像被疫情洗褪了顏色，還可以用，但少了精彩和溫度。

往下再走，回憶的長廊裡，我在模糊的視線中望向道格被時光凝固的身影。

道格是認識了三十年的律師朋友，公司大小法律事務都由他處理。他似乎把律師精明幹練的個性留在法庭，日常生活中，像個拒絕計較的大孩子。我們總爲他不開帳單，意欲免費服務而爭執；付帳給他還得追著他跑。一次經過雙方推讓後，我送他出門，實在擔心他信手揮灑的慷慨和自信，能否爲陰雨的日子貯下隔宿糧。

那次，下到長廊第一個轉角處，我鼓起勇氣提議由我們公司來代他們夫婦處理金錢管理投資的相關事務，沒想到道格一口拒絕，我尷尬地解釋，我不是貪圖他的生意，我只是擔憂他們退休以後的生活能否安穩。道格用他一貫的輕鬆溫暖，安慰我不要擔心，他說他會工作到死在辦公桌的那一刻。

那是在長廊往下的第十四階轉角處，有一個小平台，可以讓步伐稍微逗留，道格眼光堅定地告訴我：不必爲他們擔心。

經共行八年的歷史長廊，但我知道，長廊歲月已在這塵世種下深根，有足夠的養分，滋養著人各一方的我們的心和情。

漫步於長廊之末，往玻璃大門出口走去，想起那次在辦公室，突然接到微弱且無助的呼喚：「小君，你快回來呀。」

我顫抖地抓起車鑰匙就往樓下衝。剛到玻璃門前，接到管家急切追來的電話，原來只是媽媽電視壞了，她失去了每日作息的節奏，不由分說就來電求助。我心頭一緩，緊繃的弦爆裂，兩腿一軟，扶著門框屈膝而坐，憤怒地對著電話大聲哭罵，全不管過路人的驚異眼光。

媽媽去年走了，再也不用替她修電視找電視台了，我輕撫著當年支撐我緩緩起身的黑鐵門框，隔著玻璃門看出去，好一片藍天綠草，我低聲問當年驚懼嚎哭的自己，那時眼中倒映地，可也是這一片景色？

說文解字說「廊」字，可避雨，可遮陽。

我當時的心，隨著他的話語放鬆了。明白我的好友自有打算，不必我費心，壯年時笑談生死事，說者和聽者都只當是拂過欄杆的春風，不著痕跡。

隨著步伐往下走的長廊，仿若是我們所預知的未來軌跡，道格走得穩健從容，我深以爲自己是多慮了。

Covid 19在美國造成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二人死亡，道格和他女兒成了其中兩個統計數字。

我在第十四階台階緩緩坐下，回想著他說那些話時的信心和霸氣。

你好嗎？老友。「你付得太多了，我不能收！」你每次退回我支付的支票時，總說這句話。道格，你真的錯了，我們中間我絕對不是付得太多的那一個。但是爭辯這些還有什麼意義？你又不在了。

道格，聽我說：我想此刻你必能聽見，你的小孫子七歲了，這兩年，每次他的生日派對我都會去，去替你盡一份心意。那個在一夕之間失去媽媽和外公的胖小子，這兩年在爸爸和外婆的照顧下，像一棵小樹般慢慢抽長了身子，他還認得我，他也一定也還記得你。

請你在另一個世界，好好照顧自己，

八年歲月，四十二階的長廊，足跡印記著千萬次的踏痕。長廊上聽過朋友喜獲孫兒的開心，長廊上伴過年輕小友買下第一個房子的雀躍，長廊上接到女兒被名校錄取的喜訊，長廊又長廊，走的是階梯，拂的是歲月。

今日，再次走過長廊，回想過往生意上的起與伏，生活上的失與得，長廊依舊，人事何如？

疫情將過，新的日常翻開下一篇章，那曾是決策殿堂的辦公室，已還給了時光。解封後，我和老客戶若需要見面談話，選個咖啡廳就得了，反正機會不多。避雨遮陽的長廊不再，生命裡的風霜雨雪，倒是不會停歇，這片人生中被乍然抹去的風景，就像猝不及防失去的人一樣，想起的時候，去探一探，撫一撫，總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

走下長廊，不勝唏噓，我再次把這段歲月摺疊心中，就像小王子珍藏著他的玫瑰，獨一無二，難以再見。

關於作者

邱滿君，山東壽光人，政大新聞系畢業，一九七八年赴美定居洛杉磯。經營房地產投資；先生於二〇一二年去世，有兩位成年女兒。因爲疫情關係，在美國這片文化大沙漠中，欣逢甘露，有機會在線上向台灣老師學習，重新拿筆，寫下身邊的字和故事。美國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 霧的練習

定

居舊金山灣區後，我過起眾人稱羨的碼農生活。

平日早上睡到八點五十五分，起床後從衣櫃裡隨便挑一件軟綿的T恤，拿起馬克杯，三十秒直達科技業的虛擬總部——我的公司筆電前。九點開始的晨會按照慣例在三十分鐘內結束，接著就是自由活動時間，直到下班前也不會有過問行蹤，組裡隨時有人傳訊息說下週請好幾天假，卻幾乎沒看過人加班。若不想遠距上班，也可選擇通勤，搭公司專用的接駁巴士到公司總部，裡面高級設計款的座椅供你挑選，不僅有專業咖啡師，甚至免費提供三餐。

科技業所在的灣區，受到涼流與海風交互影響，多霧的程度令人驚訝。厚重的白色霧氣盤據紅色的金門大橋拱頂，一旁的觀光客不停讚嘆鏡頭下的朦朧美景，渾然不知久居於此的痛苦。即使已屆夏至時節，霧仍從海上捎來寒氣，隨之而來的濃

密的陰鬱感侵入脾肺、滲進骨髓。這裡的霧有自己的型態、表情，甚至氣味。太陽下的霧，像是早晨的中國城處處飄散掀開蒸籠時，所竄出的溫熱蒸汽。陰天的霧氣，則聞起來像檜木盒裡的清酒，讓人吃醉癱軟。霧水跟著九曲花園蜿蜒，懸浮於二十五度傾角的斜坡，步步攻陷市區街道。

我一切看似美好的生活中，也毫無防備地升起大霧。

與灣區的工程師相處，像隔著一層起霧的玻璃比手畫腳。他們薪水優渥但生活習慣單一，話題多數圍繞旅遊美食，爬山或滑雪的專業知識，乍看豐富精彩，卻近乎模板刻畫，這當中多少參雜對於生活的焦慮，也成為另類的炫耀和攀比模式。刻板印象中，工程師性格多內斂、機敏，大小事以各式演算法追求最大化效益，信用卡積分是如此，求偶、結婚、買房亦是如此。或許我不該怪罪他們太過冷酷，而是

想想自己對待生活的無腦熱血，之間的溫度落差之大，起霧似乎為必然。

灣區沒什麼娛樂節目，最值得期待的行程實屬參觀各大科技總部。每週四中午用餐時間，我像是逛企業版迪士尼般輪流開車去不同辦公樓，這週是Tantau9，下週到Bay View，再安排MPK。

十二點的停車場入口，一整排特斯拉正在搶免費的充電樁，一回頭，看見朋友穿著北臉的機能外套，背著Timbuktu的後背包在門口迎接，他的識別證掛在腰上，帶領我穿越比機場航廈更加氣派的大廳，穿著夾腳拖的我們像是來這永久度假的旅客。走進如烏托邦的仙境，我的目光依序掃過玻璃帷幕，堪比飯店大廳的家具擺設，以及一區又一區的自助吧台，最後落在那些低頭盛菜的華人、印度和東歐工程師的側臉上，想著：自己究竟身在何方，這是否就是天堂？而如果二十四歲時，便已經到達別人人口中的天堂入口，我該用力推開大門，還是回到人間？

當初毅然轉進資工，一部分源自畢業後工作的考量，但人社班的背景使我懷抱更強大的動機——將人文關懷的視角帶進理工領域。姑且不論其背後的幼稚、狹

狂，也先忽略達成與否，只記得當初我有對科技大廠的嚮往，純粹想累積經驗、賺取研究所學費，卻正好趕上資工熱潮。就這樣，我懷揣不同於人的初衷，意外路過整批朝聖者的奔赴。

歌手SOWUT曾說過：「你與眾不同將讓你付出代價。」確實，加入這批朝聖者的隊伍後，我處處都能感受自己的不同。我可以喬裝打扮，察言觀色以求融入，甚至能趕過他們的腳步，但關注的細節、目光的盡頭總是不同——因為他們的神，始終不是我的神。

不只是我，很多人在這樣的隊伍後頭拖沓。龐大的組織結構中，學生時期嗜寫程式如命的國手們被行政瑣事、年久失修的科技債日漸消磨，到最後才幡然領悟，寫程式和當工程師，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也有群同社團的朋友會對科技十分樂觀，堅信科技將賦予發展中國家和弱勢團體力量，但相繼進入職場後，他們失望地發現，科技公司只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企業獲利無法擺脫對使用者的壓榨。撇開崇高的理想和偏誤認知，更多時候，最磨耗碼農熱情的，只不過是在巨大的科技系統中，被擺在錯誤的位子而已——不適合

黃樂恩一文（美國·紐約）



的崗位，沒有成長空間的產品，日復一日的維護工作——討厭自己的工作，大抵就是工作的常態，碼農也不例外。

大學認識至今的Alexa常和我分享同在隊伍後頭的心得。某次，我和她從紅木城搭火車北上聽演唱會，列車行駛在高架橋上，車廂裡坐著零星乘客，車身晃動之下，窗外的風景像幻燈片不連續地換幀，接近傍晚時刻，窗外太平洋側蓬鬆厚實的霧朝我們撲來。

我問她近來工作如何，她的回答誠實地令我心慌：「想著你之後還繼續做這份工作，很可怕，但想到之後不做這份工作，也很可怕。」

我朝她點了點頭。即使白天這條路是如此擁擠，隨著午夜降臨，真正瞭解這份工作的依舊只有自己。我已數不清多少夜晚，胸口的血液逆流而上，心臟彷彿陷進流沙，區區一個敵人就能使脆弱的心態崩塌——而我們又何嘗不是自己的敵人。

霧氣悄聲從車窗縫裡溜進車內，我深吸一口氣，味道很苦。

再次嚐到霧的苦頭，是在喬、L和我三人一起去的優勝美地。一路上，我們交換各自的生活近況，

有說有笑，喬時不時伸頭湊近前座，說起學校發生的事激動得比手畫腳。我們在林間小路攀升，山路蜿蜒，話題也轉向畢業後各自的選擇。堅持理想的人被柴米油鹽的問題逼得惱火，投靠現實的人又敏感於浪漫主義自說自話的高傲。正當我們爭辯得口沫橫飛之際，隧道口已悄然現身。

陽光下的優勝美地壯闊得讓人暫時忘却爭論。左起是險惡到令人俯首的酋長岩（El Capitan），畫面正中央的遠景，半圓頂山（Half Dome）橫臥，猶如毛絨地毯的原始森林在山谷底向右滾動展開，一旁的新娘面紗瀑布正值融雪期，滂薄的水量噴濺灰藍色水氣。

不久後夜幕落下，霧氣如戰鼓般迅速升起，我們循著步道，撥開枯樹枝尋找水聲的源頭，一道瀑布悠然現身。只見銀白色的光芒從山的稜線抖落，飛濺至凸起的山壁，消散於水氣中。空氣中霧氣與水汽交融，噴濺到健行者的面頰上，冰冷中帶有獨特的礦物質氣味，此刻的面紗瀑布，似乎半掩著一位愁眉不展的新娘。我們走去酋長岩底下，仰望光禿而龐大的壁面。我仔細研讀壁面上每一道刻痕，在石縫凹槽間找尋徒手攀岩家Alex Honnold赤手塗

抹過的鮮血。遍尋不著攀岩好手的身影，只見岩石上垂下好幾根空繩在空中擺盪，岩壁上升起白煙，恰似造物者吐出的嘲諷。

隔天一早，我們驅車前往Hetch Hetchy水壩。一路往深山行駛，暖氣愈開愈大，窗外露珠凍成白霜，兩旁的枯木下全是前夜積雪。本以為迎接我們的是皚皚白雪，抵達時，卻正中霧的偷襲。水面蒼茫而虛弱，明明群山環繞卻不見一棵綠樹。風一拂過水面，霧即刻變換形體，山裡有一股肅殺凜冽氣息，讓人誤以為有支隱形軍隊正在附近埋伏。

我緊抓羽絨外套，不敢下車，L和喬不怕冷，堅持要下去走。我隔著車窗目送他們走下山坡，登上通往湖心的橋。突然，一隻原本在遠處盤旋的獵鷹朝他們背後俯衝，低空掠過湖面，幾乎要墜入湖裡。

我想起三人爭吵現實與理想的內容，讓我確信接下來我們之間，以及我們各自與世界之間勢必會產生的衝突。毫無來由地，我開始害怕他們會消失在濃霧裡，再也不回來。

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找尋和



自己、和世界和解的方法，每當快要碰觸能夠改變一切的核心，霧便悄聲從角落竄起，我復又退縮迷茫的狀態。我不抽大麻菸，停吃SSRI好一陣子，更沒有肺炎後遺症所引起的腦霧，但光是看向玻璃窗上映著的倒影，我就覺得下一秒霧將入侵腦內，意識開始飄忽不定。

那時經常做出令人不解的決定，寫不出滿意的文字，給某個詩人朋友看了之後，他告訴我：「不要嘗試寫霧，要讓霧寫你」。

直到有次爬山時起霧，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那天走的步道名叫Devil's Slide，惡魔的滑坡。一側緊靠山壁，另一側是數百公尺高的懸崖，中間僅有狹窄的過道。兩側灰白色的石壁表面粗糙，被霧氣噴得濕漉漉的，苔蘚橫生，使水氣飄散一股松香、鼠尾草和柑橘的氣味。樹木的枝幹被迷濛的水氣染得蒼白，崖下的海浪躲在霧的背後發出悶聲，海風從左側強力侵襲，山壁間迴盪風聲如惡魔低語，讓人心生恐懼。

我站在陡坡頂往下看，坡上只有稀疏的乾草，黃土外露，一路滑下去必被凶險的波濤吞噬。

回想到國後做出的一系列選擇，從意外路過科技業，當上工程師，到努力說服自己留下——一旦開始向現實妥協，便沒有停止的一天，此後自己將自己逼入絕境，雙眼逐漸昏昧，直至墜入深淵——這便是心魔造成的滑坡。我彷彿駕車開進霧中，也開進眾人說服我值得追求的生活中。

雖然濃霧未散，但我可以感受到腳下的土地漸漸回暖，現實與理想的溫度如洋流交會般，達到動態平衡。就在那天，我和霧終於達成共識，結束長達一年多的對峙。

我下定決心暫別灣區，展開除霧之旅。

我回到高中校園，和當初領我入人社領域的老師深談，傾吐內心積壓已久的想法，他們不僅化解那些擔憂，從他們的眼神中，我還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讓他們失望。我也嘗試在工作中拾起我最有興趣的部分，用當初理解都市構成的方式，重新

審視雲端架構的意義。我在曼哈頓的街道上，與新認識的朋友徹夜暢談科技與人文，轉眼又闖入軟體工程師週二夜晚的轟趴，互相批評對方對小眾電影的品味。一列地鐵駛過，蒸騰的熱風吹散我內心最後一絲霧氣。

夏天末尾，我意外與國中同學W在紐約西村重逢。我們曾在國中教室裡立下要讓世界變得不同的妄言，儘管當時的我以為自己會當律師，而他則夢想成為科學家。十年不見，我和他都搶先承認自己並沒有走上當初說的道路，但當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出相同新目標後，那年的狂妄彷彿又重新成為瞳孔裡的光。

我不斷提醒自己：在世人期待的目光中，你僅是路過他們極為嚮往的終點，不必為此感到突兀或抱歉，就這樣繼續前進，朝你內心的神走去就行。說不定會發現，我的神根本不在天堂，而是留在人間修煉。

關於作者

黃樂恩，一九九八年生，寫散文、詩和代碼，中英輸入法皆可。北一人社、CJ資工，旅居美國亞特蘭大、舊金山灣區，以及布魯克林，公路旅行逾五萬英里。著有隨筆散文集《太陽雨》（鳥座放送，2022）。

# 遭遇虎鯨

來

到聖胡安島 (San Juan Island) 的第二天，我聯繫好了賞鯨遊艇公司出海看虎鯨。

「他們家有快艇，能跑很多海域，你看到虎鯨的機會很大啊。」旅館主人格雷太太打包票似地對我說，「我坐他家的船出海還看到過一次虎鯨捕食呢，虎鯨嗖地跳到沙灘，把一隻正在睡覺的海豹拖下水去吃掉了！」她眉飛色舞地描述說，一隻手的五指在空中猛然一落，彷彿虎鯨撲到了海豹身上。虎鯨能從海面竄躍陸地，抓住獵物後在沙灘抽扭幾下又瞬間游回大海，令人不可思議。

我滿懷期待和神秘之感和另外幾個遊客登上了賞鯨船，小艇的駕駛艙上老神在在端坐著一位大鬍子船長，他的開場白簡明扼要，透出一股權威性。他要每個人穿好救生衣，紮上安全帶，眼睛留神關注海面，一旦遇到目標及時報告大家。畢竟大海茫茫，誰知道虎鯨會在哪個浪花下面冒出來呢？最好是無數雙銳眼四處窺摸，像雷達一樣運轉掃瞄。

快艇像是脫韁之馬全速飛馳在海面上。今天天氣格外晴朗，清晨的雨霧早已消散得無影無跡，藍天碧海如兩面明亮光滑的巨鏡在天邊銜接，小艇似乎融化在鏡面之間的折映之中。幾十座大小綠島濃蔭密佈，像是扣罩絨帽的頭顱，在我們身邊不斷

船長這時一搖船舵，乾脆扭頭朝加拿大方向開去，聽說上幾次發現鯨蹤的地方離溫哥華島嶼不遠。我們便朝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海灣方向駛去，最後進入了富卡海峽 (Strait of Juan de Fuca)。這裡向西連接著太平洋，太平洋出海口躲藏在一片煙雲迷茫之中，遙不可及，向東則六鬚鯨魚似地列布著普吉海灣和大小海岬，西雅圖籠罩在仍未散盡的峽霧後面，只見星星點點的船隻徐徐而行，南側面對著奧林匹克半島聳入雲霄的奧林匹克群峰，雲影掩映中幾道冰川發出幽明的銀輝。

我們停了船稍作休息，又拿出望遠鏡來四處瞧探，前面是瑞斯生態保護區的島礁 (Race Rocks Ecological Reserve)，上面忽明忽滅著航海燈塔，礁石叢中亂吼亂嚷著一群疊擠的海獅和海豹。海風吹來一股藻類植物的鹹氣和島礁的腥臭，湍急的洋流在四周奔湧，形成海上之河，甚為奇觀。

太陽升得更高了，曬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幾艘大型的賞鯨船從附近海面緩緩駛過，看那些遊客的模樣都是一副一無所獲、敗興而歸的窘相。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肚子已經開始咕咕叫了，我拿出了午餐，乾巴巴地嚥了幾口，覺得無事可做乾脆將帽子朝鼻子上一壓，頭往艙壁上一靠，眯上了眼睛準備打個盹。

正當我迷迷糊糊之際，忽然覺得船身搖晃了一下。不是海浪拍打的那種晃動，而是猛地被什麼東西衝撞了一下，接著又來了一次，這一次來自船舷的另一側，不過比第一次稍弱了些，而船身像是被輕輕托起又緩緩放下。

我幾乎是一下子跳了起來，驚問出了什麼事。只見船長此時正在船邊朝下面張望。一個同來的遊客卻呆站在那裡，手指著

王士躍一文 (美國·加州)

扭轉，一一掠過。小船在群島之間繞來繞去，尋覓虎鯨蹤影。

虎鯨 (Orcinus orca) 是聖胡安群島 (San Juan Islands) 最常見的海洋動物之一，虎鯨是它的俗稱，其實是海豚科下最大物種，是最接近鯨魚體積的巨豚，世人還誤稱它為殺人鯨 (killer whale)，雖說生長著鋼鋸一般的利齒，而它的性情卻和海豚一樣，大多情況下溫順友善，極少攻擊人類，在七十年代以前反而常被人類獵殺。

聖胡安群島生活著兩種虎鯨，一是南方留鯨 (southern resident orcas)，常年盤桓在聖胡安群島和溫哥華島嶼附近，以鮭魚為主要食物，其中帝王鮭尤為虎鯨青睞，占了七八成的腹蘆。另一種為過客虎鯨 (transient orcas)，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主要以哺乳動物為食源，每每游經聖胡安群島時獵取海豹和海獅等海洋動物。

快艇搜尋了約一兩個小時，卻仍不見虎鯨的一絲蹤跡。通常它們在聖胡安島的西側時而出現，往往一個家族結伴而行，黑白相間的背脊在海岸邊節奏性地時升時沉，嘖吐一股股煙柱，像火車經過時發出沉重的吭哧、吭哧的喘息聲，幾百公尺外清晰可聞。可是今天搜索了整個聖胡安島四周，已經來到了群島的外海域，卻不見天邊有一絲一漵的水花噴射。



海面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就見一面巨大的黑色魚鰭陡然浮現，正向我們的船駛來，距離如此之近，就



像一張緊繃的船帆眼瞅著撞上船的中舷，卻忽然一沉不見了，隨著船身又一晃動。

船長這時大喊「虎鯨要吃鮭魚了！」隨著他的話音未落，我們幾個人一起扭頭去看，原來是一隻帝王鮭正被虎鯨追趕，它繞著我們的船躲來藏去，閃避虎鯨。虎鯨則緊追不捨，忽左忽右，扭動笨重的巨軀，攪起浪花亂濺。

忽見那只帝王鮭一下子躲到了船梯的下面，它已顯得精疲力盡，在陰影裡好像瑟瑟發抖。那隻虎鯨一時勾不到它，估計它身長足有二十多英尺，幾噸重的體重，是一頭驕傲的正值壯年的雄虎鯨，卻偏偏像螺螄洞裡搗肉蛋，無從下口，急得團團轉。

就在這時有人發現了船艙裡的一隻海釣漁網，他二話沒說抓起漁網，附身一下子就將那只帝王鮭扣住，然後一提就把它撈了上來。所有這一切幾乎都是瞬間發生，不容多想。大家為這個意外收穫大感驚喜，沒想到那只帝王鮭逃過了鯨口，卻落入漁網，真是鯨鮭相爭，遊客得利。這條帝王鮭怎麼也有三四十磅重呢，渾身鱗光閃閃，霹靂啪啦地在甲板上亂蹦亂跳，垂死掙扎。

接著發生的事情更令人匪夷所思，虎鯨眨眼間不見了鮭魚，於是急得繞著船舷更加急切地搜尋。暮地只見它將頭顱微微揚起，裸露出一片雪白的肚皮，額頭的兩道白斑閃閃發亮，原以為是兩隻眼睛，卻是迷惑的眉斑，像高山融雪留下的橢圓形的殘痕，雙眼卻隱藏眉斑之前，凝神逼視著我們。我從來沒見過虎鯨的眼睛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是人生頭一回在海上與這個龐然大物近距離對視，它是一種疑惑、審視和威武交織在一

起的目光，同時隱隱透著一股殺氣。我身子一陣激靈，心跳加快，下意識地向後倒退。我平生沒有過這種超自然的恐懼感，它讓我彷彿面對一頭傳說中的巨型海獸，小說中不可征服的大白鯨，帶著神話般的白色恐怖和黑色死亡相混雜的原始驚悚。「我盯著你呢！」那目光好像在說，《白鯨記》中的白鯨曾如此蔑視狂妄自大的亞哈船長的愚蠢可笑，宣告他的不堪一擊的失敗命運。人類站在不可侵犯和不可遊戲的洪荒之力面前，立刻覺得自己是多麼渺小，多麼軟弱無力。

虎鯨接著又一頭沉潛下去，呼地巨浪將船打歪了一下，然後鯨頭又從船另一側探出，這一次的窺躍（spyhop）將身體升得更高，比我們的頭還要高出幾尺！同時稍微向船舷傾仄，目光再一次掃瞄船艙，好像在問「我的魚哪裡去了？」船長大吼一聲：「趕快把魚還給它！」

原來虎鯨意識到是我們奪走了它的食物，不肯善罷甘休，反覆窺視想從我們手裡搶回鮭魚。據說虎鯨有時會和漁夫玩這種爭奪食物的「遊戲」，它故意掀起驚濤駭浪，將漁船搖來晃去，直到漁夫丟下一些魚來才肯罷休。有的時候還會向過度騷擾的賞鯨船發脾氣，給一個下馬威。傳說有一群虎鯨被賞鯨船追逐，一隻雄虎鯨為了保護家族，猛然向遊船進攻，拍擊洶湧巨浪將遊船打翻，遊客盡數跌入海中。而它達到了懲罰目的後便揚長而去，並不傷害他們。

聽到這句話，那人哆哆嗦嗦地趕忙將鮭魚丟下海去，只見虎鯨的巨尾輕輕攪起一片水花，又一次沉入水中。我們沒看到虎鯨如何擒獲了鮭魚，等了一會兒，水面平靜下

來，虎鯨也不見了，我們想它大概是捉住了鮭魚盡興而歸了。

回來的一路沒人說話，有的人仍然面色慘白，似乎還沉浸在驚恐之中。尤其是那位捉了鮭魚而引來鯨顏大怒的遊客，更是一言不發，直到我們登上陸地，回到了旅館，店主人和他寒暄，他才「噓……」地長吐出一口氣，嘆道：「我不該和大自然遊戲啊。」

我曾聽說虎鯨是十分聰明的海洋哺乳動物，它的大腦重量在所有動物中僅次於抹香鯨，腦神經元極為豐富，複雜程度甚至高於人腦，演化出來人類之外僅有的動物文化。它們具有獨特的語言能力，在群落、家族和家庭成員之間使用代表不同意義的聲音和音節組合進行交流，至今動物語言學家還說不清虎鯨語言究竟是如何進化到這種高階程度的。

在太平洋西北地區印地安人部落一直將虎鯨奉若神明，頂禮膜拜。海達族（Haida tribe）的神話中講述虎鯨是海中的人類，沉潛海底恢復人形，而人類則是陸地的魚，人溺斃海中是虎鯨馱其游入海底村莊，使他重獲生命並永遠生活在虎鯨世界。虎鯨被尊為部落的遠古祖先，血脈相承，同為母系社會組織，原始部落和虎鯨承襲著複雜和強大的母權和雌鯨統治體系。虎鯨也常作為氏族的標記被雕刻於部落的圖騰門柱上，足為榮耀。

每當我想到這些，虎鯨那一雙疑惑、審視和威武交織的目光又一次浮上了心頭，它似乎看透了人心。

關於

作者

王士躍，北美華文作家，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世界華人週刊》文學版編委，北美《世界日報》生態文學專欄作家，長期在國內外中文報刊發表散文和隨筆，曾獲首屆國際華文生態文學獎，散文被選入《中國二〇二二生態文學年選》，作品還被選做中考語文閱讀試題。出版散文集《生命的浪漫與質感》，翻譯出版《語言學與文學》等專著。

## 另一種和解

I smile because I'm your daughter, I laugh becaus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 anonymous

她的名字叫「瓊」。雖然兄弟姐妹都是美玉，但只有她是那個最被寵愛的。

或許跟家教保守有關，她不喜歡流行小說的浪漫言情，年輕時只看過一本「智慧的燈」。但她喜歡看電影，拗口的翻譯名字倒背如流，好萊塢明星黑白小照擺滿抽屜。

她的母親溫婉嫺雅，典型揚州閨秀，講話輕言細語，但她混進了軍人父親的基因，動作豪氣，笑聲及罵人聲同樣宏亮。母親有著彎彎的眉，窄窄的丹鳳眼；她濃眉底下的眼睛又圓又大，瞪起人來總讓對方先低頭。

高中女校她上台演話劇，角色是位愛國青年，智勇雙全擒獲匪諜。壞人被揪倒

那幕攝影師按下快門，短髮白襯衫黑褲的她回目一瞥，視線對上尖叫的低年級生，從此不斷有學妹來教室送情書。當時的她實在太清瘦，也沒有淺淺溝的美人下巴，否則形象神似林青霞，幾年後更上演滾滾紅塵的戲碼。

同樣因為戀情關在房間裡，但她沒有被反鎖，是自己封閉起來，反對的不是父親而是母親。她就讀以美女著稱的M商專，鯽魚數目T大男騎摩托車來，癡癡在山下守候，明信片被她和死黨傳閱取笑。雖然家中管束嚴格，對敢死隊不假辭色，她仍在畢業前夕交到論及婚嫁的男友。

沒想到，母親獨斷起來更甚中將的父親，到底因為男友小她一歲，還是因為看不對眼男生家庭，無從得知，不行就是不行。她消極聽從，與男友分手拒絕任何追求者，下班就關起房門不與家人講話。

看不過去她虛耗青春，長輩介紹一位老實對象，足足大她十一歲，剛好與男友

孟繁露一文（美國·加州）

同生肖，更巧合同姓，她才勉強出席相親，卻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對方，父母弟妹追問印象如是說。

男方傳來源源不絕的邀約，她答應吃飯逛公園看電影，總帶上要吃要玩坐兩人中間的幺弟，讓苦主買單。仰慕者對大弟轉贈。花前月下幫她拍下數不清的照片，張張題注讚美搭配詩詞。

她決定嫁給他，日後強調今生沒有後悔過，又說剛結婚時還會夜半哭醒，身旁的人不說一句話，只溫柔哄她入睡。

她還對女兒說：妳爸爸幼年失恃，還不到二十歲又逃難來台，孤苦伶仃，我們做爲家人要好好對待他。她的口頭禪是「妳可以不孝順媽媽，但一定要孝順爸爸。」

她向來認爲她的話被同意是理所當然。

\*\*\*\*\*

我很難理解包含矛盾的故事，何況矛盾與自己有關。

唯一孩子是所謂的「進門喜」，依照所述情節，合理推論媽心念著的是舊人，突然懷孕肯定措手不及，我的來臨怎可能被期待？媽諄諄告誡要對爸好的理由同樣牽強，真的心裡有一個人，何必扯上身世？

媽與我互相指責對方毫無邏輯，她不止告訴我完全想錯，也昭告世界她多愛寶貝女兒。

媽生產後沒有再工作，全副注意力放在小孩身上，給容易感冒的我搞來各種偏方。養肺膏黑稠如柏油，蛇湯腥羶澄黃，保衛爾拌飯味道奇特。夏天朋友家的孩子出遊都T恤短褲，我必定長袖長褲撐陽傘，媽雖缺乏醫學常識，至少爲我的皮膚做了好事。

擔心我不知什麼時候該加衣服，媽幾乎日日造訪學校，變成無人不識的VIP。她沒興趣也不買名牌，頭髮由巷口美容室大嬸處理，完全不懂化妝只搽點口紅，美麗的身影仍是焦點。孩子們爭睹漂亮媽

媽，老師跟她熟到某次請她代課，幾十年後一位男生告訴我，他還留著當年答對問題的獎品——一張電影票。

升上五六年級，級任導師是少見的男性，媽跟他聊的開心，全無考慮高年級小孩的言語霸凌。厭煩了挪揄，又難以解釋，我只得拼命找藉口叫她少來學校，直等到畢業典禮。數十年後相片已褪色泛黃，並排坐的家長只有媽一襲斜紋呢紅外套仍舊鮮明。

留影中我眼睛嫌小鼻子稍塌門牙外暴，遺傳爸家族特點。找的齒科醫師不幸缺乏專業，給我製作的牙套只是現代的固定器，完全不具矯正功用。媽採取對兒童心理最糟的措施，囑咐我閉嘴緊抿雙唇。其他失誤還有不經意的評論，譬如「我女兒哪裡醜了」？

轉換環境到洛杉磯，披掛上班的媽變得幾分邋遢。她在工廠當會計，全體穿運動衫進辦公室，曾經如新潮蒼蠅的墨鏡套裝不見。吃多了美式垃圾食物，她不再瘦削，直嚷擠不進舊衣。叫她乾脆回

台灣，她堅持我在美國她絕不考慮。別的teenagers忙打份約會，我當ESL裡四眼田雞一枚，死啃書趕英文進度。暗戀的男生告白好友甲，高中舞會送乙丙丁上禮車。終於有個ABC男孩打電話來請看電影，我興奮像被王子選中的侍女，幻想接續場面。要出門前媽突然說她頭很痛，高中唯一羅曼史的可能就此幻滅。



大學沒有長進，認真喜歡的男生喜歡好友，重複太多次後我幾乎患上恐懼症。最後一年找到看似可靠的人：不高，不帥，沒有錢。我急著將自己嫁掉，花錢忍痛請矯正專科箍牙，拿下眼鏡，白皙的皮膚配上濃妝，婚紗照也有幾分嫵媚。

媽輕易可以擁有一切終於成就，我鬆了口氣。

\*\*\*\*\*

婚姻各自有保鮮期，選擇早婚冒早過期的風險。

生活出現各種裂痕，與媽對話，得到答案「日子不就是這樣過嗎」？次數多後我不再傾訴分享，心中將她歸為既得利益者：同樣的年紀，不用做飯上班，不用操心孩子課業，不用聽配偶奚落。

自己過的開不开心，暫歸為待思考議題，我努力扮演各角色，事業還算成功，附送一雙外孫給爸媽炫耀。媽是社區教會欣羨的對象，每年坐飛機去東部看望弟妹父母，夫妻回台旅遊。只差沒個兒子，就可當全福太太幫新娘鋪床。她的小名是蓮兒，在外婆的揚州腔呼喚下聽似「娘……」

兒」。外公用鹽城口音假叱責，實際讓她踩腳撒嬌的場景依稀。

然而不管將軍多麼硬漢，九十幾歲還挺過開顛手術，外公終於離世，外婆不久就追隨而去。

媽的世界在以光速瓦解，爸接著住院，本以為幾天就痊癒，一個多月後舉行追思禮拜。接下來媽的種種表現很戲劇化，被我們接回家暫住，脾氣發作敲打沙發大喊大叫，或跟我索要爸，或問我他活著時是否對他不好。再下次呼天搶地，埋怨爸為什麼不帶她一起走。

#### 我的眼

睛耳朵開始罷工，無興趣看到聽到所有不可理喻。外向是媽跟世界的交集方法，我卻容不得攪擾，被擠壓內向思考的空間會運轉失靈。我



覺察自己在冷笑，生命果然荒謬——即使被捧在掌心奉於殿堂，最後依然孤獨。

提出離婚，我帶孩子回闊別多年的故鄉生活，越洋視頻能少打就少打，禱告媽的怨言自動蒸發。媽以爸不在為藉口開釋懶散，放棄染髮，湊近秀出浮腫的眼袋和皺紋，怨嘆自己多害怕照鏡子。

朋友永遠建議安慰，「哄老人如同哄小孩」。多說不痛不癢的話，申訴對她的愛，保證她需要時永遠都會有人在，大家才能睡個好覺。

我心底抗議的台詞重複播放：為什麼

期待別人永遠給妳所需要的？得到的還不夠多嗎？有錢人跟窮人乞討像話嗎？This is the time of my life, can I just not worry about your worries?

忙於追尋感情，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光彩奪目。沒有媽的盛世容顏，但懂保養醫美彩妝，還有不懈努力維持的身材。我享受遲來的春日風景，感動於至今陌生的溫柔，貪婪從未聽過的讚美，深信自己可愛漂亮，帶著中學生般幸福的微笑。

時間催化如疊疊樂，外表全無搖晃，直到崩塌的那一瞬間。我的熟年愛戀走到盡頭，獨自審視面龐，驚訝鏡裡映出的影像愈來愈似媽，但並非幼年渴望的美貌，不過是同樣侵蝕肌膚的鬆垮。

\*\*\*\*\*

逃避無法長久，我終究回到美國，做好所有被埋怨的覺悟，準備繼續母女對話的惡性循環。

媽接手機口氣的不悅程度，跟我忘記打給她的天數成正比，過了臨界點值後，會轉化成其他酸言模式，從「今天怎麼不忙了」，到「萬一下次沒人接過來看看，

有意外不要被嚇到」，情緒勒索讓我更恐懼撥號。

反思過往，我逐漸看清，潛意識裡的糾結其實很簡單。

在乎的事物往往會失去，在乎的人更容易遠走。如果假裝不在乎，或許可以愚弄造化，不被剝奪。在乎等於牽絆，牽絆帶來苦痛。

我不想再落入媽的窠臼，她此生站在高處受眾人簇擁，但他們終究得次第退場。我願意加入以她為中心，可是，萬一聚光燈熄滅，站在台下的我該怎麼辦？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打破僵局是我的孩子，雖然我提倡保持安全距離，希望我死時他們能鼓盆而歌，兒子顯然忽視我的哲學，會打電話給POPO外婆問候，時時過去陪她小住，吱吱嘎嘎的齒輪中注入了潤滑油。

到頭來我們也不過是女人，親人，對等的兩個人。或許我太固執。

或許拔河該結束。

放開繩子兩段必需有默契，否則一方會撲倒地上，我們同時領略這個技巧。

一向等我請安的媽主動打給我，將家中所有人問候一遍。我遲疑試探反問她最近如何。「很好啊，昨天跟甲阿姨去買菜，等下網上有聚會，明天乙丙丁阿姨都要過來一起吃飯……」

這樣的對話足夠次數後，我才相信她說的很好是真的很好。

媽造訪我的新家，三層的townhouse因天花板挑高階梯巨陡。她抓緊扶手邊埋怨邊爬坡往二樓客廳，腳步依然沈穩，我告訴她這房子專為預防老年住客，她哼一聲繼續邁向頂樓孫兒房間。

我住在一樓，心中暗忖，自己能爬多久是另一個問題。

但媽若先爬不動，就跟我留在樓下吧。

關於作者

孟繁露 (Sherry Meng)，筆名夢歸 (姓孟烏龜)，長於台灣，中學全家移民洛杉磯，遺憾未能讀中文系，故亂寫聊以自慰。成年後大部份執業兒科，餘下時間斜槓，主攻烘焙餐飲業，號稱醫師廚師雙執照。寫雜文較順手，但死不放棄小說。作品散見皇冠、世界日報副刊、人間，近有長篇小說「花簷桐雨」將刊於聯合報副刊獨創。

## 當狗老了

似乎衰老只是一瞬間，推開一扇門，便從一層階梯跨入另一層階梯。

過了十歲生日之後，家狗斷崖式衰老，儼然已是隻老狗了。依照人類的年齡換算，狗已經年近八旬。年紀已老而智力尚幼，據說，狗的智商一直停留在人類四五歲的年齡，所以，她還把自己當作是個 puppy 狗寶，賣萌、求關注、貪吃貪睡，一如既往，一個也不少。

也許，能夠擁有受寵的一顆心就是不會老。惜物，物如新；惜人，人如幼。無論受寵的是人還是物，一切皆然。

家狗不知道或者是無意識自己老了，她的器官無情地出賣了她。

先是體現在毛髮上。昔日油光水滑的毛髮漸漸乾澀枯萎，狗應該是免不了掉毛的，就如人類的脫髮，只不過之前是一點點地飄落，到如今是一片片凋零。如果把飛濺的狗毛比喻成一場雨，雨季到來以至

於氾濫，從春天的毛毛細雨到了夏季的瓢潑大雨，灰黑色的雨絲，傾瀉到屋子的角落角落。

並不是誇張，家狗莫名患上了皮膚病，成因成謎。據推測，也許是她幼年之時四處流浪、居無定所導致的營養不良？也許是垃圾場惡劣的生存環境給她落下的隱患？抑或是其混血家族不明基因所遺傳？不得而知。家狗顯示的是一種類似於硬皮症的症狀，即使是求遍各科獸醫，嘗試了各種療法也束手無策。

瘙癢竟然是一種不治之症，這是令人心驚的。狗落下了毛病，在身體上；我落下了毛病，在心裡面。至此，在我家裡，除了狗可以為所欲為地撓癢，人的撓癢是被禁止的。兒子一個不經意抓撓身體的舉動，不小心入了我的眼，總是令我大驚失色。我飛奔過去如臨大敵一般地查看，讓兒子莫名其妙，因為那不過是蚊子叮咬的

是在動物收容所裡，她剛剛斷奶，被自己貧困狗家所遺棄。就這麼陰差陽錯一頭闖入了另一個不富裕人家。狗的選擇，人的選擇，共同的選擇。

狗不嫌家貧，自家養大的狗娃，我也應該不嫌狗醜吧，但是別人就另當別論

孫彤一文（美國·加州）



一個包包。

家狗不懂得自己病了，瘙癢讓她本能地把自己的狗毛當作了假想敵，與之展開了廝殺。狗連續地不分晝夜不辭辛苦地撕扯啃咬，以至於整間屋子充斥著狗毛，洋洋灑灑，漫天飛舞。

每日例行無奈無聊的清掃中，在與狗毛拉鋸戰的時候，我也產生了頭腦風暴，突發理財奇想：如果狗毛有價值，即使一根狗毛值一分錢，那麼我是身價幾許資產的富豪？想像衍生出了動力，我生出了百萬富豪的豪氣，方可把這個持久戰堅守下去，懷著視金錢為糞土的豪邁之情，一擲千金，一揮而就。

豪邁只留存於想像之中，我依然得銜銖必較，現在是，十年之前更是。但為何不計代價收養了狗？只為了湊夠「兩個孩子一條狗」的美式家庭模式？來美之後，才真正接受狗是家庭成員的理念。初識她

了。出門遛狗，曾經是每日日常，按時按點，只是現在時辰不知不覺往後拖延。一向意見水火不相容的我和他，意外在此刻有了「心有靈犀一點通」，達成了默契，直等到天色昏暗夜色朦朧，方才出門。兩人一狗，影影憧憧，有了鬼鬼祟祟的嫌疑。

只是，果園的道路並非荒無人煙，還是有夜跑者不時狹路相逢，或者是擦肩而過。

「會不會別人以為我們遛的不是狗，而是豬？」我還是忍不住，開口多言。  
「為什麼？」他應激性地發問。理工男，一向缺失想像力。

我只好自揭謎底，多此一舉地解釋道：「因為狗毛都掉光了。」

不出所料，話不投機。我自以為是的幽默詼諧成功引發了又一次爭吵，他大發雷霆，我被無辜貼上了缺乏同情心的標籤。

我承認，我的比喻其實並不貼切。失去了毛髮覆蓋的家狗顯得瘦骨嶙峋，尖嘴猴腮的模樣再加之黑不黑、灰不灰的雜亂毛色，看起來並不太像豬，而是像鼠。沿用當下網路上的另類流行段子，像是「鴨

脖」。

遙想當初，狗來到自家，加盟成為家狗的那些時候，正是一個活脫脫的「鴨脖」：瘦削削的身體，不超過一隻成年貓的體型，髒兮兮黑乎乎的皮毛，怯生生戰戰兢兢的眼神，只怕是白日過街會招致人人喊打了——也許真的有人打，當時的她無家可歸，正在流落街頭。

有了家之後，家狗很快就不再像老鼠，只用了幾個月的时间便脫胎換骨，長成了一隻真正的狼，不，是狗。她的祖上應該是聲名顯赫的狼狗家族，基因中有著狼的血液流淌：犀利的眼神，尖刀一般的耳朵，弓形的腰背，還有黑黃相見的皮毛。重要的是，那時的皮毛還是茂密的、光亮的。家狗顏值正當年的時候出門遛彎，是何等的威風凜凜得意洋洋，無論是狗還是人。幾乎是所到之處，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不過十年，十年一個輪迴，家狗又被歲月打回了原形，肉眼可見外貌上的變化，如何形容呢？我試圖從她的近親尋找範本，就是從一隻 wolf（狼）到 coyote（土狼）再到 hyena（鬣狗），模樣雖說有了變換，但尚未走形，而氣質卻大相徑



庭，三種動物的形象分別代表了她的青年、中年與老年時代。

兒子是和家狗一同成長的，兩個幾乎同齡，論資排輩狗年長一年，可謂是狗姐姐，但是現在已經像是狗奶奶了。狗眼看人低，原本在家狗眼中，弟弟曾經是一個小不點兒，她用一雙狗眼看著弟弟的長大，從一個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小松鼠大小的小人兒，慢慢地站立行走，和她一樣高，然後比她高，直到狗眼不得不看人高了。原來的出門，她是警衛員，時刻警惕著別有用心的陌生者靠近他，而現在，他可以拉著蹣跚行走的她，扶持著她出門如廁。

一隻狗的壽命，不過是十多年，人類經歷十幾年還沒有成年，狗已經到了耄耋之年。朝夕相處的家人，眼見著她的衰老，卻無能無力。

面對衰老，狗會不會惶恐不安？人是不得而知。外貌上她是不在乎的，因為不知道。即使是老了醜了，她還覺得自己是一如既往可愛的，只要不失寵。但是功能的失去，一定讓家狗恐懼的。她失去了與生俱來視覺的敏銳。

這種失去是漸進性的，就如人類視力氣昂昂地回罵過去，而是夾起尾巴灰溜溜繞行。

她開始不再關注於嬉鬧玩耍，而是專注於吃喝。每一天，除了靜靜地在狗窩裡半醒半睡，就是圍繞著飯碗求投食，甚至經常忘記了自己是否已經進餐飽食。以往的自助式的餵食已經不可行，因為她吃了還吃，不知道自己是否餓還是飽脹，直到嘔吐。

她沒了樂趣，只剩下最基本的維持生存的吃喝與睡。人類的衰老也會到達的那一天，會不會痛苦直道不堪？幸好狗是沒有這樣的思維境界，也就不需要擁有如此的痛苦失落。狗只有一個本能：「活著」。

活著，家狗現在所依仗的，大多數來自於她熟知的過往經驗，以及嗅覺。

我與家狗的最為相似之處是嗅覺。清晨，半醒半夢之間，尚未睜開眼，來一次深呼吸，我異常敏銳的鼻子，能夠隔著一層天花板，繞過狹窄的旋轉樓梯，捕捉到空氣中狗的味道。狗是有著濃重的味道，雖說是長久地沉溺其中已經不聞其臭，但是還沒有達到臭味相投的境界。

狗臭還在其次，我還分明地在四處彌

的近視和遠視。家狗的聚焦不知何時開始有了偏差，總是在行走中不經意地撞向路途上的障礙物，比如桌椅板凳的腿腳，起初我覺得她是無意的，後來發現她也不是有意的，才明白她是無辜的無可奈何。

夜晚的散步也最終終止了，因為家狗失去了動物與生俱來的夜視功能。打開門，如果是黑夜，即使有著照耀街道的路燈長明，她還是恐慌的，總是不情願被戴上鏈條，被拉扯著出去，又不由自主地掙扎著往回走，往家的方向。而不過在一年之前，她還是家人漆黑一片橘園中的導航。她的兩隻眼睛，閃著光芒，是兩隻手電筒的光束。

家狗的眼睛，如同手電筒電池將要耗盡，黃澄澄中摻雜了綠色，似乎被蒙上了一層薄膜，有了磨砂玻璃的光澤。她看家人的眼神，還是一如既往的呆萌，因為有了薄膜，就夾雜了她所不知的蒼茫與滄桑。

她開始畏懼夜晚。安寢時分，家人各自回到樓上的臥室，樓下的一層寂靜一片，只留下她孤獨地匍匐在狗窩。原來的是守護獸，風吹草動的細微逃不過她敏銳的雙耳，晝伏夜出的野生小獸一旦侵犯

散的狗味兒中，感受到了特別的味道，那是一種發酵過的喪失了營養的食物的往生，也就是排泄物。

疾步拾級而下，不出所料，樓下客廳加飯廳的地板上，有著一簇簇的排泄物迎接著我不變的腳步的到來，如同埋下的地雷。有時是新鮮的，有時是陳舊隔夜的，凝固住了。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固體的排泄物容易撿拾，而液體排泄物則流淌浸染成一片的區域，還有滲入的紮根意志，足可以達到三日繞梁，餘味不絕。

起初家狗也是知錯的，作為肇事者，她垂頭喪氣一副羞愧難當的表情。但僅僅持續幾分鐘，在罪證被清理滅跡之後，即刻又若無其事了。後來她甚至健忘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面對著一地臭味狼藉依然討喜地搖著尾巴。

我的嗅覺，被徹底擾亂了。後來的幾次，當我朦朧著雙眼從樓上的臥室衝刺到樓下，工兵排雷一般的姿態，審視每一寸

孫彤，曾用筆名毛豆豆，女性，生於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現居美國南加州，美籍中文寫作者。十幾年新聞媒體從業經歷，赴美之後筆耕不輟，中篇小說處女作《城市空空如也》獲臺灣聯合文學新人獎首獎，並曾多次獲得全球華文文學之星雲獎、北美漢新文學獎、臺灣福報文學獎等全球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獎項。作品見諸於《聯合文學》、《莽原》、《名人傳記》、《世界日報》等刊物。

關於作者

孫彤，曾用筆名毛豆豆，女性，生於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現居美國南加州，美籍中文寫作者。十幾年新聞媒體從業經歷，赴美之後筆耕不輟，中篇小說處女作《城市空空如也》獲臺灣聯合文學新人獎首獎，並曾多次獲得全球華文文學之星雲獎、北美漢新文學獎、臺灣福報文學獎等全球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獎項。作品見諸於《聯合文學》、《莽原》、《名人傳記》、《世界日報》等刊物。



到家人所在的領土，她會爆發出震耳欲聾的嘯叫，來捍衛她劃分的界限。而現在，自然界平凡的響動都會混淆視聽，她不再選擇勇敢而是選擇懼怕，忍不住發出細微的叫聲，哼唧唧唧，哀哀怨怨，聽說那就是狗的哭聲。

她早已不再爭強好勝。不得已的出門，偶遇上同類，面對挑釁式的嚎叫聲。她不再「以其狗之道還治其身」，雄赳赳

空曠的地磚，並沒有找到意料之中的排泄物。我被空氣中彌散的經久不散的味道所迷惑了，鼻子也失靈了。

福與禍、好與歹，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香與臭也應如此。在家狗所衍生的味道中侵染得久了，我竟然不覺得起初之時的刺鼻難聞，而是莫名其妙生出了親切。

就如此時此刻，家狗臥在我的腳下，我在簡易的書桌上敲擊著鍵盤。一個個字母生成了文字，一個個文字生成了畫面，那是童年時代的場景：低矮灰色調的平房，狹長逼仄的胡同，終年散發出奇異味道的旱廁。等等，是什麼？就是旱廁，我身處的整個房間，瀰漫著那種揮之不去的久違的氣味。

就著這種味道，我寫下了這一段文字：

狗生短暫，之所以初老已老矣，只是預先給人類演示一遍衰老、死亡以及別離。讓我們在與那一天不期而遇的時候，不至於倉皇失措。

## 波霸奶茶ABC

林滋恩一文（美國·加州）



剛來美國的那一年，「波霸奶茶」一詞尚未正式收錄在《韋氏大字典》中。

來美前在故鄉沒有喝過波霸奶茶。「波霸」這個詞，指的就是香港某艷星胸前的那兩點，是讓人有些難以啓齒、聽了也會有點臉紅的名詞。

至於奶茶裡面的那些點，印象中在故鄉稱之為「粉圓」，一般是木薯粉做的。「粉圓冰」是炎炎夏日在夜市、路邊攤常見的消暑聖品。還有另一種山粉圓，是俗稱「狗母蘇」或「香苦草」的山香種籽煮成，像包著小數點的粉圓；又稱「青蛙下蛋」，取其形似。

移民來美的那個年代，「奶茶」在故鄉尚未流行。當時最受年輕人歡迎的本土飲料，是「泡沫紅茶」，而且必須是手搖的。當然，一般美式速食店裡的冰紅茶也很受歡迎。年輕學子點一杯紅茶，一份小

薯，就可以在店裡消磨一個下午。

還記得頭一次在美國麥當勞點冰紅茶，喝下第一口後的震驚心情：美國的冰紅茶居然不是甜的！

故鄉美式速食店裡的紅茶，全是調好甜味的。美國的速食店則是在擺置吸管紙巾的檯面上放著一大盒糖包。白糖砂糖代糖隨你自取，讓你見識到美國人的豪邁大方。只是糖粉倒入冰茶裡很難溶解，往往喝到最後一口才吸得到沉澱在杯底的糖渣。

一回與幾個亞洲來的同學聊天。同學A煞有其事地分析，為何美國冰紅茶不甜？「美國是強調獨立自由、講究個人主義的國家。既然每個人對『甜』的定義與接受度不同，爲了尊重其中的差異，所以紅茶不加糖。喜歡甜的，糖包自取。要多甜，自己決定。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偉大之處，連對一杯冰紅茶甜不甜的選擇都絕

對尊重！」

同學A的分析不無道理。只是仍無法解決糖粉在冰茶裡無法迅速溶解的問題。同學B提出另一個形而上的觀點：「或許這是預表著移民生涯的未來？在這塊充滿機會的土地上，你可以用各種方法一圓美國夢。要想馬上嘗到甜頭，不太可能。唯有認真打拼、靠時間沉澱，才有可能苦盡甘來。還有，要想完全融入主流社會，可能比想像中的困難……」

記憶中不甜的冰紅茶大概喝到大學快畢業的那一年，加州洛杉磯才開始出現「波霸奶茶」的蹤跡。樂X杯、快X立、X仁輕鬆小站……這些新移民開設的飲料店，推出了加了奶精與糖水的冰紅茶，放入一勺黑珍珠粉圓，用粗粗吸管吸溜入口——嚼起來較印象中的粉圓來得Q彈。既熟悉又有點新奇的滋味。嗯，可以再來一杯！

同學A與B曾合資加盟一間波霸奶茶店。菜單上的選項從全糖半糖少糖到無糖，從全冰半冰少冰到去冰。奶茶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大排長龍，其中也不乏白人顧客。其中一位有著一頭茶色頭髮的常客，日後成了同學B的老婆。B不無得意地說，自己可能沒有完全融入主流社會，「但至少成功地讓主流社會溶入冰茶裡！」

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至紐約皇后區拉票。在地品嘗了據說是生平的第一杯波霸奶茶——不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女強人，穿著藍色套裝、手裡握著的彷彿不是奶茶杯，而是杯雞尾酒。女強人在鏡頭前煞有其事咀嚼了一陣說，從來沒試過「嚼嚼茶」Chewy Tea，好喝，我喜歡！雖然「嚼嚼茶」一說被網路酸民著實嘲笑了一番，但畢竟也點出了「波霸奶茶」的精髓：波霸就是得Q彈有嚼勁！

加州波霸奶茶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前，曾默默存在於一些小吃店的隱藏菜單。靠熟客口耳相傳，成爲必點單品。波霸奶茶裡的波霸，得用黑糖熬煮，而且是每天現煮，才會Q彈好吃。這是同學C告

訴我的。

我不太記得那回關於美國紅茶爲何不甜的議題，C有沒有說甚麼。在一群大學生活中，可能因爲年紀較長，她向來是最沉靜的那一個。當大家就美國夢侃侃而談，編織各種計畫，C總是默默地聽，嘴角掛

著淺淺的笑。C早有未婚夫，兩人計畫畢業後馬上結婚。C的婆家在華人區開了一家小麵館。婚後C就在那裡學習煮牛肉。這間小館是C與丈夫胼手胝足、一起孕育美國夢的起點。婆婆將牛肉秘製湯頭的配方傳授給媳婦，要她起誓絕不外傳。



她每清晨天未亮來到廚房，預備食材、由老墨工人幫忙把那一口沉重的巨無霸鍋端上爐台，開始熬煮牛肉湯。

在孩子即將進入小學前，負責櫃檯收銀的老公外遇，搭上店裡的服務生，執意與糟糠妻離婚。餐館、房子全登記在公婆名下，C拿不到半毛錢贍養費。那帖牛肉湯秘方卻意外成了她的保命符——可能是擔心秘方外傳，也可能是出於愧疚，婆婆提議讓她繼續在餐廳工作，按月領薪水。

爲了孩子、爲了生存，C忍辱含羞繼續留在麵館。每天清晨，她仍到店裡熬湯，外加一大鍋黑糖波霸。C信守承諾，始終沒有外洩湯頭秘方。波霸不在保密條款之內，她大方傳授作法：要加黑糖，用小火慢慢煮，守著鍋子時時攪拌，不要讓粉圓黏鍋底。煮出來的波霸粒粒分明透亮，每一顆都帶著甜蜜的滋味。

我邀C來教會。初來的時候，她唱詩歌會掉眼淚、低頭默禱也掉眼淚，牧師講道時間還偶爾聽到她用面紙擤鼻子的聲音。都說「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我卻覺得那是美化了悲傷。舊約詩人在《詩篇》裡禱告：「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對C來說，她的眼淚是盛在牛肉

湯碗、波霸奶茶杯裡——甚麼時候，上帝才會嘗到她的苦情，將她的苦杯化爲祝福之泉呢？

波霸奶茶，有兩種最常見的英文拼法。一、是Boba Tea，二、是Bubble Tea。Boba一般公認就是「波霸」的音譯。Bubble的典故則較難考據；有一說是源於手搖茶上面的那一層泡沫；但也有說是美國人聽不懂Boba，以爲說的是Bubble，加上波霸圓圓的也像泡泡，所以就這樣傳開了……

當然，還有「珍珠」這第三種說法。雖然有人堅持，珍珠是小粉圓，波霸是大粉圓，兩者萬萬不可混淆！但相較於波霸或泡泡，珍珠之說顯然文雅得多。

一年復活節教會辦園遊會，C預備了一大桶冰奶茶與一大鍋波霸。洋人弟兄姊妹初嘗這款飲料驚艷不已，直問這充滿嚼勁的甜蜜小玩意兒是甚麼？C想了想，說這是「黑珍珠」。洋人聽了個個點頭稱是——中國飲食文化果然博大精深！

好像從那時開始，洋人弟兄姊妹看到C，都喊她「珍珠姊妹」Sister Pearl。「珍奶」雖然不是C原創的名詞，可至少我們教會的洋人弟兄姊妹，都將她視爲珍

奶的啓蒙者。多年後珍珠姊妹自己創業，事業有成。有時我會想起她那段煮黑糖珍珠的歲月，想起她的眼淚。她的人生，也終於熬出甜味了。

波霸奶茶經過多年演變，早已不再是華裔新移民的特色飲料。它是經過北美在



地文化洗禮的產物，也是亞裔美國人尋找身分認同的標記。很多土生土長的亞裔二、三代，喝波霸奶茶的次數大概比喝可樂還多。「開一家波霸奶茶店」也曾是兒時作文「我的志願」中的選項。這些亞裔學子下課後除了去星巴克，就是去泡波霸奶茶店。社團辦活動、學校有比賽，波霸奶茶也常是慶功宴與辦趴不可或缺的飲品。A、B、C喝波霸都喝成精，哪裡有網紅店、哪家推出新口味，網路社群一呼百應，瞬間成爲熱門打卡點。亞裔二代中很紅的YouTuber馮氏兄弟（Fung Bros），曾推出以波霸奶茶爲主題的音樂

視頻《波霸人生》Bobalife。以饒舌說唱的方式道出亞裔移民後代如何在波霸奶茶裡、在文化美食中尋覓身分認同的心聲。波霸奶茶是伴隨他們成長的印記、成長地圖裡不可或缺的青春指標。

「波霸奶茶效應」不都是甜的。疫情期間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不少亞裔新移民父母與子女就此議題產生矛盾。年輕人積極聲援非裔族群，年長一輩則認爲這「黑命貴」根本是小題大作。同學A就與兒子吵得不可開交。兒子不滿老子對非裔美人有偏見，

「少數族裔模範生」的優越感太重！A則指著兒子鼻子教訓道，自己辛苦來美留學打拼，誠實繳稅，哪裡有甚麼特權了？他讓下一代過好日子、不愁吃穿，不是讓兒子反過來罵老子是種族歧視者！

地尊重。A與B合開的奶茶店早已歇業。B與白人妻子離婚後被狠敲了一大筆贍養費，幾乎是兩袖清風地返鄉，從此再無音訊。A轉戰房地產生意，買下幾個小型商場，將店面租給零售業與餐館，其中還包括一家星巴克。A說他早就不喝波霸奶茶了，「高糖、高熱量，不能解渴還喝下一大堆卡路里！」

「波霸自由派」Boba Liberals是近年來新興的詞彙，據說還是亞裔自創的。這個詞帶有些貶抑的負面意思，用來諷指那些「喝波霸奶茶長大」的亞裔二、三代，除了擁有亞裔血統、愛喝波霸奶茶之外，並不真正關注亞裔族群的處境，也很少爲亞裔新移民發聲。波霸自由派無法真正體會上一代移民的艱辛與犧牲，反以「模範少數族裔」的身分爲恥，將上一輩努力打拼的成果，扭曲爲「亞裔特權」。

A可能不清楚，在洛杉磯、紐約等波霸奶茶的一級戰區，有不少亞裔第二、三代開設的波霸奶茶店。其中一些不但成爲網紅店，還被主流媒體報導。這些二、三代調製的波霸奶茶，有的標榜採用有機鮮奶，還有豆漿、燕麥與杏仁奶的選擇。糖水則以蜂蜜或新鮮水果熬煮的果醬代替。雖然木薯粉仍從亞洲進口，可卻有自己的波霸生產線。菜單選項更是千變萬化，充滿多元創意，一杯要價可能比星巴克拿鐵貴上好幾倍！

面對同學A的抱怨，我不禁想起年少時針對「爲何美國速食店冰紅茶不甜」的討論。A的「尊重自由說」言猶在耳，面對兒子與自己相左的態度卻很難心平氣和

印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

關於作者

林滋恩，筆名：滋恩，高中畢業來美，今爲二子之母。著有《美國袋鼠媽媽伴學去：1000堂親子溫馨共用的教育課》〔繁體〕，《我在美國當媽媽：揭秘全美最獨特的親子教育課》〔簡體〕。2014年漢新文學獎散文獎得主。2019年漢新文學獎小說獎得主。如今依舊筆耕不輟，文章常見於北美華人主流媒體《世界日報副刊》、海內外知名基督教刊物《神國》、《真愛》與《基督教論壇報》。

## 文苑文學獎小品文組評審感言

## 小品展功力，篇篇藏真情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我喜歡千字以內的小品文甚於動輒三四千字的散文，這是作為一個編輯在編排版面的私心。這次看到「文苑文學獎」的小品文作品尤其驚喜，作者們本於寫作初心，不要花招，平實真摯動人，不論是寫婚姻寫親情或寫鄉愁，都能散發光芒，耐人尋味。也因此，在徵得主辦單位的同意下，我們多選了幾篇優秀作品，在文學獎本意就是鼓勵創作的原則下，期待在未來的文學獎看到更多小品文佳作。

特別要提幾篇印象深刻的作品，如〈提燈蠟蟬〉，篇名已是不俗，作者明明寫的是「階級」，

卻從一隻小小昆蟲，名為「提燈蠟蟬」切入生活，看似淡淡如水，就讓讀者讀之內心翻攪不已；又如〈野櫻〉，作者談異鄉婚姻生活如四季櫻樹變化，文字流暢且櫻樹意象全篇貫穿，可見其寫作功力深厚。

而〈曼哈頓沙灘的細紋方蟹〉的不俗處，在於作者不因時空隔離，妙借細紋方蟹遙指蘭嶼風情及生命力，且字裡行間正如沙灘溝槽礁角，蘊藏無數生機，文筆優美，實為佳品；〈綠樹成蔭〉為圓母親庭園夢而大動土木，奈何樹漸茂而人漸虛，兩相映照不勝唏噓。

其他像〈偏鄉〉寫他鄉遇故知，卻是直銷的無奈；〈躲在鋼琴下的小女孩〉有著索父愛而不得的幽怨；〈請問妳從哪裡來〉寫盡諸多移民者的鄉愁；讀〈密西西比夜半鳴笛聲〉彷彿能聽著火車聲想著故鄉；〈六人行時代〉頗能掌握話題，同溫電視劇帶來的歡樂與回憶……

有人以「紙短情長」描述文字短短無法訴盡那剪不斷的情意綿綿，此刻，我看文苑文學獎小品文的心情正是如此，篇篇紙短情長，真教人怦然心動啊！

## 易寫難工小品文

郝譽翔——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及創作系教授

小品文字數雖短，卻是易寫難工。作者必得要

情流逝，人事已非，然而親情卻是永恆不滅，〈請問你從哪裡來〉從一趟國家公園之旅出發，書寫移民人在異鄉的複雜心緒。〈野櫻〉則由野櫻之美寫愛情中微妙的酸甜滋味，寫得含蓄隱約，而一樹花瓣紛紛也都彷彿成了愛的隱喻。〈曼哈頓沙灘〉則從曼哈頓沙灘回寫蘭嶼海岸，今昔交錯，點出同伴各奔西東的難捨之情，而從龍蝦到細紋方蟹更是精彩的比擬，文字犀利又明快。〈魚的天堂〉以魚或許也會渴望天堂的矛盾，寫自己移民異國的掙扎和抉擇，全篇以「魚也許沒有後悔來到天堂」做結收

譬如〈提燈蠟蟬〉一篇就在藉由特殊的蠟蟬，延伸至自己人生的轉折之處，構思巧妙而且充滿了體悟。〈綠樹成蔭〉一篇藉由樹木寫歲月光陰的無

每位作者都各有過人的巧思，也皆能發揚小品文最迷人的優點，那便是往往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聯想和轉折，並且以此來點出人生中某個時刻的啟發頓悟，讓讀者在讀完了之後，也不禁會心莞爾，彷彿在這些文字組成的光芒照耀之下，又發現了一處新的風景，而對於周遭的人、事與物也有了一番新鮮的認識。

## 小品文組佳作

## 野櫻

徐滋好一文（台灣·桃園）

登 記結婚那日，晴空湛藍，粉櫻舞落，極靜的午後僅留下一道噴射機的棉白軌跡。櫻瓣與晴藍使我想起德州的天空，赫曼公園裏，桃紅的野櫻鮮豔而飽潤。

徙居休士頓那年，我經常漫步於萊斯校園，在圖書館用功整日，感到睏乏時，便走出建築，看著日落月升，與大自然共享沉澱的時光。烏紫的天際常有零星的野雁滑行，走在落葉大道上，偶會遇見閉目的貓頭鷹在樹上憩歇。

倘若遇上假期，就趁著閒暇開車去沃爾瑪或TARGET採買民生用品，自在地選擇喜愛之物，閑靜的逛街，認真的比價與探索新美食。不想做飯時，就到Texas Roadhouse剝花生等排餐，或外帶Chick-fil-A，順便去CVS補貨，偶爾換不同的路線，拐入不同的街區。

在更有餘裕時前往WHOLE FOOD，一處充滿生機之地。我喜歡流連於貨架間的走道，找尋陳列在架上的有機鮮食，放眼望去都是澄亮的蔬果，標榜著健



康、活力、清新。誘人的果菜照映出明亮的生活，每一次的篩選都使人怦然心動。那時的我會經夢想過婚姻，但不確知它是否能如眼下的生活，充滿狂喜與激情。是否將如盛綻的花朵，輝煌瑰麗，且永不凋零。

婚後，我經常凝視著窗外那株隨四季綻謝的櫻樹，微風經過，花葉顫動，就像在與當年對話。當爭執混雜著暢快淋漓的辣痛與快樂，在那些幽微的碰觸與細刺當中，愛侶同時擁有飽滿的愛與深沈的苦難。在愛的饑荒之地，我們在彼此身上採集甜蜜的巨刺，一逞口舌之欲，蜜液生津，而肉身苦痛無比。

慣性與默契狡黠地匿藏於日常，我知曉，即使不必開門，也能知道他會在門口等我哭完，然後拍拍我的背，帶著我去梳洗整裝。

因為我們曾在蠻荒裏相愛，於燥旱處生蜜。

野櫻盛放的季節，綻瓣的花歌詠著新生。嬌嫩的粉櫻使我想起從前獨自前行的時刻，那些走在校園的時光、與陌生人錯身的恍惚、和山鹿在深林裏的對視、酒吧外遇見騎著駿馬的員警與胭脂色的晚霞、飛機降落後，在機場咬下第一口漢堡的瞬間。

種種片刻蒸散出金黃的蜜，一路流淌至今。獨身的時光雖然寂寥，卻也充滿自由的狂喜。

窗邊的野櫻，在月光底下靜默地佇立，依稀流出藍色的眼淚。

那樣的藍像是休士頓的湛空。

那日我走在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觸碰到退役火箭的瞬間，心想人類文明何以發展至如此盛大而宏偉；而我們的情感卻仍如遠古時代那般難解、純摯、固著、善妒、繁複。

無論文明走的多遠，都無法離析心之雜變。

在踏出昏暗的浴室以前，在和好的臨門一步之前，請容許我的窩居；在擁抱親吻之前，在黎明破曉以前，我還想再擁有一點點私人時間。

儘管我知道他仍在門外等待，儘管無消說明我也仍認真深愛……但是，請再等我一下吧……

關於  
作者

徐滋好，台灣桃園人，曾獲若干文學獎，作品散見於《幼獅文藝》等。

## 偏鄉

小品文組佳作

鄭翔銳一文（美國·田納西州）

**我**從五百萬人口的繁榮大城市移居到山間，說是山間也不對，就是群山之中的一個海拔超過一千六百英尺的小鎮，這個小鎮走到哪裡都看得見山，於是我私底下感覺自己在山上暫時落戶了。

本地人多半土生土長，兩三個世代都住在這偏鄉，我管它叫偏鄉，本地人管它叫大城，因為鄰近的幾個小鄉村比起這裡還要小得多，老得緊，土得很。這個小鎮除了擁有一家時尚百貨商場，一所上萬學生的州立大學，還驕傲地創建了方圓一百哩腹地以內最優秀的醫療體系，病了老了只要有錢就有處醫，這樣進步的小鎮當然堪稱一座大城。

這個時尚、醫療、大學城沒多少人，老老少少統計起來約七萬人，七萬人當中，我不小心結識了她，她和我一樣也是來自另一個大洲的另一個國度，和我一樣也曾是螢光幕前的主持人，和我一樣讓人沒來由地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她約我在咖啡店見面，似乎冀望在我身上找到失落的生死至交，彷彿失根的蘭花遇上了植物拓印的高手。我依約準時到達，點了杯熱美式，找個舒服的沙發看著書等她，我的心情是一派輕鬆的，帶點兒好奇，帶點兒幽默，



我的朋友太多，知己也是充足，即使他們全都分布在海的那一邊或陸地的那一方，心靈相契則不見如見，我不需再多添一個朋友。她果然遲到了許久。

當她姍姍來遲，並沒有爲了遲到而道歉，首先滑手機，滑了兩下，確定這會兒沒什麼比我更要緊的事，把手機放在小茶几上最礙眼的位置，然後抬頭對我綻放一個閃亮海灘獨有的金黃色笑容，劈頭一句：「I knew we were meant to be best friends the second I saw you.」不等我回答，她繼續一個鐘頭的演講，從她的電視經講到她的移民史講到她的孩子講到她的前夫講到她前夫的現任妻子講到她的現任丈夫講到她的高檔俱樂部終於重點切入到她的直銷工作，忽問我：「What do you think? Would you like to buy some skin care products from me?」她開始用心分析我的皮

膚，說我的膚質好，就是太乾了，只需要一點保養就會很漂亮，劈哩啪啦，像新年裡放鞭炮似的從大年初一放到正月十五，又追問：「How about I give you a best friend free try?」兩隻大眼盯著我的臉，兩秒的靜默，我才明白，喔，換我開口了，我這個人就是老實，老實直說：「Thank you, but I think I don't need it.」她的眼神頓時像條死魚，拿起手機滑了幾下，說時間很趕，不能再聊，她必須去超市買菜了。

在偏鄉，很容易重複遇見認識的人，那個傍晚，我們又巧遇，她卻已然認不得我了。

## 關於作者

鄭翔銳，從小喜歡寫詩做歌，長大後就讀台大中文系，十八歲時從事雜誌社編輯，十九歲寫了人生中第一本電視劇本，從此愛上了台灣電視幕後工作，撰寫了數百本電視節目劇本以及許多節目企劃案，參加比賽屢屢獲獎，曾被評審團譽爲台灣最擅長撰寫特殊教育的第一把手。爲了更深刻地將寫作與製作搭配合一而開始涉獵電視製作領域，擔任執行製作，節目製作人，由於外型與談吐受到注目而受邀主持主演數十集的系列影片，成爲影片的靈魂人物。參與的節目曾獲得金鐘獎以及社會建設獎等。是個鬥志滿滿使命必達的上等兵，雖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卻對人生的挑戰欣然接受，同時又以老子爲師，深知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道理。

## 小品文組佳作

## 提燈蠟蟬

## (Lantern Fly)

黃樂恩一文 (美國·紐約)

一〇二三年夏天，有人在阿帕拉契山上發現一種非本地的小蟲，身上長有灰黑斑點，觸角鮮紅色，約拇指大小。它們會飛，但飛得不快，不會咬人，只是單純令人惱火。這些蠟蟬從森林深處一路飛進山城裡，盤踞建築物的壁面，伏於紗窗後，黑壓壓的一大群，看得人密集恐懼症發作。

差不多同時間，我和L也搬進匹村。年初科技業寒冬，多數公司沒開缺，L不搞熱門的AI，純做理論演算法，連面試機會都沒有。只能藉由導師牽線在匹村暫做一陣子博後。

「博後是什麼意思啊？」在台灣人聚會上，其他人這樣問我。我一時語塞，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是CMU的學生嗎？」我更加尷尬。

「啊……不好意思！」她們連忙道歉，「你是UPitt的吧！」

整晚的心跳沒有慢下來過。

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在想，在場的所有人中，我和L一個學歷最高，一個學歷最低。

L去學校教課時，我會跟去，和剛認識的碩士生吃飯。走去食堂的路上，有隻蠟蟬飛到某個女生的頭髮上，她嚇得驚聲尖叫。另一個比較不怕蟲的女生衝上去將蟲撥到地上，狠狠地用鞋踩了兩腳。

「這此是外來種，見一個殺一個」她一臉漠然。



↑提燈蠟蟬身上長有灰黑斑點，觸角鮮紅色，約拇指大小。

那天早上我剛從宿醉中清醒，憶起前夜的事故，用力搖醒L。匆促間，我打電話向姐妹求救……

「我之前吃都沒事，安啦！」

「記得買藥量低的蛤。」

我摸進口袋，用指尖擺弄買來的一顆小藥丸。

想起曾聽說的一段話：人的一生很簡單，接受父母的平庸，然後接受自己的平庸，最終接受伴侶和孩子的平庸。但平庸和性別是比較出來的，我不但得接受伴侶的平庸，還要接受自己更更更平庸。

她們還在起勁討論踩蟲會不會爆汁，我已經吞下藥粒，默默摺下一句：「該除的還是該除」。

我們在食堂坐下。字裡行間，她們對我的生活流露淡淡的羨慕，追問理工PhD畢業後可以賺多少，問我怎麼拿綠卡，辦怎樣的婚禮。

怎不問問其他呢？像是只有一部車，平日白天我怎麼出門？或，為何我們經常搬家？或，不管怎麼搬，為什麼

我始終像隻蟲子，黏在家裡那台破車的車窗邊緣，「的講台底下，以及我們合買的床墊上。」

我笑而不答。差點就要振翅逃跑。

那天吃藥之後，我彷彿無事發生，甚至精神百倍，反倒是L頭疼，昏昏沈沈好幾天。

後來的某週四，L跟我說他認清現實，有個西雅圖的offer，他準備接。我興奮不已，煮好豐盛的晚餐，還開了一瓶紅酒慶祝。

慶祝什麼？慶祝他和我一樣平庸，是嗎？

隔天我終於敢打電話給我媽，不用擔心被問到L的近況。

窗子透進秋風，我如蟲的複眼潛伏於夜裡。心想明年我大抵又是如此：入侵新的地方，惱人地群聚；存在，卻持續透明。

## 關於作者

黃樂恩，1998年生，寫散文、詩和代碼，中英輸入法皆可。北一人社、CI資工，旅居美國亞特蘭大、舊金山灣區，以及布魯克林，公路旅行逾五萬英里。著有隨筆散文集《太陽雨》（島座放送，2022）。

## 小品文組佳作

## 曼哈頓沙灘的細紋方蟹

鄭委晉一文（台灣·台南）

## 晚

晚上七點，絕美的曼哈頓海灘仍陽光燦爛，無盡的金黃沙粒更讓輝映光照，與大海共同量出此處特有的光譜，讓花俏都麗的遊人顯得煥發。我出差必來放空，附近的威尼斯海灘跟聖塔莫尼卡海灘名氣雖大，我仍對此地獨鍾。

趁空檔寄明信片給即將舉辦螃蟹祭的蘭嶼好友們，學生時代遊玩結識的當地人，後來成爲音樂家、民宿老闆，今年我可能來不及去，就挑蘭嶼缺乏的綿延長堤沙灘美景，寄出。

享用龍蝦堡，想起乍到曼哈頓海灘，我習慣於沙灘尋找螃蟹和沙蟲洞，許久卻是徒勞。沙灘散發越耀眼光芒者，裡頭生命力越少，反倒越嶙峋拒人千里者，每個溝槽礁角都蘊藏無數生機。蘭嶼人食海，對螃蟹有緻密的區分，以外貌爲主，身體越少突瘤越好，相貌平平的細紋方蟹，它以礁藻爲食，肉質帶有藻臭微毒，台灣俗稱臭青仔，吃的人不多，但牠步腳大，腳爪如丁，跳躍力極強，可在岩石上飛奔逃避敵害的特性讓蘭嶼人讚嘆，小孩出生一週，男人至潮間帶定要抓到細紋方蟹，若無則意味夭折。

沈浸回憶，對大夥晚上營火煮大鍋蟹，對飲而醉的



↑曼哈頓海灘。



往事不禁哂然之時，手機卻傳來新聞：小犬颶風重創蘭嶼全島，斷水斷電，船隻傾覆，港口亦斷航。我連撥數通電話皆不通，看來網路也停擺了，盤中龍蝦食之無味，也無心暢飲啤酒，只得枯坐長堤，乾瞪落日燒紅，星簇懸浮。

過了兩天處理客戶規格信件時，社群貼出照片，表示斷斷續續的網路聯絡困難，蘭嶼多處斷垣殘壁急需支援，軍隊已前往清理港口，但百廢待興，呼籲工程人員進駐。小犬，實則猛獸，撕咬浪板、鐵皮、鋁門窗、路樹、電線桿，尖銳的利齒徒留整座破碎殘缺的島嶼，喘息著。

雖然狼狽，友人們仍苦中作樂，以吉他、口琴和椰子鼓伴奏，自製招募重建團隊的宣傳影片，原本萎靡焦慮，夤夜難眠的我看了也為之一振，是啊，萬年來，他們就像細紋方蟹強大的生存能耐渡過無數颶風的摧折，雖然很慘，但只要像螃蟹一樣，用撥弦的手撥掉黏沾眼睛的泥沙，用吹響口琴的嘴吐泡，在礁岩間快樂地吐著泡泡的話，還有什麼值得擔憂？而即使不擔心他們，我仍跟公司告假，要回蘭嶼幫忙，木工，泥作，我年輕時曾在蘭嶼學到的，恰能棉薄回報此島。

曼哈頓海灘的夜，潮泛和緩，五千里外的西南太平洋，此時的潮線如何呢？像參申星宿，同伴各奔西東，平時掖著不說怕引起彼此的思鄉之情，現在則再次串起彼此。

災厄只是身心重新破壞、並再搭建的過程，它剔竄了我骨子裡最後捨不得丟棄的幽柔，剔竄我出差旅人過多的浪漫，讓我從龍蝦飽滿的螯肉中醒轉，再次成為生猛的細紋方蟹。



## 關於作者

鄭委晉，曾任駐廠翻譯、皮革業人資；現為創作者，英文教師，近三年陸續文學創作：二〇二三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散文組首獎、第十四屆桃城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二〇二二屏東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二〇二二吳濁流文學獎—現代詩參獎—無花。近兩年開始音樂創作，詞曲、編曲與演唱都自己挽起袖子。

## 小品文組佳作

## 密西西比河畔的夜半鳴笛聲

劉懿慧一文（德國）

十 幾年前曾住過的路易斯安州密西西比河畔，有一條筆直而綿長的鐵路，緊貼著密西西比河延伸而去。有時開車沿著火車道邊的公路而行時，會見到火車經過，那些火車通常都驚人地長，一節一節車身綿延過去，看不到盡頭。而車身的古老風格也似乎迥異於現代，讓我看著看著便恍惚掉進馬可吐溫的年代。

讓我在意的是，夜半遠遠響起的火車鳴笛聲。其實我們的家距離鐵道有一段相當距離，但在清冷的冬夜裡，家與鐵道間的層層樹林脫卻了豐實的葉片，光禿禿的枝桠淒清寂寥地在月光裡搖曳著，那火車汽笛聲便一無屏障地穿林透霧而來，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直直穿進你最深的夢境，最孤寂的遊子心裡，叫你冷不防打了個寒顫。於是關於鄉愁，關於童年的遙遠懷想，倏忽溢滿心頭。

許多年未曾聽過火車汽笛聲了。記得幼時住在台中，或是高雄的歲月，夜裡倒是經常聽見的。彼時稚嫩青澀的孩提心，仍未識得浪跡天涯的滋味，哪裡懂什麼鄉愁的情境？然而每回聽到悠悠遠遠傳來



的火車汽笛聲，總是讓我沒來由地微微傷感起來，彷彿屬於前世的什麼記憶蠢蠢欲動，想從我那幼小的心裡甦醒過來。

夜半的火車汽笛聲，像夜霧一樣沒有重量，卻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道，它穿越有形的屋宇、無形的夢境，直往你心中而來。

夜半的火車汽笛聲，如寂寞遊子的嚙語般叫人心碎。

說不上來為什麼，夜裡的火車鳴笛聲總是叫我感懷，我於是害怕聽見那其實很優美而古老的旋律，在異鄉的密西西比河畔。



↑高雄舊火車站。



↑高雄舊火車站。

#### 關於作者

劉懿慧，筆名劉又璋。出生於台中市，成長於台北市。北一女中、政治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歐洲研究所畢業。長年四海為家，曾旅居美國、歐洲和亞洲多個國家，目前暫居德國。曾任記者，教師是一生的職業，寫作則是畢生的志業。近兩年開始音樂創作，詞曲、編曲與演唱都自己挽起袖子。

#### 小品文組佳作

## 請問你從哪裡來

曾妙容一文（美國·加州）

科羅拉多州的大沙丘國家公園和保護區，擁有北美最高的沙丘，是一處特殊的地質景觀。我從野餐區停車場穿越林道，來到大沙丘近前，眺望一重又一重層層疊疊淺褐綿密的沙子，似乎登頂就可觸及藍天，瞬間被挑起征服的慾望，迫不及待地加入迤邐的行列。沙子像怪獸，一口一口吞噬邁開的雙腳，吃力地攀爬之後，鞋子裡帶回滿滿的沙粒。

遊客資訊中心正對沙山，讓人誤以為後面小徑是通往沙山的路。我坐在石階上一邊揮掉塵土，一邊提醒遊客正確路徑。一位老美從身材和發音判斷我的族裔，開口問：「你是日本人？」見我搖頭，又問：「你從哪裡來？」遊遍許多國家公園，耳邊聽到的大部分是老美善意的詢問：「需要幫忙照像嗎？」這一句另類的問話，應該別有用意。

「台灣。」老美的眼睛陡地一亮，像暗夜裡熠熠的光。「台灣什麼地方？」「高雄。」他的目光瞬間像滿月，明亮而溫暖。「九〇年代，我在CPC工作過很長的時間。」我遙想著：在CPC的廠地裡，我們曾否腳步重疊或



↑大沙丘國家公園。

交錯？那一方土地定然有許多令他難忘的往事，我們應該擁有共同的話題。若非行旅匆匆，真想好好地坐下來一起回憶。

這讓我想起在杜蘭戈中餐館的那一夜。基於對亞裔的敏感度，我拿著菜單問：「可以用國語點餐嗎？」老闆娘臉上掠過一絲驚喜：「你從哪裡來？」台灣人面對台灣人，各自報出成長的地方，便有了他鄉遇故知的惺惺相惜。一來一往，老闆娘的故事全在閒談中。

杜蘭戈是個怡人的小城，年輕時的老闆娘來到這裡釣魚，從此愛上此地迷人的景色，放棄繼續修讀博士學位的念頭，開設中餐館謀生，從此落地生根。深山幽谷雖閒散，老闆娘卻透著經營的疲累，還有落戶他邦的寂寞。

每個移民都有各自的糾葛。千里迢迢在異地生存，孩子小的時候擔心沒辦法融入，長大了各有各的想法，好不容易扎根了，卻又憂慮他們忘卻來時路。

中年移民，故鄉的影像已烙印於心，歷經關山萬里，依舊情牽。回看我的孩子們，老三九歲的時候，小三的課程裡沒有社會學科，他對於五千多年的歷史演化和生長的地理環境的認知，猶如一張白紙，一句「你從哪裡來？」即使能回答，必然沒有概念。孩子們是否如我，對家鄉仍有千絲萬縷的依戀？

一句「你從哪裡來」，就像雨季裡流經大沙丘的梅達諾溪，在我心裡激起層層漣漪。不要問我「你從哪裡來」，我再也遏止不住滿腹鄉情。

關於作者

曾妙容，從事教育工作，台灣省國民小學任教二十三年，北美僑校中文班任教共計十五年。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四年寫作兒童文學，自費出版兒童詩集《露珠》和《紙船》；書評書目社出版童話《幻想世界》、少年小說《飛向藍天》《春天來到嘉和鎮》、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千分之一秒的靜悄悄》。一九九七年移民美國，二〇一九年退休。

小品文組佳作

## 綠樹成蔭

邱瀟君一文（美國·加州）

前院的槭樹，已經長得三人高。她陪我走了五年悲欣交集的日子。二〇一八年，一向健康的媽媽，因急性腸胃炎進了醫院。本是小病，沒想到九十四歲的心臟，經不起上吐下瀉的折騰，被宣告心臟衰竭，只剩兩到三個星期的生命。

和女兒們商量後，選擇放棄急救，接媽媽回家自己照顧，病床放在客廳中間，媽媽可以看著院子，那裡是她心繫的草坪花園。

寂靜擔憂的日子，每一秒都難挨，媽媽的目光，膠著著我的無能為力。患難中，應當齊力分擔的兄弟藉故喧吵散去，我獨自面對女兒們的不解，覺得人生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一天早上，我看到堆在牆邊已快兩年的庭院設計圖，決定開工，讓病末的媽媽生活中有點滋味。

動工後，翻土填漿，院子熱鬧了。敲打之間，媽媽居然一點一滴的好了起來。

施工過程並不一帆風順。工人體貼，明知道媽媽已經動不了，



↑台灣觀光景點——野柳女王頭。

仍然把設計的水泥小路加寬六吋，方便以後媽媽的輪椅可以通過。我正誇讚著這個主意好，設計師一看綠了臉。六吋水泥地，聽起來只是一點點，鋪起來讓水泥面積多出一大片，整個景觀全改了，只好重新修正。

草地翻了，水泥路鋪了，下一步需要選樹。衡量價格，我挑了幾棵半人高的一年小樹。

女兒抱怨，說改造院子是爲了外婆，外婆還有多久可活？你選這麼小的樹，外婆來得及看到樹木成蔭嗎？

我咬牙決定換成十年大樹，女兒一看到每棵上萬美金的標價，嚇得伸舌頭。折衷選了五年樹，大約一人高，我們還是慢慢等幼樹長大吧。

種樹當天，來了十幾個工人，忙碌一天，終於看到小樹成蔭。也許因爲大動工程，家中人氣旺盛，又或許是樹木帶來好運氣，媽媽的病居然奇蹟似的好起來。

推著walker的媽媽，常常在樹枝間緩緩走動，樹木也就一年年長高了。

早晨的風在樹葉間，緩緩吹過，下午的斜陽，在樹幹間慢慢褪色，日出日落，日子流水般過，有媽媽的日子過得更飛快。

當園中綠樹成蔭時，媽媽已經無法推walker走路了。女兒常推著媽媽走過水泥小道，和媽媽在槭樹傘狀的樹下，說說東家長西家短，撿拾一些沒有營養的人生八卦。聽著媽媽和女兒們的笑語，鋪設庭園時的酸苦，都成了葉隙間撒下的日影，朦朧迷幻了起來。

終究，媽媽又病了，弱了，連坐輪椅的力氣都沒有了。沒有人再去管花園綠木，槭樹也從生活中隱去。媽媽走後許久，我才注意到，槭樹已經長到三人高了。

綠樹成蔭，說得簡單，原來是用歲月交換的。

媽媽走了，兩個女兒各自回到日子中爲生活打拼，早已經沒有乘涼的餘裕。

空著的輪椅，拔天高的槭樹，只剩下風慢慢從樹間走過……

思念，也成了蔭。

關於  
作者

邱滿君，山東壽光人，政大新聞系畢業，一九七八年赴美定居洛杉磯，經營房地產投資。先生於二〇一二年去世，有兩位成年女兒。因爲疫情關係，在美國這片文化大沙漠中，欣逢甘露，有機會在線上向台灣老師學習，重新拿筆，寫下身邊的字和故事。

小品文組  
佳作

## 六人行的時代

蕭景紋一文（美國·加州）

**馬** 修派瑞猝逝，一個時代結束了。那年我爲了省學費，提早一個學期畢業，或許不是明智的決定。在大學找到了一個遺傳學的助教工作，名稱很好聽，薪水卻只夠每天買咖啡，光是爲了改學生功課就焦頭爛額。

因爲畢業了，不能再住學校宿舍，也不想搬回家，只好分租一間公寓。室友是個哲學系研究生，男朋友是德國人，住在科羅拉多，偶爾會來看她。她正在寫一本關於旅遊的書。那是網路剛開拓的時代，寫書是每個富有抱負的年輕人的理想，現在想起來有點荒謬，但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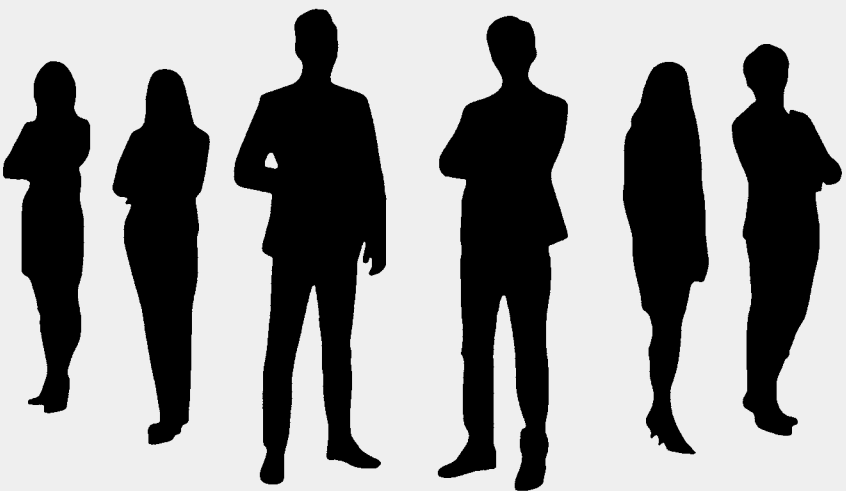
那幾個月，生活大多數是空的。名義上是等待醫學院通知，但許多人生的事情尚未明朗，甚至不知道醫學是否適合我。或者只是像身邊的

大學生，擠破頭進醫學院或法學院，還是趁經濟泡沫還沒破裂，一窩蜂想高薪被挖去華爾街。紐約空氣蠢蠢欲動，千禧年像黑夜裡明亮的雙眼，虎視眈眈看著我們。

大學朋友每個人對畢業



↑馬修派瑞。



後的未知數憂心忡忡，曼哈頓的節奏頻繁快速，沒有人有時間留給別人。醫學院遲遲沒有好消息，每個信封都是扁的，不用打開就知道答案。冬天很長，即使沒有下雪走在路上也腳步沈重。

當助教時，我坐在課堂後座，在筆記本上畫著去氧核糖核酸組成的長鏈骨架，像上天堂的豆苗芽，卻不知道雲端另一邊，是否有更好的顏色。

每個晚上，我在小公寓的客廳看電視。「六人行」那時正處高峰，演員剛簽下前所未有的高薪合約。裡頭人物談諧鮮活，就像真實好友一樣。我將錄下的影帶重複播放，咯咯笑著，把所有細節烙入腦海。公寓爐火暖 and 燒著，電視裡人物面臨困難沒有悲痛，因為擁有彼此而信心無比。喬伊在百貨公司裡當香水推銷員，等著圓星夢。莫妮卡事業和情路不順，父母嫌棄她。錢德勒有份穩當工作，但沒人知道工作內容是什麼。螢幕裡的世界多麼生動，我忘記了那一封封扁平的回信。年輕是無價也是最廉價的商品，有大筆時間可以用來等待。枯燥生活裡，至少「六人行」播放時，屋裏是熱鬧的。

學期結束時，班上一個學生約我吃晚飯。他年紀比我大，大學畢業後正在念準醫科。因為考試改完了，吃飯不會影響分數，我們去了大學城裡一家義大利餐廳。都春天了，外頭還是很寒冷，樹梢光禿。那是個沒有太大意義的晚餐，各自付完錢，我一個人回到公寓。室友在哭，跟男朋友電話上剛吵完架，書寫不出來。

我看著空蕩的餐桌，沒有來信。

打開電視，我們一起看著「六人行」。喬伊和錢德勒家剛遭小偷，鴨子在一貧如洗的公寓裡奔跑著。或許最好的生活不過就是這樣，一個假象、一個夢想、一個現實尚未抵達的時代。

關於作者

蕭景紋，兒童腎臟科醫師，現居南加州。年輕時逃離紐約，卻對它念念不忘。

小品文組佳作

## 魚的天堂

薛亦絢一文（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對** 於水底的螃蟹來說，魚就像在天上飛，那麼對魚來說，穹頂水面之上的世界便是死亡相伴的天堂。深夜、桌燈、電腦，耳機裡放著歡樂激昂的搖滾失戀歌。不算種融入恰當？符合著被期待的移民是衝突韌性又朝氣蓬勃，我看著行行字母組合，嘗試參透自己到底算不算懂了，虛實的時空交錯，似毅力恰認真的捨棄選擇、顧此、失彼。

窗台一隻斑衣蠟蟬在匍匐，椿象般的前腳抓著大理石拖動身體，後腳則受了傷呈詭異角度扭曲，每前進一點便抖動一下的翅膀透出了底下隱藏的橘，可惜牠整體仍是隻不起眼的、披著乾枯樹皮色的、灰暗的蟲，他們說這是害蟲「lanternfly」，看到就該殺的外來種。我看著牠繼續爬行，後腳纏上的灰塵和身上斑點意外地相稱，也難怪總被說是骯髒飛蟲，於是人們拿著吹落葉的工具吹著牠們遍地的屍體，清理著，片片秋葉般罪惡的靈魂一個一個從阿克隆河畔跳入卡戎的船去。

岸邊，和朋友第一次從水裡釣起一條魚的那天，我們抱著對方又叫又跳，活生生的水中生物在泥地上翻騰掙扎，霎時我們又不知該如何是好。那條魚好漂亮，深藍色的鱗片奕出七彩光芒，半透明的魚鰭折射著斑斕，是屬於另一個環境的物種，寂寥的仲秋小河裡竟然也有陸地上不存在的光澤閃耀，我們楞



楞地看著魚許久，魚楞楞地變得黯淡、僵硬、終失去色彩，周圍圍枯葉融為一體灰暗。由下而上拉起的片刻鮮活燦爛，在地面徹底消失消亡，但水下的魚仍對岸上的餌躍躍欲試，對魚來說，這裡就是天堂，抬頭所及終日盼望的天堂，魚嚮往脫離當下，蛻下部份生命也要來到的天堂。

窗台上不受歡迎的小訪客也曾擁有天堂，當地人說牠們住在 tree of heaven 上，直至瀕死滾落。牠逃過了直接墜地，卻在窗台邊緣又跌下撞進牆角，而牆角是蜘蛛長久以來的家。驚動細網，無知的翅膀還在嘗試飛翔振動直到四對節肢動物的腳一躍而來，那隻原本跛傷的腳用力伸直了又耗盡力氣般無力癱下，是放棄亦或無能。跌落樑樹的天堂來到魚的天堂，一隻外來種最後翅膀全開的那抹橘張狂地像極了北美原始森林的秋。

自然保留區裡，薩斯奎哈納河岸續紛著斑駁凋零，魚不知道自己借力躍

出水面後會到哪裡，但魚相信那會是天堂，魚成天望向上方篤定新世界的存在。有一部分的魚嚮往天堂，想這裡能更廣闊地徜徉，卻不是所有的魚都到得了天堂。

闔上電腦，我也在這裡衝突韌性又朝氣蓬勃著度過了一半的年歲，重獲新的日常也斷離了部份的自己，興許我曾是魚，又或許我會成為斑衣蠟蟬，嚮往著抉擇著承擔著也許跌落的一天，對魚來說，這裡是天堂，魚也許沒有後悔來到天堂。

關於作者

薛亦鈞，二十二歲，比起人類，更喜歡寫詩給電腦，目前全職敲著獻給金融業的 Java 長詩。最近很喜歡玉子燒，也許有一天會開一間玉子燒專賣店。

小品文組佳作

## 躲在鋼琴下的小女孩

宋久瑩一文（美國·加州）

夜深了，安寧病房混雜著排洩物、消毒水，舊地毯的霉味，凝滯的空氣，父親昏睡，呼吸緩慢微弱。護士說父親隨時會走。

父親喉頭發出微弱的嗓音，眼皮微顫，瘦削的手指彈動，「那是妳的鋼琴……」父親像在嚙語，安寧病房昏暗窒塞，生與死僅隔一層薄冰，融化、破碎，只在瞬間。

母親的鋼琴，一台黑漆桃花心木的史坦威平台式鋼琴，玫瑰崗告別式後她時常躲在鋼琴下，三支厚重的琴腳環抱著思念母親的小女孩，父親蹲下身哄她出來，坐在鋼琴前教她彈「一閃一閃小星星」，父親眼中閃著淚光。

那年她七歲，對鋼琴的愛從那時開始，她的音樂資質平庸，每天努力練琴，夢想能像母親一樣與父親合奏。

在琴下不肯出來的時候，父親便坐在琴旁陪她說話，躲在鋼琴下成為父女的親密時光。

直到有一天，她必須彎腰低頭才能躲入琴箱下三角型的空間。

她坐在琴前，大提琴的長音緩緩滑出，深情溫暖如同父親的眼神，鋼琴串串音符如珍珠落玉盤，南加州金燦的陽光在琴弦上跳躍。

琴韻合鳴猶如愛的對話，她彷彿變成了母親。她十七歲了，走向史坦威時偶爾會望向琴下。



一天史坦威旁出現了一個小男孩，約莫六、七歲，目不轉睛望著她飛舞在琴鍵上的指尖，白鍵黑鍵跳躍滑滾，男孩專注地聆聽。

彈畢掌聲響起，回望父親和女人親熱地坐在沙發上、女人的頭倚著父親肩。父親看起來很幸福。

小男孩鑽進三角琴下，露出頑皮的笑臉，夕陽光穿過玻璃窗，濛濛金光斜灑入室、細微的塵埃浮游在空氣裡，朦朧中她看到鋼琴下的小男孩正粗暴地推擠一個小女孩。

一天小男孩爬上琴椅，手指觸及琴鍵如著魔般靈巧地飛舞起來，慢板柔美如流水潺潺、快板如野馬奔騰，那是她苦練了半年的曲子。

「完美音感！」父親激動地說，「鋼琴天才！」女人興奮地抱著小男孩親吻。發現完美音感之後，小男孩的琴藝有如純氧中點燃乾柴，劇烈地燃燒發光，史坦威鋼琴成爲他炫耀琴藝的王國。

一天聽見鋼琴和大提琴協奏、愛的對話，彈鋼琴的不是她。

她衝到鋼琴前，父親坐在小男孩身後拉大提琴，那曾經對她愛寵的眼神落在小男孩身上。眼前一片模糊，穿過淚光的水晶球，她看見鋼琴下的小女孩在哭泣。

「走開，這是我的鋼琴！」她將小男孩推開，小男孩跌坐在地上大哭。躲在琴下的小女孩笑了。

眨眼、水晶球破了，她從沒見過父親如此盛怒。

次年她離了家，小男孩後來因耳鳴失去了完美音感，不再彈鋼琴，史坦威在屋中蒙塵。

父親臨終前仍在重覆：「是妳的琴……」

她沒有告訴父親，十七歲的她真正想說的是，「這是我的爸爸！」



## 關於作者

宋久瑩，國立台灣大學畢業，現居美國南加州。二〇二〇年出版散文集「秋天的童話」，二〇二二年「塔裡的男人」獲北美洲文苑文學獎散文組首獎。文學作品多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中國時報、講義雜誌、皇冠雜誌，及北美洲《文苑》雜誌。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副會長及理事。

# 二零二三—二零二四年 第二屆北美洲「文苑文學獎」紀實

嚴筱意一文

兩年的時光，像秒針寸動於眨眼間，轉瞬即逝。今年的文苑文學獎徵文

比賽，由十月開始收稿到二月評審結果出爐，有了上次的經驗，辦起來井井有條。

感謝《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各位置理事的參與討論，徵文比賽辦法很快訂定。感謝《世界日報》、《北美作協總會》、《北美華文作協》各分會和友會、歐華、澳華及香港、台灣等各地寫作協會分會的宣傳，本次稿件分別來自北美各州、加拿大、歐洲、澳洲、南美、中國、香港、台灣，共收到五十八篇小說、九十四篇散文、以及五十四篇小品文。來稿作品大大提昇，內容也更多采多姿。

初審委員們是特別辛苦的，他們要在諸多稿件中讀了又讀，既要淘汰掉一些文章，又深怕錯刪有遺珠。我們也理解大家辛苦寫作，總希望獲得肯定。所以這次我們特增加宣布進入複審的得獎者，也許這

次文章沒法進入決選得獎，但是你們的努力我們有看到。

本次初審委員分別由上屆小說、散文前三名得獎者評小說及散文，另外由佳作得獎者中遴選三位評審小品文。共選出十九篇小說、二十五篇散文及二十二篇小品文進入複審。

複審委員特別邀請到台灣資深編輯及知名作家吳鈞堯、盧美杏和郝譽翔三位老師擔任。經過閱讀、討論、辯證、再閱讀，決選出爐。小說組及散文組各選出頭三名及五名佳作，小品文組由於作品程度接近，也由於文章較短，難分伯仲。經過評審團與我們籌備小組討論過，決定不按名次，選出十篇文章作為評審優選獎，將按收稿編號為公布次序。再次感謝諸位評審老師的辛勞與苦心。

此次得獎者分別來自台灣台北、桃園、台南、中國江西、浙江、美國加州、

紐約、田納西州、賓州、加拿大蒙特婁及德國Mannheim等地。因爲所有的稿件都是匿名的，評審老師只看文筆結構內容寓意等去評審，由此次得獎者的地區就是實証。中國有位得獎者來函：《感謝文苑文學獎小組對文學純粹的認知以及對我本人公平的對待。》我不知別的比赛曾發生過什麼事？但是我們《北美洲文苑文學獎》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園地，旨在鼓勵全球的華人以中文書寫，寫出在國外移民生活的樣貌，不會考慮政治、國籍、地域。希望下屆有更多寫者來參加，讓我們的故事得以流傳。

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及各個分會都是非營利團體，並沒有財團單位支持。所以每屆文學獎的經費都是募捐得來。在此特別感謝捐款的各位文友及企業，沒有你們的熱心贊助，我們的故事就難以流傳延續。

# 文苑百花園

這是一個文友作品發表的園地，如同百花盛開的大花園，依內容性質分成以下七個專欄——

- ◆ 論著特稿 162—186
- ◆ 舊事憶往 187—208
- ◆ 散文隨筆 209—231
- ◆ 生活雜記 232—247
- ◆ 報導文學 248—259
- ◆ 旅行攝影 260—291
- ◆ 藝文評介 292—302



## 2023~2024 第二屆北美洲「文苑文學獎」徵文比賽辦法

- 一、宗旨：為鼓勵北美文學創作風氣，發掘優秀中文作品，促進文藝交流。
- 二、主辦單位：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世界日報。
- 三、協辦單位：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各分會、友會
- 四、作品內容：創作內容不限主題、國籍或地區，但需含有北美洲元素。作品必須為投稿者本人之創作，不得抄襲，不得以AI機器人生成的文字為內容。
- 五、獎項：分短篇小說組、散文組、小品文組
  - ◎短篇小說：字數8000字至16000字以內。
    - \*首獎1名，獎金\$2000元，二獎1名，獎金\$1000元，三獎1名，獎金\$800元。佳作若干名，獎金\$500元。
  - ◎散文：字數2000字至4000字以內。
    - \*首獎1名，獎金\$1000元，二獎1名，獎金\$500元，三獎1名，獎金\$300元。佳作若干名，獎金\$200元。
  - ◎小品文：字數1000字以內。
    - \*首獎1名，獎金\$500元，二獎1名，獎金\$300元，三獎1名，獎金\$200元。佳作若干名，獎金\$100元。
- 六、評審：收到稿件後立刻分類編號，經初審後，由主辦單位聘請知名作家進行複審、決審。
- 七、收件、截稿日期：
  - 自2023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截止。
  - 一律採網路投稿，請 email 到 NACWASC2023@gmail.com。
  - 稿件必需以正體中文書寫，Word 檔，14號新細明體 (PMingLiU 14)。
  - 文章稿件上，不得註明作者姓名或任何可以辨認身份之記號。
  - 稿件首頁右上角請註明短篇小說組、散文組、小品文組，以及字數。
  - 另須附上單獨一頁，寫上真實姓名、通訊地址、email 信箱、聯絡電話以及200字以內作者簡歷。
  - 資料不足或不符合上列規定者，將不予受理。所有作品，一律密封送給評審委員審閱。
- 八、公布日期：預定2024年3月公布得獎名單。
- 九、頒獎日期：預定2024年5月，時間地點另擇期通知。
- 十、注意事項：
  - ◎前三名得獎作品將在《北美洲文苑》雜誌及《世界日報》刊登，不另支付稿酬。
  - ◎參加徵文的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部落格等發表、公開展示或出版過。
  - ◎創作作品嚴禁抄襲，並不得以AI機器人生成的文字為內容，如經發現將取消其參賽、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依照相關法律追究責任。
  - ◎同一人只能以一篇內容參加一個項目，違規者取消資格。上一屆各組前三名得獎者，不得再參加此屆比賽（佳作除外）。
  - ◎如評審認為作品無法達到得獎文學標準，獎項得從缺。

捐款支票抬頭：NACWA  
 Tax ID: NACWA 81-1750061  
 地址：1188 S. Second Ave., Arcadia CA 91006  
 請註明：2023-2024北美洲文苑文學獎

Donation check payable to: NACWA,  
 Tax ID: NACWA 81-1750061  
 Mail to: 1188 S. Second Ave., Arcadia CA 91006  
 Note to: NACWA 2023-2024 Literary Award